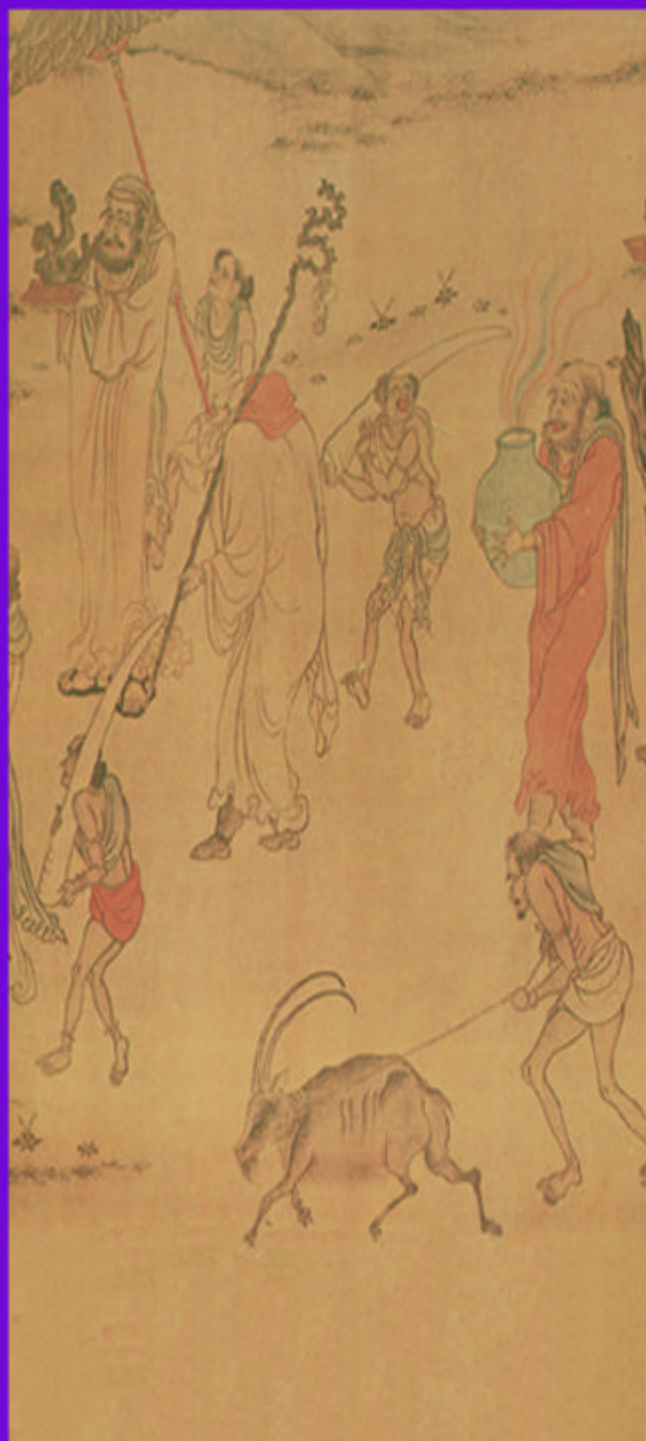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度记

下



清·久久老人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东 度 记

第二部

（清）久久老人 著

第五十一回 阿诺享现成财产 大神送麒麟佳儿

话说尼总持听得李大老被劫之日于静定之初，依仙官之言，乃念了一声梵语，忽然光中现出一宗文卷。到他目里看了，便知盗劫金宝，终还了他祖先占夺之族。此乃对症药石。这是报根因，毫厘不差。若不是原归了他这种根因，便还有鼠精雁怪之报。所以尼总持见了诛心册籍，便有这诛心之论。李老解救后患，全在于此。却是甚么对症药石？且说这盗乃是村中那几个豪侠恶少。只因李阿诺良善贫苦，屡求李老助济，李老坚执不肯，又且盘算生利，刻薄成家，亲友憎嫌，奴仆埋怨，故此起了这番劫掠。几个恶少得了金宝不分，乃托了一个豪侠，带这金宝逃出远村，买田治地，立起一个家私。约有数月，豪侠乃设备酒席，邀请田邻地友，坐间说道：“小子原系某村人，弟兄两个共承父遗田产、金宝。某弟在家守着田产，小子携着金宝出外经营。想起经营，不如治产，故此治了这些薄业在此。愿与我弟相约，轮流彼此，互更管理。今小子在此数月，想弟尚无妻室，株守家园，不知外方风景。我意欲与田邻地友结一婚姻。若有女未适人者，愿将舍弟送为门婿。这治的田庄，料可供以资生。”当时田邻中就有一人道：“小子家有一女，一向未婚，今已二十五岁，不知令弟可配得？”豪侠道：“舍弟三十之年，正宜匹配，当烦地友为媒，聘定五礼俱备。”豪侠

又招得奴仆几人，俱各吩咐停当，乃回乡村，把这事情尽与旧伙说知，却到李阿诺家中，只见阿诺困守在家，毫无怨族之言。豪侠乃说道：“足下困苦至此，何不在外投托人家，做个门婿，以过日子。”阿诺笑道：“小子家无立锥，囊无半厘，谁家赘我？”豪侠道：“小子正为此事来讲。我见足下少年老成，谦厚守份。今有远村一个富户，有一女长成，意欲招赘个老成女婿，尽有些陪嫁妆奁，已荐了足下。若是足下肯成这个亲事，小子便是个媒人。”阿诺笑道：“可知甚好，只恐无此事理。”豪侠道：“你已说明而来，只要择个良辰，足下辞了亲邻，不必说去为婿，只说出外谋求些生理。”阿诺大喜信实，便择日辞别亲邻说：“在家没些道理，今且出外谋些生理。”亲邻听了，也有笑的，笑道：“一个贫汉，性又愚拙，求甚生理？”也有信的，说道：“贫守在家，倒不如出外寻个头路。”可叹人情薄恶，若是个富贵人出外，送行馈赆的亲邻也不知多少，一个贫汉出外，问也没一个人问，礼也没一个人送。这阿诺随身打扮，行李哪有半分？都是豪侠与他治备，并无一人知道，悄悄离了家门，来到十里林中。只见一个村乡酒肆，酒帘高挂，豪侠看那酒肆：

冷清清竹篱茅舍，静僻僻村店酒家。客不来，主不辨，犬也不吠；烟不出，火不入，肴也无些。但只见四座空闲，尘灰满案；当垆闲坐，与酒保叙话嗑牙。

豪侠见酒肆静悄无人，乃邀阿诺到得屋内，坐在个空座上。叫了半日，酙了一壶不冷不热酒来，铺上两碟隔年经岁的小菜。豪侠岂是不去高楼美馆？只因静僻，好与阿诺说这一番情话。二人坐下，豪侠乃酙了一杯淡酒，悄悄的说道：“阿诺足下，

事不说明，你却怎知？今我约你出外，只因你族李老刻薄。我辈久闻他祖上与你祖分析家产，倚强占夺，今他积有富饶，你独贫困。闻知你屡屡求助，他分毫不肯，因此我等起了一个义举，凑了几贯钱钞，托我小子在外，一则经营些利钞，一则择便宜田产，治办些家私，今在远村，又行了聘，定一个女子与足下，成一房妻室。如今你到那里，只说是我兄弟，一向受分田产，在家管理，原约半载与我更番掌管。”李阿诺听了这话，宛如醉梦，想道：“向来也如此，一班豪侠少年，义气结纳，救人之急，济人之难，但我何人，有何才艺，他们相待如此！”只得满口应承道：“承君周爱至此，有何德能，敢当其爱？”当下二人还了酒钞，直到村间。果然亲邻来接，奴仆欢迎。豪侠把田产文契钱钞帐目，一一交与阿诺，又叫奴仆见了二主人。只见吉日，村邻抬了个女儿，过门与阿诺成亲。三朝毕日，豪侠辞去，阿诺只得备办酒席饯行，远送几里。阿诺终是心疑，看着豪侠说道：“某自揣度与兄长何缘何德，当此厚爱？然心窃疑，实不自安。或者兄长有甚见托死生之处，愿兄长明言，不然使小子终身不得明白。”豪侠听了怒色起来，道：“现成家私、妻室、仆从都让了你，又没甚生死相托，只为你家有不义宗族，叫你这良善受屈吃贫，故做此一番事情，你疑的也是无因而至。匹夫仗剑，我实与你说罢，只要你谨慎受用。”乃于袖中取出一个封袋儿，内有一简帖，叫阿诺回家自看，当时两相分袂而别。阿诺哪里等得回家拆封，随望豪侠去远，乃于静树林中拆开封袋，乃是一帖，上有四句五言说道：

义气为伊发，金货有自来。
臭名甘柳跖，总是族家财。

阿诺看了，惊汗浹背道：“呀！原来族老被劫，乃是这一伙恶少。虽然你是义气豪侠做出来，你哪知蹈了国法不赦之条，陷了贫人不义之罪，此事如何做得！我如今欲出首，则伤了义气之人；欲安受，则恐惹出滔天之祸；欲逃而弃去，又坑了人家女子，带累奴仆受罪。”千思万想，到了家中，坐卧也不安。无可奈何，只得暂享现成财产。此便是李大老对症药石。却又怪李大老非心悦而诚服，把金宝助济贫族，却是豪侠辈劫夺出来的。他这一种怨恨心，终是那鼠啮猫脍报应，在那奴仆欺弱主。后来李大老物故，三子幼而受仆欺，仆欺主而报应又最大。此在祖师离庵东行之后也，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牝鸡阴畜也，雄鸡阳畜也。雄鸡半夜子时，阴气消，阳气发生。就如云从龙，风从虎，以类相感，故此公鸡于阳生啼鸣。岂有公鸡不叫，母鸡早鸣？人家母鸡晚啼早叫，智者就指为阴气太盛，主阴人旺相。不知的，便把它为作怪，杀而食之。还有公鸡生类，母鸡一时啼鸣，人不能知也，疑而杀之。可叹鸡虽笼中物，凭人宰杀。只是偶以生相，适遇必然之叫，遂遭刀釜。仁人也当存一个不忍之心，造一时活生之福。

却说这海潮庵后，有一个人姓张名朵，娶了一个妻室，唤做花娘。夫妻两个耕种为生，侍奉一个继母。张朵倒也孝顺，每每继母要衣要食，张朵一一奉承。这花娘虽是面奉，心里却有几分不悦。一日，继母要一件衣穿，张朵一时钱钞不便，口是应，却迟了数日。继母便怪怒起来，恶言恶语咒骂他夫妻两个。张朵听知，忙忙双膝跪在母前，说道：“儿知母要衣，岂敢不买，只因连日手内无钞，故此迟延了几日。自知不孝之罪，愿母明明杖责，以消嗔怒之气。我想父去母存，守一日之节，即靠子一日之养。老人家，使你气恼在胸，儿罪怎解也？”继母见了冷笑：“你是肯买的，只是听了花娘言语，故此迟延。

”张朵答道：“并无听信花娘等情。”只这一句答应，便把那孝道减了几分。当时张朵只该听母更衣，便去买做。一时无钞，明告之母。只待母怒骂之时，方才跪禀，且母怨媳言，平日也该察妻不孝处，轻则禀母责罚，重则割恩离异，岂有为妻回护之理？只因这一回护，就见基平日虽是不听，必有不能使姑媳相和之处。姑媳少有闲言“古怪，古怪”，家道偏生不济，迟了几日，衣服虽买了布帛，做就奉母，只是母心终是不悦。

一日，张朵见耕种艰难，日食窘乏。这花娘咕咕啾啾，怨贫道苦，张朵心焦。一日，听得空屋中有人说话，张朵疑有贼人，急走去看，只见两个黑影子似人形，闪烁不见。遂疑惑，怀着鬼胎，乃与母计议，迁移到个南北交通的地方，安歇往来客商。这个生意，也只淡薄度日。但说人家亲母见了淡薄，便百凡省俭，便是忍饥受饿也无怨言。就见有一等恶狠的亲娘，好吃好穿的妇人，见亲生子媳艰难，也存个哀怜之意。只有这继母，他既与子媳隔着一个肚皮，便就有三分异念。有一等贤德的，不好穿吃，存心仁厚，念后夫之子即系亲生，更加疼热。不幸寡居，便随着子媳，浓淡度活。却有一等不贤的，不是又思别嫁，便是勒刁子媳，将没作有，吵邻聒噪。世间男子汉，或中年或老年，既有子媳，不幸丧了妻室，只当忍守鳏居，万万不可再续继室。这继妻便是贤，能有几个两相偕老？或是生了子女，他便有前妻后妻，亲疏相待。或是丧了一个，又嫁一个，空惹了一场笑话，留与儿女们率个头转。且是这不守夫节小妇人，丧了丈夫，便听信媒婆，晚嫁一个后夫。宁有几个好男子汉，家私丰盛，人物情性过似前夫，得终身倚靠？有一等最苦的事，是不死守妇道，要去嫁人。说起这苦有几句：

真可笑，妇人不知守节操。丧了前夫嫁后夫，几般苦恼向

谁告？非亲儿，几人孝？不贤媳妇情偏拗。奴仆都是先进门，能有几个听使叫？有私囊，多宝钞，大大小小还欢乐。若是无依投托人，妆奁衣饰没一套。伸手缩脚腩面羞，再加后夫无才貌。进门两日过三朝，哭又难哭笑难笑。亲戚邻舍背后谈，精精话苦这再醮。

却说张朵继母也只因丧了前夫，晚嫁张朵之父，不幸又丧，靠着张朵虽然贤孝，无乃媳妇性悍，张朵不能钤制，过恶虽是妇人罪，却坐于家主。一日炎天，母思冰水。张朵向山后一座小神庙前一个清水池中，取水供母。适遇着小神在庙检察这一坊的善恶人户，有鬼判进卷文册。小神展册——看阅，注着张朵孝母，只不该纵容悍妇，与他回护欺母。看了这卷，欲要奖赏他孝，却又有这一宗过失。欲要加罚于他，却又难没了这孝。

正向鬼判踌躇，只听得空中鼓乐，又见彩幡迎送麒麟佳儿。小神飞步到堂，一则看是何神，以便迎接；一则探听，送子何处去的。小神抬头一望，乃是送生大神，便问：“上神，送麒麟佳儿何家何人？”大神道：“今有下方三义港中一个义妇，立心忠节。”大神说道：“这三义港有个元乡尊，只因六十尚未生子，娶了三五宠妾，个个不育。这元老因见年衰，多娶人家女妇在身，却是有个出头的日子，却叫她守着个老汉。虽然衣帛珍馐，未必不抱着少年情性，恐她动这心思，一时难过。乃乘闲暇，大小都在面前，乡老乃发一句说话道：‘你众妾，我当初只为未生子，今年娶一人，明岁娶一人，不意数年来，娶了你们几个，终日久俱各不育，女儿也不孕一个。我想你们青春年少，终日陪伴着我老汉，终有个出头日子，不如乘我尚在，捡点些妆奁，嫁个人家，一夫一妻，也免得后来忙蹙蹙，寻觅头路。’当时众妾个个不语，也有内心喜的，巴不得当晚

就出门；也有想才貌，如那个那个的，暗想道：‘嫁这样的，就好了。’也有思量的，道：‘便嫁个穷汉，也是一对夫妻，胜似而今丰衣足食，穿绫着锦。’众虽不语，却便个个动心。只有一个小妾，名叫赛莲。这女子情性夙纯，每常在众妾之中，不争宠，不妒人，敬嫡爱婢，等闲也不出闺阁。她听了元乡老这一句话，便悲哀情切。回到房中，不通婢女们知，点一炷香，望空拜了几拜，说道：‘我也是生来一个女流，不幸父母贫寒，把我卖与人家做妾。既已做妾，虽是个老汉丈夫，也是随他一场，如何又去嫁人？只愿得老丈夫寿算绵长。纵有差池，决无改嫁之理。’说罢，袖中拿出一把剪子来。”却是何用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二回

悍妇凌夫遭鬼打 道人惩恶变驴骑

小庙神听了道：“小神，这妾妇拿出剪刀何用？”大神道：“可爱她立坚白。她把剪子剪下些头发来，说道：‘立誓不去嫁人。’却有巡日神将见知传禀到，吾想这元老本不该有子，只因他存了这嫁妾好心，便赐他一子。却又可敬这妾妇更贤，以此送个麒麟佳儿与她，使元老喜她有子。改嫁了众妾，此妾将来守志节操，与她个好子光荣。”小庙神听了道：“原来大神为善人送子。今家庙中一个善人，为母到池取水。只是此人畏妻悍，不能钤制，但妇人有罪，坐于夫主。况此人虽孝可嘉，而畏妇当罚。小神正在庙中论他功过。大神当何以裁度？”大神道：“吾可送子，此事自有监察神可较量。”说罢，鼓乐彩幡，竟自前去。小庙神正思功过赏罚之条，却有两位专罚纪恶二神，在云端里巡游，听了这话，也不问其缘故，直到下方，径入张朵家内。恰遇着张朵取得池中清水归来。花娘迎门接了池水，自己先骨都都呷了两碗。婆婆在内叫水，花娘慢答迟走，方才送了一碗进屋。这纪恶神见了，怒从心上起；那专罚神看见，恶向胆边生。他也不察个原来头项，只见纪恶神说道：“罪坐夫主。随唤风瘫怪，把张朵一跤跌倒，取他的病卷来照。”说罢，二神飞空去了。只见张朵正在店中支应往来客商，忽然一跤跌倒，后足顿时拘挛，众人扶救不得。花娘只得背入卧

房。亲邻来看，只见张朵口耳鼻舌俱如平常，只是一身不能动弹。仰卧在床，只叫满身疼痛。花娘无计，只得自行管理店事。眼见婆婆受她埋怨，丈夫受不起她咕哝，张朵风瘫不提。

说小庙之神到庙中问鬼判：“取水的孝子，怕妇的丈夫，如何处治？”鬼判道：“闻见专罚、纪恶二神处治了。”小庙神又问道：“如何处治？”鬼判却说了一曲《西江月》：

来是顺亲孝子，只因回护妻房。妇人坐罪丈夫当，得患风瘫床上。

小庙神听了，随改他这曲，说道：

本是妇人不孝，谁人造罪难当。吾今监管这村乡，且救善夫灾障。

鬼判听了道：“庙主何法去救？”庙神道：“纪恶、专罚所行，吾神力小，不能擅自更改解救，须是为他另筹个大力量神司，与这张朵消释灾病。”正说间，只见一个僧人行路渴倦，到这庙内避暑，身边挂着个椰瓢，到那池中取水吃了，饱饮而卧于庙间。庙间看那僧人：

光着头，赤着足，身上横披布一幅。
腰间椰子一瓢儿，手内戒尺两根木。
耸肩头，坦肚腹，怕日避炎躲庙屋。
两眼看着清水池，饱饮几瓢倒身宿。

庙神看那僧人，也不拜神，也不念佛，想是腹饥没庙，将

池水来充腹；不然就是行路，炎天口渴力倦，吃了几瓢池水，倒在地下就打鼾呼。庙神向鬼判笑道：“这等一个和尚，若说他是个有道行的高僧，他当此暑热炎天，不在名山僻洞养性修行，便在那古寺上刹看经念佛。他热汗淋淋，奔走道路何为？若说他为抛离家乡，远行访道，既已披剃为僧，难道不学些经典？便是无人静僻之处，也该捻土焚香，念几声佛号。想必是个游食游方，少传授，没度牒的，初入禅门，只在没人处冷静小庙，便放肆倒卧。若有破戒的等因，他便悄然独做，哪知虚空有监察，小庙有神灵，看着你分毫不爽。”鬼判听得，乃近僧身，上下搜检，明白并无些七情六欲，哪里有五鬼三尸，浑浑厚厚，真真诚诚，一个光头和尚。这和尚睡到那熟处，庙神只见他眼闭处，一窍开来方寸心间，现出一位阿罗老祖。只见那老祖：

发带削而不削，须似留而非留；赤色掸衣半搭而不披，青棕草履双捷而懒着；庄严宛似弥陀，色相浑如罗汉。

庙神与鬼判见了，忙合掌称扬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原来这僧人，是一位真诚向西方求谒佛祖，志心的和尚。你看梦寐之间真心发现，乃是一意在这老祖身上思想，便就呈露出这一尊庄严色相。可敬！可敬！”鬼判道：“若是世人愚昧之人，心专在一宗事，或注念+人，可呈露出来么？”庙神道：“古圣先贤梦寐，自然与此理。若是愚昧之人，意在凶恶，念在奸淫，那梦寐之中呈露出来，人自不知，我等监察巡游神司，决然明见。你可知道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哪里是神目来看你亏心，是你恶因祸本先露出来的。”鬼判听了说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看来这个僧人倒也力量不小。庙主要救那张朵，可用得着这僧。

” 庙神道：“我不说，我倒也无策。看这僧人，不知可会行医用药？或是口齿利便，会讲能谈，医得那张朵病好，说得那悍妇回心。且待他醒来，我等明使暗助，若有可施神力处，各显个神通。” 鬼判领诺。正说间，只见一个妇人，提着一个水桶来池中取水。那僧人醒来见了妇人，便问道：“女善人，我和尚远来饥渴，渴已吃了池水。只是饥无可救，望女善人有斋吃化一餐。” 妇人道：“有的是饭，但凭你吃。” 说了提着桶水，一直去了。这僧人便随后跟去。庙神与鬼判与随到，到得妇人店中，只听得张朵卧在床上要水吃。妇人狠狠地说道：“要吃自去取。” 张朵道：“大嫂，我若起得来，走得动，哪要你取水？我便也罢，只是婆婆也行走不得，送碗与她吃。” 妇人那里答应，但问：“长老，要吃多少饭？我这店里，是卖饭人家，若是长老要吃，多少让你些罢了。” 那僧人只叫拿来吃。妇人忙摆下素菜，盛了米饭，和尚一连吃了十数碗，便起身叫声：“女善人，谢斋了。” 妇人听了道：“我卖饭店家，又不斋僧，怎与你白吃。” 和尚道：“僧家一路化斋，哪里有半文钱钞？若是女善人不肯，待我到海潮庵参谒了祖师，化几文钞来还你。” 妇人哪里肯！便夺了僧人戒尺道：“把这家伙值当在此。待你有钞来赎罢。” 僧人却不肯，妇人又嚷叫。那张朵在床上听得，叫：“大嫂，若是僧家无钞，便作斋他，莫要留他物件。” 花娘听了，怒骂道：“瘫汉，卖饭人家若是斋僧，连本都折了。” 张朵听了，也骂道：“丑妇不知事，此长老想是一时无钞，谁叫你他来家？” 花娘被张朵骂起性子，就把戒尺进房去打。小庙神与鬼判忙附在两根戒尺上，只见花娘恶狠狠的把戒尺去打丈夫。却也古怪，那戒尺打在丈夫身上，打处血脉便活，打一下，好一下，打了十来下，张朵不再瘫了，便跳起床来，夺过花娘手时戒尺，反打妇人。打一下，疼一下，打了十余下，

花娘倒在床上，口里虽哼着骂着，身子却动不得，如瘫一般。这却是神差鬼使。这张朵喜喜欢欢走出房来，见了僧人，把戒尺还了他，便深深下拜，口里只叫：“佛菩萨。”那僧人只道是店主出房还了他戒尺，斋了他一饭，哪里知道张朵瘫痪在床，被戒尺打好了，谢了一声，昂昂走去。这村邻左右见了，都说：“张朵孝子，花娘悍妇，有此一宗报应怪事。”张朵继母见子病好，也出得屋门。

邻了遂把这奇事，传闻了张大老。乃张朵宗族，故此张大老在庵中说出来。恰好那僧人执着戒尺，在庵中随众功课，闻得张老说也这一情节，微微笑容。尼总持既奉祖师教旨，叫他开度有情，他便于静中念动梵语。那诛心册现在他目中，已知这戒尺打妇，显是鬼神默助，附在木上，总持知这根因。只见众僧功课，戒尺敲击，其声更响。总持乃高叫一偈，说道：

纲常既已扶，而除悍妇毒。
想是为闻经，仍附戒尺木。

尼总持说偈罢，那小庙神、鬼判欢喜，离了戒尺而去。尼师乃向张大老说道：“张朵家室，可语他孝姑顺夫，忏悔小庙之神，其灾可解。”张大老依言，传与张朵。花娘自想道：“我把和尚戒尺打丈夫，怎么打好了瘫痪？事已古怪跷蹊，却又被丈夫打瘫了，更又跷蹊古怪。多是我逆了天理，神鬼不容，今闻得圣僧传来，叫我悔从前之过，救以后残生，敢不听信？”乃乞张朵到庙中许愿。自己吃斋念佛。三五日间，其病即愈。故此海潮庵中，又留着祖师师徒。这远近善信闻风烧香求度，人人都有跷蹊之事，家家不无古怪之因，来问来谈，总是不明纲常道理所招，失了正大光明所致。祖师师徒既发慈悲，只得

开度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离南印度国百余里，有座圆陀村。这村广阔人众，行善作恶的混杂其中。地界有个东里社、西里社，相隔不十余门户。这东社有一人，姓古名直，为人慈善存心，礼义待余。生有两子，俱仿佛其父，日以耕种为业。西社有一人姓禁名希，为人诡诈不情，奸狡多陋，亦生有二子，与父无异，也以耕种资生。这古直与禁希年皆半百，田间无事，便相约到那酒肆中吃一壶薄酒，叙几句闲话。古直句句只说的是父祖遗下这两亩薄土，靠天收得几斛粮食，量入为出，不敢过费。若省俭得儿，便防旱涝。无事时，教诲这两个儿男，叫他存心良善，弟兄相和，保守这几亩产业，不失了宗祖遗留。某日，长子多饮了几杯酒，便责怪他纵酒不改，家业终必不保。某日，次子日高三丈也不起床，便嗔骂他懒惰不勤，田亩必然荒芜。有个女儿，也教他母莫放闲了她。女工针指宜习，锅头灶脑当知，嫁到人家，免使公婆妯娌笑骂父母。”禁希老兄，便是小子日食三顿茶饭，只是感天地神明。村乡中似我与兄的，宁有几家！如东邻某人，家无隔宿之粮；西邻某人，又多灾殃病苦；南边某人，欠少官租；北边某人，挂累私债。往前比分，百分不如富贵的；往后看来，九家不如我的。真是靠天，但须守份。”这禁希一面听着，胡口乱应，一面想着要讲他的事情。听了古直说的，只道“正是，正是”。却便讲他的衷肠。说的是张家男子做贼，李家女妇偷人，那个姻亲三代世官，那个朋友万金产业。赚的那个钱财，真也是托天手段；占的那家便宜，却也是迈众才能。居家无事，教大的个偷天换日的本事，教第二个腾云驾雾的神通。“古老哥，你说靠天，我说还是靠人。”

两人正讲，只见一个游方的道人走近前来。他两个睁眼看那道人：

拂尘挥在手，葫芦系垂腰。
口中谈道话，只叫善为高。

禁希见了，便问道：“道人，你叫善为高，却是甚么善？”道人答道：“莫作恶。”禁希笑道：“怎么莫作恶？”道人答道：“只行善。”禁希说：“混话，混话。”道人笑道：“如何是混话？小道在这店中听二位讲谈已久，只据你谈讲的便分了个善恶。一位说靠天，一位说靠人。靠天的，果是善；靠人的，果是恶。”禁希听得，便说道：“靠人是我说的，怎么是恶？”道人道：“你靠的人却是谁？”禁希道：“便是我。我想世间功

名富贵，须要我去做。我去做，功名富贵可得。我不去做，便不得。这却不是靠人，难道人不去做，靠天送来与你？”道人道：“靠人做有两般，若是一般本份做去，叫做人定胜天。哪里是人胜天？便是天随人愿。若是不依本份，胡为乱做，这就是恶了。我方才听这位老善人说靠天，句句是善；听得老善信句句说的，若是这般靠人，只恐难靠难靠。”禁希听了，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哪里游食？何处野道”化钱只化钱，乞钞只乞钞，说甚么善恶，讲甚么人天？快走，快走！”千野道，万游食，把个道人骂得动了火性，把那拂尘一挥，顷刻禁希手足变了四只驴足。禁希不觉，口犹恶骂。众吃酒店与古直见了，大惊起来。店主听闻，也进来看，顷刻禁希头面身子，俱变成驴子，下得席来，大作驴鸣。只见道人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你骂，你骂。”那驴子刷耳攢蹄，将蹄子来踢那看的众客。此时众客惊惧，齐齐跪在地下，叫道：“神仙，下愚之人不识真仙，冒犯得罪，望乞赦宥于他罢。”道人道：“吾岂设弄幻法迷惑众

位，有一个具五体、配三才、堂堂男子汉变了畜类？据他与古善人一席之言，明明设奸弄诡，欺善害民，恃己才能，夺人便益。小道与他明明变个驴子，强似幽冥报应，叫他转世，入子六道畜生。”说罢，叫：“庄主家，可有鞍辔，取一副来。”众人只是哀求，店主人也不肯去取鞍辔。道人道：“众善人，若是要小道饶他，须是取一副鞍辔来，倒救了他。若是没有鞍辔，再迟一时，便难救了。”店主听得，忙去取了一副鞍辔。道人把鞍辔安上，牵出店门，跳上驴鞍，一直飞骑去了。古直与众人赶去，又传与禁希二子，似信非信。见古直说了，便也赶去。这道人骑着驴子，不赶不走，慢慢也行；越赶越走，如飞地去。却是如何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三回

数珠子两敌丸丹 舒乡尊四知前世

却说人家妇女有恶，罪在夫男。若是夫男有过，妇女也能解救，这禁希父子皆奸狡，却且个妻室贤惠。平日见禁希非法，苦口劝他。叵耐丈夫不听，又戒叱二子，也不依愿，他却在家吃素念佛。这一日，正与古直婆子叙说：“你家当家的，为人慈善，儿子也好。若似我的丈夫，却也不顾个天理，只要夺人便宜。”古婆子道：“正是，外人也议论禁伯伯不是。”禁妻道：“议论还是好的，还有人骂说这变驴变马的。”正说，只见村人来说，禁希变了驴子，被道人骑去。禁妻听了，便往大路上赶来，却好二子与众人齐赶，他妇人家信实，便望着道人，叫声：“佛爷爷，饶了丈夫罢。”一边叫，一边赶。那道人听见妇人哀怜，其声却善，乃回头一看，只见西边来了一个和尚，一手扯住驴辔，口里叫声：“师兄，事便是叫恁恶，只是于情太忍，于法太苛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饶了他罢。”那驴子被和尚扯住，众人就赶上了。众人不看道人，但看那和尚：

光溜溜头无一发，赤坦坦腹大半垂。
面辉辉有如满月，貌堂堂像似阿弥。

这和尚拉扯着驴子，只叫：“饶了这业障罢。”道人哪里

肯依？但叫：“僧人，此处不是你慈悲的。”这禁希虽变了驴子，他口里说不出，眼里却认得，心里又明白，晓得是村间众人、朋友妻子。诉冤不出，诉苦不能，两眼落下泪来，一身也做不得主。他方才怕的是道人，怕他鞭敲捶痛；认的是和尚，听他方便求饶。和尚再三叫：“道真，为何这等发怒？想是冒犯你罪重？出家人也该发个慈悲，恕他下愚无知之罪。”道人道：“他犯我，罪轻；不善，孽重。虽然触了我不赦之条，却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和尚听了，乃扶着驴鞍道：“孽障，你尚有人心否？你尚记往日所为否？你尚认得你妻子否？”和尚问一件，驴子点一点头。和尚叹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你既有人心，两眼看着世法，只是说不出。真个是哑言众生，当面见你妻子不能言，妻子又不知你心间事。这苦实痛，想我平日奸狡，遂了心意的快活，怎知有这等的苦恼？”道人听着和尚嗟叹，笑道：“禅师，你只知他观世现报，还有妻子、朋友在面前看着他。若是作恶，入了轮转六道，那时凄凄独自，并无一个妻子、亲朋晓得，这苦恼又向谁说？”和尚听了这一句，便掩面悲惨，说道：“红尘扰攘，不能必无瞞心昧己恶孽；地府幽冥，岂无轮回报应恶趣？只恐作孽者多，变畜者众，动了仁人不忍，怎能够世上人心，恪守纲常伦理，遵行大道光明，不入邪魔，都证菩提智慧？”和尚一面嗟叹，一面求饶。道人只气怒气不解。和尚无计，只得把数珠子取一下颗，叫一声：“变！”顷刻变了一粒舍利子，叫声：“禁希快吞！”那驴子忙把那粒舍利子吞下，忽然转过原身，把鞍辔卸在地埃，依旧一个禁希在前。古直与众人惊喜，妻子忙扯着禁希回去。这禁希如醉如痴，随着众人走去。只见道人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长老慈悲，固是你德；恶人犯我，其实难饶。你有神通，偏我没有？”乃把葫芦提在手中，取出一丸丹药，叫一声：“变！”却

变了一个黄巾力士，腾空而去。那禁希被妻子正扯着衣袖前行，只见空中一个黄巾力士来到众人面前。但见：

手戴黄巾勇士飘，身穿锦甲束红绦。
手中铁索牢拴扣，单向禁希颈项抛。

却说和尚见道人把丸丹药变个力士，他把慧眼遥观，就知此情。随把数珠子又解下一颗，望空抛去。只见数珠子假变了个禁希，与那力士锁去，拖到道人面前。道人见了笑道：“和尚苦苦要救他，明明是纵人之恶。你既发方便之心，何不度化他改恶从善，也不劳费我等道力。这如今便使尽了一百单八颗念头，也敌不尽我这葫芦内丹药。”乃又取了一丸丹药叫声：“变！”却变了一只金钱豹，凶狠狠赶上禁希众人。众人见了恶豹如虎，大家慌惧逃躲，却丢下禁希尚醉梦痴痴，被那豹一口衔将去，却放在林中。道人走到林子内把佛尘一挥。只见禁希忽然变了一只肥猪。众人与妻子见豹子衔了禁希去，哭哀哀走出来寻，不知禁希又变了一只猪。却是一村户人家叫屠户宰杀的，挣脱刀杖，跑到林子里来，却被道人的豹吓得远逃。村人不知，见了禁希这变的猪，便索去要杀，禁希此时更苦，真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乃自想道：“平日只见屠户宰猪，缚在案上，凶狠狠白刀手中拿，气喘喘赤血孔内淌。徒有惊邻喊杀之声，哪里动人怜悯之意。”禁希正在那案上，听那屠户口叫“烧汤”，举眼不见妻子，说又说不出，两眼落泪，一心正苦。忽然见一个和尚走近前来，叫声：“善人，莫要动手，错杀了人家猪。这猪是禁家养的。你们的猪，被豹吓走在前林内。”屠户听了，看那猪果然不是，乃放下案子。只见那远远林内，果有一猪藏躲，屠户去捉宰猪。和尚乃叫禁希妻子近前

认家主。数珠子一颗，就变做了一粒舍利，叫声：“禁希快吞！”禁希忙吞下肚，依旧复了原身，扯着妻子，哭哭啼啼。和尚方才开口说道：“作恶使心，反累己身。你知了么？”只这一句，如汤点雪，那禁希双膝跪地道：“小子知了。只是知却前边行过的恶，却不知后边这些冤愆事。”和尚道：“你若知了，速改前非凡有所行，思此后事。”禁希如梦方醒，正与和尚讲话，那妻子众人也都合掌礼拜和尚，叫请师父寒家献斋。和尚辞道：“我岂图你斋吃的？只要你众善信行些善事。”正才讲说，只见道人走近前来，看着和尚说道：“好和尚，我道人作恶人，你却做好人。”众人见了道人，怕他又行变驴法，也只得跪着说道：“我等再不敢为恶了。”和尚乃向道人说道：“师兄惩恶，小僧已知圣意。只是太苛过刻。”道人笑道：“师兄，你有所不知，此人在店肆中，我小道听他与那位道者讲的，都是心腹事。那位古道者，句句善话，这禁老者，句句恶语。所谓一句恶言，折尽平生之福，句句不善，便当轮回几劫恶道。方才只因师兄到此，多是怜他妻善。更且日相共饮的古直善人，我故显示惩创他恶，叫他两劫恶因，变化畜类，一旦历过，他如速改前非，犹存人道，如再不悟，难复人身。”禁希与妻子只是磕头。那道人说罢，看看古直道：“人去留名。我今不说，你怎得知？”把拂尘一挥，腾空而去，飘下一纸简帖儿来。众人拾起看念，却是五言四句，说道：

吾名赛新园，曾达仙家路。
殷勤在世间，惩恶将迷度。

众人拾将起来，念了一遍，递与和尚。和尚笑道：“我已久知他来历，但欲彼此成就开度功德，故此不言。你等却也不

知我的来历。我在百里之遥海潮庵住，今有祖师师徒在吾庵间，愿行演化本国。为此出来化斋，供什常住，听得禁家女善信一句弥陀，就知根因，必是善人动念，故此来救你。看那松林树下，道人又来了。”众人方才举目观看，和尚忽然不见。众人惊喜称赞而去。

这禁希回到家中，整备素斋香烛，请了亲邻，洗心吃斋念佛，备了些盘费，找到海潮庵来。却遇着朔望之日，地方众善信在庵中参谒祖师。这禁希望见祖师伽趺坐在蒲团之上，众人跪拜于前，他也合掌拜跪，口中念佛。众善信纷纷求祖师开度。祖师半句也不答，只看着禁希道了一句，说道：“汝若悔了前修，那道人又来拿你去变。”吓得禁希只是磕头，答应再不敢。禁希拜了起身，方才去拜礼圣像，走看两庑，只见第十一尊阿罗尊者，趺坐执着数珠儿，宛似救自己的僧人模样。他见了满心欢喜，只是跪在地下磕头。却好副师见了道：“善信，你如何只在这位菩萨圣前磕头？”那禁希也不答，连连磕了无数。副师道：“磕头也不中用，趁早把菩萨的数珠子添补足了。”禁希听了副师这一句，连忙起看菩萨手内数珠，却散了线头，少了两颗。他便问副师：“这菩萨的数珠儿哪里有？弟子情愿买两颗补上。”副师道：“在善信心上。”禁希笑道：“如何在我心上？”副师道：“若不在你心上，如何得复人身？”禁希听得，自己忖道：“这圣僧果然通灵，说的话蹊蹊古怪，俱不是那世上凡僧、混帐和尚，讲前人的糟粕，说没对证的空言。他句句都在我身上发明，可见行善也瞒不过他，作恶也欺不得他。”按下禁希为恶之心一旦豁然明白，归家改行修善不提。

后人有说善恶报应不差，世若不信，只看世间。一般是五行生来，一个人有贫穷、富贵之间，痠癢、暗哑之各别。那富的，口腴粱肉，身着绫罗；贵的，乌纱冠顶，金带垂腰；穷的

身无完衣，贫的家无半粟。还有一等残疾，可怜他目从胎瞽，哪知世上青、红、蓝、白？耳自幼聋，不辨声音话语。更有喑哑的，说不出心间情苦这种根因。因成七言四句，说道：

五行都是一般具，富贵贫穷各自遇。
要知今世这根因，总是前生善恶趣。

话说禁希生平作为不善，以致道人惩戒。却得其妻修善，叫了一声“佛爷爷”，他这至诚感动菩萨，便得神僧救解。这十一位尊者显化，默助度脱阴功，却又试副师道行，乃于副师入定，忽然显一神通。在那正殿上，端然趺坐，叫一个焚香侍者唤了副师到面前，说道：“道副弟子，还了我两颗数珠子来。此非珠子，乃人舍利。”道副答道：“尊者自行方便，开度下愚，用去数珠，非干弟子之过。”尊者道：“彼已举意，问何处可买补数，汝却指说在心，他无处觅心，便未曾补。禁希既去，此珠当为汝还。”道副答道：“容弟子觅补。”尊者笑道：“珠可补，舍利难得。”道副道：“人各有舍利，弟子当自补也。”尊者笑道：“吾以慈悲度世，虽尽舍一百单八之珠，不求人补，但只愿人知今世之受，乃前生之因，不昧了今生之作，以明后世之受。”道副听了，说道：“即如尊者之言，弟子正欲人知。无奈知道的少，这前生作过，后世湮迷。哀此湮迷，他怎知觉？”尊者乃令侍者捧了一函，付副师道：“此函乃智慧宝卷，汝若欲知人前后之因，当于静定之余，默然以会。”副师道：“师弟总持，闻有仙官授以册籍，莫非即是此卷？尊者道：“彼乃诛心之册，惩戒见在者，此卷乃过去录。尚有未来录，容当查付汝道育师弟。总是注人三世善恶根因，汝等合当信受。”说罢，副师出静，天色黎明，沐浴上殿，参

礼圣像，稽首阿罗圣前。早有善信众等到来，这众人纷纷讲说圆陀村有变驴的怪事，被和尚解救。也有信的，口念弥陀，说道：“眼见的地狱。”也有不信的，说道：“一个活人如何青天白日变驴子？”一个说道：“闻知骂了道人，想是道人作的障眼法。”一个说道：“闻知他妻行善，感动神僧救解。”只见舒氏乡尊同着几个朋友也在座中说道：“此事当信，却也可畏。常想这畜牲道，前世岂无个根因？便是你我在座的，却也不等，岂无个前生今世的果报？我老夫从善，也知是五世人为，今世叨冒这一步，却也不易来的。”众人听了惊异起来，便求乡尊讲说。乡尊道：“说便说了，只恐这道理不可漏泄。”道副听了，便说道：“老乡尊果然是五世为人，修积善果而来，小僧已知。却不知乡尊记的可切？但说无碍，小僧还有个后世报与乡尊。”舒氏老听见许他个后世根因，便换然说出，说道：

一世为人是猎户，只因家世传门路。
鹤鹰捉的是飞禽，韩卢搏的是蹇兔。
一朝赶得两雉鸡，雌雄两个相哀护。
我因叹此羽毛虫，弃了这猎寻别务。

“我想生前做猎户，终日伤害生灵，也只度得日子。没来由自己当杀生这罪，寻了钱钞，养活别人，乃弃了祖业门户去担柴为生。天赐山中得了些横财，遂成了家业。有子有孙，老得其终。”又道：

二世为人是客商，贩梨贩蒜贩生姜。
东处买姜三五担，西乡买蒜几缸舱。
只因姜蒜分荤素，我恐持斋被破伤。

嗣后改却荤生意，经营百倍利家昌。

“那时只因动了个荤素不可同舱，恐卖与吃斋的破了他戒。冥间说我这一点善心，就查个官贵之家，与我脱胎换骨。却遇着一个查勘的司主，说我前世伐柴拾了横财，不曾伤人，伤了这些天理，便脱生了个官贵之家，只做了个清高才子。”又道：

三世为人是才子，青灯翠幕攻书史。
不逞富贵恃才华，守份功名惜行止。
尽却人伦和六亲，谦让不僭乡邻齿。
五男二女极贤良，九十三春方已矣。

“虽然生于富贵之家，未得申了才子之志，冥司说我固无罪孽，却无功德。忽然一个圣僧到来，与冥司说个方便。我那时心里惊疑说：‘何处长老，曾无相识，来讲甚方便？’听那长老说道：‘可怜这才子，志念未伸，空抱着豪迈之气。况且贤良方正，与他转个威风赫耀的人中去做罢。’乃承他方便，他说我生前到僧寺尊敬三宝，故此方便。冥司听信，遂将我四世为人。”

四世为人生世胄，阀阅簪纓传世旧。
壮年皋比坐拥金，一呼百诺随吾后。
果然八面有威风，但我存心多仁厚。
戈戟虽陈不杀人，到处安民全老幼。

“只因这点儿心肠，那时到处称我为仁将。功勒庙堂，名

垂竹帛，老终正寝。因此尚记得这五世。”却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四回

高尚志逃名不仕 道副师见貌知心

“今我这生，却乃五世。只因我前三世才子志念未伸，这一世还与遂了前愿也。只因我生出娘胎，未迷真性，自垂髫以至今日，忠孝廉节，时刻不忘。叨冒这一步，也曾立朝纲、忠国王，也曾居民上、为大吏。今日高尚林间，不愧身后，志愿足矣。只是自继书香之子，尚未有传荅源之孙。家无余产，徒有一经。师兄，你方才说有个后世根因，我老拙，但知前五世，却不知后一世，乞明指教。倘有生前过恶，也便忏悔省改。”副师道：“老乡尊世世为人，未迷正觉。所以不迷者，善根清净，真灵不昧。若是恶缘，便入昏愚，昨日念朝尚然忘记，况生前劫后，怎能洞晓？”舒乡尊点首道：“正是不差。只是师兄说知我后世，我后世却如何光景？”副师道：“天机不可预泄，小僧有一册智慧宝卷，却著着乡尊后世，看来原是今世所作。此宝卷小僧知，只可乡尊自知，他人不可与知见的。”乡尊大喜，即求宝卷一看。副师乃说道：“乡尊欲要卷看，当俯伏圣像前，自然得见。”乡尊依言，便俯付在佛前。忽然睡去，似梦非梦。只见殿旁一个侍香水弥，手捧着一卷文册，乡尊求看，那沙弥即递与展开，见前边记载不说千劫，总是有生人，便有生生历世，气脉传来，何尝断绝。乡尊见了，叹道：“是呀，想我此身，不是开辟来就有，没理后空桑处生来。”只见

前边一世一世尽销去了，后边一世却随着今世，这今世卷中开载善功一件，便著在下边后世应得何福。恶事一件，也著在下边后世应得何报。乡尊便查善功，却也甚多。如一件忠国，应有荫子荣后之福；孝亲，应有延年享禄之福；廉节，应有家世清白之福；贵不矜骄，应有康泰之福；尊不凌里，应有和平之福；注载甚多，不能悉记。生前无亏，身后克备。却查他恶籍，仅有两条，一条注着为清吏执法太刻，民命攸关；一条注着为特杀过害生灵，徒恣口腹；底下著着应得苔源未续，难证仙佛之宗。乡尊看到此处，那沙弥即掩其卷，说道：“后皆是应得报的卷宗，乡尊岁月尚长，善恶未观，莫要看也。”

乡尊还要求看，忽然惊我，忙稽首圣像前，起来拜谢副师，说道：“智慧宝卷，承师指点度化，只是著的善功果是今世，也就应着了。那恶籍注道，我为清吏执法太刻，我却也几分不服。想我当时居官之日，最恶贪赂。不知这贿赂若贪了，都是小民膏血，有罪畏法，只得变产业、鬻子女。可怜你要代代豪富，那些小民穷致死亡，所以我居官愿为清吏。又想法度乃王之法，徇不得私，理不可纵，有罪当诛。故我尝为执法，既有民命，此应坐的，怎么说我是恶？”副师笑道：“清吏执法，不如浊吏宽刑。非是浊胜清，宽胜刻也。民恶宜死，尚可活生，苟得其易来阿堵，宽纵其命，也是天地好生之德。若是不爱他赂，定置他死，于法固不得，只是于心太忍。冥间不乐人心之忍，故做了恶看。其实较那不清浊吏，民罪不至死的，苦刑酷罚，索贿善良，这恶更大。老尊长恶籍之下，所以还注得活，说道苔源未续，此犹可修德而续也。”乡尊又道：“为特杀过害生灵，这却怎说？”副师道：“为恣口腹，命庖杀牲，人为延我，伤生性命，此皆为特杀。特杀者，专为我而供也。世人只知食者甚美，哪和死者甚苦？若是宁忍一餐这之素，免人待

我一牲之杀，这件阴功，过于庖厨之远。若是忍心，更求人杀以为食，便成恶孽。老尊长居官到今，此孽未必不无。但此干犯我僧道家宗教，故此卷载，难证仙佛之宗。”乡尊道：“此亦可修而解得么？”副师道：“老乡尊既知既见，若要修解，当于我祖师前求解。”舒老听了，随向祖师稽首，拜求度脱。祖师不答，半晌乃睁眸，看着乡尊道：“幸有余年，宽心忤释。”乡尊听了，深服教旨。后有说宽之一字，真为享福延年之道。因成五言八句，说道：

奉职为天吏，惟情法两端。
徇情坏国法，执法又伤宽。
宁使一家哭，从教诸路欢。
盛朝有良吏，万代做宽官。

这一首诗，岂是说居官的没奈何遵守王章，剿除恶孽，到了个丝毫不假借？莫说亲戚朋友犯了国法，逆这天理，他只认得国法，哪里认得私情！便是弟男子侄，也说得不得，他把那面皮一转，典正五刑。虽然洁己秉公，较那黎私卖法的，忠奸不等。却只是瞽叟杀人，皋陶执法，大舜为天子，也说不得弃国窃负而逃。这大孝就是宽德，为官的若不宽，只怕下情有说不出的情节，被这一严苦恼，有罪误不知，犯了罪过。偶然遗失了上官事物，被这一严畏怕，送了残生。为国催科，奸顽可恨，置之死地何惜？然就中宁无真情困乏，剜肉莫措的，妻子号饥哀寒不忍，又当比较遭刑，这也是一严之过。苦有循良，宁甘殿较，认催科之拙，愿抚育之劳。少缓五刑，一从德劝，上不损伤国课，下不坑陷民生。那敲梆子念菩萨，哪里寻这现在活佛？只为这宽以居官，报应不独子孙昌盛，偏就感动

天地，旱涝不生，民皆丰稔，个个念恩，柴谷完租，到底还是居上以宽之报。

却说国度中一人，名叫做高尚志。这人年仅四十，人称他为强仕郎。怎叫这个诨名？只为上古之人，风俗淳厚，以年少登仕为大不幸。但家居修德立业，到了四十岁，不肯出仕。征聘目下，不得已方才出仕，这叫做强仕。那里似今世，垂髫便想为官。不如意便外人笑、自己恼，风俗非古，殊为可叹。这尚志一日闲坐家中，忽然里老来报，道：“地方长官亲临拜你。”尚志惊异道：“我小子德薄家微，岂敢长官枉顾？”正然惊疑，却只见驺从引导登门。尚志忙出迎接，只见长官下马，到得堂中。看那长官怎生模样：

冠冕通南国，贤良俨上台。
手中捧令旨，特为荐贤来。

官长与高尚志相见，却以宾主之礼款待。尚志谦逊说道：“小人系白衣贱士，安敢与长官抗礼？”官长道：“吾为敬贤而来，荐才而至。足下若就了聘，只恐尊贵加吾一等。”尚志只得以宾主之礼相接，官长但出那手中令旨，荐他出仕。尚志哪里肯接令旨？官长叫左右捧过冠冕来，尚志看也不看，往屋内叫一声：“老婆，紧闭了中门。”他却往后围墙上爬过去，一直往东边走了。这官长坐在堂中，久等不见主人出来，叫左右击中堂后门，只听得其妻答道：“尚志逾后围墙走去了。”官长听得叹道：“这个方称得高士。我居此方为宰三年，例有举荐。细访此人贤能，特请令旨荐他，他却逃避不肯出仕。我想，三年前到此任时，便有嘱托我荐的，如今荐书，说赵家子有才能，钱家男有智略，盈案累牍，荐例不过一人，仰望的不

知多少。我居清朝一个官长，若举荐了一个贤良方正的，一则尽了我职份，不致误国；一则造福了地方，不致害民。我若举荐了一个虚名假誉的，不但误国害民，抑且坏了我的功名心术。如今说不得宁违了例限，甘受降罚，决不轻易荐刻，失了贤人。”一面叫人访寻尚志去向，一面密方野有隐士高贤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尚志爬过围墙，一直望东直来，也不曾带得些路费，也不问个前途虚实，信着脚步走来，却是一派荒沙海岸。举目无一个人家，回头又迷失来路，腹中饥馁。看看红日沉西，乃席地而坐，自嗟自叹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也精精忽略，不曾思想，只为立意辞荐，懒出为官，怕居官之贤劳，不如藏修之自逸；恐才疏折狱，致小民之遭冤；虑催科计拙，使公家有逋负；思小民之易雪，想上天之难欺。为此逃名到如今，做个有家难奔，无处安身。”正嗟叹，只见一个白头老叟执杖而来，近前看着尚志道：“呀，汉子，你自何来？此时日暮，三十余程并无人烟住所，尚然不赶路途，却还坐在此地。”尚志听得，忙问道：“老尊长，据你说来，你难道没个住处？我如今到哪里去？小子便随着你借一宿，天早再找寻旧路回家。”老叟道：“我家不远，却也浅窄，没间房屋安你。又家贫无一碗饭食你吃。可怜你一个宽宏大量的贤人，甘贫守份的善士，在这逆旅穷途，忍饥受饿，心甚不忍。也罢，也罢。你随着我来，看你的造化，待我那些饭食你吃。”说罢前走。尚志只得随着老叟走了半里之路，只见那沙阜高处，一个小庙儿，高不过三尺，阔不过两步。老叟往里一钻，忽然不见。尚志近前一看，却是个正神画像，形容与老叟一般。尚志看那小庙儿，乃是边海人家设立的，乃忖道：“空僻处所，既有个庙宇，附近定有个人家。”乃四望远沙，哪里有人烟去处？天色已晚，只得向庙前拜了一拜，说道：“我高尚志感蒙指此，到此又显示神灵，只得在庙前借

地存宿一宵，仰祈默佑一二。”祝罢，卧于庙前。

话分两头，果然离庙前两里，有一村乡，名唤泼妇乡，居中一个人家，男子诨名就叫做畏泼。这人娶了一妻一妾，妻性悍妒，妾貌妖娆。这畏泼也只因多了这两斛谷子，惹了这一场烦恼。却说他家畜一怪犬，善变人形。一日，有个亲戚名叫曲清，到他家来辞，往外方贸易。这曲清见他妾貌，遂动了个淫心。哪知世人心术关乎祸福，这人淫心一动，便见于言貌。那作怪的犬看见，待曲清辞去外方，他却变了他的容貌，潜躲在房中，只待空闲，便要调戏其妾。却不知畏泼之妻妒夫爱妾，暗买毒药，置在饭食之内，送与妾食。这妾放在房中未食，怪犬不知其毒，偷出吃尽。这毒发作，犬变人形未改，遂毙于房。却好邻有一妇与其妾不睦，见了大叫起来。畏泼妻妾方在厨房，走近来看，只见却是这曲清形容。邻妇口声只叫毒杀了奸夫。其妻明知毒饭食妾，料是误杀其亲，却又恨亲来奸夫妻。大家齐吵，妾只叫冤，顷刻夫回，见了痛恨其妾。只得求邻妇莫言，在后园挖坑，把犬变的曲清埋了，遂把妾打骂一番，送回娘家。这妾含冤饮恨，何处申冤？邻妇要彰妾丑，遂说于曲清父兄。其父信实，道：“原来其子辞往外方贸易是假，原来藏奸泼妾。”乃具词里老官长，尚未鞫审。

却说这曲清离家出外，走了百里，到得海潮庵门前经过，只见往来善信出入，他也随喜进到殿上。但见：

彩幡高挂，钟鼓齐鸣，两廊僧众诵经文，几个沙弥供洒扫。点烛烧香，满堂善信；迎来送往，一派僧人。看那香烟缥缈通三界，但见宝烛光明照十方。

曲清不觉走入静室之外，见副师三位比众僧不同。许多冠

袁善信，坐在室外讲谈，他也坐在旁边。只见副师见了问道；“善信何处来的？看你行色匆匆，却有一件隐情见于面貌，此情非善，却是一种未改之恶。此恶一著，定有冤愆之祸。”曲清哪得知道，只是低头细想。旁坐有一善信问道：“圣师，你看了这位面色，如何就知是未改之恶？”副师道：“人孰无恶？一举意非理，即有鉴察之神鼓笔详注，以定报应。若是改悔，即行销除。这恶意销除在心，容颜便征在外。那未改的容颜比那既定的形状却也不同，万分古怪，他人不识，惟有僧知。”曲清乃问道：“师父，你僧如何知道？”副师道：“我等前以理知，后以神知。”却是何如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五回

犬怪变人遭食毒 鼠妖化女唱歌词

却说高尚志饥饿，卧于小庙之旁，月色朦胧，远远望见两个男妇同着一个少妇，持了香烛、酒饭馍馍，到这庙来烧纸。见了尚志，惊异道：“何处之人，却夜卧在此？”高尚志便通了名姓，说出错走了路的情节。这男子乃道：“原来是高贤士！我今在地方，闻知我不受官长荐引为官，逃躲外出，原来迷路在此。我今一桩怪事，遇着贤人，不得不说，胜如当官鞫审。我小子家贫，止生一女，平常却是个清洁的，只因嫁与畏泼做妾，被他大妻悍妒，不知有甚缘故，畏泼有个亲戚，名叫曲清，明明有人见他辞家外出，却不知怎么的被毒死于我女房中。畏泼隐丑，退回我女。我再三审她，她只叫冤。如今曲清家讼到官长，尚未鞫审。今我备香烛到这庙来，讨个筊。我这庙神灵，必然慈悲冤枉。”尚志听了，心里也疑，道：“可见我不乐出仕，别人家遇着这疑难，不易判断，做官的安得不费心构思与他审理？”只见那人妇烧了香，叫女子发个誓，又丢个筊，便邀尚志到他家去。尚志笑道：“君子嫌疑之间不处，你家正有这不明冤事，我为何夤夜到你家？但只是指我去路，便是你情了。”男子听得道：“冷饭馍馍聊吃一个充饥，何如？”尚志始犹不肯，这男子再三送与，乃接了他馍馍，一杯薄酒，充饥而别。卧到天明，依路东走，不觉也到了海潮庵，正值曲清

与副师讲论这理知、神知的道理。尚志也坐在旁边，只见曲清听得个理由，便问道：“师父，比如小子，从远村来，偶遇着胜地善缘，进庵随喜，中心本无甚恶，只一味出外贸易心肠，你便说我有一件隐情见于面貌。你以理知，何理而知也？”副师道：“但凡人有事在心，便有一个气色在面。这个气色原是心窍中出来，发见在面，你那心窍中举意是个善事，自然面貌气色光彩；你那心窍中举念是个恶事，自然面貌气色昏暗。岂但气色，还要见乎四体、行走动履，都以理看得出来。”曲清又问道：“师父你说神知，却是何神而知也？”副师道：“这个说出，厉害，厉害。”曲清道：“怎么厉害？”副师道：善信，你岂不知，一语说得好：

天知地知，你知我见。
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

曲清听了说道：“比如，师父说我有未改之恶见于面，这座间，可还有心窍中发出来的恶念在面貌上的？”副师乃四顾在座的善信，个个一看，道：“众善信都是在家举了一个到庵随喜佛会的善念。”乃看着尚志道：“这一位善信，却与众不同，以理推看，必定是心窍中有一个大道理在念。”尚志听了笑道：“师父，你看小子是何大道理在念？”副师道：“观你气色光彩，礼态安舒，似有才华在内而不矜，本来宽裕而不狹。你这世界内大着大着哩。且请问善信何姓名？”高尚志乃把姓名说出。只见舒乡尊在座，便跳起身来拱手笑道：“原来是贤弟，名重在乡国，老拙神交久矣。近日地方官长举荐出仕，却怎么来到此处？”尚志只是谦让不言，却把夜来的小庙迷路的话说出，又说人家多有不明白的事，便说到曲清身上。只见

曲清听了，说道：“小子正是曲清。近因在家有没有个道路，辞了亲戚家门，欲远投一个相知做些生理，怎么我家有甚不明的事？”尚志也只浑浑答应，随起身辞众，恐怕官长地方知他，又来聘他。那舒老见了尚志起身，便扯着不放，邀到家去了。这曲清那里远去寻相知，乃急急回家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怪物成精，岂是精偏作怪，只因世人做家主全要睡，到五更醒了时，把日间行过的事想一想，哪一件通顺，不伤天理，哪一件逆理，败坏人心。行过的若善，便依着做；若是恶，即便改。古怪，古怪，做善事就有吉神助你，做恶事偏有怪物成精。这畏泼的妻只因不贤妒泼，为丈夫的只该和好善化他，守着本份，安着义命。古怪，那妒泼之妇自然不是灾疾恶报，定是天亡。畏泼不知安命，却娶个妖妖娆娆之妾。那泼妻又不自思，生来貌丑，已被夫嫌，却又妒泼。或是贤德如孟光，世间哪里都是王允，弃妻又去娶妇？只因泼妻妒恶，家主又不正大，家中便一个狗子成精。这狗却如何成精？只因泼妻气不过丈夫娶妾，妖心万种，妒念一朝，在那狗前嗟叹，胡言乱语。狗有妖气，再加恶积，乃成精作耗起来。遇着曲清见了泼妻美貌，动了淫心，他便变了人形，去调戏妾。不意毒饭吃了伤生，被畏泼埋于坑内。这狗得土气复活，钻出土来，依旧复了原身在屋，人如何知道？他却又变这样，变那样。忽然在村外僻路看见曲清回家，这犬就变了畏泼之妾，迎上路去，叫声：“曲清哥！”曲清见了，却认得是畏泼妾，当初出外辞她之日动了淫心，如今只因僧人讲了善恶，他却端正了念头。说道：“二娘子，如何在这僻路闲行？”怪犬乃答道：“丈夫近日为件不明白事，把我逐回娘家，另叫我改嫁别人。偶因无事闲出，田间行走消闲。”曲清道：“有甚不明白事？”犬道：“只因大妻嫉妒，诈言你与我有甚情由，你又在外，哪里分割？如今恰

好遇着，在这僻路，且到那深林密树内，我与你叙个冤孽。”果然人心淫欲不胜正理，曲清惧怕神知，把这僧言牢记在念，以且正为高尚志说的家有不明白的事，一心要回家，他便正颜厉色起来，说道：“你这二娘子，怪不得人家休了你，皆因你不守妇道。我若坏了这心肠，万一一人知，何颜与亲戚来往？”正说间，只见一个白须老叟走近前来，道：“这个怪畜，如何迷弄正人？”那妾地下一滚，变了原身，却是一只狗子，往林里飞来。这老叟也飞赶去。曲清惊疑回家，却好地方官长差人正来曲清家，唤他父兄去审。见了曲清，大家疑惑当鬼，把这情节说出来，同到畏泼家一证，又到妾家去讲，一齐到官。官乃叫地方把埋的曲清挖起来验。地坑内哪里有个埋人，却是一个空坑。官也难断，做了个立案，把众人赶散。畏泼到底疑妾，不去接她。过了多日，这妾苦守。

却说高尚志被乡尊扯到家里，盛席款等，暗地报与地方官长知道。官长忙排执事，亲到舒老家来。这日舒老正与尚志家门闲立叙话，只见远远：

彩旗红簇簇，鼓乐闹喧喧，
问道因何事？声传接长官。

高尚志听了就要逃走，被乡尊扯住，再三劝说，方才允就。顷刻官长到了堂中，彼此各叙礼节，才把尚志鼓乐迎到他家。你看那村邻大家小户，长劝男女，拥拥杂杂，你道：“高官人学好行善，国王征聘他做官，真也应该。”我道：“他平日宽厚，便是做了官，也福国安民。”有的说：“他半生贫穷守份，今日却富贵到他了。”有的说：“他廉洁存心，便是做官也不贪财。”尚志到了家中，同了妻室，择日上任。却好本地官长

举荐了他，国王就把他替了官长。到任管事，真也是贤能，一日行香，两日拜官，三日就坐在堂上，查国课可逋欠，图圖可有冤枉，案头可有积下的未结事情。只见他赦小罪，省刑罚，销未完前事，禁后来弊端。却好查出畏泼这件未完，当即拘这一干人审，只见曲清备细说出这段情曲。尚志乃问道：“往日庵间，说你有恶未改，想你就是奸淫恶孽。”曲清却说出林间僻路，狗变妾形，他尊信高僧之戒这段怪事。尚志大悟，随叫备祭仪到小庙拜神求筮。只见筮兆掷下，合了簿上筮语，说道：

阴人作恶，犬子作怪。

速改善心，吉祥无害。

尚志正看筮语，只见一只黑犬如人索来，伏在官前，有如待罪。曲清见了，便说：“这犬正是变泼妾之怪。”当时尚志把那狗杖杀，劝谕泼妻改善，仍把妾判回泼家。这曲清吃了斋，削了发，也奔庵中做个和尚。

却说做官当宽，但宽于善，莫宽于法。宽于情，哀矜那无知小民，误陷于罪。严于法，不纵了那奸轨犯科，为害作弊官长。只因这一味宽，便生出一个大奸巨滑的人来，却也报应得可笑。这衙门中有个义仓，又叫做平糶社，年岁丰稔，粮食价贱，便官价平收入社。遇年岁荒歉，乃照旧价给散小民，积粮日久且多。只因官长清廉，以致年岁多熟。却不知这社中生有几窝老鼠来，中有一个成精作怪的大鼠。这鼠终日吃粮，养得肥大如猫。只因这社中有一衙役，名唤商礼。平日心术奸狡，欺众瞒官，但因他伶俐多能，会遮掩，善洒泼。官长宽厚，纵容了他。他一日偶无人，独自一人静坐社中，只见社旁小屋里走出一个垂髻女子来，慌慌张张，如同迷失。商礼见了，便近

前一把扯住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家女子？到此何事？”那女子哀哀说道：“我是前村民间女奴，只因主母责打，逃躲出来，在此社中经宿一夜。思量没处投奔，又且腹中饥饿，只得乞求君子救我残生。”商礼道：“你是哪家？我送你去。”女道：“既逃出来，难复回去。这打怎当？”商礼便动了个收留迷失女子心肠，把女子仍藏在社内。等到天晚，携回家里。家中却有一个老娘，见他带了一个幼女来家，问其详细，他乃一一说知老娘。这老婆子倒知些道理，说道：“为人要守份，存良心，一个逃躲女奴，又不是迷失的。就是迷失的，也该报官。三日不报官，便要问罪。若是背夫逃走的，你收在家，万一弄出事来，这罪名怎当？”商礼答道：“老娘，这个罪名当得起。”乃问女子道：“你在家会做些甚事？”女子道：“茶饭不会做，针线不会拈。我主母爱风流，好吃一杯酒，喜唱一曲词，终日叫个唱词曲儿的教我学唱。若是唱得不好，便大鞭抽打。我因受不得这打，故此逃躲出来。”商礼听了笑道：“绝妙，绝妙。我弄法寻了几贯钞，要吃一杯酒，正没个消遣，你便唱个曲儿，我与老娘吃一杯。”这女子乃唱个曲儿道：

切莫贪财，坏法贪财枉受灾。行宪难宽贷，有利终须害，呆积恶，不知哀。上有青天官长精明，你纵能遭怪，笞杖徒流任你捱。

女子唱的虽是个《驻云飞》牌儿名，却句句犯着他衙门弊病。商礼听了大怪起来，说道：“怪不的你主母打你，怎么唱这样曲儿？莫说他恼，便是我也懒听这败兴的声噪。”乃喝了一两瓯子酒，往屋里去睡。叫老娘收管了女子，他便思量贩卖

这丫头。

却说狐妖自从与虾精弄神通，助了救铁钩湾灾难，他四处遨游，也是听闻了道家方便之经，释门慈悲之咒，为非的事也不肯做，弄诡的法也不敢行。忽一日往商礼门前走过，听得屋内唱曲儿，声音嘹亮，词句娇柔，乃摇身一变，却变了一个老鼠，钻入屋檐，直到堂中，看那唱的女子，他却认得是个成精大鼠。这女子却也认得老鼠，虽是一类来的，却也不同，忙忙复了原身，直近狐妖身边，说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我看你是个别类精怪。”狐妖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，变女子迷人，还唱曲儿？”大鼠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廩仓多年之怪，因见这商礼日日欺公，不忿他恶，意欲计算他一番，故此弄这桩圈套。”狐妖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想他欺公，也与你无干。”大鼠道：“怎说无干？想我在廩中食这粮食，却是明明至公无私、官加的鼠耗。我们过食了，犹恐损折了五娘，难为了清廉官长，苦害了百姓穷民。他却恣情作弊，只图身家财利，不知洁己奉公，折了官粮，还推鼠耗。我所以不忿，变个女子。方才唱个曲儿，明明是警戒他，他反嗔怪去睡，意欲计害我。狐哥，你可有路见不平的好心，帮助我个弄他的手段？”狐妖道：“依你说来，你两个都是一事同人，蠹残国廩的，只是你还有名。也罢，我帮衬你个手段，叫他做事颠倒错乱，使心用心。你当初变女子随着她，却是怎来的？”大鼠便把前话说出。狐妖道：“这事不难，你仍旧变女子随着他，我却变个婆子，说是你主母来寻见了你，禀告了官长，叫他瞎受刑法。”大鼠道：“妙甚，妙甚。”仍变了女子，随着婆子进入房内。次日，狐妖却变了个妇人，到官长堂前，把商礼拐带人家女子首出。

却说高尚志清廉明正，见了这事，乃想道：“我为官清正，怎还有这不守法的役人？”乃令左右去拿商礼。左右到得商

家，果见一个垂髻女子，即时拿到社中，等候官长升堂。哪知大鼠一则见了自穴，一则邪妖不敢近这清明官长，忽然复了本相，躲入穴中。狐妖知事不谐，把隐身法使了，藏在社中。那左右见女子与婆娘不见，四下找寻。那官长升堂，左右只得投见，商礼诉冤。官长审问左右虚实，左右不敢隐瞒，直直说出：“果在商礼家拿出女子同他主母到社中候审，一时他母女都不知何处去了，想是下民之家，畏惧逃避。既已找寻着女子，恐怕坏了他门风，说是何人家女子，故此忍情去了。”官长大怒，要责左右卖法。只因这一宽存心，且叫记责，作速找寻下落拿来审问，却把商礼暂责收禁，待女子出来再鞫。总是他的刑清政平。毕竟何处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六回

商礼改非脱禁狱 来思信善拜胡僧

话说刑清政平的官长，不独民庶不欺，便是鬼神也敬，那狐妖鼠怪也不敢逞邪。这大鼠还是历来前任因商礼而生出的精，乃商礼遇着后官明正；也容不得他恣情而弄法，故此弄法自弄，社中就因他的跷蹊，弄出这一宗古怪，禁在囹圄，只等捉得女娘，方才审问。商礼坐在狱中自嗟自叹，哪里悔自己欺公？还想出来弄法，倚着奸雄，思量有罪的下狱还要吓骗。哪知官清民安，仁政息讼，地方哪里有个犯法收禁的？商礼闷坐无聊，忽然想起那晚女子唱饮这一种邪心，便又弄出一个古怪。

却说那狐妖与鼠怪两个计较，狐妖道：“我与你藏躲不现象，商礼罪名终是要脱。”鼠怪笑道：“都是他自作自受，我与他原无仇隙，便与脱了也罢。只是我与你到狱中看他可有悔过改非之念？若是悔从前之过，还是个好人；若是恶心不改，怎与他脱？”当下鼠怪与狐妖隐着身，走入狱里来。只见：

虎头门里一锁牢拴，犴狴城中重关紧闭。阴气凄凄，悲风飕飕，哪里是人世囹圄？王法森森，刑威凜凜，真乃幽冥地狱！为甚的，人当事变，不忍一时恶气，发一个菩提善心？必定要，争强梁，不让半步便宜，犯五刑不饶法度！到此处不见天日，这时节有甚心肠？

那鼠怪不知官长法门禁地，进到里边东张西拽，还要想偷那牢食。只有狐妖，他是僧道门中皈依了一番来，虽然狐性未尽更改，却也见广识多，乃向鼠怪说道：“你来为何？且看你旧主儿在哪里。”鼠怪睁眼一看，只见商礼闷恹恹坐在那黑屋里，心里还想女子歌唱下酒，口里念着怎么没个进狱的宗儿，好歹也骗他几贯进监钱钞。狐鼠两个听得他嗟嗟怨怨一会，思思想想一会，乃计较道：“这个人还不改念，我们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越发弄个手段，叫他受苦一番。”狐妖就变个差役，鼠怪却变个禁子，走到商礼面前，问他要钱，说道：“官长差来点监，恐怕禁子卖放刑罚，便把刑法上起来。”商礼道：“二位，我商礼久在衙门，人情甚熟，便是做个方便也好。俗语说的：公门中好修行。”狐鼠哪里肯？只是把刑法要摆布他。可怜这商礼受了两个摆布，苦楚难当，与他钱又嫌少。商礼情急，真心发现，悔念忽生。

却说鬼神何处无灵？这狱中也有个正直大神，偶尔上界公出，这会回来，见二妖摆布商礼。他却看着道：“正当摆布这奸恶，也不暇查看二妖来历。”只见商礼被二怪奈何不过，走到神位前双膝跪倒，无数的磕头，说道：“爷爷呀，商礼只因一着错，输了满盘棋。今日到此受这腌臢臭气。倘得脱离了这地，便去念佛吃斋，就做个乞化，也不做非理的事了。”大神只听了他这一句悔过的言语，便动了神慈。方才看那二怪，原来是狐鼠假变的。大神一心直怜这悔过消刑的人，便嗔他作怪成精之畜，变过面皮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堂堂清廉正直在上，囹圄也空，你是何处精灵，敢来吾地作耗？”叫左右执鞭笞重处。鼠怪路熟，他又疾作，一阵风走出门去了，却拿着狐妖。他却也伶俐乖巧，乃说道：“我等都是被商礼弄奸设诈，坑陷了的

畜类阴魂。到此恨他，特来报仇。”大神听了，喝道：“他已悔却前非，改心向善，吾神尚且宽宥，放他出狱，何况你精怪，还说怎么阴魂？”狐妖听了，随口便答应道：“他既改过，我便恕了他罢。”往外一阵风走了，走到社内，遇着鼠怪说道：“官长清廉，鬼神敬服，便是囹圄也冷静，我们妖怪也难存。”鼠怪道：“此处难存，去到何处去耍乐，哪地去安身？”狐妖道：“我四处走了一番，东有神仙，西有和尚，南有徇良，北有贤圣，你我邪不胜正。去不得，去不得。”鼠怪道：“我坐井观天，哪知天之高大？从来生长社中，只知耗些官廩，哪晓得异乡别里，有这许多胜览。万望老狐携带他方走走。”狐妖想了一回，道：“也罢，你既要去他乡看些风景，我只得带你一行。”狐妖乃带着鼠怪离了社中，往荒沙走去。

古语说：“举头三尺有神明。”哪里没有神明！就是这荒野去处，人迹罕到之地，也有虚空过往，为人举心动念，便有个神明。你便不知，他却昭然显见。你举动的是慈悲物命，方便阴功，孝弟忠信之心，那神明何等欢喜！真实不虚叫你求谋遂意，灾难即消。若是你举的是坑人害物、逆理乱常之意，那神明便怫然大怒。你要求荣，他却与你辱，真也古怪，就是神差鬼使。这二怪方才走出荒沙，只见前边一处村落人家，有一座界牌在那里。二妖抬头一看，那界牌上写着三个大字。狐妖久历人世，却识得字。乃说道：“这牌上写着中路界。”鼠怪道：“想是往那个地方去的中路。”狐妖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方才说罢，只见那牌前一个猛勇大神拦着中路，喝道：“何处邪魔！大胆敢来闯越我路？”狐妖乖巧，便答道：“我两个不是邪魔，却是来从中路走的。且问尊处何人？拦阻这路，不放我行？”大神道：“我这一村，都是往年有两个东度僧人过此，劝化得大家小户孝爷的，敬娘的，吃斋的，念佛的，因此

秉教立我为勇猛神司，在这村口专阻邪魔妖怪，怕它来搅扰善信之家。”鼠怪乃问道：“若是邪魔妖怪到此，便怎么？”大神道：“若是此等，吾神力能吞而嚼食。看你这两个，似正非正，似邪非邪，你当自知。”狐妖真也伶俐，乃对鼠怪计较道：“我历过许多地方事实看来，行正的好，作邪的难讨便宜。这个小村僻路，也有个邪正分说。我们从今改了念头，行些好事，莫要叫人指我们为狐妖鼠怪。便是走尽天下，也无惊怕。”鼠怪道：“我但听主裁。”狐妖乃向大神道：“我两个是正非邪，要去海潮庵听东度僧人讲法的。”大神道：“我看你调假，便是个精怪。我这里往年有东度僧久已过去，闻知到东印度国度化了国王与纓络童子，今已示寂成佛，哪里又有个东度僧人？”狐妖道：“见今在海潮庵说法演化。”大神道：“是了，海潮庵尚在前边，离路远哩。你路境为何不熟，必是个调假妖怪。吾神专恶假诈之精，当受吾吞而嚼食。”狐妖更有些见识，乃问道：“尊处恶假诈，却是何诈？也说个明白嚼人。”大神道：我说个明白你听：

言语一身章美，莫教惟口启羞。有根实据出心头，正大光明不陋。为甚将无作有？逢人一片虚浮。欺人背理自招尤，暗里神知岂宥？

狐妖听了道：“真真人生言语，切不可将无作有。却有一等假借法言比喻道理，说古今未有之事，这个可谓调作。”大神笑道：“世有逆理之虚言，乃谓之诈。若是借喻劝人以入道，此名为方便，不名为假诈。你独不知龙虎坎离之说，婴儿姹女之谈，借名喻道，又焉可谓之诈？”狐妖听了，乃拜伏在地，说道：“我明白尊神之说了。”大神道：“你且起来，怎样明

白？”狐妖也说几句。他道：

心邪实也是假，念正假也是真。真实虚假正邪分，祸福都根方寸。

岂知邪非为害？分明昧却天君。若知不使自无昏，福在真言实论。

大神听了狐妖之言，说道：“你既真实要听高僧讲法，他却根理真言。让你去罢。”狐妖与鼠怪计较说道：“我四处与经历了一番，果然忠信可行于蛮貊，虚假不能行于闾里。我们既说听僧讲法，便只得往海潮庵去走走。”

话且不提，且说近庵有一人，姓把名来思，此人家世积恶，只因祖上略有些善根，故此还不灭他后代。这来思年尚幼时，有一个胡僧同着一个道士过其门，见了来思，胡僧向道士说：“你看此人，当有五种恶报，可怜他昏愚不自知省。”道士看了道：“他虽该有此五种，却还有一种可救。”胡僧道：“我也看他有一种可救，却是他祖上的一善积来。我等看他这种根因，说与他个省改解救的去路。”道士说：“便指出一种善因，他也只改得一种恶报。看此人一种当要十二年，谓之一纪。我与师如何定得年期，来与他指引？”胡僧说：“小僧有一口诀，求他始一种。”道士道：“二种却如何救？”胡僧道：“一以该五，何须定月？他自有见事生警之处。”二人乃走近来思面前道：“小善人，你肯布施我等一斋么？”来思道：“一斋不难，只是要个功德消受，你出家人终日吃人家的斋饭，这斋饭岂是容易来的？大家是田土上辛苦耕种来的。小户是劳碌筋力上挣了来的。若是没有功德，白吃了人的，却也不当忍字。你二位把甚功德来要斋吃？”胡僧道：“我有经咒功与善人保

安，吃你的。”来思道：“经咒纸上陈言，便真保安，只好与你自保。谁叫你把经来换饭吃？越发不当忍字。”道士道：“我有道法功与善人消灾，吃你的。”来思道：“我无灾障可消，只好你自去消灾，也难咒人有灾，挟人饭吃。”道士又道：“总来布施，出善人方便。”来思道：“我不方便，却也难强。”胡僧道：“若不慈悲，饿杀慈悲。”来思道：“我不慈悲，却便怎生？”胡僧与道士听了道：“此人昏愚不似昏愚，恶念不甚过险，我等若去了，真是怜愚恶不自觉悟，不免聊施个小法，动他的善心罢。”道士乃把拂尘一挥，只见空中飞下一个红嘴绿鹦哥儿来。来思便去捉，说道：“是我村中人家养的，飞走了来也。”道士道：“是我观里道童畜养飞来的。”来思哪里肯信，只是赶捉。胡僧说：“不要乱赶，这鹦哥是人家的。你看它听哪个呼唤，便是谁的。”当时便引动了这村间众人，大大小小都来捉鹦哥，哪里信说你的我的，立心都来骗夺鹦哥儿去。道士笑道：“你这些善人，真也横着肠子要鹦哥，哪知这道童畜养的这鸟会说话。”众人也笑道：“哪个鹦哥不会说话？”你争他吵。胡僧向道士说道：“人心奸险，见事相争。小僧与他个不敢争。”乃把手内数珠望空一举，只见空中飞了一个白鹦哥儿来。众人见了，乃惊异起来道：“这个白鹦哥，却不是凡间鸟也。我等闻菩萨方有此鸟。这和尚把数珠望空一举便来，这师父只怕就是菩萨也。”众人乃望着鹦哥下拜。来思便请道：“二位老爷，寒家供奉一顿便斋。”当时两个鹦哥飞行一会去了。

来思请胡僧与道士到家献斋。斋罢，胡僧乃说道：“善人，我二人见你有五种恶报，都是你祖宗积来。幸有一种可救，却是你始祖善根积来，但解救却在你自修，非是一朝可改的。自此以后，遇有非理之事，见绿鹦而自省，见白鹦而知救，我等

不留这两个根因，恐善信又生忘记。”来思听了，半信半疑，只得答应。胡僧与道士谢斋出门而去。

这来思年到二旬有四，一日下乡取讨帐目。这乡中有一个寡妇，年方少，容貌甚美，见了来思，一则贪他青年，二则图他财利。这日遇着无人之处，妇人卖俏诲淫，来思也有个邪念。忽然仰面见半空一个鸚儿飞过，便想起昔年僧道之言，随正了念头，向妇人说道：“我男子备百行于身，虽说奸淫不致大辱，你妇道惟守一节，若是淫污，便损了一生。各自知羞，却做不得。”说罢就走。那妇人命本长寿，享用也不亏，只因举了这淫行，着了这一羞，不敢向人说，抑郁在心，闭了眼目，就看见亡夫。三朝五次，一旦而亡。却说来思在乡住了数日，猛然想起一事，收拾回家。却是何事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七回

奸贼坏心遭恶孽 善人激义救冤人

话说人巧天又巧，明欺暗岂欺？莫道天高远，天高听却低。这五言四句怎说？只为这村中有一人，贫而无守，不能耐穷，却又淫而多欲，专好钻隙奸淫人妇。探听把来思到乡下取讨帐目，知他数日不归。来思的妻貌甚娇，乃夤夜钻穴隙要奸他妇，等到昏夜，悄地出门，来钻穴隙。忽然路遇着一个阴魂，口称是他祖宗，涕涕泣泣地叫学个好人，莫坏心术。这人问道：“你叫我学个甚么好人？”那阴魂道：“鲁男子闭门不纳，柳下惠坐怀不乱。”这人一派淫欲心肠，哪里听信？往前直走。又听那阴魂恨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赌必为盗，奸必遭杀，何苦执迷不悟？”这人只是不听，一直径到把来思家，悄地入门，躲于空室。却说世有贫无衣食的，却岂肯冻饿杀你？虫蚁儿也生个草根儿与他食，你若守贫，自不亏你。乃又有一个坏心术的，思量做个穿窬，乘来思下乡，掘窟行偷，方才到得把家后地，只见一个精怪叫道：“莫要做贼。”这人始疑是人，却又忽然不见。乃问道：“做贼便怎么？”只听那精怪又叫道：

莫做贼，做贼难逃杀身厄。世间万物各有主，人物怎教与你得？或家偷，行路劫，恶心便造恶冤孽。一朝犯法五刑加，问伊解救将何策？此时叫天天不应，便濯清流洗不白。可怜名

节与残生，不守清贫一旦灭。

这贼听了，哪里肯信？却来到门边，见户紧闭，无处可入。乃挖一堵墙穴钻将进去，摸到空屋，却好撞了这淫人。贼只道是来思，执着挖墙铁器便打。这淫人也当来思，夺贼铁器，两下夺打。贼力勇猛，把个淫人一下打死。贼心慌了，仍从墙穴钻出，不想那墙日久砖塌，贼方钻出头与两肩，忽然墙砖往下压着贼腰，进退两难，身体不伤，犹活泼泼的。及到天明，地方邻里见了报官，把贼审问。这来思回到家中，备说这一番情由，那贼却认杀了淫人。正是来思拒那淫妇这一时日，来思暗想，正是：

色欲人人爱，皇天不可欺。
我不淫人妇，人难淫我妻。

来思正暗道：“那日这淫妇我不奸她，家中就有这事。若是我奸了她，不但妻被人辱，或者又遭贼手。”正嗟叹间，只见空中一个白鸚哥飞来飞去，半晌方去。来思想起胡僧之言，乃望空祷谢。

这来思警戒了这一件事，又经过几年，家有一童仆得病伏枕。来思有一女，夜沉病在床。来思乃日夜看视童仆调理汤药，把个自己亲生女儿倒不管。其妻怨道：“不顾亲生，却看奴仆，是何道理？”来思道：“亲生女儿有你母看，异姓童仆可怜，他无父母在旁，又无亲人在面，主人便是他父母一般。我不顾他，家下奴婢谁肯相近？”且宽慰这仆说：“你莫要焦躁，待你病略好些，我送你还家，见你亲戚。”这童仆病势渐灭，来思恩养更深。一夕，来思梦见一人，说是童仆之父，道：“感谢

恩主爱念我子，救活他病，不但我感恩地下，且是冥司说，恩主存心仁厚，你女与子俱在难保，只因你这点阴功，成就三人活路。”来思道：“便是成就活路，也只你子我女二人，如何三人？”其父道：“恩主也得了活路。”说罢，梦觉。眼中恍然，白、绿两个鹦哥在日。来思惊异，乃坚却好善之心。

却到了今日，正在家门闲立，见两差役锁着男女两人。那两人哭啼啼，叫冤说差，差役骂道：“你做的事，谁来冤你？便是苦，也是你自讨的。”来思见了，乃扯着差役问道：“何事锁此男女？为甚叫冤说苦？”那差役却与来思熟识，乃答道：“把尊长，你不知这两口子恶毒异常，他将一个孩子卖与张大户家为奴仆，不过数月，便串同心腹叫孩子开门偷盗大户家财物，约有十余两。孩子逃在他家，拿出供招是的，如何是冤？我们做公差的靠的是差钱，他却不与分文。难道我们不行些法度，实是叫他吃些苦儿。”那两口子哭着，也向来思诉道：“爷爷呀，青天白日，冤枉人拐带做贼，怎不是冤？只因卖儿女的人哪里有钱给他？便受这二位公差之苦。我两口子当初为欠官粮，把个心爱的孩子卖与张大户家为仆，方且感他恩爱孩子，怎起得这意？”说罢又哭。来思便动了不忍心肠，乃邀公差到个酒肆中，暗与公差几贯钱钞，道：“我说这两口子有冤枉，古语说得好，‘公门中好修行’。且问如今孩子在哪里？”公差道：“张大户叫仆人到他家拿来，现今锁在家。”把来思听了，又问：“那两口子只是叫屈，说这孩子何尝到我家，真是冤枉。”把来思慈心要救这两口子，却又不知真假。只恐这两口子情真作假，故意佯推，乃又问：“你两口子在家做甚营业？”男子道：“我在家做人的佣工，只因这一宗屈事，人家说我不是好人，便逐出来了。可怜这屈哪里去伸？妇人也靠在人家，为此也让人家不容，便怎生度活？”两人只叫苦声冤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狐、鼠二怪说到庵听经，便来到庵前，二怪却不敢进庵门。为甚不敢？只因高僧在内，正不容邪，把门威神遵奉护教威灵，莫说邪妖远避，便是吃五荤三厌、身体不洁净的妇人男子，知道不净的避忌，不敢入门，不知误入的，便堕了罪孽。狐、鼠不敢入庵，却在庵前求把门的神放他入门，说道：“我二怪虽是畜生业障，只为前生心地奸狡，轮回这劫。却又自知皆非，久历尘世，得了日精月露正气，晓得些变化神通，今欲悔改前非，投托释门，消灾忏过，以求度脱。望神司放入闻经听法。”威神道：“汝等据要入门，真假未必，且尚有怪气妖腥，便容了你进门，到了殿上，那高僧圣众见闻，连我把门的也作孽。你等必要进庵，须是在外积一功德，行一善事，便可进门上殿。”狐、鼠问道：“如何行一善便入得？”威神道：“善人天堂也上登，希罕小庵观寺庙。”狐妖听了，乃与鼠怪离了庵门，去寻些善事修积。正走到酒肆门前，只听得店内两个男妇啼哭，二怪乃变了两人走入店来，正见把来思与公差讲话。二怪听得明白，狐妖与鼠怪道：“我见这人分明是存心方便，要救这两口子，他做他的功德，我们积我们善心。”便也来席上与公差说道：“天下人间方便第一，二位你可放了这两口子罢，我们三个人保着。”公差道：“如何放得？除非是你弟兄宗族，妇人就是我这位的亲姐。”公差道：“岂有正身放了，拿你替头？除非我们得了你一注大钱钞也说不得。”来思便道：“二位果与两口子认亲，代他去审，我便替他送你几贯钱钞。”公差听了道：“你且拿现钱来。”狐妖听得，便地下拾一块砖变了一块银子，递与公差。那公差心喜，却把两口子放回家去，道：“见了大户再作计较。”这两口子如梦方醒，自惊自疑，忖道：“世间哪有这样热心肠好人？”拜了两拜，回家去了。

却说公差锁着狐、鼠变的人，来思也随着去看。只见到了张大户门道，张家走出一个少年奴仆，出来见了公差锁的二人不是正身，便道：“你如何不拿正身来，却是得钱卖放？”狐妖这仆人辞色古怪，乃向鼠怪道：“这两口子，果有些冤枉。待我弄个手段，查他真实去来。”乃把锁褪了，将身一变，变了个张大户看家的狗子。入得门来，径奔屋里，东走西望，只见屋内锁着一个孩子。那仆人走进屋来，狗子却隐着身听那仆人向孩子说道：“你家娘老子未拿来，拿了你家亲族来了。你只好说是你娘老子，叫你开了家主的房门，银物是他拿了去。你若不这等说，便要打你二百鞭子。”孩子道：“说了却怎么？可打了？”仆人道：“说了不但饶打，我还把果子你吃，早晚也要我看顾你。”孩子道：“我便饶打，可打我娘老子么？”仆人道：“自然打她。”孩子说：“她是我的娘老子，如何苦了她？”仆人道：“想她卖了你，不管你在人家死活受苦，还想顾她作甚？”孩子道：“便是卖了我，也只因少了官钱，没的饭吃，不得已了。我如今宁捱二百皮鞭罢。”仆人道：“你前日已招出了，如今怎改得？”孩子只是不言语。狐妖变作狗子在旁听了，说道：“我疑这仆辞色古怪，果然这事有些冤枉。”只见仆人走出屋，又向一个心腹人说道：“孩子言语忽变，怎生奈何？”心腹道：“当初你不该诡计，坐在他娘老子身上。事已冤着他，说不得了。把孩子好歹再藏了外边去，人说又是他亲族来偷拐去了。我们偷的银物，便费些与公差也可。”按下二人计议。

狐妖听了，乃出门，把这情节说与鼠怪。鼠怪道：“我也弄个神通，却把块石头假变个人，与公差锁着，他却复了老鼠原身，走入张家屋里。先看见仆人哄那孩子，把他藏拐在外，后却开了箱笼，拿出一包银子，称得几件出屋去与公差说话。

那公差伺候了一会，只见张大户出得屋来。公差二人带着孩子家亲戚入去。少顷，张大户请了地方一个巡捕长官，到得他家，会在堂上。狐妖变的假人锁在旁边。但见那长官：

头戴一冠，上有一情结；足登双履，下绽鹁子皮。破圆领束着一条角带，穷模样蹙了两道愁眉。只因地方淡薄，他又只吃乡村一碗清水；无奈官债逼迫，哪里有处借贷半厘低银？奶奶衙中报怨，一旦回乡，盘缠哪讨？爷爷心上快活，三年考绩，殿最必然。

鼠怪见那长官，坐在堂上叫公差带过二人来。二人大喝起来：“青天白日，家仆盗了家主银物，却冤平人串拐！”长官又叫拿出孩子来对证。公差忙入屋，仆人已将孩子藏出。却不防鼠怪变了一个孩子，出到堂前，也大叫：“白日青天，仆人偷了主银，赃现收在箱笼，却叫人冤我爷娘！”长官听了，看着大户说道：“这小厮如何今日又供差了。”乃叫公差，即同大户到仆人房内箱笼一搜，只见银物均在。一时便把家仆刑起，满口供招，便放了锁的二人出去。这鼠怪变了孩子，想道：“仆人奸计藏匿了孩子，冤他爷娘。幸喜我替他伸冤，如今将计就计，把藏匿的孩子送还了那两口子，叫他母子在一堆过活。却怎么消了张家这一宗卷案？”好鼠怪，想了一会，趁着那官长与大户坐在堂上，究问那盗银家仆，这鼠怪乃变了一锭大银子，忙叫狐妖变了孩子宗族，伺公差进得屋来，说道：“家仆诱我孩子坑害娘老子，今幸长官申明。这孩子公心明说，却也难安在大户家了，愿将原卖礼银交还，赎归家去。”长官准了，大户只得与他赎去。二怪大喜，自谓行此一善，辞了把来思而去。

把来思在张家门外，只等听了这事情完结回家。只见两个鹦哥儿，飞来飞去。来思见了，合掌念佛，道：“想胡僧与道士之言不差，果是我有恶孽，又救了一种。”乃回家只想行善。这二怪乃把藏匿的真孩子领到两口子家，还了他。两口子疑问道：“二位恩人，不知我夫妇有何缘何德，受恩主莫大救拔之义？”二怪笑道：“还是你二人平日有甚好心肠，今日遇着灾难冤枉，得善人来救了你。”两口子道：“我们为觅人家佣工，有甚好心？”二怪道：“你试想一看看。”两口子道：“我们也只是雇在人家，出了一点忠心与人家做事。往常见佣工躲懒的，误了主家之事，还有偷盗主家物件的，还有作践他家器物的，我想那人家与你饭食吃、工钱用，图你出力，你却坏了心肠，天岂肯祐？”二怪道：“这便是你善行好心处了。”两口子得了孩子，留二怪酬谢。二怪一心想着进庵听法，哪里肯留？乃辞了他，一阵风到了庵前，便要闯门而入。把门的人哪里肯容？二怪说道：“我等遵谕行了一善，特来求赐放入。”威神笑道：“吾神聪明，你们举动便知。这善是那把来思的，你二怪不过因人成事。算不得，算不得。难入，难入。”二怪听了，自思果然这事乃别人起根的，便离了庵门，又往他方，寻行善的事。

二怪正变了两个人在村乡里闲走，只见村中十字街头，一个愁和尚在那街石上撞头化缘。二怪看那和尚，怎么愁？但见他：

蹙着双眉两道，露着一个光头。非疮非疖又非瘤，却是撞出来的皮肉。

听他声声喊叫，化斋化那馒头。苦肉计好没来由，还是前因今受。

鼠怪见了，说道：“你看这和尚，愁眉皱脸，喊叫化斋，却把那父娘皮肉，撞得光头上长起个大瘤，果然是为生死道行，便碰破了头也无怨。只为化斋，不过是饱腹，为何这等自苦？”狐妖道：“修道人苦行，或者该是这等。我们自行修善，便该斋他一饱。”鼠怪道：“你听他口口声声只叫馒头，我与你哪里去寻馍馍遍食烧饼馒头？”狐妖道：“这却不难。”却怎不难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八回

狐鼠怪掠美示恩 把来思救人失水

狐妖与鼠怪道：“那十字街头许多卖馒头的，这和尚是看见了，便起心要吃，所以他愁着眉。”鼠怪说道：“化便化，愁着眉何也？”狐妖道：“他愁着眉，一则是要吃，不得口，一则是撞得头疼，一则不知可有人舍，一则是有人舍，不知可吃得饱。”鼠怪道：“你说斋他不难，便斋他个饱罢。”狐妖道：“哪有钱买？我与你弄个手段，隐着身偷馒头来斋他。”鼠怪道：“偷便是贼了，为斋僧自家却当个不义之名。我把土石变几贯钞，明明的买馒头斋僧罢。”狐妖道：“也使不得，僧便斋饱了，那卖馒头的却折了本。”鼠怪道：“这个没钱的善愿却难行。”狐妖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我前日与你救那两个男女，看那把来思倒是个善人。我们如今变两个和尚去化他的馒头来斋这和尚。”鼠怪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二怪把身一抖，却变了两个和尚，走到把来思门前。只见来思正走出门来，看见两个僧人，便问道：“二位师父何来？要化甚么？”二怪答道：“只为饥来化斋。”来思道：“来得正好，也是二位缘法，方才正备了些素斋，要请一个邻家吃素的道人。既是二位饥，要化斋，便请屋内坐。”二怪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说道：“这撞头的和尚真也是没缘。偏生我们委曲设法斋他，却有这样留难。”一面二怪口里暗暗说着，一面只得入屋来。只见素斋

摆出，他两个吃着只想法儿。却说人有心事，吃饭食不是不下咽，便是不知味，没好没歹乱嚼乱啖下肚。二怪吃了斋，把个桌席上精光，汤也不剩一点。把来思心里倒也欢喜，说道：“俗语道得好，‘斋僧不饱，不如活埋。’这两个和尚一定饱了，且再说个好看的果子话。”乃问道：“二位师父，粗斋不洁，不能斋饱。若是不够，当再奉献些点心馍馍。”只这一句，便引动了狐妖乖巧，答道：“我二僧够了，多承施主盛意。只是我有个老师父，在村前化斋未得，若是有点心馍馍，乞化几个斋他。”来思听了，便叫家童又捧出点心，却好都是热馒首。二怪见了，喜上心来，乃袖着馒首，辞了施主，直到街头。

可怜那和尚撞得头晕，气力也没些，人心狠毒，就没一个慈悲方便喜舍。鼠怪见他这光景，乃向狐妖道：“这和尚苦苦撞头磕脑，乞化不出，一则村人刻薄，哪里不腾那一贯斋他，也积些福寿；一则这和尚把这撞头的苦行，何不庄严端正诵卷经咒，不会诵经也念几声佛爷，自有善神打供。世间何尝饿杀个学好的和尚？他苦苦撞破头额，叫做强化恶化，反使恶心，见了动恼起嗔。”狐妖道：“你也莫要管他强化恶化，破头肿额，但出我们善心，把这馒头趁热斋他罢。”二怪当时把馒头递与僧人。僧人接了便吃，吃饱了走去，方叫谢斋。二怪笑嘻嘻却走到庵前，往门内就要进去。只见门上许多善男信女手捧着香烛的，直入无碍。有一等闲行游戏、身心不净的，近便进了门，却被那守门威神怒目指视道：“褻渎作罪。”只有二怪，他却看得明与神说的话。威神见了二怪便喝道：“你又来乱闯。”二怪道：“我等奉谕，行一斋僧善愿，特来进庵听法。”威神道：“你何尝行善？一个要偷人馒头，举了贼意，一个要假变泥钱，坑人资本。如何是善？”二怪道：“我们当时也自知其非。乃转到善人家化了馒首斋僧，费尽心肠，这却是善。”

威神道：“你吃了他无功之食，又诈了他越外之馍，就是费了心肠也是个掠美示恩，作不得善，入不得门。”二怪道：“诈了他馍，这情有的，却怎叫吃了他无功之食？”威神道：“你二怪外貌假变僧人，心中一团邪念，不会念经与那施主消灾，不曾咒食与你受斋释罪。快走，快走。若要进我山门，除非自行善事。”二怪听了。只得离庵门前去，按下不提。

却说把来思二次见了白、绿鹦哥，想起当年僧道说他有五种恶报，乃逢事便举善念，也行了许多善事，却不见鹦哥的报应。这日，只因斋了两个和尚，袖了他几个大馒头去，说与师父吃，却又变了两个常人，将馒头斋那撞头的和尚。街村还传来说：“两个时时务务过客拿出馒头斋僧，这馒头却不是村前卖的，却是把家的馒头。”为甚人认得馒头，是把家的？只因把来思为斋昔年僧道，说了他五种恶孽，这一番事情明明鹦哥显化，示了他三次善功，他便常常做这个大馒头斋僧道，故此村人远远传来。这来思却想道：“馒头分明是两个和尚袖去，如何是两个外村过客？”且访问这过客怎个模样，村人又传得古怪。来思便疑道：“这袖馒头去的和尚是两个神人化现，他却又化现过客斋僧，想斋僧也是个善功。”为此径到海潮庵来，一则久闻庵内有高僧寄寓，一则有这一点斋僧的善心。他捧了香烛前来，起得早了，东方尚未发白。这村前有一个深水池塘，来思将眼远望，尽是茫茫大水，心里甚疑。只见那池塘：

大非往日之池，阔有远天之状，汪洋似海茫茫，声势如雷聒聒。挡行路不说天堑，惊人意错似鬼魂。不是错念头，走歪了正道，定然迷了窍，误撞着邪魔。

来思远望心疑，忖道：“我村这向南大道直走到庵，怎么

走近海来？况我此地没海，止有一个小小池塘在前傍路，虽然水深，却也不大。莫非是我起早眼花了？便是错走了路头。”一面疑想，一面近前来，只见池塘仍旧。却有两个人在水中说话。一个道：“空设漫天计，怎能害善人？”一个道：“冤家自有头，还债自有主。”一个说：“这是把来思应当有此一报。”一个道：“你看空中有两个鹦鹉护身。”一个说：“日中有个醉汉子还债。”一个说：“傍晚有个瞎妇人填冤。若是这两人不来，便说不得甚么善人，甚么鹦鹉，且拿他顶了缸。”来思听了这话，想道：“这分明是邪魔话说，魍魉现形。有甚冤家债主想要拿人顶缸做替？我到庵中也为行善，且坐在这近池树林，等那日中傍晚，有何应验。”却好坐至日中，果见一个醉汉踉踉跄跄、东歪西倒走将过来，就往那池边行去。来思见了，急忙叫道：“汉子，休要到池边。看你：

行步散乱，身子倾欹。眼乜斜，看睁又闭；手支吾，指东画西。口里胡歌乱叫，似曲无些腔板；脚下前伸后缩，如跌有甚高低。只该少吃些下波子，也不乱性；奈何不忖量迷魂汤，撑满肚皮。卧巷倒街，谁来扶你？伤生害命，哪个能医？只落得个吃时快活，怎知道那醉后如泥。还饶个脚根把持不住，但见得身骸送入深溪。

来思一面叫他莫入池边。那醉汉哪里听依？他却一面嗟叹。这醉汉的必至之情，果然走近池塘，一跤跌入池水深处。这来思一心恻隐，便顾不得解衣，往池中去救。那醉汉一把手扯住了来思，死也不放。来思也慌忙了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我只因一时动了善念，造次救人，却不想自立个实地，分明是冤家债主，早夜阴魂，话不虚谬。”那池塘深水处，若似人扯

的一般。来思正在慌忙之际，却说狐、鼠二怪离了庵门，正计较寻些善事去做。忽来到池塘之处，见二人在水里相搅做一团，若似泅水一般。二怪见了，慌忙弄个手段，直入池中，把二人救得起来。二怪见一个醉酒汉子失脚入水，也吓得酒醉半醒；一个却是来思，曾受过斋僧之惠。狐妖便问道：

“把善人，你如何同这醉汉浑搅水池里，莫非是争斗投水？你们或是俱醉，失跌入池。我们若迟来救，可怜你二人性命不保。”

来思便说出醉汉失水缘故，却又把天早阴魂说话事情说了一番，却才拜谢二怪。二怪听了，鼠怪说：“且把这醉汉送入村街，就有他的熟识。”扶着去了，方回来与来思讲到庵中听经的话。来思又把瞎妇日晚缘故说出。二怪道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说其无。”乃同来思到得家中，换了水湿衣裳，吃了些酒饭，方才问二怪姓名，因何与小子熟识，救了残生。二怪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二人向日行路肚饥，遇二僧赠了我几个馒头，说是府上布施他的。来思道：“事果有的，却闻说又斋了撞头的和尚。”二怪忙忙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二人吃了两个，却省下几个斋僧了。如今闻得海潮庵高僧说法，我二人特地去随喜，路遇这巧，救了尊长，又承高情款待酒饭。既是阴魂说傍晚有瞎妇过池填冤，我们与尊长守着池边。若是果有，救她一命，也是阴鹭。”来思道：“好事，好事。况且顺路到庵，也是功德。”

却说这村间有姐妹二人，姐嫁了一个不守本份的汉子，妹嫁了一个微末生意的丈夫。这不守本份的，浪荡了家私，专一引诱良家子弟嫖赌，也不知坑陷了多少好人家儿男。这池中冤魂便是他引诱坏了的，投入魍魉。后来没人引诱，贫苦生出恶病而亡。这妇人一气，把个双目瞎了，孤寡无靠，却依栖妹子身边过活。这妹夫当年也劝他汉子做些好事，便是微末的生意

也是个本份前程。汉子不但不听他言，还笑他说：“你那微末生意，吃辛受苦，一朝不足分文，只好糊口。似我这买卖，大盘吃肉，大壶吃酒，大包用银钱。”妹夫道：“大是你的大，多是你来的多，受用是你有受用。只是世间辛苦出来的银钱，便受用得心安；若不是辛苦艺得了世间财，纵有受用，也不长久。”汉子笑道：“多少贵族富室享不辛苦的钱钞，受现成的福，代代快活心安。”妹夫道：“你道贵族富室享现成福，不受辛苦，哪知是他祖父的功德，贵的是先世忠国爱民，积下的俸禄，与子孙受用；富的是前人勤俭经营，挣下的家私，与后代享成。”汉子道：“妹夫你休管罢。我是吃惯了的口，用惯了的手，做惯了的事。你本是个遗下妇人，又瞎了眼，依栖着妹夫。这两口子既出一个好心，怜是亲戚瓜葛，便该恩养他个孤寡之苦，乃终日颠言讥诮，叫这妇人瞎着双眼，没处诉苦，一直跑到池边来投水。天色傍晚，那池中魍魉说道：“我想在日，被他汉子千般哄、百般诱，把家私坏了，且欠人债负，逼迫以至投水。可怜那时也是一急无奈，投入水中，谁想孤魂苦恼？”

悲风情惨切，长夜晓何知？

不乐阴千载，宁安阳一时。

魍魉自悔，要寻顶首。却好瞎妇情苦奔来，正要投水。那魍魉喜道：“那汉子坑我，今其妇填冤，报应不差。”正要伺候扯她，哪知二怪与来思守着，果见一个瞎妇走来投水。那瞎妇不就投水，乃哭哭啼啼，把她汉子生前行止，说一句，哭一声；却又怨那妹夫两口子，也说一句，哭一声。来思听她哭了说，说了哭，将次要跳，乃大叫道：“那瞎婆子，你既说你汉

子当年过失，你为妻的，也该劝谏。若是劝谏不听，把今日投水的性命那时拚着，为丈夫的，也有听妻贤劝的。若是改行好处，做本份营生，你哪里知道天道决不叫你汉子身死。你瞎了双目，孤寡无靠，想你那汉子在日来的空头钱钞，你只图受用他的快活，怎想有今日！”那瞎妇听了，眼虽不见，心里却明白，说道：“好言语，今日悔是迟了。”他这明白自己当年的不是，却就消了一肚子气，哭哭啼啼，只说妹子的不是。来思又说道：“你也不该怪妹子，他是念你同胞姊妹，养活你生，妹夫又是看妻情份。若是你再没有亲妹，谁人顾你？你如今自思自省，忍些闲气，与你亲妹和好过日子，莫要寻这条苦路。”瞎妇被来思说了一番，心也知悔。狐妖乃扯她上了街路，直送她到妹夫家，把她投水的话说了。那妹子也哭啼啼扯她进屋去了。狐妖乃复到池边，同来思趁着月光，直奔庵里来。但见那月：

皎洁如同白日，清辉遍满长空。一轮照彻万方同，倒影星辰摇动。莫道寻常三五，但云今夕佳逢。更楼老子兴无穷，喜与高人赏共。

狐鼠与把来思趁着月色，不觉的走到庵前。二怪到底害怕把门威神，不敢近庵，在远树林边，乃叫来思说：“尊长，你住居近地，庵僧必熟识，此时天晚，只恐月下难敲其门。你先去探个消息，我等远村来的，见景生情方是。”来思依言，乃先走到庵门，只见庵门大开，善信出入甚众。来思问众人：“今夕夜深，如何庵门大开？”众中一个答道：“今日是高僧三位徒弟说法，晚建一堂施食。”来思听了，便直顾上殿，看僧施食，乃忘记了两个同来的在远树下等信。这二怪久等不见来

思回信，乃起身只得前来。狐妖与鼠怪道：“这番料威神必然容我等入门。”鼠怪道：“怎见得？”狐妖道：“我们救池塘两命，乃是自行的善功。”鼠怪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毕竟二怪可得容入庵门？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九回

威神三阻狐鼠怪 菩萨两查善恶医

话说祖师随路演教，度化众生，到处庵观寺院，有静室可坐，便经旬寄寓；逢着僧尼道俗，有缘法可度，便随遇开悟，自多不语，每每三位徒弟代言。因此在这庵中，应答善信开度事情，多是他三个高徒。一日，庵中众僧见来谒高僧者众，便发了一个善愿，向道副大师说道：“大师道行甚高，度脱虽众，只是终日费烦口耳于生在善信，利益宏深。若是建一个道场或是施一堂法食，济度幽冥、孤魂等众，也是莫大功德。”副师答道：“我等谈经说法，便是济度众僧道，生者得悟，恐亡者未沾。”尼总持师便也说道：“事有阴阳，道本无二。”众僧又道：“见在度亡科仪，岂是虚设？”道育师道：“科仪乃明见功德经义，还本不见真心。”三位与众僧辩了一会，彼此大家都端坐入定。忽然副师于静中现一个光景，见殿旁一根枯木，忽然其中腾出一位神人，其下一条大蟒蛇钻出。那神人大叫道：“和尚，你既明人天大道，怎不念六道众生？若说科仪陈迹，这蟒可以转超。”言罢不见。副师出静，见阿罗尊者圣前有此景象，乃与众僧议建一个佛会。三位师兄师弟，一位一日，主坛法事，讲经典，仿科仪，摄孤施食，真也是胜会，村乡善信来往布施。这一日，正是副师主坛首日，却说庵门大开，把来思直入上殿观看。狐、鼠二怪久等，只得到庵门，

方才要入，只见把门威神又拦阻着说道：“你未有独行善功，如何又来搅扰？”二怪道：“救三命于池水，却是我等自行之善。”威神道：“为此一善，冥司正在这里议功，若不为把来思一念始发，你等哪有这一种善缘？”二怪道：“我等若救之迟，把来思自顾不暇，尚安得为功？”威神道：“正为把来思有这水灾恶报一种，未做在何项，故此菩萨的白、绿鹦哥未现。如今作他的又有你们；继后作你们的，又有他功创始。今日较往常法门更肃，你看那自身不洁，故入误进，自招罪孽。你们比此不同，原有性灵，你知我见，故此阻你者倒是度你。”二怪听了，乃慨然说道：“既是善功不曾注明，把来思非此一善，不得消他一种恶报，我们情愿让此一善功德，救解了他恶孽一种。”只这一让之言，只见威神呵呵大笑起来，把个庵门大开了，说道：“一言两成功果，你两个不独善功，且定转生人道。进去，进去。我如今不阻拦你了。”二怪方才昂首进庵，直到殿上。后有清溪道人诗五言四句，说忍让真是善功：

不竞真为福，让果是高。
世人能退让，灾祸自然消。

狐妖进入庵门，走上佛殿。那狐妖是久历过的地界，弄过了手段的僧庵，只因近日威神凛肃，又且他心信法门，随着禁忌，去修积善功，进入庵来，上得正殿，他都是熟游。只有鼠怪在那社里成精，弄妖捏怪，不知善地广大，殿宇巍峨。他见了众僧凛凛拜礼圣像，课诵经文，众信男女依拟行道，乃向狐妖说道：“我在社中，张头露面，躲躲拽拽，只知弄法儿，耗粮食，若不亏你携带，走这福地，怎能够见广识大，开阔心胸！”狐妖笑道：“料你鼠腹有类蛙肠，便开阔了也不大。”鼠怪

道：“老狐你说差矣。我不入这禅林，我也不会说话。世间心胸，有见识，便自阔大。若是没见识，便原来阔大，也是小家子。我今幸承你携带，入了善地，便会巧言。我不是巧言，乃是一句道理。人若有了这道在心，明了这理在腹，莫说是我鼠腹，便是个疙蚤蚊虫，他也脱离了箴芒小见。二怪一边闲谈，一边看高僧依科行教。但见他：

高座法台，朗吟梵语。众僧齐和真经，钟鼓迭鸣押韵。烧香的倚者虔恭，剪烛的沙弥端肃。那个善男信女不侧耳仰观？这会鼠怪狐妖也倾心敬仰。

只见副师坐在法台上，先持解结咒，后诵度亡经，那些善信不见，这狐鼠却知。少顷，山门洞开，孤魂野魅充满庵前，直连境路。也念了施食真言，那法食变满法界，有听了经咒，悔悟生前作孽的，喜道超生有路；有沾了法食，受用现前功德的，乐然饱腹无饥。二怪直候到法事完毕，副师下座，方才抬头看众人。只见把来思也杂在众人丛里观看。二怪方才近前说道：“为何不回个信息，叫我林间久等？”把来思方才答应。原来，妖魔邪怪在庵外变幻迷人，到了福地便不能隐藏，他两个俱现出原身，吓得把来思往殿上一把扯住了尼总持道：“师父，怎么道场法会，却惹了狐鼠精怪入来？”总持把慧眼一观，果见两个狐、鼠假变人形，到此藏隐不住，明明两个孽畜。他见了高僧，便齐齐跪伏在地，口口只求度脱。尼总持道：“我师兄道力可见高深。一般兽畜也来求度，何况于人不知省悟，不求度脱？”乃看着二怪说道：“有奸莫弄，有妖莫逞，充满善心，自超上等。”总持念罢，把手结一诀，只见阶下一个黄巾力士现形。总持道：“可把此二怪押赴轮转，说他出离了畜

道，却积了三次善功，且又悔心入我福地，万毋叫他再堕入畜生道里。”力士听了，即把二怪押去。

二怪欢欢喜喜拜谢而走，把来思方知高僧法力。当下夜晚众信散去，他只得在庑廊下歇宿。他心里惊疑作怪，说道：“怎么我为救人落水，几被沉没，感得这二人拯救，怎知竟是狐、鼠两个精怪？今若不是高僧看破，押他超生人道，只恐精怪变幻，终是迷人。又想我当年胡僧道士说我五种恶报，屈指算来，白、绿鹦鹉已现了三次。昨日救人失水也是一种善念，怎么不现出鹦哥？”心下正疑思，忽然钟鼓齐鸣，却是尼总持上殿，轮班请行法事。来思见了，忙抹了一抹脸，上前合掌礼拜，说道：“弟子把来思，当年有胡僧道士化斋，说我有祖父积下的五种恶报，因始祖有一善化解，赐我二个白、绿鹦哥，叫我见绿鹦知省，见白鹦知解，我弟子已三见鹦哥现形，想已解了三恶。尚有二恶，不知作何善功，得以解救，望高僧明白示我。

”尼总持听了，合掌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你祖父积恶，报应在你。此是你家门事，自然不爽的果报，我僧人怎知？你既有往年僧道指引度脱，你自家行修自家解救，我僧与你隔心异念，如何得晓？”来思道：“自师父们到庵，

我村乡何人不知，道说高僧说破尘情，指人心胆，度脱了七祖九玄，解释了九幽六道。若是我弟子有甚积恶，望师父真诛其心。”来思只说了这句诛心，便打动了慈悲方寸，乃向副师道：“这位善人，满口说出往因善恶，所谓直陈衷曲，我又何必诛心？”师兄，你有过去前世之因，试一表明，看他未来报应，或是解，或是受，使诸有情尽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”副师点首，乃端坐入定，两个时辰出得静来，于诸大众前直说出来思祖父积恶根由、始祖一善功德。却是何善何恶？众人倾耳而听，只见副师一件件说出来道：

来思始祖为华佗，奇方救病起沉痾。
含冤苦被曹瞒害，梦却医书没奈何。
谁教后代流南度，不法凡溪乱认科。
火症错当风凉治，枵腹说人饮食多。
胡针乱灸伤人命，任意歪医惹笑呵。
积下恶冤遗后裔，五种冤愆报不苛。
一种诲奸招刃害，二种女子被灾磨。
三种投溪沉水报，救人孩子事差讹。
尚有恶因留二种，幸亏福地拜弥陀。
行善何须限数目，便是百种不为多。
为甚胡僧求度脱？只因行孝有鹦哥。

来思听了副师说出来的前因，乃说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我家传来说，始祖上是一个卢扁良医，到人家医病，把人疾病当自己父母的疾病一般，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寒良暑温，苦心劳思，救疗人病，活者甚众。不意祖父接代家传，不遵祖意，只贪财利，轻人死生，任意胡医，故此我未学前业，远投这村，赘入人家。幼因失了母氏，无处寻访，我想人生世上，忘了生身之母，就是不孝之人。所以方才师父说出鹦哥乃行孝之鸟，如今就拜辞了师父，回去寻母。倘天假良缘，得逢老母，再来修谢。”来思只发了这点好心，猛见殿高处鹦哥现于菩萨之前。来思见了，随拜礼圣尊，出庵门而去。众僧便问副师说道：“大师方才说出他祖代善恶根因，但只说个鹦哥微意，并不曾讲明了他后这一种之报。”副师道：“那救人孩子，非为正善，乃是狐、鼠弄怪而成。救人沉水，就解了他自身沉水恶报，今日礼拜福地，便是四种。尚有大恶孽一种，不敢先泄，只看他寻母

这一种人间最大之善，能解极大之恶，无有孝道之大也。”说罢，众心悦服，按下二师轮修道场功德不提。

且说来思明晓积来恶孽，报应善功，只因高僧说明孝道乃世间最大一种善功，他便想起生身之母，只是幼年他父行医，误伤了一人性命，那人饮恨九泉，诉冤在报应神司，说庸医枉害了的冤魂。神司怒道：“生死根因，都有个造化气数。你数当绝，如何怨他？哪里知道，就是误伤，也是气数假借他手。况且伤你不过一命，他活人却也数多。”冤魂泣道：“若说气数，不敢怨他。若说假手，真也害在他三指。”神司道：“如何害在他三指？”冤魂道：“他三指未明寸关尺，一心只想浑愚人。可怜万劫难逢人道命，被他轻易送残生。”神司听了，哀悯起来，便查他父的报应，当夫妇殒灭，入那幽暗地狱，仍积恶孽与来思，计有五种，神司即命鬼役，勾他夫妇。

却说来思之母，叫做把氏，夫便行医，他却熬炼膏药，私施于人，多救了人疮毒疾病，有此阴功。这日药帝菩萨正降人间，怜疾苦，察善恶，查医者之良庸。若是善人，便遇着庸医，他也阴中默助，手到病除。人说泥丸子也治好大病，哪里是泥丸子效灵？却是善心感到菩萨慈悲救护。若是恶人，便遇着良医，偏生认错，哪里是药饵不灵？都是菩萨不宥。鬼役正来勾他夫妇，却好菩萨遇着说：“把氏多行善，当宥。”鬼使遵依佛旨，不敢勾他。菩萨又查出把氏为夫炮制药饵，便有佐夫误用伤人之罪，免她死地狱，不饶她生罪孽。偶然遇着盗劫兵争，把来思遂失迷两地。把来思流入远村，不思生母，赘入人家，只顾妻室。不但未有子嗣，且五种恶报，见于面貌，被僧道昭然明见。他既消却四种，这一种却也异常。却说来思之母，被刀兵离失，走到海沙荒僻，饥饿困倦难行，仆地跌倒，坐在荒沙之上，正啼哭不止，忽然见一老姬，手提水罐，一步三挨，

好生难走。但见那老妪：

白发乱蓬松，拦腰束短裙。
一步那三叹，手提汲水瓶。

老妪见一个婆子坐卧在沙上，看看走近前来问道：“婆婆何处来的？怎么这般狼狈？”来思之母一面悲啼，一面说道：“我是远方被强贼刀兵赶慌，与子失散了来的。”老妪道：“你这婆婆，想那子不是你亲生的。就不是你亲生或者自养，乳养，晚娘随嫁，遇着荒乱便死也不离了母，怎么一个亲生之子遇兵荒盗贼，失离走去？”把氏道：“老妪，你不知有个原故，我夫在日，曾做些伤理事业，天叫我逃亡死难，幸然存得个残生，走到这里，饥饿难忍，进退无路。老妪救我一命，也是阴鹭。”老妪道：“我也是远方逃难到此的。说起来话长，但前树林有我的一个侄子居此，我因投托他家，得一碗饭食。今到海边，汲些淡水。你可强挣到我侄家，把碗饭与你充饥。”来思之母只得起来，同老妪走到林间。只见半厦草屋，里面一人仰卧在个草铺之上，口里哼着，见了婆子，便问来历。婆子把前情又说了一番。方才问那人何为仰卧口哼。这人说道：“不瞒婆婆说，我也是远方人，名叫做捕窃。怎叫这名？只因捕鼃鳖为活，偷海洋水兽，窃水中生物，人便称我这名。只因晓得这地方多鼃鳖，搭了半厦草屋，在此处捕鳖。此去人烟辐辏去处有十里之遥，一向得鳖去卖。偶因海中一怪鼃，被它咬了脚面，不能行走。却幸得我这姑娘，也是避荒来此寻我，乃留她在此。我如今亏她扶我海边，早晚捕得些水兽，有市人到此，米换收去，我借此苟延生命。婆婆，你放心权住两日，待我脚好，为你找问。”婆子稍谢，乃问老妪：“走路如何也艰难？”

”老妪说道：“我是少年足有寒湿之气，遇着劳碌便发。前日是逃荒到此伤了。”来思之母听了，道：“不难，不难。包你两人都腿脚安愈。”却是怎生安愈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回

把氏施膏母子会 鼋精报怨说因由

话说把氏当年佐夫炮药，知道膏药能贴疮肿、随脚不能行走等病。他却叫人村间取得两味油与黄凡，熬成个二八丹，专贴疮疾，与捕窃、老嫗贴上就愈。捕窃与老嫗大喜，感他好意，留他居住。那市贩来收水兽的，问起捕窃脚如何愈，因知是把氏膏药贴好，乃传引了害足疾的许多村中老少汉子，齐来取讨膏药。把氏慨然熬炼济人。一日，正在草屋熬膏，只见一个道人走到屋下叫一声：“女善人，你费了好意，救了些行不得的人。”把氏道：“正为他行不得，我好心救他。”道人笑道：“谁叫他行不得的，他却要行？冥中就与他个行不得。也罢，你既行了好心，管教你母子团圆，也是你子完全了两夫妇的孩子，使他子母欢合所积。只是这传引来害足疾的，都是他行不得的冤缠，我仙家有个知过去未来法术。但有来取你膏药的，问他行不得，便来问我，叫他行得，方与他膏药。”把氏听见道人管教母子团圆，他便心善，乃依着道人，有那服膏药人来，把氏问道：“可是行走不得？”其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把氏便叫他到海滩上问道人。这时取药就有十余人，都说两足行走艰难，也有病疮肿的，也有病筋骨的，也有笑的，说道：“往常取药何尝问甚道人？”也有信的，说：“想是仙方传授，方有此灵验。”一时齐到海滩上。只见果有一个道人坐在滩上，

手里拿着一柄拂尘，闭着双目，端然而坐。众人上前，那道人睁开眼问道：“列位到此何干？”只见众人：

足不能停立，腰何尝直存？
腿脚生疮肿，都是残疾人。

众人见道人问来何干，便道：“我等都是行不得，到婆婆处取药的，他叫来问老道。”道人说：“你众位行不得，只该安坐在家，如何却又行来？”众人道：“只为行不得要医，强勉走来取药。”道人说：“世间好事善行，你却不肯强勉走去，偏行不得的，强勉行来。你越强行不得，越害得深了。我小道要列位来问的缘由，非是叫你来问我，是我要问你列位。”众人问道：“老道，你要问我等何事？”道人说：“天地间一个人，事也关心，行也关心，都是一般人。偏你生疮害肿，足不能行，都是你心事不同，灾害在你足上，明叫你知道，这行不得的事，必须把个好医行得，方才不受苦。”众人道：“我等愚而不悟，不明白心上何事行得，何事行不得。如何就使足受灾殃，半步也艰难受苦。”道人乃先指着一个人说道：“就观此位面貌倾欹，容颜黯淡，必是心有欺瞒。凡人心有欺瞒，便有行不得的去处，轻则灾疾，使足不前，重则拘挛，四肢下举。”这人听了，忙问道：“何为轻？何为重？”道人说：“轻乃瞒人利己，欺懦骗愚；重乃不忠不孝，欺长上，瞒天理。”这人听了，道：“老师父真乃仙人，我小子也只为经营些小生理，养赡妻孥，使了些假钞低银，欺瞒市井，却非大过。”道人笑道：“假钞低银乃明瞒暗骗，这宗重孽却也不轻。人若犯此，怎能够脚手轻健？你这个行不得，行不得。便贴一千张膏药，也不济事。”这人听了，慌忙跪倒说：“小子回家，便悔却前

非，以后只是人心天理。”道人说：“若是真心去改，只消一张膏药，行得，行得。还要遂你求利真心，起家丰富。”只见一个人问道：“小子也是足肿，行不得的。老道看我小子何因？”道人说：“小道看你骄矜气色，必是心中傲慢。小则恃富逞才，大则凌尊慢长，大小都行不得。”这人问道：“恃富便怎么？逞才便怎么？凌尊慢长便怎么？”道人说：“富乃你有财，怎么骄矜自恃？人便贫穷，也与你富无甚相干；便是贫的来卑污求你，你却自恃骄矜不得，反不能保守其富，其间祸隐不测。若是你有才，不过自荣自贵，也与那愚不肖无干，骄矜何用？便是逞才能，自骄倨，就是抱负多才，也不坚固，轻佻生灾。若是凌尊慢长，这骄矜的心肠，必然倨傲，干犯长上，却不止这腿足行不得也。”这人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只是我小子也无才富可恃，也无尊长可慢。实不瞒老道，我家传来略有些贵倨势力，自谓村乡人不如我，无求人之心，便有常自满之色。老道见教我，从今只谦卑以自处罢。”道人听了道：“善人，若是如此，贵倨可以常守，还有尊荣在后，不消膏药，就坦然行得。”这人说道：“我为取膏药，那婆婆叫我问老道，原来是要问我。若是不用膏药，却用何药？怎得坦然就能行？”道人说：“善人，果是化却骄矜傲慢，我有一丸妙药，叫做东坦健步，吃了就行。”乃取葫芦在手，摇了几摇，摇下一粒丹药，当下与他吃了下肚，果然就坦然爽利而走。

却又有一人忙忙的問道：“老师父，小子足疾甚痛，也是有缘故么？”道人说：“小道看众位，哪个是没病无因行不得的？都有根因，待我一一看来。”便把这痛甚的一看道：“呀，你这痛还不算甚哩！看你面带笑容，心藏毒意，定是不与人方便解忿息争，乃是刁词拨讼。只恐天理有伤，王法有宥，这足之上还要痛得紧，行不得，行不得。也是你缘法，免了膏药贴

腿，与你一粒安心丸，除痛回家，急急自问已心，自然此痛不发。”这人凛凛点首谢去。道人却又看着一人道：“善人，你也是狠毒心肠，行不得。恻隐之心，人孰无有？宽裕之念，便现于色。你为何见危难不救？视贫苦不怜？算人下井，还压以石！若要行得去，须是悔却从前，方可贴得膏药。”道人看一个说一个。众人问一件，道人答一件。总是冤愆，关系自己心术，并无一个善信仁人，遭此灾疾不能行走。众人听了，十人九服。却有一个笑说：“老道，你言特迂，未足深信。我村中也有持斋修善，生疮害病，不得行走的。”道人也笑道：“善人，据你说，持斋的就没个使心用心的？修善，就没故作故为的？或者他不为恶，也有一时不知不觉，不行忏悔，冥冥不差。难道不是人报应？也只要自己思省，使行不愧影，就无灾障。”

众人听了，连这个人都都拜谢。

正说间，只见把氏手携着许多膏药，来施与众人。众人接了膏药，方才一步一步挪足而去。也有听了道人之言，一时大踏步走去。把氏方请道人到屋吃斋，那道人把手一指道：“那远远走来了一个取膏药的。”把氏回头一看，果有一个人肩伞担囊，大步走来，不似足疾不能行的。把氏看了这人，回头哪里有个道人？把氏望空磕头道：“爷爷呀，想是个好人。”便下拜起来。那担囊的走近上前，看着把氏，放声大哭。把氏方才认得是自己儿子，母子哭了一场。乃到草屋，把来思方说出离散赘婿缘由，把氏也说出逃躲到此真情，乃问子如何找到此海沙荒处。来思道：“老母不是施膏药，我如何得知？想当年母会熬炼施人，故此我在村中。有个道人指引到此，果然遇着老娘。”说罢，等了捕窃渔人回来，辞别老姬渔人而去。方才出门，只见白、绿一对鸂鶒飞在半空，把来思望空而拜。把氏问故，来思备细说出一番前因，母子嗟叹不已，方才来到海边，

找寻归路，忽然黑气漫漫，对面不见人踪。来思与母慌疑迷道，只得席地而坐。少顷，黑处只见一妖怪生得凶恶。但见他：

灯盏眼两道光亮，赤头发一似红纓。青脸獠牙，状如鬼怪；查耳糟鼻，形似妖精。手足都是一般无异，衣裳却少四角拖襟。见了他母子两个，张嘴就要吞人。

来思母子见人，慌张害怕，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是甚么妖魔鬼怪？可怜我母子是久抛离别，今日方才找着。平日你无冤，近日与你无仇，何故作此黑雾漫天，拦阻我行人归路，张着大嘴，凶恶要吃我们？”妖怪道：“你这个恶孽，原该我吃的，只因你入了善门，行了善事，今日非我食也。却如何熬炼膏药，救好了我的仇人，还说无冤好话？”来思道：“熬膏药固是我母，救好多人，却不知谁是你仇人。我母不知，误犯的罪过。望你可怜她老迈残年，我情愿代母，与你吃罢。”妖怪道：“你果是个入了善门的，你出了这一点孝心，便该我吃你，且也饶恕。只是那捕窃捕我辈水兽多年，忍心伤命，积仇已深。前因遇着，正要吃他，被他得命走脱，止咬了他一只左脚。正要与他日久不愈，以致伤生，却被你膏药医好。如今在此等他，只恐你母子又把膏药救他，故此说你知。”把氏听了，便诳他说道：“我熬炼的膏药留下一二百张于他，他如今口哼叫浑身疼痛，满身都贴着，你却吃他咬他不得。我那药草，你若沾了些儿气候，便不能活。”妖怪道：“你这等说来，你定有几张儿在身，我也不敢闻你一闻，就是厉害。”来思听了，忙说道：“冤家只可解不可结。你是替水兽报仇，我们是代捕窃消罪，且问你非水兽族类，怎肯报捕窃之恨？你却是何兽？”妖怪道：“你听我说来。”乃说道：

自从盘古分山水，海洋波中生我们。
四足随潮上下划，五湖任我往来委。
头长不似短项鱼，口阔岂像虾须嘴。
龟鳖须教让几分，蛟龙不敢吾轻侮。
有时体壮大如山，有时身小藏浅水。
可恨渔人心不良，说道此肴真味美。
叉戳网拿不遂心，刀斧分开壳与髓。
你为日食做生涯，却教水兽分冤鬼。
万中无一我长存，要与渔人仇此彼。
若问我的历来因，老鼋说实无虚诡。

把来思母子听了道：“原来你是老鼋精，恨捕窃捕获你同类，如今要与他报仇。谅你一个水兽，怎敢把人仇害？要是依你仇害人，从古到今，也不知多少人捕获水兽，曾见哪个水兽害了一个？”鼋精道：“人害了水兽，是人倚着强梁势力、机巧法儿，伤了水兽。可怜那水兽势力不如人。善人说得好，蝼蚁贪生，它岂不惜命？天地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因。死兽有知，宁无怨恨？鬼神有灵，岂不察此怜彼，与杀兽之人做一个对头？任你机巧势力，却当那神鬼暗算不过。实不瞒你母子说，我这海中龙王甚威，也恼那机巧捕获水兽的。我因诉这间强梁倚势渔人，也叫他个瓦罐不离进上破。有时风浪恶，长年渔人也落水，丫头孩子也失脚，不留他的。”把来思听了笑道：“自从无始以来，水兽贪饵，人食水兽，哪里说甚报仇？世有渔猎，也是一种生人养身的生理。”鼋精听了，怒目直视着来思，说道：“世间凡事有个从中的道理，有个慈悲的心肠，谁教那捕窃忍心机巧，捕获无厌？又因那馋口恣意的世人，取食过多，

减膳辍乐。圣人也有个斡旋造化、解谢根因，难道这个功德，你母子也不知？”来思被鼃精说得闭口无言，只叫：“我们回到捕窃家，劝化他改业，如今求你莫要黑漫漫地吓我们。”鼃精即时往海中下去。

来思母子复见了天日，将信将疑欲待要找路归去，只怕前边又遇着妖怪；欲待要复回捕窃家来，又怕他不信，徒走一番。思前想后，母子计较，正没个主意，只见风浪海中，又有个黑漫漫的光景。来思乃向母说道：“罢，罢，妖怪把我话当信行人，若不复回劝化他，我以谎诈，这光景却难推却。”母子乃复走回来。恰好捕窃脚又疼痛，正在卧处口哼，见了他母子，却又喜欢十分。把氏又熬了两个膏药，给捕窃贴在脚上。来思方才把鼃精的话说出来，捕窃哪里肯信？说道：“这话有些来头。老兄，你也不知，我这村间，捕渔为生的却也甚多，他却不会使法儿捕鳖拿鼃，只有我一人会机巧捉这水兽。为此市贩到我家甚多，却也赚几贯钱钞。这弄黑雾变妖怪，都是海上这些渔人气不忿我做这一宗买卖。老兄母子肯住在草屋，便多住经年也无碍。若是不肯住，便照大路坦行，我也不敢羁留，却不要信他。”来思道：“老兄何苦执迷不信？岂有青天白日，一时黑气漫漫，妖怪凶凶恶恶，站在面前，一句一句说得不差，岂是小子来扯谎，听信你行中渔人诳你？委实妖怪等你到海边，还要算计吃你。”捕窃一则是膏药上脚，脚便止了疼痛；一则是听了来思之言，激恼起来，拿了一根铁枪，向来思说道：“你看我此去，若是真鼃精，待我枪戳了他来，碎分了，卖与贩鱼的，若是假鼃精哄了你来说话，叫他看看我这铁枪厉害。”说罢，往海沙上一路走去。来思母子被他恶狠狠几句言语，留身不住，也不顾他，辞了老妪就上大路，往前村而去。老妪留他不住，乃锁了草屋，也向海沙上来。看捕窃忿忿持枪，去

作何状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一回

捕窃变鼃知苦难 僧人论酒说荤腥

话说捕窃拿着一杆长铁枪，怒气往海边来寻甚么鼃鳖精怪，看是哪个同辈渔人，调谎哄来思母子，要夺我道路生涯。他一直跑来，哪里见什么精怪，一边笑道：“我说是调谎。”一边叫道：“是甚鼃精鳖怪，早早出来，试试老捕的铁头枪！”方才叫了一声，只见一阵风来。那风却也厉害，但见：

黑雾从空卷，乌云向海奔。
眼前物色暗，耳内响声闻。
刮倒林间树，惊慌海上人。
荒沙人迹少，草屋尽关门。

那风过处，只见黑气漫漫。捕窃拿着枪，腿肚子先转了筋，咬牙大颤，说道：“爷爷呀，我每常只知道叉一只团鱼，哪里晓得个什么鼃怪，真真的有些跷蹊。”来思母子话不虚传，果然一个精怪，青脸獠牙，耷耳环眼，手执着一杆大刀，带领着许多小怪。捕窃见了慌张，无奈势头没法，只得大着胆子叫道：“精怪，你世间中何物，敢来惹我积年老捕？”妖怪骂道：“你这贼窃，是海哪件生理换不得饭吃，哪样经营赚不到钞用，偏要做这网鱼。便是钓些小鱼碎虾也是伤害物命，却还要设机

巧，捉我们水兽贩钱。你便得钱使用，却叫我们水兽好好的在水中洋洋得意，忽然被你捉将去，零割碎分，卖与那馋痨下油锅，滚汤煮。因此这大小水兽，张头露尾，躲躲拽拽，害怕你捉，不得安生。一向要咬断你脚筋，叫你走不得路，捕不得鱼，饿死了你这贼窃，谁叫你自来寻死！”妖怪说罢，把手内大刀照捕窃斫来。捕窃没奈何，只得挺枪遮架。他却是个戳鼋叉鳖的惯家，倒也有弄枪的手段，当着海沙岸上，两下厮杀起来，但见：

长头枪分心直刺，大杆刀劈面不轻。
捕窃是积年网户，鼋怪乃多日妖精。
一个恨他捉去卖，一个怕怪不相容。
鼋虽恶也怯枪狠，人没法要顾残生。
一会家你冲我撞，半日里谁胜谁赢。

两个斗了半日，鼋精不能抵敌捕窃长枪，乃叫众小怪帮助出力战斗。众小怪道：“网鱼捉虾的，是我辈仇人。这贼却是你老鼋的对头，我们与他无仇，就叫我们帮助，也不肯尽力。”鼋精道：“你如今帮我胜了他。你看那海塘上，多少捕鱼戳虾的，少时你去与他们战斗，我也出力助你。”众小怪却是些虾鳖鱼虫、泥鳅蛤蜊，你看他各执着一件兵器，上前助战。这捕窃看看败了，倒卧在沙上。鼋精看见，忙吐了一口粘涎，忽然把捕窃身子变了一个大癞头鼋，鼋精却夺了捕窃的精气，变了一个捕窃。众小怪见了问道：“这意思却是何故？”鼋精笑道：“他弄我，我弄他，叫他自弄自。待我也把他村市上去卖，叫他也尝尝滚水油锅之苦。”众小怪听了道：“这等说来，那海岸上我等鱼虾仇人，正在那里撒网把钓哩，我等也去使这个

方法儿，叫他大家也与市上吃我们的尝尝滋味。”说罢都飞星去了。

却说捕窃被鼋精迷了身形，变做大鼋，被假捕窃挑到村市上，一时就有市人携钞来买。假捕窃手里拿着把尖刀，说道：“老官，你要整买，还是零买？”捕窃此时两眼看着，耳里听着，心里要说，却说不出，乃想道：“若是市人整买，还挣得一时性命，若是零买，便要刀割。我想当时卖鼋，整卖零卖，便是这个光景。”正在恍惚如梦惊疑之处，忽见那些小怪，也把渔人迷变了鱼虾，小怪却变了些丫头小孩子，提着篮心箴篓，口里叫着：“卖鲜鱼与活报。”那渔人却不能与市人说话，又不能喊口叫冤。你看他一个个攒眉眨眼，状若乞怜。他却见了捕窃认得说得，彼此只是互谈诧异。任他喊叫，那市人数钞不理，只得交钱拿去。忽然市上走了两三个酒汉来，捕窃看这酒汉，东歪西倒，踉踉跄跄。他便认得鱼虾都是人变，鼋精也是人形，卖鱼虾的丫头孩子却是鳅鳝，卖鼋的捕窃却是妖精，乃大喝一声：“妖物，为何青天白日假变人形，倒把真人弄假！”这水怪被酒汉两三个一顿拳撞脚踢，打了飞走，却丢了鱼虾大鼋，都复了人身，尚昏迷悟。村市买鱼虾的，见了都惊怪起来，说道：“怎么鱼虾大都是人形？”就有那馋痨好吃鱼虾的，说道：“原来这水中鱼虫湿化的，也都是人变的，吃他怎的”疑怪的都走去了。酒汉乃把捕窃并渔人，一掌一个，都打醒了，却如梦幻一般。及至省了人事，他啐了一口，好似梦醒，但不知何故，也不谢酒汉而去。

却说这酒汉如何明白这一种光景？他却是陶情，同着终日昏、百年浑两个。陶情与他游荡村落，指望拦阻东行高僧。不想高僧随所住处演化，静庵洁刹，便多住几时。他这酒怪，等候到来不得。陶情乃与终日昏计议，假变市人，开个酒肆，等

有破戒僧人，吃了他的，便是拦阻高僧一体之意。不想来到这村市上，见这鼋精光景，只因陶情似妖不妖，作怪不怪，他却明见了这情由，把妖精打去，救省了捕窃、渔人。渔人原是鱼虾混来，便徜徉混去。只有捕窃醒了，把眼揉一揉，看着陶情三人道：“小子明明持枪与鼋精战斗，不知怎么被他迷了，到这村市。变水鼋身，备知这整卖零切情苦，却又不知如何得三位解救。大胆奉邀三位到个酒肆中，一杯酬谢高情。”陶情道：“实不瞒你，我三人遍走这村，把些小本酒肆，吃得瓶尽瓮干，家家都收了酒帘，且惊疑我们量如大海。你有哪个酒肆可饮，我们自沽了请你。”捕窃笑道：“三位纵量如沧海，也吃不尽沽来酒。我这村市店中，都是趸买零卖，还要搀些清水。爷是到那做酒糟坊，你如何吃得尽，且是不搀清水。”陶情道：“酒里搀水，伤天理害人。这样心肠，你只图得利，哪知吃了的生病，不是伤胃，便是破腹，暗损阴鹭。想得人利，还要自损利哩。”终日昏听了道：“闲话少说，且到那个地方，以发卖糟坊，我与此位吃几壶。”捕窃乃领着陶情到一个去处，果然是大酒肆。

众人方才入屋，叫酒保拿酒来吃，忽然一个僧人走入屋来，向店主说道：“店主，你可是要财利倍增，家道昌盛，开这个酒坊么？”店主见僧说了这句话，便起身答道：“老师父，我们辛苦经营，开张酒肆，怎不是要求财利？若靠天，财利有余，家道自然昌盛。”僧人说道：“只是伤了些天理。小僧也不怪你，造酒为生理，只是要店主知道这伤理之处，留点好心，纵不大盛，也免自损。”店主乃问道：“造酒营生，有何伤理处？”僧人道：“小僧有几句话儿说与店主知道。”乃说道：

天地生成米谷，与人充腹资生。

谁叫造成曲蘖，伤了谷气元精。
那更酒工抛撒，作成泥粪沟坑。
不思老农辛苦，舌法禁戒不轻。
私造因何有罪，为伤天理民情。

店主听了笑道：“长老说话太迂。你出家人，大戒在酒，故有这等迂谈。”僧人道：“我非迂谈。店主若要昌盛，须当觅个好心作工，不要抛撒五谷，作践酒浆。千米不成一滴，便是吃酒的，也要珍重这酒，细饮慢咽，知这其中滋味，一滴皆是农工辛苦，莫要大杯巨觥，充肠满腹，到个终日昏昏，借口陶情，醉浑不省。”僧人说罢，店主点头，方才吩咐店工酒保，可有便斋，留这长老一顿。却不知陶情听着僧人说的，句句着他身上，乃走出屋来，喝一声：“哪里和尚，你不吃酒，却嗔人吃，且称名道姓，把我们数说出来，是何道理？”僧人见了陶情，笑道：“你识我僧么？”陶情道：“不识，不识。”僧人道：“你遨游海国，饮尽曲蘖，哪个不识，如何不识我？”陶情道：

说我遨游海国，真也识尽风流。三皇五帝到春秋，多少贪杯老幼。便是饮中八圣，神仙玉佩曾留。朝官宰相共王侯，都是相知有旧。

僧人笑道：“你却不识我，我却识你。”陶情道：“长老，你却如何识我？”僧人道：“我识得你是：

假借陶情贪曲蘖，大杯小盏任胡涂。
伤生伐性何知戒，醉后贪杯不若无。

终日昏听了道：“你这和尚只认定了五戒，哪里知八仙。便是我这个老友百年浑，是醉也只三万六千场。”僧人道：“我僧家难禁你断，只劝你节；不怪你遨游海国，哺糟啜醇，只怪你贪嗔破戒，阻拦度化僧人。你若依我僧说，节饮为高，且生五福。”百年浑道：“不听，不听。”僧人道：“我小僧好意劝你，不听也罢。”只是这一位善人，我看你是个蝇头微利，日赶朝中，哪里有这许多钱钞与人吃酒。”捕窃乃说道：“长老你如何看我是个小生理，淡薄局，不该吃酒？”僧人笑道：“我小僧看你：

捉襟频见肘，纳履不遮胫。
只图身自暖，妻子冻如冰。
难当柴和米，何尝荤与腥。
虽然终日醉，落得赤精精。

捕窃听了笑道：“长老你说的一团道理，我想这酒名叫做福禄水，必定是富贵之家前生修积了来的，今世享用，樽前侑酒笙歌，席上佳肴美味。若是前生不曾修积了来，便天性不饮，吃了多病。若是以下的，不知安份，贪杯酷饮，不是浪费了田庄，定是消折了资本。还有一等，没有田庄资本的，叫做：吃的褴褛无裆，裤无口，披一片，挂一片，邻里笑，妻儿厌。何苦执迷，终朝酣酒？若我小子，却不是贪酒。只因生平捕鱼度日，他人得鱼，便沽酒快乐，真是不顾家计身命。惟小子得鱼，不足日计。不甚不足？却为近来村人日繁，生理淡薄，捕鱼的日众，这海中没甚大鱼。小子却会捉鳖，因而捕几个大鼋。不想这水兽，大的成精作怪，嗔我日日捉他，他乃咬我腿脚，又变

了妖怪，与我厮杀，弄个虚幻，将我做鼃，把它变我，拿到村市来卖。我想这会光景，宛似我卖它一般，说苦人不理，叫冤人不知。正在慌忙之际，幸遇这三位打退了妖精，救了我生命，故此到店中，沽一壶作谢。”僧人听了道：“你不亏三位救你，委实碎割零分，下油锅供人食，转入六道轮回。你捉它，它捉你，这冤缠苦恼何时得脱？你今得脱了，何不速改生涯，做些不伤生的买卖。”捕窃说：“谨依师父教诲。”乃叫酒保，取酒来谢陶情三位。僧人乃叫：“莫要取酒。我看你这贫人，多不过一壶瓶，如何尽得他三人量？你只依了小僧，改了营业，待我小僧与你沽一壶，酬谢他罢。”捕窃说：“你出家人，哪里有钞？”僧人道：“我化缘得了几十贯钞，可以沽得。”陶情听了，与终日昏说：“果如和尚之言，一个贫人，多不过一壶，倒不如和尚的钞化来，若多，倒有几壶。”终日昏道：“我们如何吃僧家化缘出来的酒？”陶情道：“彼此都有功，便吃何妨。”百年浑道：“我们救渔人有功，吃他酒。僧有何功？”陶情道：“出家人度化得一人回心向善，他便舍身也喂虎，割肉也喂鹰。几贯钱钞，如何不舍？吃他的，无妨，无妨。”乃向捕窃说：“你既有这师父代钱沽酒，不消费了。”只见僧人把袖中一摸，倒有几壶的钞，叫一声：“酒家，拿杯壶肴菜来。”那酒保摆下两个菜碟，便问要吃何样肴馔。僧人道：“我出家人，不敢劝人茹荤。若是把荤劝人，便与庖厨杀生何异。”捕窃说：“怎么僧家劝人吃荤，乃与庖厨不异？”僧人说：“庖不自食，烹以食人僧既不茹荤，乃以荤劝人，事又何异！还要作孽，堕入眼见杀生血食，被人啗嚼，忍心之报。所以我僧家不以荤劝人，便是以荤食人，自己不食，眼看人食，无有哀怜生物之心，这个罪孽，怎当，怎当！”说罢，只见酒保取两样青菜豆腐来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依你这素肴如何？”僧人道：

“青菜真是素肴，豆腐也有荤腥。”豆腐如何是荤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二回

道士三施降怪法 长老一静服電精

僧人说：“豆腐也有荤腥。”那酒保笑将起来，道：“长老说话不当理，豆腐若有荤腥，这们这青菜也是荤了。”僧人说：“小僧有名话儿，念与你听：

说荤腥，非豆腐，只为豆乃农辛苦。
磨它精液去它渣，点化石膏与盐卤。
矫揉成，有何补，看来变幻如丹母。
不荤之荤说是腥，工人不洁名称腐。

僧人念罢，说道：“我小僧非是说你豆腐是荤，只因此物是农人辛苦出来，养人的五谷，谁叫你磨碎了它，用其精液，去其渣质，弄巧变，化成膏，分明机智做出，失了它本来面目。这也犹可，却又把他立名为腐，腐字从肉，便有荤名，犯我僧戒。这也犹可，但恐工人造，或手足不洁，水浆不净，入了酒肆肴馔之厨，沾了荤腥之气，所以我小僧不吃，说有荤腥为此。”

僧人正讲，猛然一个道士从店屋中闯进来，把僧人当肩一蝇刷打下，说道：“为你犯了戒行，便叫人连豆腐也莫吃。哪里知道吃酒不吃酒，总在一量；吃斋不吃斋，总出一心。不在心上讲因果，却在荤酒上用工夫，放着三个邪魔，不理服他，

用法除他，却与他诗云酒曰，琐琐碎碎，叫他们弄神通，骗渔人的酒吃。”道士一顿狠狠言语，把个僧人说红了脸，笑道：“师兄，原来是你。我岂不识妖魔，只为僧家存心方便，慢慢化他，不似你道法严肃，不容邪怪。僧人说罢，那陶情三人酒也不吃，往店门外飞星就走。道士把蝇刷一挥，三个就如绳缚其手，胶粘其足，立在店外，只叫：“道真饶恕。”捕窃见了，忙向道士前作礼求告，说道：“小子被鼋精所害，亏此三位解救小子，却也不知三位是何来历，只是有恩当报。到此店中，一杯也不曾吃，却被长老讲了半日闲话，如今又遇着师父，不知有甚缘故，把他三位禁住。”道士问道：“你何人？甚么鼋精害你？”捕窃却把前事备细说出。道士说：“择术不精，是你之过。谁叫你做这营生，自取祸害。”捕窃道：“方才一则变鼋在市，备知这鱼虾鼋鳖遭网被卖的情苦；一则长老、师父劝化小子，已悔心别做营业了。”道士听了，道：“既是你悔却前非，另寻不伤生物营生，我且以妖灭妖，先除了鼋精，莫使它作怪害人。”乃向僧人说道：“师兄，你动辍与它慢慢讲礼。小道如今且请你坐在捕渔父草屋之内，待小弟除了鼋精，再与师兄处此三怪。”僧人只是合掌，说道：“好劝他罢，莫要恶剿。若恶剿，又露出我们筋骨来了。”当下把陶情三个，用法禁了，带着他齐到捕窃草屋。

只见老妪哭哭啼啼，说道：“捕窃侄儿被妖怪害了。”在草屋内，诉一回，哭一回，道：“叫你听把家母子话，你却不信；叫你做别的生理，你却不依。如今把性命被鼋精吃了，不知是囫囵吞了，不知是细嚼慢咽，不知是照我们市人陪饭食吃，或者是陪酒儿吃。吃你时，不知你可想着我姑娘老人家，我姑娘却想着你。那脚面上疮不消膏药，必然不疼了。”这妈妈子正数长道短，却好捕窃同着僧道与陶情三个进入屋来。那屋小，

容不得多人，道士却叫僧人坐在捕窃屋内，他仍叫捕窃持了一根枪，叫陶情三个变了捉鱼虾的渔人，齐到海岸上叫骂道：“臭鼃精，臭虾怪，如何战斗我不过，叫小怪帮助，弄甚么幻法，你变我，我变你，诱哄市人。如今有法师在此，你敢再出来成精么？”

却说鼃精与鱼虾小怪弄了这番手段，被陶情们打散，回到海沙，气哼哼，闷恹恹，说道：“捕窃、渔人被我们弄巧，已将送他刀斧油锅，不知何处来了三个凶汉救了他们。虽然未除了贼捕，却也吓得他不敢再来。”正说话，却听得海岸上吆喝，却是捕窃同着几个渔人。鼃精大怒，乃提了大刀，带着小怪，上得岸来。这鼃精却不看捕窃，乃看着陶情三个，笑将起来说道：

那里钻来酒鬼，乜斜东倒西歪。破衣烂帽趿拉鞋，想是寻鱼买卖。此处非同往日，渔人安敢前来。抽身改业算伊乖，迟了些儿莫怪。

陶情见鼃精说几句藐他的话，他也把鼃精瞅了两瞅，说道：

多大鼃精作怪，本是龟鳖形骸。只好切酢换钱财，下酒将伊当菜。如何把吾轻觑，夸强海上沙涯。这些鱼虾小怪莫胡猜，称早投降下拜。

鼃精听得，举起刀来，就要砍陶情，却被捕窃持枪架住，说道：“鼃精，我老捕已改了业，不来寻捉你们，只要你也安分守己，潜形水内，莫要惊我渔人。就是我们渔人，不过为资生，取你有余的小鱼虾，换升合米粮度日，也不伤甚天理。”

只见那鱼虾小怪皱着眉眼道：“你便说渔人取我们换米度日，你哪里知道他得鱼换酒，吃得醉醺醺，胡歌野叫，你便散闷怡情，怎知都是我们性命。他既不仁，我们无义。”乃一齐簇拥上前，把这陶情三个围在中心。陶情三个却也不慌不忙，拳打脚踢。虽然打去，怎奈聚来，一时间千千万万。那鼋精得势逞凶，捕窃哪里敌得住，看看又要败倒，此时却得道士仗剑在手，也来抵敌。只见鱼虾小怪益多，道士连忙作法，把剑一指空中，念念有词，那空中罩下一个大网，比海更阔，鱼虾见了飞走，直躲海底深水，忙把兵器乱撑。鼋精见势头不好，只得鼓起精力来战道士，被道士大网罩下。他却把刀一割，将网割破，钻将出来，也弄个手段，把嘴回陶情、捕窃啐了一口粘涎，顷刻他几个都变成大鼋，拿着大刀，倒来围住道士。道士见了笑道：“这精怪倒也会弄手脚，我看你也只是这一件本事。”乃向东取了一口祖气，望陶情们一吹，只见陶情们仍复旧去战鼋精。鼋精见了却把嘴向道士一口啐来，粘涎到处，连道士也变了鼋精。陶情战得眼花，捕窃斗得神乱，齐把枪棒倒来敌道士。却亏了那把剑有神通，随变了一条金光，霞光万道，在那道士身边拥护。莫道终日昏却也有一时醒，看见众人奔杀道士，他大叫：“莫要眼花看错，那青锋慧剑豪气冲空，是我道师。”陶情们方才眼明，努力敌鼋。鼋精见势力不济，往海中一钻，形踪一时潜去。捕窃拿着一杆枪，东戳西戳，见没有鼋精，乃埋怨终日昏说：“都是你胡喊乱叫，把个鼋精走了，如今弄得不死不活，怎生计较？”道士笑道：“你们莫埋怨，有我小道，不怕那鼋精逃走。料此青锋慧剑神通，定然除却妖魔。”捕窃道：“师父，我在这海岸多年，深知这鼋精手段，便是师父道术宏深，也只好收服它，却是除灭不得。它的神通不小。”道士问道：“一个水兽妖魔，有甚大神通？”捕窃道：“师父，

你听我说它的神通：

说鼃精，神通大，久历春秋熬冬夏。
血气从来勇猛时，生长海中天不怕。
圆头陀，光乍乍，智能迈众真不亚。
纵然一战失鼃身，蓄力养精怎肯罢。
师真若要收服它，坎离颠倒阴阳卦。

捕窃说罢，道士笑道：“颠倒坎离是我仙家手段，这鼃精走到哪里去？我小道若把这海水清流到底，他怎能藏躲？”说罢，道士捻动先天诀，步起涉海罡，把青锋剑望水内一搅，只听“骨都”一声，鼃精依旧从波涛中出来，看着道士说道：“我老鼃安安静静，原归不忧之波，让你那捕贼剽窃些小鱼芒虾度日。你这道士因何又来搅扰？想是与他这几个打浑了水捉鱼。”道士大喝一声道：“谁来与你磕牙打浑。想你倚海为生，妖魔作怪，伤害渔人，我仗法力，要剿灭了你这邪氛，你说安安静静，原归不扰之波，只怕你欲心不改，妖念复生，无限渔人被你吞嚼，送了性命，我仙家慈悲，定要驱除灭你。”鼃精也不答话，举起手中刀，照道士劈面斫来。道士把剑相迎，战了百十余合。鼃精道：“道士，你莫说我是水兽，惯能水战，我与你陆地较个手段。”乃腾空跳到沙涯深林僻处，拿着刀叫：“道士，你来这里试试手段。”道士笑道：“你这妖精，离了窝巢，自然躲不过我的道法。”乃仗剑到林边，两个又战了十余合。鼃精急了，把嘴一张，只见赤焰焰火光进出。陶情们正跟来助战，见鼃精口内喷火，却也厉害。怎见得，但见：

炎光焚岭泽，烈焰燎昆仑。

赤鼠通玄窍，彤云结顶门。
颠倒天河水，延烧虚谷神。
腾腾三昧火，吓杀敌魔人。

捕窃见了，向道士道：“这妖怪神通果大，一个水兽如何喷出火来？”道士喝道：“莫要大惊小怪。这水中弄出烟来，是我的上门生意，熟路行头。他会喷火，我却也会倾潮。”把剑一挥，海水倒卷，但见：

波涛翻白浪，汹涌倒黄河。
善灭三焦火，能除五体痼。
源流来不息，既济得中和。
任尔妖魔焰，昆仑衍派多。

鼋精见了笑道：“这道士也会弄水，任你滔天，越壮我势力。”两个又战了十余合，渐渐战到荒沙野处。那僧人正在草屋中打坐，久等众人不来，乃叫老嫗：“你到海岸看我同来的道士，怎样除怪捉妖。”老嫗听了，方出草屋几步，只看见众人围住了一个癞头鼋，那鼋呲嘴獠牙，喷火烧人。这道士仗剑喷水，混扰在一堆，慌忙走回，向僧人说：“众人都在海沙上，与鼋精相争哩。”僧人听得，乃步出屋门，走近海沙，果见众人与鼋战斗，乃席地闭目，存一个静定功夫。只见那鼋精看看战败，四下里望鱼虾小怪来救，哪里有半个鱼虾！只看见海沙上，一座宝塔儿层层光焰。鼋精把刀撇了，变一个水老鼠，一直奔到塔儿边，寻个砖瓦缝儿，门榧眼儿，窗檐窟儿，思量要钻入藏躲，寻了周围一番，哪里有个隙儿钻得进去。正要又走，哪里是个宝塔，原来是一只白额老虎。这鼋精要走，却被僧人

念了一声梵语，鼋精缩得手掌大，拜服在地。道士见了，仗剑要斫，僧人笑道：“师兄莫要伤它。”道士说道：“我不诛它形，只诛它那一阵火腾腾要害人的心。”僧人笑道：“师兄，你有水克它，只是水火交战，便难服它。我僧家以静定收它，故此不劳一力。”道士也笑道：“师兄先得我心同然。你不以静定降它，我与它战不胜，继之弄神通道术，道术不能降，终也要借这水火炼它。今它既降服，发落它归海安份守己，不许再弄妖气惊害渔人。”说罢喝一声：“业障，安分去罢！能安分自免人来害你。”鼋精听了而去。

道士乃问道：“师父，我与你到何处去一行？自你离了林中，不曾问你出来何往。”僧人答道：“小弟一时出来，到个大讲禅林随喜。闻海潮庵高僧师徒行寓，讲经说法，演化国度，善信百里奔听，小弟因此也远来走走。”道士说道：“我亦闻知高僧演化，想就是此庵，当与师兄同瞻仰胜会。”僧人听说，便欲辞了捕窃而行。只见陶情说道：“二位师父要去赴会，我们三个也乞携带。”道士忽然面色变了，说道：“我久知你三个深情，正要剿灭了鼋精喷火，却来吞嚼你们邪魔。因念你救人微劳，尚在犹豫，你要我带你听讲经文，随喜佛会，如何去得？那高僧岂肯容你？”僧人道：“这也无妨，只是你三个久蓄阻拦演化僧心，把这心肠熄灭，仍求个度脱，方才带得你去。”陶情听了道：“便随师父教旨。”捕窃听了，也要同行，说道：“捉鼋不成，得了性命，情愿跟和尚师父出家去罢。”僧人笑道：“你一个捉活物为生计，如何出得家？”捕窃说：“小子如今改了生计也。”僧人道：“生计虽改，实善未见。”捕窃说：“我小子如今要随师父出家，便是实心行善。”僧人道：“我这心肠却也是悔改来的。只是善根为本，法器次之，尽汝三皈，遵吾八戒。”捕窃乃剑手问道：“师父，怎叫‘善

根’？”僧人答道：“真心实意原从见性中来。”捕窃又问道：“师父，怎叫‘法器次之’？”僧人道：“中规中矩，脉脉不断真传。”捕窃不解其意，又问道：“师父，如何叫做‘尽我三皈，遵你八戒’？”僧人道：“释门有佛法僧三样皈依，你能尽此，方做得和尚。世间有个五荤三厌，你能遵守不沾，方才完了八戒。”捕窃听了道：“师父，你的门中有这许多琐碎。我往常只见一个人，或是躲差徭，避罪名，欠官钱，少私债，没个头项生意或是孤苦伶仃，把头发剃光，手里拿个梆子，颈项挂串数珠，身上穿件缁衣，头顶戴个瓢帽，他哪里晓得甚么三皈！几曾遵那八戒！走向人前，谁不叫他一声长老？”僧人听了笑道：“也还有一等变来的，但这是身根未净，终有不坚之心，法器难传，恐堕无名之狱。”捕窃听了，也不明白，乃向道士说：“小子随师父做个徒弟罢。”道士笑道：“我道门你越发做不得。”捕窃说道：“如何越发做不得？”道士说：“我这道门也有变化的，难造次做。你若要知难做，我有几句词话，说与你听。”甚么词话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三回 石克辱讨饭乞儿 喽罗报冤家债主

道士乃说出几句词话，他道：

我玄门，岂轻说，轻说天机便漏泄。
你今要入我玄门，我这门中无生灭。
第一不贪世上财，第二不恋人间色。
财色冤愆结祸殃，生死轮回无了劫。
要识五行颠倒颠，深知八卦坎离诀。
筑基炼己心性降，姤女婴儿丹鼎结。
上药三品神气精，得完一旦朝金阙。
谁说玄门容易投，不是神仙做不得。

道士说罢，捕窃说：“玄门难做，陶情老兄携带我小子游方，另寻个生理做罢。”陶情笑道：“我们遨游四方，到如今无处容身，如何带得你？”捕窃说：“也不曾请问恩兄三位高姓大名，为何遨游四方没个容身之处？”陶情道：“我等无他巧艺，只会造成春夏秋冬，引惹东西南北，可恨身无资本，哪计经营。实不瞒说，我这终日昏、百年浑，也只因帮随着两个酷好的伤了残生，走到此处，要想再帮随两个，却闻知东度僧人专一演化酷好的，破了他生意，因此想法儿拦阻。不意我等

想法儿弄人，倒被法儿自弄。偏生不得凑巧，向来怕的是出家僧道，义气不相合，道师犹可，只有禅师拒人千里太甚。如今我想，倒不如皈依了释门，求个出路。若问我姓名，这道师知道。”僧人道：“汝人不必多谈，好歹随我同道兄，到海潮庵求高僧度化罢。”捕窃乃辞别老姬，随僧远出。这老姬哭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侄儿，你出家固是好事，也要心无挂碍，积些功德。你便削发除烦恼，丢的老不老。无倚又无依，阴功反害了。”捕窃道：“姑娘你耐心，我去了就回。”老姬道：“出家比不得做客。做客的，身在异乡，心挂家里；出家的，要心无挂碍，一任东西，还想什么回来。我也罢了，不过是你家出嫁的姑娘。还有一等，抛了父母、妻子、弟兄、朋友出家的，朋友、弟兄各有产业营生，抛弃犹可；若是父母、妻儿，倚靠何人？你却出家，那佛爷爷有灵，也不忍孤苦的想念！”这老姬哭啼说着，只见僧、道二人齐齐开口说道：“老姬，你说的虽是，哪知生死所关，无常最大。出家人为了生死，哪里顾得别人！”老姬又说道：“你便为自己出家，这忍心抛了别人，却不损了阴鹭。我闻出家，阴鹭乃第二要紧。古语说得好：‘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完，方能成佛作祖。’我如今也不拦阻你，只是早去早回，免人思念。”捕窃听了这话，一则是道心不坚，二则善根不实，被老姬长长短短，乃向道士、僧人说道：“二位师父与陶兄三位前行，我小子打点了安家，随后来罢。”僧人笑了一笑，与道士一直大路前行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副师弟兄三位，轮流上殿，讲明经义，开度愚蒙。只见把来思跪拜殿前，说道：“我小子仗道力慈悲，寻着老母来了，只是恳求超度，可有什么作过恶孽？”副师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大道能完，横恶自免，无复恶报矣。”来思方才拜谢。只见座间一个随喜善信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说大道能完，却是什

么大道？”副师道：“这一位把善信孝遇其母，免了他一种恶报。”那善信道：“如师父之言，怎么我乡村有一个富良，名叫石克。此人壮年也失了双亲，不惮千里，经历了两载，果也寻得父母回家。后来双亲弃世，凡遇着四时八节，祭祀蒸尝，再无遗缺，或遇着往来游方僧人，便请在家，诵经礼忏，超度父母，虽说趁风使船，只吃他碗素斋，没甚大钱钞布施，却也难得这一点孝意。这石克只因存了这点心，乡党宗族，哪个不称赞他孝。他既孝，便是能完大道，怎么不能免一种恶报？”副师便问道：“此人既能追远，为何有甚恶报？”善信道：“说起话长。这石克家颇富饶，只因秋收甚熟，佃户供送粮食，盈仓满囤。内有一个佃户，差了租粮二开，他千奴万畜，骂不绝口。那佃户无知，也回答了他两句恶语，家仆便要打，石克随即喝住道：‘无知愚人，知甚尊卑大小。只因我以富势辱他，他隐忍不过，动了愚蠢之性，回我两句。我有容人之量，何必计较争打。’乡村莫不夸他大量。又有一宗粗处：好布衣，常穿不洗；淡齏饭，每食不嫌。杯肴人家易请，远路独自徒行。村人哪个不称他节俭。且是财帛交人，分文不苟；田租帐目，升合都清。里中大家小户，哪个不说他公道。却为何一件奇祸，送了他的性命？”副师道：“什么奇祸？”善信乃笑道：“石克也是一时迁怒不是。只因算佃户二升之租，痛骂不止。忽有一个乞儿在旁，乞他一合之谷，不知石克正在那发怒之时，大喝道：‘看你堂堂一个汉子，不去执锄负担，寻个道路营生，却腆着羞脸讨饭，乞人半合之粮。’那乞儿不去，只要讨谷，石克便把骂佃户的恶言，将乞儿骂一顿。这乞儿看了他一眼，怒色去了。岂知事已过了十余年，石克贪心不足，裹了百金，千里之外，经商觅利。路过一处地方，石克正行之际，只见一座高山在前。他看那山中景致，忽然高顶上走下三四个喽罗来，

把石克拿住，绳拴索绑上山，尽把他的行李金帛抢掠一空，仍要害他性命。只见喽罗绑了石克到山上，即有一个强人，坐在虎皮交椅上，问喽罗：‘有了金宝么？’喽罗答道：‘有了。

’强人道：‘得人钱财与人消灾。放了他去罢。’三四个喽罗所说，却解了绳索，放了石克，叫：‘汉子好好去罢。’石克得了生命，只该走去罢休，谁叫他恋恋不舍金帛，回头几次看那行李，复走到强人前，乞求赏他行囊中被卧。他道：‘大王爷，金宝虽说是小人筋骨眼里挣出来的，平常不舍得穿，怎舍得吃，积聚到今，不料被大王收去，气也没用，恼也没干，只当舍了乞儿。只是被卧行李，走长路，店家见你没有行李，便不容留。’强人问道：‘因何店家见没有行李便不留？’石克也是为财帛，失了心昏，真是倒运，说道：‘店家不留，说是做盗贼的歹人，方才没行李。’只这一句话，那强人便恼怒起来，叫喽罗掌石克的嘴。这强人总是得了金宝，宽放他好意。却不想那喽罗中，一个古古怪怪模样汉子，听了石克说的‘只当舍了乞儿’，

他便提动心间事，走近石克前，估上估下，看了一回，乃问道：‘客人，你家住哪里？’石克便说出家住之处。只见那喽罗又复相相道：‘是了，是了。大恩人因何到此？’石克不知，只道是真个有恩到他的故人，便把实言为商的话说出来。那喽罗又问：‘如何不在家耕田种地，讨些自在粮食，却出外经商，做这刀尖上生理？便是做这生理，出外为商，也要宽和得众，结纳善良，遇着冤家债主须当奉承几句美言，却为何向我寨主说那恶言？你如今想起当年前一合之粮不舍，辱骂乞儿么？此恨不为别的，只说一个佃户，一年两季受百千辛苦与你耕耘，你坐享其劳，虽然是你资本，田土也亏他出力。纵你富贵，也该把他当个主客，相爱相敬，为何千奴万畜，骂得他立身无地，

这也可恨。就是那乞儿，可怜他资生无策，饥寒所迫，或聋或瞽残疾贫人，有谷与他半合，有钞济他分文，也是阴鹭积在自己。你既不舍，还要呼叱辱骂。想那乞儿，当时困辱，不能报你，这恨便在九泉，也不饶你。你今日若记不得，我却认的。

‘ 喽罗说罢，恐怕强人放他，乃向强人说道：‘ 这个人是我恩主，请容他下山，喽罗屋内，待他一饭。’ 强人依言，乃容喽罗同石克下得山来，到得一个草屋之内。那喽罗果然拿些酒肴来，一面摆着，一面把大门关了，说道；“ 石克，你今记得，说我‘ 堂堂一个汉子，腆着羞脸讨饭’ 么？人生在世，谁不愿做人富贵豪杰，只为时运不遇，遭际不良，做此乞食。你若怜孤恤寡，爱老哀贫，肯舍一文半合，便辱人几句，人有不受蹴尔而与，嗟来而食的，尚不肯卑污苟贱，况有侠气，没奈何甘为求乞，如齐人不愧乞食，管仲宁受槛车，这样人肯容你凌辱乎！我记恨汝仇，十余年矣，今日天赐相报，你可尽度前杯酌，让我也快一个心胸，出了那昔日仇气。石克听了此话，骨解筋酥，慌张失措，泣跪在地，念了一声：‘ 救苦救难！只求饶个活命回家，可怜妻儿老小悬望。’ 喽罗道：‘ 谁叫当年倚恃财富，今日自送上门。’ 可怜讲那喽罗不过，求饶半句不听，一日被喽罗剿了不存。这不是‘ 前能完大道，后却受灾殃’ ？师父，你道这是或然之数，这是不必然之理？” 副师道：“ 依小僧看来，乃是见在功果，生前报就。石克鄙吝，自招狭隘所致。” 善信道：“ 师父，怎见得？” 副师道：“ 小僧也不明。看我祖师可曾出静，善信当去问明。”

这人年要起身到静室拜谒祖师，只见座间一个僧人看着副师说道：“ 这位善信说石克事迹虽详，却有一件未尽知道，我僧欲说，且待他拜谒了祖师，看师意何发，当再明说。” 当下善信进入静室，只见祖师正才出静，这人拜礼师前，把石克的

一番事，从头一一又说了一番。祖师闭目微笑，顷又大睁双目，说道：

生前不舍养，死后祭空斋。
忍辱宁甘薄，总贪无义财。

这人听了拜谢，出得静室，到了殿上，把四句念与副师及众在座善信等听。那僧人方才说出石克被喽罗杀害后一段情节。他道：“善信，你这一番话从哪里来？”善信道：“有人自外乡传来。”僧人道：“传之者前句不假，后却未知。这喽罗果然把石克邀入草屋，将酒食款待，执过刀斧，正欲加害，忽然一个长老往草屋前过，只见一个老婆子，手提着一尾鱼篮，叫声：‘长老，快去那草屋内，救一无辜被害。’”长老听得，方要问婆婆何人何事被何害。那婆子道：“不暇细讲，迟了无益。”指着草屋，叫长老打门而入。长老迟疑，那婆子忽然不见，长老方才推开大门，打开二门，只见石克见了长老，叫：“师父救人！”那喽罗手软气促，不能举刀，却被长老将戒尺抵住，救了石克。长老细看石克，却是往日过其家诵念经文，受石克斋供，与他追荐亡灵的施主，乃再三求喽罗释放。喽罗说道：“长老，你纵救他这一时，却也难保他过此山。”长老道：“我自有法。”乃扯着石克往草屋外走。喽罗一人难敌长老，只得放了石克，却飞奔上山。长老乃向石克道：“喽罗上山，必唤了同伙强人，我一人怎救？”石克慌惧，跪在地埃，口口只叫：“师父救命！”长老想了个法儿，道：“除非剃了你头发，只说是我徒弟。闻山上强人叫做名宽，有愿不劫僧人，喽罗料然不敢。只是没有剃刀，你发如何得剃？”正说间，只见那婆婆从山前走来，手里不提鱼篮，却拿着一顶布道巾，说

道是鱼换来的，看着长老说道：‘此山非僧道难过。除非这位客人包这顶道巾，说是你随身行者道人，自然过去。’石克只要救命，忙忙接过来，戴在头上，口里却又念了一声：‘救苦菩萨。’婆婆道：‘也只因你进喽罗门，见了刀斧，称赞这一声，动了人慈悲，故有此救。’说罢往山下飞星去了。道巾正才包上，只见喽罗同着几个汹汹下山而来，见长老同着一个道人，他便神差鬼使，眼里不认得石克，只叫：‘师父，你救了那客人，放他走到哪路去了？’长老道：‘往山南去了。’喽罗道：‘我只问你要人。’却来扯长老。那伙众说道：‘甚么要紧，费工夫惹和尚。’便扯了他去。寨主也要看僧面释放，众喽罗一齐扯去了。长老方才救了石克回家。”那善信道：“据师父说，石克不曾遇害，得了长老救回，如今多少时了？”僧人道：“三两日间。”善信道：“师父你如何知道？”僧人笑道：“那长老即是小僧，小僧亲见这段冤愆。果也是这石克，他母在日，不舍孝养，双亲死后，空修斋设醮。明明忍辱，暗暗损财，都是心地不明，几乎丧命。”副师听了道：“善信如今当劝他：‘积金不如积德，克众不如济人。’”善信笑道：“小子往常也曾把这样言语劝他。他说得好：‘我石克生来秉性俭啬，喜的是克众，怕的是济人，宁杀了不怨。’”

在堂众人听了，也有笑的，也有点头的。那笑的何意？他笑的是石克辛苦聚来钱钞，鄙吝不舍分文，一旦远送与喽罗，还受他一场呕气。早知道半合之粮果报，便舍乞儿升斗，也免这几乎伤命。那点头的何意？他说道：“石克俭约成家，虽一时受了喽罗之辱，却免了平日求人之苦。俗语说的好：‘勤俭免求人。’几曾见俭啬的向人借贷？多是奢侈的，荡了家私，开口告人之难。何不学那俭啬的，自家省约。”这两样人裁怀在腹，故此一笑一叹，却不知高僧见貌知情。只见副师坐在法

座上说道：“太奢招损，太俭招尤。”却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四回

骆周善心成善报 虎豹变化得人身

副师说了这两句，却有一个善信在座，姓名唤作骆周，乃问道：“师父，你听了石克这一番事情，见了众人笑叹光景，却怎说个‘太奢招损，太俭招尤’？看来奢俭都是祸害，人生在世，处家立业，也是免不得的，必定如何方好？”副师答道：“小僧师弟尼总持，知此太奢，善信当问他。”骆周乃向尼总师问道：“师父，你知太奢之害？”尼总师道：“小僧也不深知，但有几句偈语，善信且听。”他说道：

世人欲立业，切勿太奢华。
太奢多损德，豪侈必倾家。
淡泊须宁志，贫穷为逞夸。
若知此祸害，宁俭莫教奢。

骆周听了，说道：“依师父偈语，世人奢华，损了何德。”尼总师道：“德在人心涵养，恬淡冲夷，就是建功立业，都从这平等处发出。若是一个奢华，穿好的，吃好的，费用不经，一心务外，中心宁不损了安祥之德？德损，祸害必生。”骆周听了，道：“如此俭是美德，又怎太俭招尤？”尼总师道：“俭之一字从省约上来。世人凡事一省约，只恐于钱财处鄙吝必

生，致有贫穷的、交财的怨尤仇恨。祸害多于此出！”骆周道：“如此奈何？”尼师道：“人能去其太甚，从个中道，用奢用俭，自然德也不损，尤也不招。”骆周又道：“小子生来不好奢，不甚俭，凡遇钱财使费，必须量入为出，家计虽不大充裕，却也不窘迫。只是多招人非，说我损德，险难屡屡经遇，幸赖神明得逢救解。敢请教师父指明这根因，使小子后事得知警省悔改。”尼师乃问道：“善人，你屡屡遇难，却是何难？得逢救解，却是何解？”骆周答道：“说起甚多，比如小子当年不好奢华，居家穿着布衣，便是着旧，也不过洗浣一两次。只因世情轻薄，俗语说得好：‘只敬衣服不敬人。’你便是子建高才，若穿着一件破布袄子，见了不知道你才学的，那些轻慢你处，却也难当。虽说高才的人襟怀阔大，却也难看这世俗小家。若是个寒微下贱的，穿着一领绸绫衣裳，那相见不知道的，敬重十分，何等尊仰。小子也为这世情轻薄，多收了两斛谷子，买了一件苧丝袄子穿着，果然那‘眼空浅，小家子；没学问，真炎凉’，比往日着布时加了几分尊敬。这不过是小子量入为出。适中的事，却就惹了一个小家子，说我力农田户，如何穿着绸绫，且说我服之不衷身之灾。这也罢了，却又引动了一个村邻贫汉，气不忿来借贷，借贷不去，致生仇恨，几次暗生计害。小子想起来：与了他，长他刁傲；若不穿着；空做此衣。一日偶遇村间一贫汉拖欠官租，要卖子女，我小子激义，把这苧丝袄子与他准了官租。谁想借贫的贫汉心忿成仇，黑夜持刀守在空路，那时若遇，此难怎解？幸有两个公差下乡的，见了即时锁解到官，发遣去了。谁知公差下乡，便是为袄子准官租事。故小子因此施济一事，便发心愿，周济十人，却在省俭中出来去做谁知周济一人，便遇一宗险难。师父你道：‘俭招尤’，小子不俭周人，却又遇难，此何说也？”尼师道：“善信，

你且把这周济遇难，向我师兄一说，师兄有知前因文册，必然明说与你。

骆周乃说道：“小子一宗是周济盗贼，几被焚身。往年岁暮，一人穿窬我室，被我家仆看见捉住，家仆即欲叫地方官。我小子问此穿窬：‘岁暮到人家做贼，必是饥寒所迫？’那贼道：‘非为饥寒所迫，实为尊长家中畜的肥鸡壮鸭动心，料此鸡鸭必烹饪于岁暮，故此潜入公屋，希图窃取两只去吃。’小子听得，说道：‘你果为此动心来要，但我处家亦俭，便是鸡鸭，当此岁暮，家下仅有别物可食，留以应客，亦未曾烹饪入釜。你既欲得，我当奉赠。且你取去，必须又费一番柴火，恐无酒下。’乃叫家仆煮熟，取酒相待，说道：‘古人比你做梁上君子，我今见你不讲金帛，只以鸡鸭为取，乃是高人。’一面取酒与饮，一面取两只奉赠。正才饮酒，只见草屋四壁火焰腾腾，小子与贼人俱各难出。正在慌乱，那穿窬智量果高，他脱下布衣，浸以酒水，盖罩我头，他仍伏我上身，冒烟突火，救我出来，并未受伤，他遂逃去。小子乃根究这火何起，却是两个庄仆放的，他道：‘一年到头节日，也费尽心，养的鸡鸭，便舍不得与我们吃，却与贼受用。’乃放火烧屋，却又得贼人救解，此也非俭，何故招尤？”

副师听了问道：“尚有几宗，请毕其说。”骆周道：“两宗是为友白冤，反遭分害。小子昔年交处一友，名唤索疏，这人平日爱风流，肆游荡花柳丛中，乐无虚日。小子每每劝谏他不省，我道：‘花柳丛中，损名节，伤精气，财坏家私，荒废事业。’他道：‘人生世间，浮名寄客，百年瞬夕，有花问酒，有酒寻花，也是高人乐事。’小子劝得勤，他越拗得紧，忠言不信，终荡废了家产，来向小子借贷。我小子原恶奢喜俭，这样不听忠言的，便有多金，也不假贷他这败子。因见他衣衫久

之褴褛，面貌憔悴，不似往时，他在门外窥张我屋内，我拒他不见，却在屋内作了几句词话传与他。”词话说道：

为甚爱风流，恋烟花日浪游，千金一笑成虚谬。把忠言当仇，夸君子好逑，哪里知家筵荡尽无人救。没来由，向吾开口，你好不知羞！

尼总师听了，说道：“善信，这词句虽说直谏，只是迟了，且发挥太峻，定要招尤，若出患害。”骆周笑道：“正如师父所说，小子写便写了这词，传出屋外，心里却动了一个不忍，想道：‘他恋色昏迷，把忠言逆耳，可怜也是一日交情，便说不得省俭。’随启门请入他来。我看着他颜色真带愧容，乃是看了词句，却趋向我前，百般委婉，想：‘如今这样光景，何不当初斟酌，听我朋友直谏。’彼时只得取些钱钞与他，却问他：‘花柳从中名妓，座间把盏良朋，如今可来顾你？’他道：‘今日若有钱钞得去，定然下顾下顾。’谁料这索疏终日还到花柳闲行，遇着妓家有客，他胡撕乱吵。妓家无奈，设了一个计较，却也太毒：妓家把一个乞儿用毒药毒了，称索疏来闹，故意串使乞儿争嚷，一时毒发身亡，却喊地方，指称索疏拳打人命，暗行贿赂，成了重狱。偶有人传到小子，叫去救他。小子仍念故旧，也顾不得奢俭二字，费了金钱，去白冤寻屈。谁知他恨昔日词句，反说小子与他同殴乞儿。赖有清廉官长鞫明，释我小子。这却是直谏招尤，看来也为俭起。”

道育师听了，说道：“再乞说一二，我师兄自有见解。”骆周乃说：“三宗是嫁一孤女，几乎毒害。也是往日有个族弟，不幸早亡，遗下一个孤女。这女子生得丑陋不堪，兼且秉性妒恶，村里乡外，哪个人家肯娶她为妇？年过三十，尚未适人。

小子想起周济之愿，也顾不得奢费金钱，乃托媒氏，委曲男大未婚之家，把侄女擗瞒出嫁。媒婆到处将无做有，百般诱哄，丑的夸俊，穷的夸富，做这伤天理，只要图成亲，哪知你说媒，要赚人家酒食钱钞。到后来两家不与前话相对，多有公婆父母小家子，不说娶得一个贤德女子，到家做个好媳妇，却专在当初信媒妁讲的，行下财礼，陪嫁妆奁，如今前言不合后语，不是琐碎怨媳妇，便是两亲生仇隙。哪知这些小忿，便弄出是非祸害，还是欺天理骗女家的，因此都是媒氏损了阴鹭。想是小子也伤了这些心术，便是伤了，也须是方便孤女，一片好心。怎么古怪嫁了一个极有德义的好丈夫，不嫌他丑陋，说道：“妻貌丑陋，是我福寿。人家妇女貌丑的，自思退让，不似那恃娇娆、争宠怀妒之妇，贤德便敬夫，可不是丈夫的福？貌丑则丈夫淫欲必寡，可不是保身的寿？”这两相和谐，也是小子一片好意。却甚古怪，那婆婆嫌媳貌丑，怪我擗撮成的。一日款待我酒食，那婆婆把酒内下了毒药，单单来把杯劝我，忽然耳内若有人说：“莫吃恶婆子毒害。”我小子也是不该受害，坚意辞回。谁知婆子将酒强灌媳妇，可怜侄女被他毒酒将亡，却遇一僧人化斋，其夫以实告之，僧人出方立解。这可不是嫁孤女几乎毒害？”尼师听了，道：“这也与奢俭无干。”骆周道：“当初恨我擗撮事轻，怪我不舍陪助他媳妇些妆奁，说我俭啬情重。”尼师笑道：“这也无关俭啬，乃是善信一种善因，救了一宗恶难。比如，衣不赠贫汉以准官租，已为刀下鬼，安有今日？鸡鸭不赠偷儿，火焚岂免？只为直谏词羞怀恨，定有冤诬。纵然擗撮嫁女，也是一种阴功。只是善信积德不纯，故有此几番曲折。”骆周便问师父：“积德如何为纯？”尼二师道：“贫汉一人也，施贫汉一义也。何为俭吝于前，奢侈于后，前有怨恨，后动感恩，此便是不纯，若是奢行于前，自无后怨。

”

骆周听了，点首称谢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这道理真痛快愚情。”道育笑道：“我二师兄哪里是痛快愚情，却是本来诛心之论。且再请问，自嫁孤女后，又有一二施济事么？”骆周答道：“小子为此不论奢俭，但有济人处，便是花费金钱，也说得不得。一日村乡旱涝，连地饥馑，地方官长施麦饭以济荒，饥人多集。却有一等奸计的，吃一次，又假冒一次，管济施人设法除奸。小子说道：‘一次两次，无非求饱，他必为不饱，故来假冒。’小子乃揭数十麦饭，以济不饱之众。托庇师众，此一宗却无祸害。”育师道：“此便是纯善，安能有害，只恐有善报。善信曾有甚应验么？”骆周道：“小子此年得生一子。”道育师笑道：“是矣！再有何善，乞赐一讲。”骆周说道：“我村接东南大道，相去百里，池塘甚少，往来行客又多，炎天酷暑，渴者愁苦。小子捐金，浚了五路井泉，每于暑天施水，果然途人不苦焦渴。”育师道：“昔有施水济人，仙人赐以一石，令其种而得玉，至今蓝田种玉之传，享富施水之报，善人必也有一应验。”骆周笑道：“薄田遂收五年之成。”

育师道：“此犹不足以偿其善。再有善行，请终赐教。”骆周道：“小子虽有济人善愿，却也无心行去，安可说以语人？”道育师道：“小僧心愿乐闻，乞勿终吝。”骆周道：“十年前裹粮外游，路过远村，宿一客寓。卧榻席下见有遗金一囊，启而看内，约有百两，乃问店主曾有何人寓此。店主答道：‘三日前一公差在此暂歇即去。’小子听得暂歇即去，安有遗金在卧榻席下。又问在公差前是何人宿歇。店主道：‘月余未留客此屋矣。’小子道：‘客店终日不脱宿歇，岂有经月不留客的？’店主道：‘长者说的是，却有一个缘故。只因月前一客在内病亡，青天白日出邪，为此锁闭经月。三日前，偶有公差

暂歇。这公差押着一个道人，这道人却也蹊跷，进入屋内，便要刀剑。我问他要刀剑何用，他说：“此屋想是久闭，邪气甚炽，我有驱邪法术，与店家扫除不祥。因此这几日方开门下客。”小子又问：“这病亡客人，店主认得么？”店主道：“先前不认得，只得申明地方官长，公同葬埋荒地。后访得离小店百里，多树湾人也。”小子听得多树湾，却是我这村乡十里沙头，只为四方树少，此湾树密，多叫多树湾。乃携了金囊，回归家里，找到多树湾访问。果有一人，名唤亚里，也是出外经商，病亡客店。乃问他家，尚有妻子。他妻子道：“丈夫生前在远方求谋生理。”小子问他可有本钱，他妻子说：“也只为家乡无本，远出一载，闻他没甚着落，依然赤手归来。为此忧愁，送了性命。赖得店主发心，殡葬了他。”小子听了，乃将那囊与他妻子看，他妻见囊，哭将起来，说是她亲手做的，丈夫带出外去。小子听了，随把百金交还他妻子，至今他妻子得金过活充裕。师父，这也是一宗善么？”育师听了，合掌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不爱遗金，善莫大于此，料必有报也。”骆周道：“未见甚报，只是我子向来懵懂鲁钝，后来渐渐聪明，肯向上矣。”道育道：“既此聪明向上，前程不可限量，都不善信这一宗也。再有行过大善，请一发见教了罢。”骆周道：“有几宗也不过忘却奢华，不惜俭约，把家私济了贫汉，粮食施予饥人。神天却也相怜保佑，也未见甚败坏，日计每觉有余。当初一子，如今子女却有五男二女也。”副师众人听了，俱各合掌，称扬其善。后有夸骆周善行五言四句，说道：

莫谓善无报，皇天见得真。
远在儿孙应，近视汝自身。

却说副师三人轮流讲经说法，无非代祖师演化立言，镇日这村乡善信，往往来来随喜，但有不明的根因，便来询问。祖师师弟子，只是一意开道些正大道理，因而远乡村落，离国度三二百里的，也来听讲。惟有释门弟子，师徒们便与他问难禅机，讲论上乘。其余便是在道的善信，也只好微露一二宗教微机。这日骆周讲论了这几宗善事，个个听得，称赞不已。只见座间一个僧人、一个道士、三个善男子，起身向副师前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这讲的经卷，可度化得人么？”副师答道：“不讲不度，不度不讲，讲讲度度的，自为化，我小僧亦不知。且问师兄自何来？道兄来何自？三位善男子何自来？”僧人答道：“弟子与道兄一处，自大讲禅林中而来。”道副师笑道：“师兄既出家在大讲禅林中，又何必问我弟子度也？若必欲问，何如自问？”道士便说道：“自问何住？”副师答道：“行实地，莫使幻，作空观，何所住。这眼前诸幻皆空，我们中如何来得，也只念你既来，须率教你个自化。”副师说毕，把手捻了一个心印诀，念了一声梵语，只见面前钵盂内，忽然一道霞光照出，那陶情三个慌张飞走，道：“我等只知曲蘖，安识真言。”往空中作烟云去了。却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五回

走兽飞禽堪度化 士农工贾被妖魔

且说三个高僧正讲经义，这僧道等来历，若是凡眼却认不得，惟他慧照，虽非祖师明见，却也邪魔异类隐瞒不得。他出家慈悲方便，就是邪魔，也看他来意如何：若是逞妖弄怪，他自有秉教护持，道力不容；若是本一个向道求度心肠，便是邪魔也是正念，就与他个方便，容留不拒。陶情三个，邪不能存。去了。这僧道却是山林中多年修炼的两个虎豹。他向在山间，得闻前度尊者禅机，久伏山林，不出噬人。一日听得海潮庵高僧演化，故此虎变化了僧人出来，偶逢捕窃、陶情在酒坊，遂入来诤俗。不意豹也变个道士，出林寻到店中，随事行意，收了鼈精，服了陶情，到得庵来。那陶情邪不胜正，始初借僧道名色进入，后听了经文正义飞走。这虎豹原是实在生灵，却又见十三位阿罗圣前有一个虎过前，侍者童子在侧窃窥，两个私意道：“菩萨前也有虎伏。”乃大着胆子，坐在座侧，哪知却是十三位尊者法试演化僧人，正欲虎豹闻经，以成度化。他两个因问道：“师父方才说讲经度化人，不知可度化得飞禽走兽？”副师答道：“我本师说法，山石也点头，如何度化不得飞禽走兽？比如人有恩与禽，雀也知衔环；更有德化民，虎也渡水去。禽兽虽蠢，却有至灵。你食他肉，他岂不恨你。你无伤虎心，虎岂伤人意。禽兽不伤人，自能入人道。”僧道听了

道：“比如虎豹不伤人，便超入人道。人若不伤人，却超入何道？”副师道：“人若不伤人，便超入善道。”僧道又问：“善道是何道？”副师道：“仙佛圣贤、王侯将相，皆是善道中超的。”僧道又问：“比如一个不伤人，就入善道，再可有进步么？”副师道：“你问我二师弟”只见尼总师闭目趺坐，听得忙说一偈道：

恶道是伤人，不伤乃一善。
若来进步功，到处行方便。

尼总师念罢偈语，两个僧道随上前，实说道：“二师父，我两个实非人道，乃山林虎豹。往昔得闻了前度尊者禅机，誓愿不伤害生命，因此修得年深，能变化人形，特来求超脱。今闻进步之因，意求方便之略。”尼师笑道：“我久已识汝两个。汝既向善门，欲求方便，趁吾祖师出静，当礼拜师前，以求超脱。”两个听了，忙走到静室，果见祖师与村乡善信及庵众僧人闲坐，你长我短，在室内求师度化。他两个不敢遽入，站立听久，但听众声辩论，却不闻祖师半字之言。他两个正疑，进退两难，忽闻祖师开言说：“既脱兽形，已归善道，不坏人心，岂复兽已。”他两个低头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分明师度也说我们兽变了善人，又归了善道，便不复入兽类了。”复走出殿上，把这话说与尼师。尼师道：“比如一个堂堂的汉子，坏了人心，必入兽道，哪里等他入，眼前便兽也。”两个听了，谢礼三位高僧，你看他两个摇摇摆摆，直出山门而去。当下在座僧人便问道：“二师父，方才这一僧一道，与二僧讲的何话？”尼师道：“讲的是他学好行善做僧道，恐怕不学好、不行善的做了。他还有几句一善转人、再善转仙佛的话，与他讲去了。”按下

不提。

且说这虎豹变的僧人道士，得了祖师度化，出了庵门，两个计议而行。僧人说：“我也只知变和尚，讲禅理，打坐功，劝化人。不到此庵参礼高僧，如何知出劫超凡的道理。”道士说：“便是我也只知道门名色，得了些陈言，哪知上药三品的妙理！只是我们要进步，须远历湖海，与人世积些功德才是。

”僧人笑道：“师弟，你且复个豹形看。”道士说：“师兄你便复个虎体看。”僧人把身子抖了十来抖，把脸抹了十来抹，原还是个和尚。道士也抖身抹脸，哪里复得原身。两个抚掌大笑道：“好呀，存了善心，不复入兽类也。”道士说：“若是不存善心，怎能变人？”僧人道：“不存善心，只恐人还要变我前身。”两个讲话间，只见路旁一个老叟说道：“二位师父，出家人有甚忧，也无甚喜，叫做忧喜不形于色，方是个有道行的人。你两个何事笑说而来？”两个听了，私语说：“俗云：‘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’这近庵的老儿，便就有些道理的言语。”乃答道：“我僧、道二人，乃是从海潮庵而来，得闻了高僧经典，悟了些方便玄机，在路讲解，不觉喜形于色。”老叟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既是悟了些方便真机，却是那等方便？”僧人道：“方便之门甚多，怎么一言说得尽。”老叟道：“比如一个好好人家，被几个妖魔精怪吵闹，你僧道家可有甚么方便么？”道士笑道：“拿妖捉怪，正是我道士生意上门，如何方便不得。”僧人道：“莫要说他道门，便是我僧家也能方便。”老叟道：“正是我方才要往海潮庵问法主，道路却远，又恐僧家驱捉不得邪妖。既是师父说也会方便，乞请到舍方便一二，自当供献好斋。”

两个乃同着老叟一路行来，问道：“老叟，你家中有甚妖魔精怪？”老叟道：“不瞒二位师父说，老拙家颇充裕，生了

四个儿子。想世间只有做个本份道路，方能尽得一人男子汉的事业，所以把四子因材施教训：大子才能出众，便叫他为士；次子蠢然力强，便叫他为农；三子即也智巧，便叫他学艺为工；四子才干可任经营，便叫他为商。大家各执一业，倒也各有所得，料可成家，不负了老拙这一番教训。谁知他四个忽然都变了，怠惰本业，相争相竞。大子荒废了学业，要夺农工；次子懒惰耕耘，乃经商贾买卖；三子不习手艺轻便，反去为农；四子不务经营，游闲浪荡。因此跷蹊事出：瓶罐也成妖，桌凳也作怪，青天白日见邪见鬼，孩子也不得安。师父，你道是何说？”道士说：“老叟，你家莫不是有甚歪邪妇女引惹妖魔？”僧人道：“恐是老叟伤了些阴德，叫做‘主家不正，招出怪事’。”老叟笑道：“老拙家无妇子淫邪，我亦没有过恶。且请二位师父到我家，看是何怪甚妖。”道士说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两个走了数里，到一所庄户人家，房屋却也深大，老叟便指道：“这便是老拙寒家。”道士抬头一看，只见那：

房屋层层深邃，围墙处处多高。
人丁出入不少，马牛却也成槽。

两个走到门前，老叟躬身延入。到了堂上，老叟便问僧人何号，僧原无名姓，忙忙答道：“海庵。”又问道士，也忙答应道：“潮庵。”老叟道：“二位师父既从海潮庵听讲而来，怎么法号就在庵上起？却是到庵后起得，还是在前起得？”僧人道：“我二人原不是此号，乃是到庵后改的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屋内一个大石头打将出来，就如人声说道：“你两个只该说是号山君，或是号金钱，如何诈骗姓名？”僧人、道士吃了一惊，向老叟说：“想是内眷在内，不容我两个僧道上门。”老

叟低声近前说：“这便是妖魔，打石说话。”道士听了，问道：“这屋内何处？”老叟道：“这屋内就是大子的书室。”道士说：“大令郎可在内么？”老叟道：“今早避出外去了。”道士道：“今且叫令郎不必入室，待小道住下。”正说，又一块石打出来说道：“你便住下待怎的？”僧人道：“连小僧也住在此室罢。”又一块石打出道：“可怕你一庵的和尚都来住？”僧人、道士听了，便要入屋内。老叟只是害怕，道：“且吃斋饭。”道士哪里等得，乃向身边拔出一口剑来，僧人也抖一抖身体，执出一根禅杖，走出后堂。时天已黄昏，只见那空书室内，跳出两个妖魔来，生得却也丑恶。但见那妖魔：

一个发似朱砂，一个脸如蓝靛。一个眼似灯笼，一个耳如蒲扇。一个手像钉耙，一个口喷火焰。一个拿着根枪，一个执着把剑。一个咬着牙关，一个变了皮面。一个道冤自有头，一个道债各有欠。

道士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两个是何物作怪，甚事为妖？”只见一个怪说：“道士，你只晓得与人家做醮，要斋吃，要经钱。若是只这两桩，却是你本等，也不招邪作怪；若是夺同辈的门徒，争伙中的施主，赚人家斋食，争醮钱的多少，便自家作怪为妖，又何必问我？你那和尚，到施主家念经，也是这般一等。你们自家作怪，我不过趁家隙儿，帮助着你。”僧人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了。只是我们不是念经做醮的僧道，却是随缘化斋游方僧道，哪里与同辈夺门徒，伙中争施主？”那怪说道：“随缘化斋，有无任缘，也是本等。却有那吃着口里，想着锅里，吃饱了又想衬钱，化了衣服，又想鞋穿。自作妖怪，何消管我！”道士喝道：“休要强辩！你只说你是何妖，有何冤愆，把这

老叟家煎炒。”一个怪便说：“道士，你要知来历，我也说与你知。”乃说道：

我妖名上达，这怪号欺心。
欲要登去路，先须种善因。
妄想一朝贵，将人产业侵。
不思勤苦处，就里有黄金。
我妖原是主，这怪却来亲。
土人无定主，相闹到如今。

道士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你这两怪，一个扶助老叟大子上达的，一个是坑陷他废业的。人生世间，他习本份事业，只该扶助他，你这欺心怪，如何来坑陷他，使他废了前程大事？”欺心怪道：“谁叫他一心求上进，一心又妄想着他日登云路，如何治产，如何立业，张家之女可妾，李户之地可侵，自然上达之妖退脚，我欺心之怪侵身，总是他自失主张，莫怪我两魔作吵。”道士道：“习本份，思前程，蛮是为土的份内事，你为何妄来侵夺上达的窝巢？”欺心怪道：“忠君爱民，为土的何不把这前程想一想，我自不敢来夺他的窝巢。”道士喝道：“如今只许上达扶助，却不容你欺心。”欺心怪道：“你僧道上人家门，只管化你的斋，吃他的饭，莫要管人闲事。”执着枪照道士戳来。道士掣剑去迎。战了一会，欺心怪力弱败走。这里道士赶去，那怪往后屋檐上立着。叫：“兄弟们来助战。”只见那后院里钻出两个怪来。道士看见，回头只见老叟同着僧人进来，道士便问此屋何处，老叟答道：“此乃次子为农的卧房。”道士笑道：“老叟，你见屋檐上精怪么？”老叟道：“老拙眼花，不曾见有甚精怪。”僧人说：“你无慧光，如何

得见。且问老叟，你这屋后几层，却是何处？”老叟答道：“三层都是三子四子住屋。”僧人道：“层层有怪。你且避了，待我两个与你除妖。”老叟依言往外屋避去，又叫家中男女也都避了。只见那两个怪钻出来，向欺心怪问道：“这僧、道何来？”欺心怪答道：“我忙忙的与上达争窝巢，见了道士来助上达，却不容我，便与他争战，却不曾问他个来历。”这两怪乃手执着钉钯，问道：“那道士、和尚哪里来的，管人家闲事？”道士听了道：“你却又是甚怪？”那两个怪，一个称是“懒妖”，一个称是“惰怪”。道士看他那形状：

蓬头跣足，拖手懒腰，一团好睡的形容，半似醉酒的模样。钉钯空执在手，气力全没些儿。倒像有些风流佳兴，好吃懒做的情况。农家若遭这个妖精，怎不叫三时失望。

道士看了笑将起来，指着欺心怪骂道：“你叫这个么魔帮助你，越发晦你的气。他两个连自己也顾不得，怎帮得你！”两怪也斜着眼道：“你也休管我帮得帮不得，且说你两个的来历。我看你两个是两教各宗，常闻得彼此争施主，夸门风，今日如何一处你兄我弟，亲亲热热？”道士喝道：“你哪里知道我僧、道原来是一家，只因世有不明白道理，诨俗出家的，便分门争竞。似我二人一气传来，何有差别。你既要问我来历，我且说与你知道。”道士乃说道：

自幼出山林，弟兄五两个。
状貌不殊差，威风却也大。
只因识性灵，轮回被视破。
我兄入禅林，自把仙门做。

炼得有神通，四海声名播。
昨谒高僧庵，道理都参过。
蒙师指路头，缚魁莫教错。
今朝遇你妖，自送上门货。
急早离他门，免教剑下刳。

两怪听了，私自计较道：“这和尚、道士有些来历，可叫三房、四房妖魔齐来帮助帮助。”欺心怪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古语说得好：‘三拳不敌四的。’”乃向屋后大叫：“弟兄们齐出来助战！”只见后屋层层都钻出几个怪来。却是何怪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六回 士悔妄欺成上达 道从疑爱被妖绳

话说懒惰二怪听了道士来历，招手儿叫后屋三四房妖魔出来帮助，那层层都钻出几个妖怪来。道士执剑在手笑道：“我也不审你们来历，料着都是懒惰妖精，我道门挥开这把慧剑，叫你一个个灭形。只是我师兄在此，又动了慈悲。”乃叫师兄：“让你说破了他们，叫他离了老叟之门，别项寻头路去罢。”僧人笑道：“师兄你差矣。既不用剑剿他，必须说破了他，叫他弥耳攒蹄，各归平等，又何必叫他别项寻头路。世间何事，可容他懒惰成精作怪？”道士道：“师兄你怎见得世间不容他懒惰精怪？”僧人说：“师兄你既在道，岂有不知？”道士说：“只当我不知，你且说一个明白，使为精怪听得也好。”僧人乃说道：

说懒惰，真不好，这精作妖事非小。士若懒，志温饱，黄卷青灯都废了。何时奋翅腾青云，看看时日催人老。农若懒，田多草，坐看禾苗日枯槁。有田不耕仓廩虚，日食三餐毕竟少。工若惰，艺不巧，若要称良何处讨。欲善其事必须勤，误了工夫空懊恼。贾若懒，利须少，红日三竿不知晓。东西南北不经营，资本从教都折了。

僧人说罢，妖精听了笑道：“你人面兽心，说的虽然近理，兽心难道非是妖怪，怎么瞒得我！”僧人道：“我心地正，便是妖也不为怪；你心地不正，便非怪也为妖。怎知我两个除了恶念，便非兽心，虽怪不怪，投了明师，说得更有理。”妖怪听了道：“二位除了恶念，投了那个明师，做了和尚道士，便不为怪？”僧人道：“我两个拜了高僧，从海潮庵来，有愿在先，要行些方便。这老叟训四子本份事业，却被你们精怪闹吵不安，我两人怎肯放饶了你！”妖怪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那老叟能训子本份，不能必子守份不更。谁教他四子懒惰的不勤，欺心的妄想，这农工商，一懒无复自励。那欺心的尚有道理能明，所以我这欺心妖魔，还不曾把他上达精战去。”妖怪说罢，依旧往屋檐下钻进去。道士见了，向僧人说：“师兄，你这一番讲，只能服妖怪之形，未能服妖怪之心。看来除妖灭怪，要服他心。”僧人道：“服妖怪之心，不如服屋主之心。人家屋从主心，邪正所系，比如四子从心正大，坚守本业，无妄无情，妖自何来？我与师兄且相会老叟的四子，看是何等根因，便好除妖灭怪。”道士说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二人乃出得堂前，只见老叟同着四个儿子坐在堂中，见僧道两个半带愁容，半带笑貌，问道：“二位师父，我家屋内果是何妖作吵？何物成精？”僧人道：“你家原无妖怪，看来都是家鬼弄家神。俗语说得好：‘怪由心作。’又说：‘见怪不怪，其怪自坏。’你四位自心无怪，哪里有怪？”四子道：“我四人奉父训，习本份事业，自心却有甚怪？”道士说：“大先生，你曾温习本业，有妄外之想么？有自欺欺人之念么？大丈夫有份内事业，一毫不可懒惰，有妄我心肠，一毫不可妄生。比如为士的，忠君爱民，这是份内事业，便从穷时思达日，勤勤勉勉，就是暗地有妖魔，也是上达的精怪；若是出了份内，

胡思乱想，一旦身荣，如何如何，这便是妄外跷蹊古怪，便有邪魔暗生，把你的上达路阻，这妖怪还要作灾作祸。”老叟的长子听了，点头说道：“这道士说着我肺腑，想当日简练揣摩之时，得意忘言之日，却果然存心不在份内，思出妄外。从今随他妖怪作吵，我还习我份内士人。”方才心服道士之言，懊悔当日之妄，满面顿生光彩。僧人见了说：“大先生，你屋内妖怪存身不住也。”士人听得，心入屋内，只见一个火光，灿烂如星，闪烁耀目，在屋滚出不见。长子出屋向僧道说：“向来妖怪打盏弄碗，今却不见，只见一团火星，光芒闪烁滚出，此何怪也？”道士笑道：“恭喜，此上达星光，惟愿先生黽勉励志，自然妖魔屏迹。”那三个农工商听了道：“委实我等当初勤劳，做本份事业，家中平平安安，便是财利也增，百事也顺，只因日久意灰心懒，便生出这怪事。大家兄即悔却前非，我等从今以后，只是勤劳份内事罢。”三人说毕，便起身走去。老叟问道：“你三人哪里去？”三子答道：“我们既说勤劳，安肯闲坐着说话。”二位师父，我父陪你，我们乘时做事业去也。”三人一齐往外走，那为农的拿着钉耙往田里去，那为工的担着器物往村里行，只有为商的往屋里去想路头。只见一边农工两房内童仆出来，向僧道说：“我两屋内妖怪影儿也不见了，真真安静。”老叟便问：“第四子的房屋内可有妖怪？”那童仆说：“四官屋内妖怪反多了。”

道士听得，执剑又进四子屋内。方才到站，只见一个美貌妇人拦住屋门说道：“人家有个内外，出家人如何不分个内外，直闯进来！”道士见是个妇女，只道是内眷，忙出屋外，叫老叟吩咐内眷且避。老叟答道：“只因妖怪吵闹，我家内眷都避去别屋，此屋哪里有甚妇女。就是有妇女，我家闺训也严，定然不容她向人张狂乱语。”僧人便问老叟：“你家有何闺训？”

”老叟道：“我家妇女六岁便不要她出闺门，三尺童子便不容他入卧内。亲戚等闲要见一个内眷，也不能够。况你僧道见了她，还要说各分内外的话。”僧人道：“我见人家男女混杂，不但见面说话，还有坐谈说家常，亲手接物事的。”老叟道：“此皆是小家子，没礼体的坏了门风。老拙家从来有训，无此样事。”道士也问道：“妇女家要闺训，这闺训难道是老叟教训？你这一个老人家也苦恼，四个儿子既要你教训他各习本业，妇女们又要你闺训他。”老叟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出家人只晓得教徒弟。比如一个人家生了一个孩子，算命犯华盖星辰，说孤难养，弃了父母，送与你门中，或为僧，或为道，做个徒弟。可怜孩子无知，他不是那壮年知人事，好道的，为生死出家，苦行投师访友。孩子家是父母舍送入庵观，只知把孩子做个出家僧道，交与师父。师父好的，教训他学经忏，接代山门；那不好的，把当一个童仆打骂，作贱使唤，总是异姓儿女，有甚疼热。还有一等，多招师弟师兄群居，没些道义，后来多有不肖良善，为非作歹，还俗回家，只怕吃惯现成茶饭，做惯不本份心肠，就是还俗，也不成良善。师父，你知你门中教训徒弟，便知我们闺训，却在为母的从幼把女子不放她出闺中，教训她习女工，学妇道，只便是闺训。”僧人听了笑道：“比如出家做徒弟，也要把个孩子投个明师上等，为生死修真养性，见性明心，这是仙佛门中。不但你送子弟投门中，这等的师父他岂肯轻易收徒，必定要监察你心意根本，果有仙风道骨，方才收为弟子。次后一等良善僧道，为传代接香烟，收人家一个弟子，必须也要叫他学习本业，守份出家，若是纵他吃荤酒，坏教门，不能教训个好徒弟，反把人家孩子坏了。就是人家闺阃，多少母仪不良的，把女子学坏这母仪，也是脉脉传来。又在为丈夫的，齐家为本……”僧人正与老叟讲论，只见第四子

为商的屋中，又打出一块大石头来，说道：“什么好师歹师，父仪母仪，勤谨的自是勤谨，懒惰的自是懒惰。我丈夫是个为商的，经年在外，比不得三个伯伯，在家懒惰了，便荒废本业。为商的有处赚钱，有处折本，孤身飘泊，便花费些资本，懒惰些道路，却也有一日赚来补去。”道士听了，向老叟道：“此明明是你四郎内眷之话。”老叟道：“四房媳妇久病在母家，此分明是怪，师父莫要信她，只与我除妖可也。”道士说：“师兄，此妖非你方便劝化得了的，须是剿灭了她。”乃伏剑复入屋内。只见那妇人见了面笑道：“你这豹子妖精，自不知妖，却要与人除怪。”道士看那妇人生得：

娇滴滴如花似玉，颤巍巍体态轻盈。妖娆一卖风情，任你老成本份，见了她，好似六月坚冰，也要化了歪心性。

道士见了，方才掣剑去斫，那妇卖弄着妖娆，说出豹子妖精，动了道士原来根脚，只把心一疑猜，割不净那爱色的魔障，却被那妇人手拿着一根绳子，套将过去。僧人见了忙叫：“师父，快把慧剑割断妖索。”道士左挥右掣，哪割得断，看看要变出豹的原身。僧人又叫道：“师兄何不定了心性，莫要疑猜。”道士方才明白，正过念头，割断了妇人套索，走将过来。那妇人却又把索子丢起来套僧人，僧人笑了一笑，忙变了个不坏法身，快利如刀，那套索荡着即断。妇人见套索无用，便喷出一口涎水，顷刻那水泼来，倒有些厉害，道士掣剑不能斫，僧人挥刀割不断。两个抵挡不住，往屋外飞走，乃对老叟说道：“这个妖怪难除。我两个要吞嚼了他也不难，只是又坏了我原来誓愿。如今只得复回庵中，请教了我拜礼的高僧再来，定要与老叟剿灭了这怪。”老叟不敢留，当下两个辞别老叟，老叟

乃说道：“庵中既有高僧，我当同二位师父一往。”随出门往庵来。

道士便往原来路走，老叟道：“二位如何不认路径。此条路到海潮庵，远且荒僻，若从西过了苦乐二村，直行大路，便是庵也。”僧人问道：“如何叫作苦乐村？”老叟道：“原前不知甚故，两村相离，不过十里。一边叫做乐村，居人稠密，都是些富贵之家，其快乐的却有许多等样。一边叫做苦村，居人却不甚多，都是些贫穷残疾之人，其苦楚却也多般，不知是风水所招，又不知是地方传来的恶俗。”道士听了说：“师父，我与你探听这个根因，若是能变转得个苦乐均匀，却也是个方便。”僧人道：“若是把苦村变了个乐村，可不更是个大方便！”原来之苦、乐二村，中分大路，却是往庵东西正道。中途有座小庙儿，有一个庙祝，侍奉香火。僧道与老叟走入庙来，庙祝接着，便问：“二位从何处来？要往何处去？”老叟便与两个答应。庙祝又问：“二位必会诵经设醮。”道士答道：“诵经乃我这师兄本等，设醮我却不会。”庙祝说：“不会设醮，想是会炼丹养砂。”道士说：“这都是旁门外道，我小道却不会。”庙祝笑道：“哪个出家道友不知烧炼乃修行的要务。”道士说：“知道烧炼，断乎不向人说；向人说的，断乎不知烧炼。就说会烧炼，向人说，便是骗哄人也。”庙祝笑道：“师父，你既不会设醮，又不会烧炼，头戴一顶道巾，身穿一领道服，却会做些甚事？”道士说：“我只会苦的知道他怎样苦，能与他转变个乐处；乐的知道他怎样乐，能与他说个长远乐。”庙祝听了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如此却甚好。我这两村，正在此苦乐不均，师父若能转苦为乐，使乐到个长远不苦，莫说乐村敬奉，便是苦村也感仰，就是我庙祝也报恩。”

当时听了，便传与两村。早就有苦村一个贫汉走到庙来，

望着僧道下拜说：“闻知师父会转苦为乐，我小人苦已极了，特来请救。”道士问道：“你是何等苦？”贫汉道：“小人的苦，家徒四壁，粮无半升，常日忍饥，还要无衣受冻。”道士笑道：“这何足为苦？”贫汉道：“比那乐村，衣帛食肉，歌儿舞女之乐如何？”道士笑道：“他何足乐？”庙祝道：“师父，两相比较，贫汉可谓极苦矣。”道士问道：“贫汉识字么？”贫汉道：“略识几个。”道士道：“尚有往籍前言可看，得意会理，尚有余乐，不足为苦，不足为苦。”贫汉笑容而去。却就有一个残疾跛足，衣不遮体，走来问道：“师父如我这苦真苦，遍体伤疮，两足腐，肚里无食，身上无衣，何等苦楚。”道士道：“尚有两目可观，双耳堪听，一时少住了痒痒，半盏可克了腹饥，尚有片时之快，何足为苦？”这残疾跛着足，笑了一笑而去。只见一个老者，扶着一个聋瞽之人，虚喘喘拖病而来。那老者替他说道：“师父，这人苦不胜数，目不见，耳不闻，饥寒成病，可怜他苦说不出。”道士说：“尚有你老者扶持，何足为苦。你又代他能言，苦尚未极。且问你：他之瞽目，是胎中瞎，是壮年聋？”老者道：“是壮年聋鼓的。”道士道：“更有聋瞽之趣。”庙祝笑道：“师父说差矣。”道士说：“我如何说差？”老叟也说：“师父说的果差。”却是何差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七回

说苦乐庙祝知音 举数珠长老破怪

老叟与庙祝说道：“一个人全靠两只眼看，两个耳听，听不见人言声响，看不见南北东西，身再拖病，家又贫穷，还有一件最苦，他暗哑不能说话，这苦何如？师父，你道他更有聒聒之趣，岂不是说差？”道士道：“你们只知苦，不知他乐，他外目不见，中情不忧，两耳不听，心志不烦，有口与人讲苦，人谁能替？总不如饥得一食之克，寒得一衣之被，到作了个浑浑沌沌上古之朴，他虽无乐处，未足为苦。”庙祝道：“依师父说，世间只有乐，没有苦，这苦字当初莫要制出它来罢了。”道士道：“苦之一字原有，但皆不在这几般人。”庙祝道：“不在这几般人，却在哪儿般人？”道士道：“却在乐村。”庙祝益呵呵大笑道：“怎么乐村有苦？”道士乃说道：“我有数句俚言，你试一听。”乃说道：

乐极每生悲，犯法身无主。
一旦明与幽，丝毫必有处。
想昔荣华时，不知寒与暑。
今日受炎凉，这苦谁怜汝。

庙祝听了道：“师父说得是，乐极生悲，犯了恶孽罪过，

果然这样人，当时享荣华，受富贵，一旦恃乐忘忧，到了个犯王章、堕地狱的时节，有眼看不见亲人，有耳听不得好话，有口向谁诉冤，害了些无疮的毒痛，受了些不病的灾厄，果然比那苦村，身体虽苦，心情却不惊恐惶愧，自己揣度说命当受贫苦，便安命罢了。师父果然说苦村众样人何足为苦。只是乐村人，知道乐极生悲，他却知节，每乐而不淫，知王法森严，却守份为乐；知地狱昭彰，乃安乐不作恶，可不长保其乐？”道士道：“果如庙祝之言，乐果如此，自能长保。”

正议论间，只见前村钟鼓交响，备幡导前。庙祝与老叟出外，问是何故，村人说道：“我那村里有件怪事，特请海潮庵高僧驱治。”僧人、道士听得，也忙出庙问道：“村里何怪，怎便去请高僧驱治？”村人说：“我那铁钩湾村，向来蛟患时生，只从有两个僧道，法治平安。今忽有一个赤风大王，在村显灵，要人家猪羊祭献，如无猪羊，便要伤人家小男妇女。闻知向日僧道白海潮庵来，今去延请，蒙高僧嘱咐方丈一位长老，叫他来驱治这怪。”僧、道听了，乃杂在众中，去看那迎来的长老。但见那长老，坐在一乘轿子上，眼看着鼻了，手拿着数珠，端端正正，任那村人扛抬。道士见了，向老叟说：“你看这众人，延请长老驱怪，这般尊重尽礼。你老人家要我们捉妖，却甚褻慢，哪里知道世间隆师生道，必须致敬尽礼。”老叟答道：“师父，老汉虽愚蠢，也晓得敬贤。比如人家敦请个先生，你要他吐露胸中真才实艺，教导你子弟，能有几个出忠心，为传教，收门人，广效法！却有一等心术少偏的，你要他尽心传道授业，他尽心不尽心，在他自心，你如何得知？你若慢了一分没要紧的外貌，他便差了十分要紧的中情，所以为主人的要致敬尽礼。”僧人笑道：“老叟既知此一节，便就知尊敬长老的这众人，十分有礼。只是世间人要为已做一件事业，便要借

人财力，便也要尽十分敬重。那与你行事的，是人忠信好人，自与你尽心去做，若是个不忠信的，你再慢了他一分，他便坏了你十分。”

僧人与老叟一面讲着，一面看着迎长老。看看长老近前，看见僧人道士，便把数珠儿望空一举，这僧、道两个忽然脚根立地不住，往地便倒。那长老急忙下轿，掣出戒尺，便要来打。这僧、道跳起地来，叫：“长老休动手！”长老急又见是两僧道，心疑道：“我方才分明见众人中两虎豹形状，定是妖精，怎么却是两僧道？莫不是我坐在轿子上心里舒畅，不觉眼花，不然便是这僧、道两个非凡。我闻大人君子，化虎变豹。但他若是好人，必然我法力治不倒他，如何我数珠一举，他脚根又立不住。”长老虽心疑，只得上前问道：“二位从何处来？想要到敝庵去参谒高僧？”两个便把老叟家妖怪事，说了一番。长老道：“我奉高僧师徒吩咐，命来与铁钩湾村治怪，此地既有妖，须当扫除了去。”道士说：“老叟家四子，却是士农工商四宗本业，三宗妖魔已被弟子们驱除，只有第四为商的一宗妖魔难治。我两个正欲到庵，求高僧指教法力。既是师父奉命而来，不知高僧有何指授？”长老道：“高僧以数珠、戒尺两件付我，叫我逢怪只举数珠。我方才于众中，分明见二位状若妖魔，故举数珠，忽然又非妖怪。”道士便问道：“若是真妖怪，数珠一举便怎么？”长老说：“高僧却有几句秘语传来，本不说与人，但二位既在道，同是治妖的，便说与他听知。”乃说道：

数珠端正念，举动荡妖荡。
戒尺惩邪怪，锋利不用磨。

僧人听了，向道士说：“我与师兄方才只因争老叟礼慢，动了这点邪心，便令长老看见原形，把数珠一举，使我站脚根不住，若不是长老，又动了会轿子，畅快私心，那戒尺儿便灵如利剑。如今捉妖不捉妖，当把心放平等，自不作妖，何妖难灭。”道士道：“师兄言之当理，我们且不必到庵求高僧指教，只随着长老到老叟家，先灭了妇女妖怪，再向铁钩湾去，降那赤风大王。”乃向长老说：“师父顺道，乞先扫荡了老叟家妖，然后再剿除村怪。”

长老依言，乃与僧道、老叟离了中途小庙，来到老叟家。方才叙坐，只听得堂屋后妇人大声叫道：“何处又寻个光头长老来了。任你便寻了南寺里北寺里没头发的，整千成万来，也难管人家务闲事。”说罢大石如雨打出屋来，长老乃把数珠一举，只见屋内走出老叟的第四子来，看着长老道：“师父，你捉的妖怪在哪里？”长老道：“现在屋内大叫说话，乱打石头。”四子乃往屋内一看，道：“不见，不见。”长老乃把数珠挂在四子项下。只把数珠一挂，他眼里便看见那妇人蓬头垢面，丑陋不堪，自己思想道：“原来是我出外经商，那柳丛中一娼妓。我久未到彼，正思念她，要到彼处行乐，却原来这般模样，不是病害，定乃殒亡，空系恋心胸，想她作甚！”四子只这一念头，只听得那屋内号啕一声，从空去了，顷刻老叟家安静如前。老叟大喜，四子齐出堂拜谢，摆下素斋，款留长老、僧道。

座间却议论苦乐二村的事情。老叟说道：“苦村之人真苦，师父你却说不为苦；乐村之人真乐，你却说不为乐。”长老听了，便问老叟：“此言自何说来？”老叟便把僧道与庙祝的说话讲出。长老说：“此事果不怪。苦人兢兢业业，日求升合，有甚心情去行恶事？乐人心悦意足，任情放胆，哪里顾伤天理？况且否极泰来，乐极生悲，自然循环不爽。”老叟道：“

为非作歹，多是苦人去做。比如为盗作贼，哪有个乐者去为？”长老道：“苦人犯法，与乐者违律，总是遭刑宪，受苦恼，只恐苦的能受，乐者难当。”老叟道：“均是血肉之躯，刑法之苦，怎么苦的能受，乐者难当？”长老说：“贫僧常在高僧前闻经说法，曾听了几句破惑解忧言语，你听我说来。”乃说道：

饥饿贫寒能忍，官刑卑贱难当。老来卧病少茶汤，乐死有何系望。乐的何尝经惯，妖躯怎受灾殃。歌儿美妾守牙床，哪件肯丢心放？

长老说罢，老叟点头道：“师父虽说得是，我老拙必定要找个根因，一个五行铸造生人，怎便有生来享快乐的，受苦恼的？”长老说：“我小僧曾闻经卷中说得好：

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
要知后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

老叟又说：“师父，经文大道理，却为何五行生来，那富贵快乐的像貌丰伟，这贫贱苦恼的形貌倾斜？”长老道：我又曾闻，五行相貌，皆本心生。古语云：

有心无相，相逐心生；
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

人若生来相貌该贫苦，陡然行了一善，那相貌忽变了富贵；人若生来相貌当富贵，忽然作了一恶，那相貌忽就变了贫苦。

世上人若知有心无相，只去行善，定然没有苦恼。僧人与道士听了道：“师父，你这等说，是心在前，相在后了。既是心在前，怎又生个苦乐相貌？却不又是相在前，心在后了？”长老笑道：“你二位虽转人道，皈依两门，一心尚有未彻，哪里知心相根蒂，相通共脉，只在善恶顷刻一念间。二位且随我到铁钩湾村，降了那怪，自然知这心相从来的道理。”

话分两头，却说这铁钩湾村人，只因行恶，几被蛟患，幸赖僧道度化得安，村间仍复有瞒心昧己之人，就惹动生灾降祸之怪。有一家大户，姓井名宪三，这人家资近万，都是刻薄利债上挣来，虽然救了贫乏的急，却也坑了借贷的生。怎么救了贫乏的急？人有一时钱谷缺少，或疾病官非，乃无处设处，却来借贷他的，加一加五利息，一个图利，一个得救了急。虽然方便，哪知岁月易过，利息易增，贫乏无偿，只得把产业折准消算了。人无产业，家道易贫，多有伤生，都为他厉害。他却又有一宗刻薄，人无产业偿借。井宪三只因利债起家，却也招了多少怨恨。一夜在家盘算帐目，称兑金宝，忽然一人从天井中跳将下来，手执着钢刀，声声叫道：“井宪三，你知我来意么？”宪三听得，乃慌张向窗隙瞥看，见这人生得甚恶，又执着钢刀，料必是盗行劫，乃叫道：“小人知大王来意了，必是要金宝，乞望宽恕不恭，多少把些奉献。”那人道：“我非行劫之盗，乃是赤风大王，与世人报不平之神。久在海洋村湾来往，听得人家怨恨，明明指汝名姓，我大王怒你何事招人怨恨？原来是利债坑人，仇室作怨。本当鼓千顷之洪涛，把你一家尽淹没，却因汝于众怨恨中，仍有一种救了人急的方便，今夜特来戒汝。你何必掩闭小窗，慌张畏避，吾大王岂不能一推直入，将刀加害于你？你如今速焚香堂上，叫你合家长幼都跪拜堂前，听我戒谕。”宪三听了，又慌又疑，慌的是怕

盗，疑的是盗有何谕。叫出家眷来，恐仇人诈伤长幼；不叫出家眷，又恐大王生嗔，说违拗了他。正怀疑惧，那大王笑道：“你何必怀疑，若迟延鸡鸣，我竟直入，你家眷反不能保。”宪三怕了慌慌的，只得叫起一家大小，出堂焚了一炉清香。真个的那赤风大王把窗格推开，大踏步进入堂中，上边坐下，家眷一个个战战兢兢，宪三只是磕头，叫饶性命，把眼偷看，那大王生得：

身長一丈，膀阔三停，灯盏般大一双睛。蓝靛染身面，须发没多根。钉钯手拿着钢刀，血喷口倒有一尺八寸。

大王坐在上头，叫一声井宪三，你听我吩咐，你从今以后：

放利债，须知害，公平自不招人怪。济贫人，阴鹭大，谁叫你用心术坏。只图自己起家私，不顾贫偿将产卖。将产卖，何所依，你喜亨通他命抵。还迟了，上门欺，骂人父母毁人妻。受你辱，好孤栖，不是悬梁便跳溪。破家受了威逼气，祸害临门没药医。若听我大王戒，忠厚行财谁怨伊。

大王说要，井宪三只是磕头，答道：“敬听敬听。”那大王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人口甜心苦，此时害怕的心肠，面情儿敬听，过后就说道：‘做了这桩买卖，为仁不富，为富不仁，若是那骗人财的，我再以忠厚待他，定是不还，我怎肯甘休，做不得忠厚事。’俗语说得好：‘杀不得穷鬼，做不得财主。’看你刻薄存心，对我大王的戒谕，只当耳边风，过后定然不遵。”井宪三答道：“不敢违拗。以后不放利债，留着财宝自家受用罢，不讨谁人送还，讨急又招人冤。小子也有一句，请

问大王，我放债的，刻薄了招怨生祸，损人利己；那借债的，不还行骗，可有罪过么？”大王笑道：“骗挟财物，明有王法，幽有鬼神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变驴变马，也要填还。’但在其中有两宗轻重情由。比如负欠人债，不幸家产尽绝，无从还处，这非骗，乃无力偿，其罪轻，王法也哀矜，幽冥也宽宥；若是欠了利债，不舍家私准折，仍要匿起囊箱，慳吝还人，甘受毁辱，将命图赖，这样短幸，纵逃了王法，那幽冥怎饶？变驴变马之情纵虚，那折子害孙岂诳？我大王知世上借贷财宝的，还多有感人恩济，设法偿人，就是没了产业，或者还存个愧心。只有你这放债的，仁厚退让者少。我也不怕你面听一时，自有戒你后法。”乃把口向井宪三一喷，只见火焰飞腾出来，叫声：“宪三，你看这星星可厉害么？”又把明晃晃钢刀拿起来，向宪三试试，道：“你看此物可凶狠么？”宪三只是磕头，答道：“厉害厉害，凶狠凶狠。”大王道：“此犹不足为凶狠。”乃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八回

赤风大王济贫汉 青锋宝剑化枯枝

井宪三见了这两宗，便知大王是火盗之意，却也真是警心，忙忙答应。那大王却说：“犹不足为凶狠。”宪三道：“还有何狠比这火盗狠？”大王道：“只恐子孙招败时，依旧去向人借。”那大王说罢，一阵风依向天井中腾空去了。井宪三与一家惊惶无地，起来吩咐家仆，切莫要向外人讲说。

哪知这赤风大王又走到一家，这人叫做高大户，恃着祖父势豪，专一欺凌乡村，傲慢长上，心中多诈，眼底无人。有家族为宦的，倒谦厚待众，每每劝语他做个宽仁善士，说道：“祖父之势力有限，凌人之过恶不祥，天道好还，一旦势去，终被人凌。”他哪里肯听，答道：“我非逞势凌人，人自炎凉，你们不见。怕我势力的，他又会欺凌那不如他的。我尝让人一步，那人若好，便说我大户谦光；若是不好的，反道我该谦让他，就向我无礼起来，我所以宁凌人，不要人凌我。”大户只这个心肠，早动了赤风大王不平之气。这晚大户正动怒鞭打家仆，大王却从空下来，走到大户面前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手里掣出一把青锋宝剑，向大户斫来。大户忙将杖仆木棍挡住，自知木棍抵不住宝剑，乃叫众仆来帮。那仆正受了鞭杖，怨恨在心，一齐慌张躲去。大户见仆不听命，心里一面懊悔道：“仆如手足，我伤了他，他岂肯帮我！”一面怕大王的宝剑厉害，

只得跪在地下，说道：“爷爷呀，小子自知平生凌人，今日莫不是仇家请来报冤的侠客，不然就是要宝的豪杰。若是要宝，待小子搜刮些金珠器皿，我家非经商富厚，无从有藏蓄的财帛。若是替仇家报怨的侠客来行刺，望发慈悲，饶了小子，应该赔哪家小心，下哪个卑礼，小子改过后再不敢。”大王笑道：“我非要宝的强劫，亦非报怨的刺客，乃是抱不平的剑仙，名叫赤风大王，久历你这村乡，深知你欺人凌物，我想世间一个人，原与你同天地气化生来，五体谁与你少一件？你有眼耳鼻舌，别人也有，你有心意，别人也有。你不过多他人些祖父的豪势，就是这豪势，只荣得你，与人何干？你为甚自骄自逞，凌藐他人？有一等炎凉小家子，贪你些财势，图你些肥甘，宁受呼喝。却有一等自爱的，不逐腥膻，你便藐他，徒作他一笑。还有一等受你欺凌，无力报复，饮恨在心，就如你这仆婢，宁无怨恨！我今本欲仗剑来灭你，但念你还有良心，可戒而改，姑且饶恕，速行改过。”大户道：“大王戒谕甚是，小子傲慢凌人。只是我为家主鞭打家奴，乃是家法，古语说得好：‘鞭笞不可废于家。’难道这也叫做欺凌？”大王听了，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你因不明这家法，我大王有几句话语，你听了。”说道：

家劝都是人家子，不过借他力为使。
纵有一朝过失劝，也须宽令他知耻。
饮食切莫两般看，贵贱口腹无彼此。
若是异视再加鞭，遇难谁人肯听你。

大王说了道：“此是戒汝宽恩奴仆，若是你不宽恩，更有一样居官的，法令太严，也使小民致怨。好个你家族，每每劝你谦和，你便是享谦和之福的。”大户答道：“便是居上的鞭

笞奴辈，他若不听使令，我鞭笞不轻，不怕他不听。”大王道：“为主鞭笞太重，每每轻则逃亡，重则殒命，这等伤仁伤义，为此我大王暗神其剑。”说罢，掣剑左旋右舞，口里依前火焰喷出，只在大户屋内，若有焚烧之势，吓得大户只是磕头道：“谨依大王戒谕。”

大王方把剑收了，往天井飞空而去，却又到一个僻静荒凉之处，大王抬头定睛一看，只见一间破屋，明月照在窗中，一个贫汉立在那里，自嗟自叹。大王见了道：“此人必是为贫嗟叹。我如今仗剑威风下去，贫汉已自无聊，却不吓坏了他？”抖身一变，变了个过路的常人，衣衫也不甚整，走近门前，叫声：“屋内有人么？”贫汉听得，忙出开门，见了问道：“汉子哪里来？夜静更深，到此荒僻地过，却又敲我门，何故？”大王道：“我家住前十里村，因往后十里镇，寻人借贷些粮食，未遇借主归迟，欲借一宿，来早前行。”贫汉道：“正是荒路多虎狼，不宜夜行，便在小屋一宿无妨，但不知汉子名姓何称？”大王道：“我名姓唤做赤风，不知屋主名姓何唤？”贫汉答道：“小子名姓叫做赤手，看将来，小子却是老兄一姓同宗。你向镇借粮，必是贫乏，与我小子无策资生，总又一般。”大王道：“我尚有借贷之处，虽贫犹可。老兄资生无策，也该设法一个资生。”赤手答道：“小子计策也设了千千万万，资生的买卖，也做了万万千千，只是不济，想是命运所招，还在才能短少。”大王道：“足下即做买卖，必是资生营业，纵然不济，日计料也度得，能计千千万万，岂无才能养生日计？何须推诿命运！想命运在天，天道不亏人。俗语说得好：‘草也顶个露水珠儿。’岂有一个人自不挣铢，推诿命运？若是一等人，想大富，便是痴心。又一等人，买卖利少，用度不节，件件经营，自是不济，这岂是命运？”大王说罢，赤手只是嗟叹呻吟。

大王便知他心情，乃故意说道：“老兄，我小子说便如此，只是也想人生都是命运，真不由人，命该显达，便肯上进，运当富足，便计策顺。我小子也是贫无所措，向远镇借贷，不遇主人空回，岂不是命！如今实不瞒说，正在资生无策，不知老兄既设法千万，如今可再有个好法？若不吝教，也是奇逢。”赤手道：“买卖经营，件件无本，怎能得利？”赤风答道：“正是无本，小子也想没用。”赤手道：“小子欲结几个同心，劫个大户人家，只当借他些资本。”赤风道：“这事做不得，一则王法森严，二则天理人心都坏，莫要想它。”赤手道：“做个掏摸行偷，也是个策。”赤风道：“也做不得，官法如炉，名节都丧，莫要想它。”赤手道：“如此再无头路，除非设诡行诈，将无作有。”赤风道：“越做不得，幽有鬼神，鉴戒可畏。”赤手道：“请教老兄，何事可做？”赤风道：“顺天理，当人心，看你才能力量，做些本份营生，自然过得日子。”赤手道：“贫乏却难过，奈何？”赤风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‘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’老兄只一味苦守清贫，自然过得。”赤手道：“我小子也罢了，只是有个八十岁老母，何如忍她受饥饿。”赤手只这一句，便动了赤风的哀怜之意，想道：“我两走富贵之家，算利的算利，骄人的骄人，却未听他说父母。这一个贫汉倒有如此良心。我既与人抱不平，当助此贫汉，使他有些利益。”乃又想道，“他既无资本，我又无金帛，怎生助他？也罢，不免说出赤风大王下降，与他受些祭祀猪羊罢。”

大王乃把脸一摸，从屋腾空，现出本像来，叫声：“贫汉，你莫愁贫，只要孝心事母，我于冥冥自然助你。我非别人，实与你说出来历，我乃远村山林白额一虎，我同胞二虎一豹。只因我那虎兄豹弟听闻了释道经文，改了伤人恶性，转劫了人身，我因此也要皈依人道。山神说我未积有善根，必待善根圆满，

方能转轮人道，我故此到这村乡几家显灵，自称赤风大王，戒谕大家小户，叫他种些善果。你可称此传说，自有人来敬奉，一则保佑人家，一则助你养母。”乃丢下一根树枝来说：“此物你看树枝，却是一口宝剑，便是我助你神力。你可供奉，自有大户信你。我亦不远去，只在近山中，有呼即应。”说罢不见。贫汉自惊自疑，将树枝拾在几上，次日来看，果是一口宝剑。因此传说，大户并宪三信实，作兴起来，果然人家求利益的杀猪宰羊，贫汉陡然从容过活，母得所养。这贫汉却不该诈说显灵，如不奉猪羊，便要伤人家小男妇女。因此村中向日受了僧道法术，驱除蛟患，便到海潮庵，延请高僧驱邪除怪。

这一日，正是赤手传说赤风大王神剑，要猪羊祭祀，却好海潮庵长老被村众扛抬过来，随后跟着一僧一道，也来帮助除妖。只见长老到了贫汉屋门，见他屋内供着一根枯树枝，问是何物，贫汉道：“是赤风大王青锋神剑。”长老问：“供此青锋剑何用？”贫汉道：“与村乡人家祈求利益。”长老道：“分明一枝枯树，如何是剑？”只见来祭村众都说是剑。长老道：“即此是怪。”乃举起数珠，那青锋剑即复了原相，果是枯树枝。众村人一齐嚷将起来，乃惊动了赤风大王，正在山间静坐，被贫汉一呼，他却乘风即到。见到长老与僧人道士，眼不认得，乃吹一口气在枯枝上，那枝依旧是剑，飞起照长老斫来，长老忙举戒尺抵住。大王见势，知道“双拳不敌四手”，那僧道在旁，也像要帮的，乃现出形来，喝道：“那里和尚、道士上门欺人？”长老道：“不消问我，天下和尚，总是僧人。两教一家，便是道士。且问你这妖怪是何处来的，在这乡村生灾作害？”大王笑道：“若说我来历，也不是无名少姓的。”乃是：

家住深山林谷内，父娘威风谁敌对？

生我弟兄三个身，中有金钱更文采。
终朝一啸猛风生，惊林震岳百兽退。
藜藿不采樵子闲，岗峦阻道行人畏。
弟兄只为悟轮回，欲积善因超畜类。
一个闻道入仙门，一个参禅居你辈。
我心也要转人身，积善遵奉山神诲。
只因村心铁钩湾，正道无闻招邪魅。
本来戒谕积阴国，助此贫人孝母费。
谁知他存不足心，假我名儿自作罪。
师父若是发慈悲，借那数珠拜佛会。

长老听了，乃向僧人、道士说：“原来是你前劫弟兄，可喜你三位发了善心，积下阴功，又激励他善想。你们虎豹最恶，伤害物类，一旦悔心，入了正果。可叹世人空具五体，配合三才，反使心狠虎。虎豹修善，投转人道；人若修善，万无转入虎道这理。”僧人、道士合掌作礼，乃向赤风大王说道：“经了一劫，汝兄不识弟矣。”大王听了，即弃剑近前作礼，仍向长老求度。”长老道，“吾奉高僧荡妖，汝既皈正，当静入山林，积功行满，向高僧求度。”赤风领谢，飞空而去。因此贫汉少克裕了些家计，众村人怪他假借大王名色要求祭礼，毁他墙屋。长老与僧道忙止道：“剑真不虚，神亦非怪，原是警戒众善。只是有神无神，各自警戒便了。”众人感激长老远来，明白了赤风大王来历，各家邀请吃斋的吃斋，送布施的送布施。长老辞谢布施说：“小僧奉师命来驱邪，斋可受领，布施不敢当。”村众有知事的说，送到庵中，作为常住，方是以礼延请。

长老方才要回庵而去，只见赤手汉子走近前来，一手扯住长老说道：“赤风大王因怜我家贫，无以养母，显此神灵，是

何人说他妖怪，请长老到此驱他？他若真是妖怪，便不该与你僧道认弟兄，既认是弟兄，便该留在此受祭祀，为何把他三言两语说了去？他去了，却教我失了养母之计。你出家人，那个不是借佛祖穿衣吃饭的，为何不行方便，破人衣食？”长老正怪他假借名色要人祭祀，却听他一句养母之言，便说道：“善人，你莫要动怒，怪我小僧。那赤风大王虽怜你贫，却不喜你诈，你命里该受他利益，只因你这一诈，便教你失了利益。且世间万事得失都有个前定之数，你不须怨我小僧。”赤手听了，越怒起来道：“分明是你破了我营生，乃说甚么前定，我便问你要个前定之数。”长老被赤手扯住不放。只见道士劝道：“善人不必动怒，我小道还你个前定数便是。”赤手道：“快还来，方才放手。”道士乃向僧人道：“庵中高僧，曾闻他有前因文卷，何不求师指明他前定。”僧人听了，乃向赤手说：“你且放手，我们两个同善人到庵去，查宗前定文卷，与善人明白。”赤手道：“既是有处查明前定，我小于正在此贫乏怨命，若知得前定，便心安守份，也不去设诈，妄求利益了。”

当下赤手安慰了老母，同着长老三人，来投海潮庵。村众仍具扛抬行轿，布施礼物，长老一概辞谢，单单只是四人而行。

时天色黄昏，长老道：“寻个人家借宿一宵，明早再行。”赤手汉子只是心急，要查前定之数，乃说道：“路途平坦，且有明月，出家人行走，夜晚何碍，何必又扰人家。”僧人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”只是长老说：“走得辛苦力倦，便在那林间少憩一时再行也可。”道士笑道：“长老师父，你来时扛轿，把个身体养娇了，你莫怪小道说。”长老答道：“师父有甚见教，但听你说。”却是何话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六十九回

救生命多保如来 耍拐人木石幻化

道士说：“长老师父，你来时乘轿，不曾徒行，回去这点心肠未放，自然筋力便倦。我等来去皆自行走，自然炼去倦么。比如一个富贵之人，安享车马，便知奔走为苦。一个贫贱之人，受过奔走辛苦，若得车马，便知为福。”长老不听，只是歇息林间。僧道两个只得相陪坐地。赤手汉子心急要行，往前直走，说道：“师父们慢慢行来，小子前途等候。”长老道：“你自前行。”按下不提。

且说离此林间三五里路，向来有几个恶狼，白昼食人，后被猎户赶杀净了，途路虽宁，这被食的冤魂未散，往往作怪迷人，每于夜晓，独行孤客多遭迷害。这夜朦月，先有个士人走过林前，不觉行步错乱，绊倒在地，只听得一个人声说：“好个青年壮士，风流典雅，当拿他作替。”又听得一人说：“你看他冠身体，贵显容貌，拿他不得。”一个道：“莫要管他冠冕身体，拿了他何害？”一个道：“你看他正大存心，浩然为气，拿他不得。”士人听了，趴将起来，往前而去。顷刻又一个吃斋把素善人走来，也绊了一跌，方要挣起，那怪一把沙土抛将来，这善人抹了一抹眼，念了一声“佛”，道：“甚么沙土，何人抛来？”只听得有声说道：“善人，善人，莫要惹他。”这善人听了越大念“菩萨”，便趴起来，坦坦走去。却遇着

赤手随后走来，也一绊跌地，沙土抛来。赤手忙叫道：“何人抛沙土？我是走路闲人，身边没有宝钞，衣衫不值几何。”随后且有人绊来，叫了几声，只听得有声说道：“你瞞心昧已，不守本从，要行劫偷盗，不是好人，且与我等代冤替苦。”看看手足如缚，口耳若塞，只叫了一声：“老娘呵！”却好长老同着僧道走近前来，看见赤手在地倒卧，满身泥土，口耳将塞，乃急扯起来。道士啐了他两口，方才明白，说出原因。道士道：“明明怪迷。长老师父，你我都会驱邪捉怪，况你又奉高师命来，如何放过？”长老听了，忙把数珠一举，只见个个黑影，许多魍魉，都跪在前，说道：“我等皆往年恶狼食的冤魂，不得超生，在此捉生代苦，望发慈悲，救济救济。”长老道：“汝等既捉生，那生的何苦，越堕了你们重罪，你这冤魂中有被他捉的么？”魍魉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长老道：“日月已久，似你等黑夜迷人，如何没有？”魍魉答道：“实在难迷，两人同行难迷，忠臣孝子难迷，敬兄爱弟之人难迷，隆师重友之人难迷，口口不离了佛祖之人难迷，念念不背了善心之人难迷。”长老道：“这赤手汉人，你如何迷他？”魍魉道：“只因他昔有盗心。”长老道：“今日他却如何难迷？”魍魉道：“正因他一声念母，便有长老们到来敬护。”长老道：“可见善心，自有感应善处。汝等欲求超生，不当捉生，听我几句法语，若能领悟，自得超生。”乃说道：

自作还自受，何须捉替头。

超生应有路，惟在善中求。

众魍魉听了，齐齐拜领道：“我等不迷人，可超得生么？”长老道：“可超得。”道士笑道：“看来还是不善之人自迷。”

”说罢那魍魉不见。赤手仰见明月，方才醒悟，谢了长老们，往前行路。

天明来到庵前，山门尚掩，四个坐于门槛之上，等候开门，顷刻只见村乡信善接踵而来。却说这日轮该道育师上殿谈经，众僧齐齐环立，行者开了山门，诸善信鱼贯而入。长老进得殿上，与僧人、道士、赤手汉子参礼了圣像，向法座拜了道育师。长老缴上数珠戒尺，道育便问：“师父，你捉的何妖作怪？”长老道：“非妖作怪，乃是恶虎悔心，以善及人。弟子因其善心，令其多积广行，转劫人道。”道育师听了，看看僧道两个：世说有虎而生翼，今此虎而戒人，人不如虎多矣，虎呵虎呵，其必超六道轮回上也。僧道见育师看着他，点首赞礼而退。只见赤手汉子拜礼在地，说道：“长老说，高僧师父有前定之数。我小子贫苦异常，千方百计经营，日计尚然不足，不知前生作何冤孽，以致今生如此？”道育听了答道：“我观汝言，乃是执迷未了。经营日计只须一孽，何必百计千方！计谋益多，心术益乱，乱中宁无设奸弄诡，失了中道本份？殊不知有限之利益，注定前定，经不得你无穷计算之销除。拙哉愚俗，为此不足日计者，反多矣。吾大师兄有前因之卷，二师兄有诛心之册，吾当为你查看。只是卷册非见在文移，可考而览，惟有定静中观，人人自有，个个注载不差，人不能静观自察，吾师兄为你鉴辨明白。你可在长老方丈中少歇，待师兄查明，告知与你。”赤手汉子听了，乃到方丈歇下。

道育在座上乃说经义一卷，众善信恭敬听闻。偶然空中现出一尊圣像，如坐云端，手执铃杵，诵说经咒。育师见了，忙下法座稽首。只见副师与尼总持两个从静空中出来，也向空中拜礼。众善信问道：“高僧何故忽然向空下拜？”副师道：“善信们曾见空中云端么？”众善信十有九人俱称未见，惟一个

善信，名唤道本，乃答道：“小子恍惚中见云里圣像，宛如殿庑十四位尊者，但见摇铃诵咒，却不闻铃声咒语。”副师道：“不见的善信道缘尚浅，见而不闻志响的善信心尚未诚。吾佛门中一诚可格，方才善信若是心诚道不浅，便闻铃声听咒语矣。”道本说：“师父，你听咒是何法语？”副师道：“乃是一句‘南无多保如来’。”道本问道：“这句咒语何义？”副师道：“菩萨慈悲，见世有机心，伤害物类，动了一点不忍仁心，故作了一句咒儿，救那被伤之物，不欲遂那害物的机心。方才若是善信诚心一动，自然见闻真切。”众善信听得，一齐合掌求副师说明咒义。副师乃向十四位尊者圣前稽首道：“弟子发明慈悲圣意矣。”稽首礼毕，乃对众善信说道：“小僧听受我祖师的五言四句偈语，说与众善信一听。”乃说道：

物物相谋害，弱者被强食。

诚心发救援，如来一句释。

副师念毕，说：“比如小者蛛设机丝，网害飞蝇，大者人设陷阱，捉获走兽，我心不忍，见了诚心，念一句‘多保如来’，那飞蝇走兽自然脱了灾，得了性命，遂了我心慈悲。”善信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信如高僧所说，乃是如来灵感，却是善心显应。”副师答道：“昆虫虽小，他也有贪生一念，偶被蛛网所牵，未必不如人心遭害，一念求活之诚。我以一诚相应，多有解脱。”众善信道：“若是往业冤缠，恐未必脱。”副师道：“往业何业？冤缠何冤？都是恶孽积来，如此的空负仁人善心，何能保护。若知改悔于前，自不受机陷于后。可怜人灵物蠢，蠢物岂能知悔，人灵自识真心，莫教堕入恶道，悔是迟矣。”众善信个个合掌称赞。

只见方丈长老同着赤手汉子走到高僧前，拜求前定之数。副师道：“我于静定中，已查有汝前造之因矣。本当于贯钞之积，只因汝不顺受其遇，百千谋心，销除其半，又以欲盗行诈之私，其半已尽除了。但因汝养母一言孝感，仍复汝三分之一。此非前定，乃眼前之因也。眼前之因，其善易增，其恶易减，事在汝行非我所知也。”赤手汉子听得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前来果不差谬，只是小子要知前定，非是眼前之因，乃日后之数。”副师道：“日后之数，在汝修为。天地也不知汝，非是不知，不能必汝行善行恶之心也。比如汝要显贵，也须由汝自行孝廉，汝要富足，也须由汝自行勤俭。假如汝当日思为偷盗，则官法自去投，谁得先定也。我有五言四句偈，汝试听闻。”乃道：

作恶堕地狱，行善上天堂。
眼前须报应，不必费思量。

赤手汉子听了，说道：“师父之偈意不差，眼前行善，便申明奖赏，眼前行恶，便戒饬加刑，何须又问前世后世、前因后因也。”称谢而去。后有说前后世报应太远，眼前因果甚近七言四句，诗曰：

报应分明在目前，何须隔世论因缘。
举头莫道无神鉴，福善灾淫法甚严。

话说祖师随所住处，凡遇善缘，便令徒弟因情演化。行寓海潮庵，普度多日，乃欲前行。村乡善男信及众僧再三留住，还要建个讲经圆满道场。道副师只得稟留祖师，说道：“村乡善信女向来未听经义，未蒙度化，多有作为舛错，因此家户生

殃。今得我师度化，家家行善，户户安祥，庵僧及诸善信愿建一个圆满道场，请我师少留法驾。”祖师笑道：“修建道场，汝等知这功果，不在钟鸣鼓响，不在灯烛香花，不在诵忏谈经，不在依仪行道，汝等知么？”道副师答道：“有前世因。”尼总持答道：“有今世界。”道育答道：“有后世缘。”祖师道：“三世总在一心。”三弟子信受拜谢出殿，早有庵僧众信请行法事，都参详高僧道场“总在一心”之说，或有讲一心善诚敬斋醮的，或有讲一心了明经文忏法的，或有讲一心知识、三世根因的，副师们一一俱答应道是。当下修建道场，却也是个胜会不提。

且说离庵数十里，有座小平山岗，行人路僻，往来颇少，因此山中有块怪石，久受地脉，状似人形，又有一枫树，多年枝叶茂盛，也受了雨露风霜滋培，有些灵异。这两物偶遇着海潮庵方丈长老路过，乃叫庵众把石凿了，到庵置于山门之内；把树伐了，到庵未成器用，却置在山门之旁，往为人众歇足闲坐。日久不知倚草附木何邪，二物成了气候，因听了庵僧经文，受了道场因果，乃变化两个老者，杂在众善信之中，欲进殿门。却有把门神将拦住道：“何物邪魅，敢擅入圣堂？”二老答道：“我乃村乡野老，随喜道场，尊神何为拦阻？”神将道：“高僧演化，百邪远避，怎肯容你邪魅混入，干犯正觉！”二老道：“我系乡老，何为邪魅？”神将道：“你木石假变人形，只瞒得生人之眼，如何欺得神明之鉴。”二老道：“高僧说经演化，便是飞禽走兽，也容听闻，我等就是木石，也无妨度化。”神将道：“木便是木，石便是石，本来未雕未凿，何妨度化。你却把真形变假形，既假心便坏，安得不谓之邪？既邪，安能容你混入？你如必要听经求度，须是仍归山岭，复你原形，待此庵内道场事毕，高僧前行演化，路过你山，随缘求度则可。此

殿门吾神决不容你。”二老听说，不敢进殿，乃出了山门，弃却旧日石木之形，仍存置庵内。他这一种灵气复到山中，便附着别项木石，化为精怪。只因他虽听了些经文，却是庵僧口传，不是高僧心授，就是道场因果，也是门外瞻依，故此念头未正，却又唐突，被神将逐出，他只这心尚在。

大凡天下事物之理，君子与君子意气相投，小人与小人心情吻合。这木石二怪，邪正未有专主，却遇着两个拐子，一个叫做摸着天，一个叫做踏空地。这两个家无生计，专骗拐儿郎，把一村两家孩子诱哄出门，拐到远方，卖与那不得逃走回还的人家。这孩子始初不知人事，被他诱哄随走，及至到了静僻去处，不见父母家村，喊哭起来，他却一好一恶，好的哄他走，恶的打他哭。可怜那孩提小子，叫天不应，只得随走，岂知父母失落，心疼苦痛。这两拐子正拐了两孩，走到山中树下，计较投托惯卖的牙媒，那一片狠恶邪心，却好木石二怪备细听着。他二怪也计较个法儿，说道：“我们变二老无用，何不就变这两个孩子，一则看他拐向何处，且去耍耍，一则把这两个孩子，救了他回村，使他父母找寻回去。”二怪地上拿了一把沙土，向二拐眼里一撒，那二拐眼被沙眯，道：“怪风飞砂，眯了眼睛。”闭了一会，两孩子却被二怪领去旧路，指引村乡而去，他却变那两孩，故意在山侧，要寻路逃走。二拐揉了一会，睁睛见孩子走远，乃奔上前，一人扯一个，骂道：“何处逃走！”二怪故意说腹饥，拐子只得取出干粮吃。走了几步，又说脚痛，二拐只得背负前走，累得一拐力疲筋弱，怨悔不敢言。背走了百里之外，落在牙媒家里，却遇着牙媒家又有一个挑贩人口的，贩卖两个妇女。木石二怪听那妇女啼啼哭哭，两相叙苦，妇乃问道：“女娘，你是何人家的？为甚你被媒卖？”女子答道：“我是家贫，父母欠了官租，没奈何嫁卖。”女子问道：

“ 嫂子，你是何家内眷？为何卖你？” 妇人道：“ 莫要说起。只为我爹娘不择好婿，把我嫁了个浪荡贩子，养贍不活来卖。” 木石二怪听了，两相说道：“ 可怜，可怜。为官租卖女，虽是输国课，谁叫你拖欠官租。若是官债，可怜卖儿子的钱钞，损人利己，怎忍于心。丈夫贍养妻子，须当本份经营，谁叫你不守本份，倒割恩嫁卖妻子。有义男子，便是行乞，也不忍离，只恐妇人无节，罪不容诛，一卖犹不足泄忿。” 二怪计较了一会，道：“ 可恨狼心，是这拐子。我们且听他卖了，看是何家，再作计较。” 次日，果然牙媒总成了一家大户，将两个孩子卖了。二怪到得大户家，方才到夜，即从天井飞空，仍到牙媒家，把两个妇女迷了，背到荒村，问她来历。那妇女知梦非梦，把来历说出。二怪乃吩咐道：“ 我乃神人，怜你苦恼，各送你回家。如人问你，只说遇着两个善人，积阴鹭求儿女，代你还了卖身钞也。” 二怪说罢，各背送到妇人村口后，却仍回牙媒家里，此时尚是黑夜。却如何处，下回分晓。

第七十回

仲孝义解难甚奇 古仆人悔心救痛

木、石二怪送了妇女，各回村家，果然两家问其归来缘故，妇女依前说出。个个听闻说：“世间有此善人，完全了人家夫妻子女，只教他多生贵子，福寿绵长。”却说二怪送了妇女回到牙媒家里，听那贩妇的客人尚鼾呼，拐子两个犹熟寝，木怪乃说道：“石老你变个女子，我还他个妇人，且耍他一耍。”石怪道：“那大户孩子不见了，定要来寻牙媒，却如何处？”木怪笑道：“这样坏天理的，正要与大户处治他。”果然次日天明，贩妇客人与牙媒正去寻主儿来卖妇女，又恐路近无主儿，计较远方去卖。木、石二怪暗笑道：“你可惜空费心机，料你们也无甚好作成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大户人家来寻牙媒，连拐子都扯到官长问拐人要孩子。却哪里去寻，拐子难免官刑，笑坏了二怪作耍。后有说虽是二怪，捉弄二怪，却也是天理不饶五言四句：

可怜人家肉，被拐刁割来。
湛湛青天近，难饶平地灾。

木、石二怪变了妇女，一面笑拐子空费一番辛苦，一面又想着捉弄贩妇的客人。却说这贩妇的，见两个拐人走了孩子，

拖带牙媒也问罪受刑，总是大户势高大，他便不敢在近处贩妇，把两个妇女远带了出去。这一日到个客店里安歇，却遇着赤风大王被长老指教，归林修行，待高僧过时来度，他正飞空，寻些积功累行的事做，却好见客店里两个妇女哭泣之声不哀，乃是二怪作假态处，弄那贩妇的戏耍。不知在地间人心敢有真正易动处，这两个贩妇的，忽然听得妇女哭泣，动了他为客的好心，两人计较说：“我们不是无本的生理，两个妇女也费一注本钱，纵是有些利息，也要消受，何苦把人家妇女卖入远乡远里，还有卖入不良之户，天理何在。不如我两人各分一个，成就个室家，也省一番聘礼媒钱。”二人正议，二怪笑道：“好便是你好意，只是我两个假变的，如何做得家眷？”抬头一看，只见空中赤风大王正在听着。原来木石与虎都是山林契旧，见了各相认识，备说彼此根由。赤风大王说道：“我听了禅僧长老道理，思想我本兽类，性复伤人，万劫沉沦，终归恶道，所以一念皈依了正门。我两弟已转了轮回人道，我尚要积功累行，方得超脱。你二人本来木石，倒也是个清标厚重之质，虽久历阴阳，得了灵气，却只是个倚草附木之类。想乾坤浩荡，宇宙辽阔，何不守你的清标，历你不变的岁月，何苦倒生出一种多事的形骸，劳心的幻化。幻化益生，罪孽益著，遇着炎炎昆冈，斧斤入山，你精灵何附？”木、石二怪答道：“你说的一派正理，却不知我木石原非死枯，乃得天地气化所生，日长岁增，谁不眼见。他如木石，原自木石，有命无性，独我被僧凿入庵门，得了往来善信精诚善念，生出这一种智识。本欲轮转，但未曾受形人迹。前在山门欲听高僧演教，神将不容，因此飘泊到此。你既要积功，我木石安得不修行！只是这客人有本贩的妇女，被我们设法送回原主，如今脱去，伤了他资本，又非我等修行正念。”赤风大王听了道：“此事不难。你两个可假意

病卧，看此二客资本何从来。若是父娘血本，千乡万里辛苦经商，虽然做的不是正大光明交易，也怜他个为利心肠，或是孝养父娘妻子出来，如何叫他折了本去？若是来的不明资本，赚的犯法金银，你便假病而亡，还叫他赔棺木，葬你荒郊。”

木、石依言，到了天明，推病不起。只见二客慌忙问候，木、石二怪只叫病沉。那客背地里抱怨说道：“此事奈何？万一妇女病亡，这注本钱折了，却如何还乡？”一个道：“况是借贷的人本，合伙的营生。”一个说：“债主却狠五分算利，若是伤了他本，怎肯甘休。”一个说：“他放债起家，合伙为利，便折了他的，再作计较。”赤风大王听得，乃说与二怪。二怪便假死去。这两个贩客，慌忙备棺殡葬。那店家又勒索起来，说魇魅他房屋，挟骗钱钞，二客只是叫苦，只得倾囊贴钞。这赤风大王与二怪待他送葬荒沙，却脱身又变了妇女的父娘两个，赤风也变个随伴亲戚，到店中来，故意寻着二客，说道：“自你两位带了我妇女出来，我在家思想，割舍不得，赶路追来，交还你财礼，还我人去。”两客说：“妇女已病亡。”父娘哪里肯信，便哭哭啼啼，只是要人，急得两客没了主意。赤风乃与店主劝解，两客把行囊准折贴补了，方才放得生而去。后有讥诮拐子并两客二词《如梦令》说道：

（贩客你），世上财当取义，谁叫贩卖妇女。一旦本利双亡，反把行囊贴与。怎处？怎处？将何填还债主？

（拐子你）资生尽多卖买，何苦坏心拐带。可怜人家孩童，一旦分离在外。木怪，石怪，耍他遭刑受害。

话说店家老两口子，同着一个汉子，开张安歇客舍。遇有客人不幸灾疾，可怜他客邸举目无亲，遇着有同乡同伴好的，

积善心，怜苦病，调理伏侍，这一片忠厚心肠，便积在身，遇有灾殃，自有神佑；遇着个没慈心的，只顾自己赶路程，还要就中取利，这样人后来偏也遇着没人救的苦事。莫要说客人，便是店家更要存个仁德心肠，遇着客人疾病不吝汤药，服事劳苦。俗话说得好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图。”若是没仁心，疑忌魇魅，或图孤客金钱，或赶逐病人出境，这样店主岂能常保无灾无害！便是这店家两口子骗挟客人，说妇女病亡，魇魅他房房，勒索得客人一心焦折本，一心焦店骗，没奈何贴补店家钱钞，又要勒他烧纸退送。只这一种不仁之心，古怪两口子生起病来，十分沉重。

却说远乡有三个行道的，天晚投宿在店，一个叫今来，一个叫古往，一个叫做仲孝义。今来是个侍诏，古往是个官裔，仲孝义是个寒士。他三个人只为进身未第，有善信传来，说海潮庵高僧三个高徒道行，都有前定文卷，能知人后世事业，三人因此裹粮而来参谒，却为天晚，投入店家住宿。三个人只有仲孝义贫寒，极孝父母，村中人人皆称他为孝子。却说他这一件孝，就遇了几宗险难，俱解救得甚奇。一日越海乘舟，狂风忽把舟覆，得一个大鼋渡他登岸，那鼋口且衔他人遗金相赠。一日邻居里舍皆被火焚，他独安宁，父母且无惊骇，以此为喜。一日其幼子匍匐入井，村人见者，急救不得，那井中忽如人接手送出井，毫无伤损。仲孝义有此孝征，只是名尚未就，故此与今、古二人来庵问僧，这晚三人在店投宿。

却说这店主人一病垂亡，是夜门外有勾人的无常使者，到店门外，不敢擅进。众宿客有醒的听着，那无常若向人说道：“待善人卧熟时，方敢进去勾提。”这人问道：“是今来么？”勾人道：“非也。”又问：“是古往？”勾人道：“不是。”又问道：“是我等大王么？”勾人说：“非也。”原来问的

便是木、石二怪，他似幻形，故识勾人，乃又问他：“善人毕竟是谁？”勾人道：“是仲孝子。”木、石二怪笑道：“姓名已举，冠冕加身，今来、古往，何人不畏，你如何说不是？”勾人答道：“贵不敌孝，只等孝子熟寝，方敢入门勾取。”少时仲孝子寝熟，那勾人入内，店主呜呼尚殍。

次早，木、石二怪将此话说与赤风大王。赤风大王笑道：“你两个诈言有此等情，我大王如何不知。”二怪道：“只因你尚未超出轮回，尚有此劫，非如我等原有木石之性，可复得混混沌沌，不入此等境界。”大王问道：“勾人既说贵不敌孝，假使贵的更孝，却如何？”木、石二怪道：“我却不知，除非问庵中高僧。”赤风王大道：“正是。仲孝义既孝，如何不贵？”二怪道：“也不得知。”赤风王大道：“如此还回庵问僧。”乃假作人形，谢辞了店家，助店家些假设钱钞，出得门来，飞空而去。

这今来三人离店取路，望海潮庵而来，起得天早，忽然遇着一件奇事。三人带了一仆，名叫莫来，乃古家人，此仆平日心地奸险，虽说不坏了主人家事，却也是个豪奴悍婢。三人在前，绕过一林，莫来担着行囊随后，才放了担子撒溺，忽然一条赤蛇儿上前，把莫来的腿上，一口咬了几个窟窿。莫来疼痛难当，行走不得，倒卧在林间，吆喝难忍。三人只得坐地，守着天明。那腿看看肿得桶粗，三人无计，进退两难。今、古二人只叫：“丢下莫来，且回家去罢，趁天早还赶得到，行囊叫仆守看，再着人来接取。”仲孝义道：“我们何事而来？岂有参谒高僧中途回去？”莫来道：“近处有便人，雇觅一个去罢。”今、古道：“哪有便人？”正说间，一个汉子前来，今、古忙叫他担囊代仆。那人道：“蛇咬的仆人，谁人肯替？”仲孝义道：“汉子差矣，我仆被蛇咬，难道行囊便替不得。”汉子

道：“蛇伤虎咬，岂是良人！正要他远路磨折，我若代他担囊，倒教他受快活。”古往道：“不白烦你，须与你钞。”汉子道：“钱钞只可施济贫人，岂可与那恶仆？”古往道：“不是与我仆，乃与你。”汉子笑道：“固是与我，却是与你代仆担囊。我不代他担囊，你可肯与我钱钞？与我实乃与他。”汉子说了，往前径走。仲孝义道：“如今惟有各分囊物，三人担行。莫来可行则行，不可行，且卧于此。”古往依言，把行囊三分，各相担着。今、古二人自嗟自怨，一个说：“好没来由，早知多带两个仆从。”一个说：“不如坐在家中，问甚长老，官虽未做，料已在后为之。”只有仲孝子担囊力弱，口念了一声佛祖，忽然一个长老从小路走出，仲孝子看那长老：

削发除烦恼，留须表丈夫。
肩担月牙杖，挂着一棕蒲。

长老见了仲孝子，也不问来历，两手把他行囊，夺在月牙杖上担着，方才道：“善人好生慢行，我和尚代你几肩劳苦。”今、古见那杖长，和尚力大，便要开口求替，怎知道那长老担了仲孝子的行囊，如飞星去。二人笑道：“仲老行囊，长老骗抢了去也。”看看转弯，哪里有个长老？仲孝义口虽不言，心下也疑，只得大着胆子往前走去。二人乃分些囊物，与仲担着，却轻便无难。三人直走到晚，离庵尚有十里之遥，只见一个路口，那长老坐地，笑道：“善人来了。”仲孝子见了大喜，便问：“到庵尚有十里，天晚如何？”长老道：“便是善人们赶到，高僧已入静室，庵门已闭，不如此路内有一善堂，聊可寄宿。”仲孝子道：“我等也知此堂倾塌，斋食且不便。”长老道：“近来是小僧修葺可住，便是斋供，小僧也备下有，三

位可聊寄一宿。”三人乃进入小路，到那善堂，果然修理可住。三人放下行囊，长老收拾斋食。

只见莫来踉踉跄跄肿腿跛足来了。长老看见，问是何故。莫来把蛇咬说出。长老道：“我看你相貌，蛇牙虎口，心地必恶毒奸邪，报应不差，若不速行改悔，只恐将来不止蛇咬。”莫来听了，只要痛止，便答道：“小子从今改悔，却自想平日也无甚毒恶。”长老笑道：“人人俱有个良心，若知恶毒，谁肯便做，就是做了，中必有一点愧心。只是利欲或忿怒动了无明，突然做去，死也不愧，这时岂自能知。料你仆人性情，除了不忠家主，奸盗邪淫，十恶不赦之条，此外恶毒可赦，可赦便可改，是你不知，无足怪异。只是此后，若能悔改，莫说蛇咬，便是蚊虫也不侵你。”仲孝义听了，便问道：“师父，他一个愚仆，何知怎么改悔，你如今可教他一个悔改的法儿么？”长老道：“大人，君子无恶毒可悔改。善信有不知误犯，只在一念警省间。若是愚俗，须要对神明焚香忏礼，仗延我僧与他消灾释罪，自然蛇毒自退，腿脚疼痛复安。”莫来听了，便问长老下拜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小子不曾带得香仪，愿借堂中圣前，就如今悔改了罢。如是灵验，免得疼痛一夜。”长老道：“悔改须也要寻你平日自知的恶处，比如不听主人叫唤，莫说嗔责怨骂，便是以恶眼视主，就为恶也。”莫来道：“一个恶眼视主，便是毒恶，菩萨如何这般法严！”长老道：“恶眼视主，莫说你仆人辈，菩萨法严，还有大似你的，严过菩萨的。”却是何说。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一回

舒尊长误伤衙役 众善信备问善功

古仆听了长老说“恶眼视主，菩萨法严，还有大过此的”，乃问道：“何样还大？”长老道：“王法最严，子若回头视父，罪在不赦，况你仆人。”莫来听了，方才明白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小子从今一听主人使唤，虽教我蹈汤赴火，也是我为仆的份当。”长老乃叫他跪拜圣像前，与他念卷经，诵部忏。完毕，请三人去睡，莫来只叫腿痛，长老寻了一品草药，口中嚼了敷上，立止了痛。那莫来止痛，便念了声“菩萨”，倒身就睡。长老叹道：“你这仆人今日方知念佛早若念时，怎被蛇咬。”长老也自去打坐。

天明四人齐起梳洗了，莫来腿也不疼不肿，担着行囊，三个同着长老，直走到庵来。这长老叫三位：“且候殿上钟鸣鼓响，方可进去参谒。我小僧先去静室谒高僧也。”乃径入山门而去。三人坐于门外，只见善信持香，却也来得早，各相等候钟鸣鼓响。寺院沙弥行者多是五更鸣钟击鼓，此庵因何随喜的善信俱候钟鼓声响，方才进入？只为高僧上殿，众僧齐集，方才鸣钟击鼓。这日众善信坐久，不听见钟鼓之声，乃是道场已完，祖师师徒辞别方丈，要往前行。果然日出三竿，只见祖师上殿拜礼圣像，辞别庵众长老而行。出得山门，众善信也有拜的，也有合掌问道的，也有说请再留法驾的，祖师师徒一一答

慰。当下只见送的僧俗人等，香幡导引，却也齐整。怎见的？但见：

旌幡飘彩杖，宝篆热清香。
高僧行所住，福国保村乡。

话说为官长的，秉心宽厚，也是第一件积福延年功德。却有一时，关系自己紧要事情，左右或违误了事，不得不以法处，尤当千思万想，酌量用法，恐怕彼此错谬，一或尽法，则左右有莫白之冤，这冤孽明明却不知，随着势分做了去。那冥冥之中，多有冤愆相报、古怪跷蹊的事。这村舒尊长当年居任时，最清廉用法公平的。只因与一个僚友建议，要除去一个坏法的奸恶，彼此书稿往来秘密，不与人观。一日祭祀，偶穿祭服，误将同僚书稿置在祭服衣袖，事毕回衙，衣折在厢失记。后数日寻稿不见，便疑平日极爱的一个衙役窃去，走漏消息，便极刑拷问。可怜这回只因此稿关心，把公平之法放在一边。这衙役负不明之屈，送了残生。事已往后，一日尊长归休林下，偶折那祭服，家人忽于衣袖中，扯出那向年书稿。舒尊长一见，便顿足抚脸，叹道：“冤哉，苦哉！此衙役负屈于九泉矣。”说罢，只见那家人横眉竖眼，一把手揪住了尊长，骂道：“今日你心既明，我却有冤报也。此衣一日未出厢，我冤苦一日不得申。今经三载，你既不知，我故不白，今你知我白，冤苦岂终磨灭不雪？”尊长当时自认错误。那家人仍揪着衣领，撞了两头倒地，半日方醒，人问不知，尊长因而得了沉疴卧榻。

正要遣人到庵，一则忏罪保安，一则超亡悔过，却遇着祖师师徒离了庵门，道过其宅，家人报知尊长。尊长扶病出了大门，敬请高僧师徒入宅。祖师悯其诚敬，怜其病苦，乃辞谢众

僧及善信远送香幡，入到尊长之宅。那尊长行礼不能，乃移榻堂中。家眷人等祈求高僧超度，备细把得病的始末说了一遍。祖师听了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冤冤相报，经百劫而不休，徒弟们当为尊长解脱。”舒尊长向来知祖师不多言，喜坐于静室，乃吩咐家众洒扫花园洁净房屋，请师徒居住。师徒本意行道，却因与尊长消忤这冤愆罪孽，只得暂留园屋静处。当时天将黄昏，尊长不耐病烦，乞求师救。道副师乃向尊长说道：“老尊长，你此病非风寒暑湿，可药而疗，非妖邪作祟，可法而遣，乃是一种冤缠为害。这冤缠如何应声，似印索图，你如何他，他如何你，岂易解救。待小僧于静定之后，有一根究功德，察其始末，再与尊长解脱。”说罢，尊长依言自去安寝不提。

却说道副与二师弟计较道：“舒尊长之病，不察前定之因，如何能救？”尼师道：“不诛冤孽之心，如何得解？”道育说：“不与他除却后来之报，这如何得脱？”三人说罢，各入静功，将次出定一个境界，三人如梦非梦，相聚一堂，只见一位尊者须眉皆白，升空而坐，向三人说：“入静非静，出定尚定，汝等其有物胸中以入，未得究竟以出耶？静定乃修行人本愿，何得管人闲事搅扰？”副师忙答道：“为演化度脱众生，皆此中不了，何得为管人闲事？”尊者笑道：“吾姑试汝。查究根因，自有冤业，报复深浅。冤业若深，无复能解；若犹业浅，尚可度脱。汝等好为。”三人方拜，忽然尊者不见金容。三人乃各为舒尊长查究这宗冤业。且说副师方入静，忽然如身到一座厅堂，公案齐备，一宗文卷在上，并无一个人踪。副师走近案前，揭开卷面，乃是舒尊长的事迹，卷前一行，开着舒某除奸的书稿，底下判道：“忠臣爱主，除恶进贤，宜奖九世簪纓。”又一行开着：“有鲠直之气，却怀狐疑之心，减罚三世。只以失记书稿，误仗衙役，致毙于刑，减罚三世。”下边却注着：“

余当奖的三世福禄。”道副再要揭后卷，便如糊粘一般，乃执起朱笔笑道：“待我添一句解语。”乃批道：“百病不侵，灾殃消灭。”方才批罢，忽然惊醒，只见尼总持与道育二师俱已出定，各相称说尊长病势虽沉，却不能伤。道副便把阅卷的景象说出。二师道：“我弟亦有静中景象。”副师笑道：“只为尊长根因，叫我等静定作扰因也。”

天明，舒尊长觉病势少安，扶病走出来，向副师们作礼，问祖师有度脱法旨否。副师道：“我师每常入静，动经一两日，乃我等于夜来略有景象，俱属老尊长事实。”尊长便问道：“师父们有何景象，关系老夫灾疾？”副师道：“小僧夜来于前因卷中，见尊长除恶书稿倍加荣奖，只因误伤衙役，减却其半。但福寿自增。小僧为尊长在卷后批了‘灾殃消灭’。且自调理，自然安愈。”尊长点首称谢道：“老拙病势，果于半夜陡然减半。”乃问尼师父有何景象。尼总师答道：“小僧早已见尊长文册，与师兄无异，只是后有衙役诉冤的一词，中诉尊长暴怒尽法，不思宽宥。”尊长道：“老拙忘失书稿在衣袖，后见了自生悔心。”尼师道：“文卷之下，正注道：‘不见不悔，终作沉冤。’为此报以沉痾。小僧为尊长也添一笔：‘无心之冤，改悔可释。’”尊长听了，点首称谢，却问道育师有何景象，道育答道：“小僧无甚卷册可查，于诸静后，但见尊长堂中挂有一轴诗文，上写着尊长后来报应七言四句。”乃说道：

人间一切恶因缘，报应分明在目前。

为问解冤消业障，都应一善种心田。

舒尊长听了，说道：“我等为官的，执一时喜怒，莫说尽法，伤了小民，便就是一言一貌，动了怒威，那在下的畏心惊

胆，亦有因而作疾伤生，况以威刑，宁保不堕冤业！我老拙自料生平执法在恶民，和颜悦色在善类，惟此一件，自知冤结。欲解此冤仇，须是查衙役家有何人应当抚恤，再乞列位师父转经忏悔，超生亡役。”说罢，乃令家眷齐出堂，拜请祖师暂留法驾，当时启建一会忏悔释罪道场。善事方毕，尊长生一欢喜心，那病随愈。

却说有乡邻亲友来驾安，内有一人名尤子，乃舒尊长眷戚，开口问道：“闻知三位师父深在灾病根因，吾有老父得患灾病，可能知他病原何得，其亦可解脱么？”副师道：“尊翁何病？”尤子答道：“食鹿染病，残疾卧榻日久，恐不能救。”副师道：“人莫不食鹿，岂有作病！还是有疾在前，因鹿而发？”尤子道：“有因也。吾父曾居官职，得一美珠，贵重百金，心甚爱惜，一日误落鹿食豆草秸下，随已取得。后忽失其珠，乃是婢盗。其心只疑豆中被鹿所食，把三四活鹿剖腹而寻，竟无有珠。后盗珠婢事露，老父梦觉鹿触，遂染病到今。想误伤人者，病可解救，误伤鹿者，尤易解也。望三位高师大发菩提，为吾父一垂方便。”副师道：“此疑症也，梦境疑心也。曾法惩盗婢否？”尤子答道：“亦止杖婢出珠，只是冤在数鹿。”尼总持听了，说道：“小僧查舒尊长病因，便已知这尊长病矣。”尤子问道：“师父曾知，却是何故？”尼师道：“尊翁可名尤路么？”尤子答道：“正是父名也。”尼师道：“此事曾注册内，小僧见了，乃尊翁居职无功有过，不当因事得受美珠，又不当因疑误杀多鹿。鹿纵为人食之畜，而冤业却在人心。事既明白婢盗，那一点误杀成疾，倒有人难解救。此时万金之躯，不说百金之宝也。”尤子道：“舒亲眷伤人事明，乃可解救：伤鹿事小，反难解救，这却何义？”尼师说：“舒尊长退不肖功大，想不肖害事，岂止暗活无限生灵。尊翁无此功德，乃有

数命之冤，只怕难解救也。”

只见众亲邻友听了道：“杀鹿成孽，作罪生灾，我等人人不无，家家岂少。师父既有文卷可查，乞为我等一查勘，以便人修善果，家积阴功。”道育师听了，笑道：“诸善信是欲小僧们查勘有无冤愆，方去修善，乃是有所畏而为善？因求善而后积阴功也。小僧若去查勘善信无有冤愆，难道善信不去修善？有冤愆方去修善，只恐迟矣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请教高僧，何以修善，如何积阴功。”副师道：“修善在一念感发，安可先说？阴功在目前积下，安能预知？”众人道：“比如要先说使我等预知，师父或有明教也。”副师道：“八斋五戒，也是一善。”众人道：“茹荤之家甚众，皆为恶耶？”尼师道：“不宰牺牲，便是慈仁，慈仁乃为善首。”众人听得说道：“减禄延寿，想是此义。”育师道：“王公减膳撤乐，正是此善阴功。”众人称赞，又问：“善事多端，再求明示。”副师道：“济贫救苦，也是一善。”众人道：“济贫必我有余，若我尚不足，何以济人？”尼师道：“有怜贫之心，即是济也。有救苦之念，即是援也。若见贫苦，毫无救济，漠然不动怜心，即是恶义。”育师道：“还有一等欺贫笑苦的，最不善也。”众人称是。又求三位高师：“尽说其善，使我等以便修行。”副师道：“修桥补路，也是一善。”尼总持道：“施药饮水，也是一善。”道育师道：“指迷说路，也是一善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微末小事，皆为善行。宁无大善开示我等？”副师道：“大善无过忠君孝亲，尊贤敬长。人能修积这善功，德福自无量矣。”众人听了，齐齐称赞。只见尤路之子起出众人坐席，向三师稽首道：“师父们，既说忠孝为大善，小子为父宰鹿得病，为人子的当为亲代，只望高师垂慈，可忏悔而愈，乞赐救拔。”副师道：“尊翁冤愆本难救解，今善信一言，若出真心，我等

自与你查解鹿冤，除却了报复之孽，然后再与尊翁解散这宗根因。”副师方说了，只见园中忽然起一阵狂风，这风非比平常的和风：

荡荡清炎暑，微微解躁烦。人心欢畅处，不猛海安澜。乃是飞沙翻土迷人目，搅海翻江覆客帆。松柏槐榆连干倒，茅檐草屋顺墙坍。

这阵风过，副师向众说道：“此风刮得非时，定有异常事因。”舒尊长便问道：“风乃天地吹嘘之气，当此清宁时候，谓之和风，有甚异常？”副师道：“风顺四时，春条风，夏清风，秋凉风，冬不调风。若顺其时，枯者荣，荣者实，此令之善；若不顺其时，败折木坏屋，此令之怒。今日出而风猛为暴，小僧所以说有异常事因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尤路之子忽然跌倒在地，众人忙扶起，乃如醉如痴。不知何因，下回自烧。

第七十二回 走邪猿仆遭迷病 救乳鸟虎不能伤

且说尤路屈宰了三四只活鹿，这鹿原与两鹤为侣，鹤失其侣，却有一猿与鹤有清交之雅。这猿在他园中日久，有此怪异，能识人情变幻。这日见鹿被宰，哀鹤孤，因想道：“主人养鹤鹿，以为盘桓，今一旦宰鹿，则劈琴煮鹤，惟其心意。我猿却也与鹤同在清交，万一喜怒不常，害及猿猴，此生何以自保？”乃成精作怪，变了一个丫环，在尤路左右，假以服侍汤药为名，其实探听鹿鹤情由，看主人何意。原来主人宰了鹿，实乃疑他豆草内吃了珍珠，既知婢盗情因，自生愧心，染了这病。疑心生疑，恍惚中就见三四只鹿来索命。哪里是鹿有灵，却是人行了一件善事，自有神明佑护。妖邪自然不近；若是做了一件恶事，便有魍魉魑魅借因惑乱，神明不佑，自然灾疾顿生。尤路正病昏昏，只见三四鹿近卧前，如鹿非鹿，似人非人，说道：“尤路，还我鹿命！”尤路道：“畜生如何作祟。我乃一时误见宰汝，非是故杀特杀。”鹿乃说道：“诸兽生命有天，惟我鹤鹿长年，为一美珠，伤鹿长命，已诉冥司，怎肯轻放！”尤路听了，乃拔卧侧宝剑喝道：“畜生休得罗唆！吾命有天，你命在吾，便屈杀了你，也不为大害。”那鹿见剑，又被尤路喝骂，便欲退散，却被猿猴在旁见了，他且不变丫环，乃变了一只鹿，帮着众鹿把尤路指道：“你为人未闻善功，难

免私议，今日无故冤鹿，鹿可冤而杀么？”尤路听见，又执剑斫来，众鹿却是魑魍假设，见剑遁形而退。这猴怪乃把剑夺去，将欲加害，却被夫人走入卧房，看见猴子执剑欺主，乃喝道：“猿猴何得入房成精！这猴子弃剑走了。因何夫人知是猿猴，只因夫主当年爱珠，曾言语劝谏莫受，他存了这点正气，又因夫病，拜神许愿，吃斋念佛，故此正自辟邪。那猴子自是远避，却不敢复入家园，恐夫人令仆惩治它，乃飞走到舒尊长园来，逞妖弄这一阵怪风。又见尤路之子在座，与众讲话，他恨夫人，遂迷其子，却未曾防高僧在内，妖邪何敢弄风。这尤路之子被猴精迷了，众人扶起不醒，家仆只得扶回家内。

夫人益加惊慌，忙叫召医诊视，药饵不灵。

却说这猴精弄风，迷了尤子，便要迷众人，只见三个长老踟蹰而坐，顶上放白毫光，他哪里近得！方欲要迷众人，那长老毫光中，忽如万道金光，如箭直射猴精。猴精当射不起，飞走出园，仍归旧处，见那孤鹤恹恹，如思鹿伴，这猴精见了，想道：“夫人识破前因，主人宝剑厉害，她若令仆婢到园寻我，如鹿般处，将奈之何？我如今只得先下手为强，把她家仆婢个个迷倒，莫使她来寻我。却又有一件，我一猴精，力不胜家众，且待那三四鹿冤魂帮助帮助。”等了到晚，果然鹿魂来到。猴精乃问道：“汝等何不投生六道，尚来何故？”鹿魂咽咽呜呜，哪知说话。旁有一押解的，代言道：“冤家债主一丁一对，怎得消除！”猴精道：“想此鹿必有应杀之因，就是冤了他，也难报复一个堂堂汉子。”押解的道：“你这猿猴哪里知道，世间食牲宰畜万万千千，若存了一点善心，行了一件善事，这牲畜方且为那善人之福享。只恐人心不能必无恶念，行的或有背理恶业，非是此畜类报冤，乃乖气致异，人自造孽耳。”猴精听了道：“你等来得正好。”便把前事说出，要这鹿魂帮助，

迷那奴婢。押解的道：“冤各有头，鹿只寻得家主。你如要迷众仆，须是看他各有平生被他冤害。”猴精依从，乃遍与押解的前房后屋去看，个个奴仆，哪个不是有过恶、食生命的虫蚁儿。也是冤家索命，这猴精便个个迷了他。果然生疮的，害病的，个个仆婢卧倒。只有夫人无恙，两个小童少女跟着上烧香洒扫的无病。

夫人见这一家灾病，药饵不灵，正在焦思，邻近却有一个毛捉老，善能除妖捉怪，夫人唤他来退禳。这毛捉老听唤，忙收拾符法来到，摆起香案，画了朱符，方才行法。那猴精笑道：“符法要炼先天一气，运用自己元神。是哪里来的哄人钱、好酒鬼、混帐的，驱甚么邪？治哪个怪？”把毛捉老的头巾、手髻儿都夺了，送在花园内。夫人看见，辞了他去。听得舒尊长现有高僧在家，差人去请。祖师乃令道育师往治其事。

道育奉师命到得尤家，见大大小小都病，那尤子也昏昏沉沉。道育师前后房屋看了一回，口中到处念着梵语，那些家仆病已减了三分，只有尤路父子渐渐沉重。夫人啼啼哭哭，哀求圣师解救。道育师好言安慰，乃在他家堂中打座。到夜入静，出元神与他父子查勘根因，哪里是风寒暑湿，疾病根源，却是那不明冤愆作耗。道育师于静夜神游，到一所掌冤枉司的所在，查尤路病源。司吏说：“尤路无甚冤枉。”育师道：“现有鹿冤。”司吏道：“鹿食草根豆秸，误伤虫命甚多，应遭此报，非冤也。”道育道：“草根豆秸，何有虫蚁？”司吏说：“凡山地草根木叶，有虫蚁藏聚，不但斧锄为害，便是牛马兽类啮草，多有遭伤，那有仁人留心到此，也是积福无量。”道育道：“尤路之病，既非冤枉所致，其尤子又昏沉成病，这根因却从宰鹿，乃是何故？”司吏道：“僧之师兄尼总持，有诛心册可

查，僧可问自明。”道育乃出定，与夫人说：“尤尊长之病非冤鹿作祟。可请吾师兄来，吾亦当面询病源。”乃入卧内，只见尤路恹恹待毙。育师近榻问道：“尊长病觉何如？”尤路道：“老拙为宰鹿寻珠所起，如今意不在鹿，在病忧不起，家计难丢。”道育说：“老尊长原来是忧疑作病。小僧有一句话，奉劝人生世间，一切事务做过的莫思量，未来的休计较。你身未生来时，有何家计着意，有何疾病忧愁，有何难丢易丢？只怕你忧此难丢，便惹灾疾不起。依小僧言，只当无此家计，总如始末生来。回头看世上多少无家计的，倒无灾无障。”育师说了一番，那尤路哪里动意，但只口应。正讲间，家仆传入：“尼总持师父来了。”育师道：“来得正好。”只见尼师也入卧内，看那尤路卧在榻上哼哼唧唧：

瘦骨精羸若槁，焦颜憔悴如枯。恹恹就木在几乎，不识高僧能度。

尼总持入得卧内，见了路尊长光景，说道：“尊长有何念头在此时？”尤路又把前言说出。尼总持笑道：“尊长非家计忧，乃善功少积。依小僧说，悔却从前固迟，趁此日时尚可，若急早积行善功，管教你灾病安愈。”尤路听了笑道：“符法不验，药饵无灵，怎样善功，就能愈病？老拙亦曾叫子到高师处许愿，闻他愿代父之疾，此亦善功，如何反致风发跌倒，现今卧榻不起？曾闻高僧们以忠孝为善，不比凡常僧众，弃却纲常正道为修行，此代父岂非孝感，为何而病？”尼师说道：“小僧正为此查勘明白，非是孝不能感，乃是发心未真诚耳。吾佛门中，千感千应，只在一真。代父未尽真诚，反成罪过。却倒不如老尊长，疑鹿冤，非是忧家计，乃是爱生前不舍心真也。

小僧等强尊长行善，古语说得好：‘强令之笑不乐，强令之哭不哀。’真诚与不真诚，事在各人意念。不但这不真诚，关系一己，为家主的关系一家，这叫做：一家之主在尊长，尊长之主在一心。心若不真，妖邪百出。古人比心猿意马，全要劳拴。”尼师这只一句，猴精正在那里要迷乱众人，见了高僧，又怕他光射，被尼师说着心猿，他遂惊胆，想到长老们有道法捉妖，不似那酒鬼毛捉老，休要惹他。这猴精离了尤路家园，往别方走去，按下不提。

却说尤路父子被二僧说了一番，心地略明。那夫人听得，忙出来深深拜礼二位高僧，说道：“夫子只因不听氏言，以致灾病。方才子也略明，间说代父未真，他说当时果是听师父说善，随口答的，代父实未曾诚心。从不忍父病一念，在听师言之先也。如今不愿己病之除，但求父愈。即我老身，亦愿代夫病也。”育师听了道：“尊长父子不致危者。小僧进门还见有一种善因，乃遍观前房后屋，仆婢不安，都是邪魔作祟，没有善因。今见夫人，乃知善因在你。只愿尊长父子悔前因，修后果，自然回春作吉。”尼师道：“邪猿远去，正意一存，家主一安，合门自保。这点真诚在夫人也。”小僧有几句偈语，请夫人垂听。”说道：

病岂是鹿冤，疑心生暗鬼。
修善出真诚，消灾由忏悔。

尼总持说偈毕，尤氏父子病少痊愈，说：“师父们教我修善，如今已知悔悟之迟，只是胜如当前不知悔。但不知修善实功，诵经礼忏，却是借重师父，还是自己发心，待病愈酬愿？”道育摇首道：“我小僧们虽曾说与尊长查解鹿冤，以除报复

之孽，如今看来，你病源种种，非是纸上可超脱，必须大发一种善缘，方能安愈。”尼师道：“夫人已有善心，公子已存善意。若是尊长发一种善缘，真是起死回生良药。”尤路想了一会，道：“老拙愿舍宝珠之价，赈济孤苦贫人。”尼师摇首道：“善固是，但未大。”尤路道：“再愿救活放生禽虫兽类万千。”道育也摇首道：“未见为大。”尤路思思想想半晌，说道：“有一事可行，但未知人心可依。若是肯依从，不知善缘可大？”育师问：“何事？”尤路道：“我有旧交，现掌兵权，待下操切用法最严。我修书札劝他宽仁大度，存一个忠良慈爱的心，不得已而申法以警众。”尼总持听了合掌称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老尊长若行此善，实是为生灵造福，保国安民，大善无过于此。”育师道：“只此心一举，便已活了数万民生。小僧们行矣，尊长善自保重。”尤路只听了二僧称扬，心中一乐，陡然疾去八九。尤子沉昏随解，走到父卧，见二僧辞要出门，他哪里肯放，随差家仆来请祖师法驾。祖师被舒老敬留，一则入定，二则好静，乃辞谢家仆。这家仆只得回来，正过一处深林，这林却是小径僻路，怎见得僻小，但见：

树密识阴深，人稀知路僻。

但闻禽鸟声，更有虎狼迹。

这家仆抄近道，走此僻路，到得林间，只见一个乳鸟被弹打落在地，不能飞起。两个大鸟飞绕左右，呜呜哀鸣，若有救起之状，却不能为救。家仆平日在家，极会捕鸦打雀而食，只因主人叫他宰鹿得病，却得僧家劝善解救，他遂动了善心，乃把乳鸟送上树巢。这鸟巢树枝且高，乃攀援而上。正才放乳鸟于巢，只听得林间风声响起，一个猛虎跳出。这虎却有两三只

麋鹿在前，旁边有一人领路，那人喝麋鹿说道：“你寻得宰你之仇，我亦得前亡之代。”家仆看见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说道：“明知这僻路蛇虫伤人，虎狼为害，怎么昏迷到此。如今虽在高树，万一虎爬上来，或啃倒此树，如何是好？”正踌躇间，只见那虎往树林深处蹲着，人与鹿皆不见。却有一个汉子，手拿着弹弓，一怀藏着弹子，走近树来，口里骂道：分明一弹正中着个乳鸟，落在此地，何人拾去！”这汉子左张右顾，却不曾抬起头来。这仆人在树上听他言语，乃叫道：“汉子，雀鸟也是生命，何苦将弹伤它。”汉子听得，抬起头来，认得是尤家仆人，平日专一捕鸦打雀的，乃说道：“你这巧嘴，现趴在树上捉鸟，却讥诮别人。”家仆道：“我非讥你，乃是实意劝你，你且看那前树下，蹲着大虫，仔细仔细”汉子听得，睁睛一看，跑走不及，被那虎跳将来，把汉子拖去。吓得家仆倒栽葱，一跤跌下树来，却似人扶，未大伤损。趴将起来，往家飞去。忙忙回复主人说：“高僧乃舒尊长留住。”尤路只得备斋款待二位高僧。

这家仆乃把林间遇虎救鸟事说出。尼总师说道：“我僧进你主屋，见你面带凶色，今见你一面光彩好容，乃是救鸟，免了虎伤。难道善心不有感报？”尤子道：“此仆平日专好捕鸟，今日救鸟得免虎伤，皆是高师道力。”道育答道：“他已见打弹被伤，只愿他善行长远，多积勿改。”尤氏父子答道：“岂独家仆，都叫他莫改善心，便是我等，永遵师戒。”二僧合掌称谢，辞了尤家，复归舒宅，备细把这事说与祖师、道副师兄。时祖师已出定，听得二弟子化善一节，乃说一偈，与舒氏人众而听，说道：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弹雀虎伤，泉水没兽。

众人听得偈语，个个赞叹。祖师师徒乃辞谢舒尊长，望前而行，师徒们迟迟行道，缓缓登途，三里一歇，十里一住，总是演化国度之心，随寓而安之意。行得两程，尚在本国境界一个路头，人民却也繁盛。乃是何处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三回

猿猴归正入庵门 道院清平来长老

话说南印度国近东境界，有一山名多玉，想类蓝田，曾有僧人结庵，施水济渴。那终日替僧担水之人，名唤孤光，赤贫，每每枵腹担水，僧常给食。后因僧亦乏粮，此人乃拾山石卖于村市，得几贯度日。偶一日，拾得一石，中剖为玉，厚得其钞。此人妄念顿生，遂唤此山，名为多玉。此是人心不足痴望，遂乃荒凉。庵僧远去，孤光依旧赤贫，日乃乞化市中，夜归庵宿。这庵日久倾颓，仅有遮风蔽雨数楹。一日，风雨凄凄，忽然见破屋中一个猴子蹲踞在内。孤光见了，便上前来捉，这猿猴却也不慌不走，随他手扯，便跟他走来。盘旋了一会，这猴子冒着风雨往外飞走，孤光赶它不着，抚胸叹道：“我如何不把绳索拴了，市上去卖几贯钞，也换得几许粮。便是把猴子做一个引头乞化，也强似白手求人。”

正说间，那猴子却是尤路园中走来的这精怪，弄风变幻迷人，被高僧道力逐来，他原有灵性，知这多玉山中足可藏形，又见这破庵孤光心不足，冒雨走出庵门，本意寻些野食来庵，忽听孤光叹悔，不曾绳索拴，乃笑道：“这不中相交的痴汉子，待我耍弄他一番。”却又想道：“我若作魔弄怪耍他，只怕他认得拿妖捉怪的符水法家。前日尤家有长老居住，况此庵中，惟僧道可入。”这猴子就变了一个道者，走进庵来，向孤光说：

“老师父，借你庵中，暂避风雨。”孤光道：“破庵处处屋漏，连我亦难安。”道者说：“不妨，不妨。我会遮盖。待天晴，再化些砖瓦修理也好。”孤光听了，又道：“住便住了，只是我赤贫，柴草也无一根烧汤你吃。”道者道：“不妨，我自会化缘，不吃你的。若化得有余，便是老道任情受用。”孤光道：“天色寒冷，火也没点与你烘。”道者说：“出家人自有养，不须要火。”孤光道：“只是眼下饥寒怎过？师父，你腹中可饥么？”道者说：“腹中尽饱。”孤光道：“你却腹饱，奈我却肚饿。”道者说：“若无风雨，待我市上化缘就有，无奈风雨越大难行。你且忍耐一时，待雨住，便是风大也无碍。”孤光愁着脸，这道者越弄手段，那风雨直往屋里刮来，把个孤光冻得呵呵颤。这猴精越发脱开衣服，说道：“我出家人有养，暖得紧，且开怀凉凉着。”孤光道：“总是你饱暖，不似我饥寒。”道者一面开怀，一面且唱个曲儿，唱道：

世事看来多翻覆，欲足何时足。可笑那痴人浮生空碌，只落得百年时成朽骨。

孤光腹饥身冷，正怨那风雨狂大，这猴精越开怀唱曲，想道：“我本尤家园中一只猴子，既瞻仰了高僧光照，不觉走到这里，却又变了个道者，耍这心不足的老道，方才乃唱个叹不足的曲儿。也罢，既借庵避雨，如何又耍弄这贫汉。我如今就把这不足心肠，难这贫汉。”乃对孤光道：“老道，你晓得我小道这曲儿内意么？”孤光道：“我虽愚陋，却也明白。真真的世人，哪个心肠知足！比如我如今腹饥，怎得几个馍馍儿吃？”猴精见说，乃弄一个手段道：“不难，不难，你等着，我冒风雨取几个来你吃。”乃飞走出庵，顷刻袖中袖得几个热馍馍

来。孤光见了，忙拿了个吃。猴精问道：“你心意足了么？”孤光道：“肚便饱，口却干，怎得些汤儿咽咽？”猴精笑道：“也不难。”乃取了一个罐子，冒雨而去，顷刻取了一罐热汤来。孤光大喜，连吃了两碗。猴精道：“心足了么？”孤光道：“身上却寒，怎得件棉衣一穿，便是柴火烘烘也好。”猴精道：“不足心肠渐渐来了。”道：“也不难，我原说有养，方且开怀，便脱一件衲衣你遮寒。”孤光穿了衲衣道：“师父，身上不寒。我心视前却足，若看后来，怎得为足？”猴精道：“我与你闲口论闲话。比如你今为饥寒，得了饱暖，已知足了，若是再说个不足心肠，我便与你一问一答。”孤光道：“今日饱暖，明朝不断。明朝就继，后日哪有？后日就有，日月却长，奈何常继？”猴精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出家人多结纳几个施主，求他岁供月给，自然长远。”孤光道：“须要求他。比如他心不如你意，求不能得，终不如自有。”猴精道：“不如化些金宝，买田治地，自收自吃，这意才足。”孤光道：“化他不肯，这金宝何来？必须不劳乞化，自家的金宝，置买田地，方能遂心。”猴精道：“这也有可处。闻多玉山有石藏玉，得玉沽价，其田易得。只是得了田地，也要天时丰稔，万一旱涝，未免忧心。”孤光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旱涝不收，钱粮拖欠，官长比催，若迟了限，必遭责罚，必须得个优免宽刑，方才护贍。”猴精道：“也不难。若有一官半职，自是优免。”孤光道：“一官半职，品秩不尊，上有大僚，下属也要趋奉，万一趋奉不周，宁保不敬之罪！怎得一个大官僚做做，其尊在我？”猴精道：“也只就你这个不足妄想心肠，便是做个一品之尊，也非容易得来。不是根基风水，孝廉学业上种出，也须前生种德修善阴功。”孤光乃笑道：“我等一个贫汉，根基无有，风水那来，孝廉学业无从得就，只有种德修善阴功可行，却又要前生

修种，你我既在今生受此贫苦，必是前生未曾修种，要想尊大，如何能够？”猴精道：“你这不足心肠可肯罢休？”孤光笑道：“如何肯休！尚有后世。如根基可发大僚，却也不难。”猴精道：“根基岂易能得，乃是今生修种。”孤光道：“便是风水也可。”猴精道：“也是今生积得。”孤光道：“孝廉学业，便不须今生，却是来生自己努力。”猴精道：“今生不修种，来生定产于愚俗之家，怎知哪学业，行哪孝廉？”孤光道：“据师父说来，都是今生修种。如今我与你贫苦出家，在此破庵，如何修种？”猴精道：“你与我不同。我出家道者，八斋五戒，见性明心，不入贪嗔痴，惟念阿弥陀佛，便是本等修种。你既非僧，又不居俗，现在庵中，只就你这现在修种。若生不足妄心，便非修种，不但来世不得大僚还要妄想，堕入无明苦恼。”孤光听了笑道：“现在不过破庵，日行不过乞化，将何去修？把甚功德去种？”猴精笑道：“守你风雨凄凉，甘你饥寒贫苦，不劳妄想。僧家有一句禅语说得好：‘上床脱了和鞋，知道明朝来不来。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’”孤光听了笑道：“讲了半晌闲话，还在破庵修种现在功德。我如今请问师父道号，在何处出家，若是没有定处，方才你说能募化修理，便在这破庵居住。当年前有一位僧人，在此施些汤水济行人渴，不料僧不会化缘，冷落此庵，倾颓而去。”猴精答道：“我名元来，在梅岭出家，经年游方，哪有住处。老道若容我在此，管教你饱食暖衣。”孤光听得笑道：“缘法，缘法。我依旧替你担水施汤。”他哪里识这老道乃是猴精变幻。

却说世间邪正原不并容，邪能归正，自入正因；正若投邪，便投邪道。往往有一等正人，邪入贪嗔，皆因善根缘浅，倒不如一个猿猴。得瞻高僧白毫光照，一种迷人兽心，改作出家正果，总是高僧到处度脱化功。他却也性灵多智，一面村市化缘，

修理破庵，一面布施汤水。乃就有村市善人，见这和尚伶俐，会说善讲，都肯发心，把个破庵修理如新。早有过往僧道，行路客商，吃汤饮水，地方人众遂称元来道者。起个庵名复新庵。怎叫做复新庵，只因：

荒凉无僧住，倒塌没修工。
瓦破淋漓雨，墙坍不蔽风。
堂廊生野草，泥土出蛇虫。
元来重复建，清夜又闻钟。

话说祖师师徒行到多玉山这村境界，正要寻个安住的去处，却有一个善信，乃是海潮庵随喜过的，他见了祖师师徒，乃上前恭敬迎着，说道：“列位老师父，今日因何过此地？欲往何处胜游？”祖师答道：“出家人行无定处，随路而走。”善信道：“请到寒舍，少献素斋。”副师便答道：“我师不欲搅扰施主之家，此处若有庵观寺院，愿借善信尊面指引一处，安宿一宵，来日前行可也。”善信道：“寒舍村俗人家，恐未必洁净，倒是复新庵少可居住。”道副便问：“此庵有僧众多少？却是哪个善信香火？”这善信答道：“此庵久颓，乃是近日一个外游来的道者，化缘重修。这道者名元来，只他一个在此，施水济众往来行客。”尼总持道：“这道却也是一种善功，我等随喜也可。”乃向祖师说往随喜，祖师依从，方才举步。

却说元来道者，他本是猿人，入了正果，性灵通达，就知远路有高僧来了，一心虽正，却还惧怕金光之射，乃又一心想道：“我当日弄怪风迷尤子，故此怕僧人。如今既做了道者，入了庵门，难道同宗共祖，安知我身没有毫光。且待来了再作计较。”一时祖师师徒，同着这善信到得庵前。元来见了，合

掌恭迎，请列位师父庵内献汤。祖师笑颜和悦，直入庵门，师徒坐下。元来迎前参礼，孤光也近前磕了几个头，随捧汤献上。师徒一面吃着汤，一面说道：“好个元来复新。”元来听了这一句，陡然耳热面红，坐席不定。祖师早已知其来历，但一念演化盛心，便是虫飞蠕动，草木知化，也要成就他，乃故意问元来：“你出家多少年？”元来哪里答得来，只道：“有几年了。”道副便对两师弟说：“倒是个老实道人。”尼总持道：“精细故作懵懂。”道育说：“聪明太过，却遇着平常话语。”祖师乃向三徒说：“汝等不必深忌以往，当以慈悲开度将来。”三弟子唯唯。元来却也通灵，就知师徒之意，乃合掌近前再拜，求个度脱，说道：“弟子自明往孽，已复更新，愿我高僧们俯垂前路。”祖师闭目不答。副师乃答道：“汝知我师不答之意么？”元来道：“不知。”副师道：“度脱不在多言，你闭目自知耳。”元来更求其次。副师道：“长守勿变，便是度脱。”元来听了，乃去收拾素斋供献，各相斋罢打坐。天明，祖师师徒辞了元来，与善信往前行路。元来又求高僧教诲出世功德，祖师道：“道有道行。”说罢往前直走。

未到十余里，只见香幡摆来，许多善信来接。一个善信问道：“可是演化高僧么？我等乃清平院僧俗，闻知高僧师徒演化本国，路过此方，已洒扫静室，恭望驾临光顾。”祖师不辞，便随香幡僧俗前行。到得清平院，进了山门，上登宝殿，参礼圣像与两庑十八位尊者金容。随到方丈，与众僧叙礼，方丈僧人献斋。师徒一一问善信僧人名号。按下不提。

且说复新庵，元来施汤往来人众，传说庵内高僧行寓，便有好善的男女来访，远来的游僧问讯。元来本是猴性，心身不自安定，只因副师教诲他，闭目自知，他一夜闭目存神，知道这静中妙奥，乃恶那施汤，往往来来烦琐，便叫孤光不必担水

烧汤。往来行人不遇汤水，以致思汤不得的焦渴。元来与孤光日间村市化缘，晚夜闭庵静坐。忽然半夜，元来坐入梦境，见一差役唤他去见一官长。元来道：“我乃出家道人，不犯法度，有何官长呼唤？”差役道：“你这猴精假变道者，乞化十方斋粮钱钞，既不会诵经礼忏，又不肯施汤济渴，无功怎消受得村市布施！”元来被差役骂了一声“猴精”，他火性复作，乃摸了一根棍子，把差役就打。那差役笑道：“好个道者，如何火性不退。”元来益急，乃复了原相要走，被差役一条索拴了，往前扯到一个衙门。只见厅上一位官长正坐，差役把猴精扯跪在地。猴精无奈，只得哀示释放。那官长笑容满面，说道：“你原兽属，像作人形，性灵既幻，可喜你皈依善门。唤你来非为他事，一则转你人道，不堕畜生之劫，一则叫你普积善功。你如何不施汤水，救济人渴？看你既入善门，吃十方的斋供，也要做些善事，消受这种功德。”猴精道：“我只说出了家做道者，便该吃十方斋供。”官长道：“世人辛苦得来，你如何无功消受？”猴精道：“向在尤园见众僧人，受享斋供也罢，还要受那众人礼拜，香幡迎送。”官长道：“你哪知演化高僧到处劝度人修善果，尽人伦，功德深大。你今只晓得入庵为道者，一味化缘，若化缘无有，未必不动贪嗔烦恼，动了此种根因，我这里轮回堕落，未必能免。”猴精听了道：“谨领教旨，放释我到庵施汤去罢。”官长乃叫差役放他索子，猴精就走。官长叫他回来，说道：“你既免了六道轮回，即入人道，你这猴性要改，皮毛要拔去。”乃叫左右把他皮毛拔净。左右方拔，这猴精畏痛不舍。官长道：“一毛事小，转人为大，何不忍着！”猴精咬着牙，任左右拔净，乃飞走入庵，却惊醒一梦。乃向孤光问道：“你在这处多少年了？”孤光答道：“三十多年。”元来又问：“前在庵的长老，做何功果？”孤光道：“敲梆

念经。”元来又问：“念的何经？”孤光道：“乃是《心经》。”元来又问：“《心经》何经？你可知念？”孤光道：“我听他念日久，也记得会念。”元来乃说：“老道，你可教我一卷。”孤光乃把《心经》朗朗背念一遍。元来却也灵性，一遍便能念，他不但会念，却便悟得妙理，仍叫孤光担水，烧汤济人。

正才摆出一张桌子，放上几只木碗，只见一个人气哼哼赶来，先吃了一碗汤，后乃问道：“师父，我闻得有四个高僧在此庵住，如今往何处去了？”元来说：“前去多时。善人，你问他怎的？”这人道：“闻知高僧到处，不但人心恶的改善，便是邪魔妖怪也潜消。小子家有一宗邪怪，特来请他扫荡，奈何前去？”元来听得，一则也要仿效高僧，与人方便，一则原系精灵，又动了好耍心情，乃问道：“善人高姓大名？家有何怪？小道也会扫荡。”这人答道：“小子姓零名地，家住前村十里湾头，捕鱼为生。有一个兄弟，不从我业，却每日张弓打鸟。我叫他捕鱼，乃是祖传本业。他道：‘祖传本业，成家起屋为好。’乃经年衣食尚然不足，今日也打鸟，明日也打鸟，却好打着一个怪鸟，在家把兄弟迷倒，想必有些缘故。师父，你若会扫荡，也是阴鹭方便。”元来道：“我会，我会，管教你平安无事。”却是何法能会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四回 零埃打鸟遇妖邪 零地随猴拴鸩怪

却说世间哪有邪魔迷人，乃是人心自迷，一个五体俱来，人孰无心，这心虚灵洞达，超出宇宙，就有邪魔撞来，把一个正念存中，千邪万魔自然消灭。无奈愚俗道理欠明，酒色过度，或是欺瞒，或是懊恼，把一个灵明自先暗昧，就如那沉疴将毙的，胡言乱语，看着砖儿也是怪，瓦儿也是精，说的是鬼物，见的是亡人，非是眼目昏花，乃是元神溃乱。元神如何溃乱？都是这心无定主。大哉，心乎！一身主宰，为人却如何主定了他？惟有善念一个真如，便主持定了。比如一心忠主，这正气历百折而不回，挽回世道天地，也拗不过他，有何邪魔敢犯？又如一心孝亲，这正念坚五内而不懈，立此纲常，鬼神也倾心敬仰，有何妖孽敢侵？不但这大道光明，自驱邪魅，就是微小僧有一善，动了真诚，也无业障干犯。

这零氏弟兄，择术不善，捕鱼打鸟，已造下冤愆，却乘此冤愆，就生出一宗古怪。零弟名埃，长未妻室，立心淫乱。一日打鸟到树林下，偶见一个女子，生得娇媚，在那柘树下撮黄叶、摘枯枝为薪。零埃欲心遂动，乃近前叫声：“女娘，待我与你代劳。”那女子不睬。零埃乃走上前抱住，女子叫将起来，说道：“清平世界，何处凶恶，白昼劫人！”零埃哪里顾甚天理，却又知荒林去村尚远，用力强奸，那女子杀人喊叫。蹊跷

那树上一只鸩鸟，往下一口气呵来，零埃忽然倒地，人事不省，这女子挣脱，飞走回去。零埃昏倒在地，半晌方省，只见那鸩鸟变了那个女子，坐在林下，假意骂道：“凶人恶汉，怎么不循法度，白昼辱我女娘。我家住远乡，没人知道，若是有人知道，叫你吃风流的苦恼。”零埃听了她言语，乃是半推半就，却复上前，又要去搂她。那女子又吹一口气来，这零埃忽又跌倒。三番五次，这里不休，只是要扯那女子。那女子连吹连跌，把个零埃头都跌肿，他这淫心只是不放。看看日落，那女子却又不去。零埃等到黄昏，那女子说道：“痴汉子，哪个没有个廉耻，你必定要骗我，也有个房屋。且问你，可曾娶妻？”零埃道：“不曾，不曾。”女子道：“既是不曾，我也未嫁，何不到你家去，免得林中撞见人来看破。”零埃听得，一则跌得兴闹，一则喜到家去，乃叫：“女娘，你肯随我到家，便成一对夫妇。”这女子依着，走了几步，就叫脚痛，零埃只得背着。

到家开门进屋，他兄零地看见兄弟背着个大鸩鸟，尖头秃尾，宛似一只老鹰，却又踉踉跄跄，进门如醉如痴，只道他酒醉归来，一家都不问他。这零埃背那女子进得房门，一跤跌在地下，那鸩鸟从窗内飞去，零埃乃昏昏沉沉。零地扶他上床睡了，口里骂道：“少吃些酒，也不至如此。”一家只道他酒醉，又飞走了鸩鸟，哪知他被淫鸟迷心，总是他邪迷惑乱，终日昏沉。到得黑夜，那鸩鸟从空飞来，入窗变了女子，这零埃与之相狎，宛若夫妇。他便如此，一家却只见一鸟，夜夜飞来飞去，因此零埃日日形容清减，也不去野外打鸟。零地焦心，听得人说复新庵有高僧寄寓，善能灭妖驱邪，乃到庵中，但高僧已去，这元来道者乃应承与他扫荡。当下零地听得道者说会，乃邀了他到家。元来进入卧房，只见零埃倒卧在榻，昏昏沉沉，不知人事。元来乃把他扶起，手洒着杨柳枝法水，口念着“般若波

罗”，顷刻零埃睁开双目，如梦方醒。元来叫他移卧别室，却闭了他门窗，倒卧在榻，等候那鸟来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鸩鸟虽淫，那里作怪，只因一个人心邪淫，起了一种奸骗女子恶意，遂动了暗地冤愆，生出这邪魔鬼怪。这怪却不是鸩鸟，乃是零埃的邪心，附在那鸩鸟身内使作的。这鸟夜夜飞来，得了人的精神，遂会变幻。这晚元来却在卧房倒首，鸩鸟仍旧飞来，只见门窗尽闭，他乃变那女子敲门，元来不起，几回敲门不开，乃推窗跳入。元来见是一个女子，只见他：

淡妆浓抹懒梳头，半带欢容半似愁。
欢是弄娇寻汉子，愁惊卧榻老猕猴。

却说元来已轮转人道，入了庵门正果，因何妖鸟又惊见是一个猿猴卧榻？也只因他一时要灭鸟邪，倒卧零埃淫乱之榻，又起了一种变幻诡心。这段根因，遂使怪鸟看破。这怪鸟虽然看破，却自恃神通变幻，哪里惧怕甚么猿猴，乃将计就计，走近榻前，说道：“零埃汉子哪里去了？你这猴子如何卧此？”元来见了，此时方端出正念道：“你是哪家女子，夤夜到此戏弄男子？”女子道：“此乃我夫妇卧房，你如何得入来？想必是个奸淫盗贼之徒，夤夜入人家内室。”元来道：“非盗贼，乃是捉妖邪的道者。”只这一句“妖邪”二字，怪鸟便立脚不住。为何立脚不住？但凡邪人不敢说邪，若说了邪，反被邪欺。惟有正人，直指其邪，那邪不胜正，自然远退。初前元来卧榻，还存了一种原前猴意，次后见了女子妖娆，毫不在意，直以妖邪拒斥。这点正念，故此妖鸟立脚不住，走出前屋，又想道：“出家人不知立心可真，待我再去调他一会。若是其心不真，

便迷他一番也可。”乃复入卧房来。哪知元来性秉原灵，他已知鸟怪，本当剿灭，只因遵守高僧演化盛心，只要说破了他，使他自愧自悔，去了便罢。待怪鸟方出门，走到前屋，他却隐着身形，随出前屋，听他说复来调戏之意，乃叹道：“世间痴愚被妖魔调弄，坏了心术的，万万千千，哪知我元来是皈依了正果，使他又生出一种调弄情因。不如说破了他罢。”乃待怪鸟转身，方要入房门，便叫一声：“没廉耻的怪物，黑夜不守妇道，可不羞杀。”那怪鸟听得，哪里怕羞，一手便来扯。却被元来一口大啐，叫声：“妖鸟，休得弄怪，我元来久已识你。”那怪鸟也啐元来一口。元来被他怪气迷了一迷，说道：“这怪物倒也厉害，若不是我，怎不被他迷。”两个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啐了十来口，怪鸟见啐不倒道者，乃想道：“莫要惹他，万一他动手动脚，我却惹不过他，好歹再去别屋，寻零埃汉子。”乃往前走了。元来见他走了，乃闭门又卧。

这怪鸟前屋寻汉子，却走在零地房中，见他房中都是些渔网家伙，乃道：“此人也是个没人心的，且调弄他一番也可。”正待要近前惹他，只见零地头顶上出一道光，光中却现出几个僧人，那元来形容也在里面。怪鸟见了说道：“一个捕鱼的汉子，怎么现出僧像来？想是此汉业虽捕鱼，心却思善，他念在僧，光现便僧。既现出僧心，我空去调他，料必枉然，不如别屋再寻零埃。”乃又进一屋，只见零埃倒在一张破凳上鼾呼，他头顶上也现了一个人形怪鸟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他变的那林间女子。怪鸟见了道：“可见他尚有情，梦寐中又思我，我怎舍得去！”乃摇醒了零埃，方才说句风情话，却不防元来在那屋内，虽闭了门卧，乃心性原灵，忖道：“零埃痴汉，恶念未消，冤愆未解，况怪弄神通，又遭他迷。”乃悄悄上前，前后房屋窃听，果然听得这屋内人声。元来即忙把屋门推开，见了怪鸟，

运动自己原精，一口啐去，那怪鸟当敌不起，往屋外飞空走了。

元来乃向零埃说道：“你好事不做，打鸟弄出冤愆，正念不存，邪心惹来妖怪。如不悔改，只恐遭邪魔之害。”零埃口虽答应，心实未忘。天已明亮，零地出来，与元来讲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夜来扫荡，那怪可曾灭了？”元来道：“怪在你弟之心，要他自灭方能。”零地道：“我一夜思想，高僧能灭妖邪，他们远去。师父，你既入高僧之门，料也驱除不难。如今必定还要我弟自驱，他在迷惑之际，如何自驱？为今之计，求师父同我赶到前途，面见那几位师父，求他度脱何如？”元来答道：“你主意却是，只是同你弟也走去，亲求更好。”零地听了，乃叫零埃同行。零埃哪里肯去，道：“脚酸腿软，不能远走。”零地只得由他，乃同元来过了复新庵往前赶路。

两个正走过多玉山，在一处密树林间坐地，讲论些道理。元来说道：“善人，小道有一句话劝你。世间渔樵耕读，固也是人生本业，只是活泼泼的鱼虾，遭你网罟之害，此业却是忍心害物。善人就靠资生，不能改业，也须存一点仁心。想那活鱼满腹之子万万千千，多少性命，俗说：‘千年鱼子，也是天地化生。’被你捕子煮食，真乃不当忍字。”零地道：“此乃祖上传来，既承师父教诲，我小子以后不捕有子之鱼可也。”两个正说，只见林树上几多鸦鸱鹰鸟，把零地帽子刁了起来。一个鸱鸟会说人言，道：“你两个只讲不捕鱼，便不说休打鸟。你那零埃，专一打鸟伤生，造成恶孽，还要淫心戏弄人家妇女，不劝解他改行更业，反要去寻僧来扫灭我等。我等料僧念慈悲，广行方便，断不加害，可不空赶一番？你那道者，也不想你是六畜道中，今日乍得长老，便要撞钟。”元来听见，又被这怪鸟说出他原来名色，便动了嗔心，道：“为人除怪，便弄个法术剿灭他，也无大碍。”乃把脸一抹，抖一抖身，叫声：“零

地，你且站开，待我捉此怪鸟。”说罢，现了原身，乃是一个猿猴，飞跳上树，去捉那鸩鸟。那鸟却也不慌不忙，把嘴照猿啄来。猿猴一手扯住鸟翅，一手乱打鸟头，走下树来，教零地身上解下带索，拴了鸟足，交与零地，仍复上树，去捉那刁帽子鹰鹞。那鹰鹞见了势头，丢下帽子，飞空去了。

这元来乃复本来人相。哪里复得。零地见元来变了猴子，吓得半日方能说话，道：“元来师父，我小子也知你有神通，善能变化。方才怪鸟在树上高枝，又无弹弓弩箭，怎捉得他？亏你神通，变个猿猴上树，捉他下来。你如今还不复回人身，想是又有怪鸟来树？”元来道：“我本猿猴，只因归了正道，投入庵门，拔除六畜之劫，不落不兽之因，只为方才动了火性，不忍鸩鸟一言之伤，就拿了他，缚了双足，岂是出家方便法门行径。这种根因，复身上不上，你可速解衣带，把这怪鸟放他去罢。”零地听得，半信半疑，只得解带放那怪鸟。那怪鸟一翅飞起，骂道：“你这猴精，不怕你不放。”千猴精，万猴精，空中飞骂。元来却坚忍了，要复人身，哪里复得！忽然想起孤光教的《心经》，乃念动一句，那人身即复过来，依旧是个元来。零地见了，也只道是神通，却又疑如何放了鸩鸟。元来见他踌躇，乃说道：“你莫猜疑，总是我出家人不拴飞鸟，就是怪鸟能言，也不把他作怪。如今只得与你赶路，见那师父去。”

按下两个赶路前行，且说祖师师徒进得院内方丈，一一问善信名号。只见一个长老上前答道：“弟子名号万年。”祖师道：“我久闻清平院万年，就是老师。”万年道：“我正是弟子。弟子却也久仰圣师演化功果，愿求度脱。”祖师道：“师当自度，于我何求。”祖师说罢，连称“好个清平院”三四声，便入静室打坐。当下众善信及院僧，俱与三位高僧讲论些禅机

妙理，你难我，我问你，哪里讲得过三个高僧。只见一个善信男子向三个说道：“师父们在道日久，探讨甚深，句句真诠。我等凡俗，哪里觉悟，但闻得师父们度化众生，往往说是三纲五常，平日浅近道理，又能驱邪缚魅，拯患息灾。我这地方之幸，乞求演化一番，也是千载一遇。”道副说道：“小僧们本以谈禅论道、见性明心为务，只因众生内有不明纲常道理，不得已多言开导。这道理原无甚深奥，都是人生易行易知的，只因人把这易知不难行的昧了，故此就有邪魅灾患来侵。小僧们有甚法术能驱缚他？不过说明人心不昧纲常，自然那魅消除，灾患拯息。”正说间，只见方丈前一株大树起了一阵狂风，枝摇叶落，顷刻即止。众人看那大树：

巨干凌云，盘根踞地。青枝交互不说娑婆，绿叶丛铺宛然琪树。几生处若万籁声鸣，月起时如千林倒影。浓荫堪蔽炎光，密荫可遮听法。

众人不因风起，却与树相忘，只为枝叶飘摇，乃相瞩目。但见那风息处，枝上一个鸟儿叫得如泣如诉。众善信也有说鸟音叫得好，也有说聒噪人耳。众僧们也有说从来此树不有这鸟喧；也有说便有鸟喧，也不似此声叫。独有道副师听了鸟声，向二弟说道：“师弟知音么？”尼总持道：“鸟音多怪。”道育师说：“细听声冤。”副师笑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”却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五回 元来道者正念头 青白船家救海难

话说树底鸟声如泣如诉，众僧俗不知，却是零埃打的脱弹之鸟，惊弓高飞，远投此树。其声泣，乃泣的说：“我与人皆属天生，有血气，俱有痛痒，可怜那突遭一弹，打折了翅的飞扬不起，打伤了身的疼痛难当。远投林树，又恐遇猎人。可喜禅林料不打弹，乃一翅飞来，踏枝树底。”泣的是惊弓之冤，诉的是零埃之恶。道副一听，便识其情，乃望树说道：“那鸟既脱弹厄，向佛地，便入了生方，不须泣也。弹汝之人，方在哪里恼恨，这恼恨多生灾咎。即是汝诉申也。”鸟哪里飞去，仍连声喧叫。尼总持道：“此怪音也。”乃走近树前，抬头看那鸟。但见：

羽毛茶褐色，头目老猫睛。
声叫连珠滚，形容似老鹰。

尼师看了，乃向道育说：“此鸟，师弟认得么？”道育答道：“此鸟多夜飞鸣，此叫必有冤怪。”乃喝道：“孽障！清平善地非汝所栖，即有冤愆，当思自洗。”正说间，只见零地同着元来道者入得方丈，见了副师，便参拜起来，乃问祖师何处，欲求参谒。道副道：“吾师入静，未曾放参。汝来意吾已

知道。汝的假姻缘在树底声哀，何不斥去，亏汝端正念头，若不端正，此院何能擅入！”又向零地说道：“鸟有冤，实汝零弟自作自受，若不改行，将入鸟道矣。”零地与元来听了师言，惊惶无地。零地只愿回家再寻别业，元来只求终始不变猴子阴功。副师道：“你求吾二师弟，叫他喝去树鸟。汝只认真了经文，便是始终功德。”元来听了，乃向尼总持拜求度脱。尼总持把手向树上捻了一诀，口中念了一句梵语，那鸟即时飞去。却把手内数珠子，分了五十三粒与元来。说道：“汝可将此念头持去，那零埃自尔怪除。”元来接在手中，拜谢了尼师，依旧同零地回到复新庵。

却说那树中鸣鸟，被尼师法遣飞去，就是怪鸟，能在零家弄假，树林骂猿，如何到清平院树底弄风泣诉，却不能说言道语？盖因正觉禅林，邪魔自然去伪还真。他却被尼总持捻诀持咒逐来，心已把妖气化为乌有，那些变女子态度成灰，不复到零埃家里调戏。这零埃心情未改，终日还想女子风流佳况。看看疾病来临，零地只得再求复新庵道者救度。元来道：“闻知怪鸟不来，你弟无恙，如何又病？如今想是打鸟之事复兴。”零地道：“自与师父清平院回，已改了捕鱼生理。就是吾弟，也已不复打鸟矣。不知为何疾病益深。”元来道：“多因旧念未除，冤愆尚在。此病若要消除，前日清平院师父与了我数珠五十三粒，说可除零埃之病，你可将此珠与他，想是叫他照数念佛。零地依从，随持了数珠回家与零埃，叫他念佛。零埃依从，接得在手，照数称念佛号，果然疾病消除。后有五言四句称赞数珠功德，说道：

菩提五十三，粒粒如来佛。
疾病得消除，永离诸业恶。

却说离清平院十里，有一村乡名唤平宜里。这里中有六个老叟，年皆八十有余，个个都家计丰足，只是平生行事各人不同，居家形迹亦异，且说这六老叟甚么不同。一叟名叫青白老，此老兄弟二人，家住眉山下，平生不视非礼。一日操舟海洋，偶被飓风飘泊到一座海山脚下，四顾波涛浪涌，幸而不沉，得了性命，乃泊舟登山。那山上怪石崑峨，草木丛杂，却没个人踪。青白老上下登眺了一番，那狂风不息，归路渺茫，腹中渐渐饥馁。正在慌惧之间，只见海中远远一只船上，有五六人被风打翻，止存得破艚浮水，一人乘浪飘来。那落水之人一上一下，尚可以救，只是风浪狂猛。这一人登岸，青白老忙操舟冒风去救。这人道：“浪大难救，仔细你命。”青白老道：“人若可救，何惜于我。与其此时冒险，只当早前沉没。”乃奋力去救，却救得三人回来，到得山脚，渐渐都活，只是腹中饥甚，精力又倦。那三人中一人苏省得早，便拜谢，问其姓名家村，青白老一一说知。那人感恩说道：“恩人，若得风浪宁息回乡，小子愿有图报。”青白老道：“我非冒浪舍生图报了，盖怜你落水，上下没有个救处，那一宗苦恼，把亲戚家乡都在那慌惧心中，故此冒险来救。救便救了你，若是风浪不息，居此人迹罕有空山，没处去向，终须饿损。”这三四人，你哭我啼，也都叫饿。

天已黄昏，那风徒然息了，只见山脚下，一只大舟奔来停泊。青白众人饥甚，只得到舟边去求乞饭食。那舟中并无一人，但见一个长老，对着一桌斋饭，香灯供养，那长老口中念咒，手指捏诀。青白老见了心疑，只得开口叫道：“师父救命，把斋饭布施些，救度难人。”那长老也不答应，只把那供养的疏食，都往山脚下撒去。青白老与众人只得到山脚下，拾取充饥，

顷刻越取越撤，人人腹饱。少顷，大舟不见，僧亦不知何去。青白老乃与众人宿在舟中。

次日天明，风息浪平，认方向回乡。不觉两日，众人口谢辞去。只有这苏省早的感恩，到家将家遗田地分了百亩，送与青白老，说道：“谢你救生，愿将产业相赠，想此身不救，产业尽属他人。”青白老哪里肯受，再三固辞。这人乃捐数贯宝钞以酬青白老，青白老只得受了，想道：“我若当时沉没，身且不保，何有此钞。不如舍在清平院斋僧。”正将宝钞携来到院，只见方丈捧出一杯茶来，供奉一位老僧。青白老看那老僧，宛然却是舟中施饭食的长老，乃上前问道：“海舟中撒饭食山脚下济饥的，却像老师父。”长老听得说：“老僧并不曾撒饭食海山脚下。”青白老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老拙荡舟遇风，飘泊山脚，幸得救生，只是无人烟处，饥饿难当。天晚见一只船泊山下，中无他人，只见老师父独对着香花灯果，茶食珠衣。我等求斋，老师父不言，只把斋食往山脚下乱撒，我等只得拾以充饥，遂乃饱腹。及要登舟拜谢，舟与老师父不知何处去了。”老僧听了，说道：“此事果有不虚，但有些奇异。老僧前夜在人家道场焚修法船放食，偶于静中，如梦坐在舟内，奉行法事，只见魍魉无数，来舟抢食。忽见海洋一神，把魍魉尽逐去，说善人山脚饥饿，急早去救。老僧也不自主，随舟行法，忽然惊觉。想是此种根因。”青白老听了惊异，又问道：“那神可曾指善人是谁？”老僧道：“彼时也听得说：‘青白船家，善登百岁。’”青白乃笑道：“我即青白。”老僧乃整衣恭敬。青白取出袖中宝钞，付与老僧斋醮。那赠钞之人只因感恩，把一妹嫁与青白老之弟，生子起家。青白老一生不婚，得此遂心快乐，寿果到今八十余外，镇日与这五个老友相聚盘桓。

又有一叟，名叫伦郭老，乃少年贩海经商。此叟亦有昆仲，

生平正直，不听邪言乱语。当五十余岁时，尚未有子嗣，乃娶得一个女子为妾。这女子过得门来，正当花烛之夕，一见了伦郭老老迈，便陡然色变，愁眉锁黛，赤耳挠腮，向床后叹了一口气。伦郭老一见，即想道：“看此光景，实无他意，乃是少年心性，多思配合少年。他意今日一拂了不遂，便多有血气不调，血气不调，如何生育？且以少女嫁个老夫，违了他投生一世。”乃将房门掩上，退入卧房，毫不为意。但听得那女子悲凄了一番，却歌吟几句。伦郭心聪，明明侧听，听得女子吟道：

当初不幸胎成女，娇羞未肯轻相许。恼恨伐柯氏，一旦促香车。欲拒愁无奈，就此百年与。几回忆百年，可是此中居。

伦郭老听得，也朗吟几句。他因何也会吟？却不知女子会吟，便是个多情有思，非平常愚妇，必是少年识字知书。妇女家识字知书，若是个贤良之妇，阅古贤妃经，诵彼烈女传，贞洁节义，都从这识字知书中出。若是个不良之妇，睹淫词而动闺怨，览杂记而效传书，诲淫卖丑，俱在这吟诗赋句中。来。倒不如这为商客的，却有学业未就，腹多经笥，把生平毫思，遇着客邸明月清风，不伤天理去调情引妇，乃寄况怡情，歌吟几句散心。故此伦郭老少年也晓吟咏。他听女子悲吟，乃朗赋几句，便依着女子的词韵吟道：

只为生男方娶汝，两相好合成鸳侣。年少多情喜，岂教做色迷。一任东流水，落花两无意。全汝旧时容，旧时也似予。

女子听了，不言而卧。伦郭老次日起来，唤原媒妁，把女

子送还她父母，便把这娶妾的心肠冷了一半。无奈那嫡妻贤德，见他还妾，每日又劝他再娶。伦郭道：“娘子，你这等好心，念我继后未得儿男，把那私情抛开，专在这正义上劝我，说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。若是那嫉妒妇人，哪里肯容夫娶妾。万一死在丈夫之后，人都恨她。少年不贤，又没个儿郎送他，这教做自作自受。便是个妾生的子，大义不敢背，必然外面也要全了这嫡母的礼节。娘子，你是从长的好心，只是我年老娶一个少女，却怀了她一点少年情性。”嫡妻哪里信他，一心只是早晚相劝。伦郭老无奈，只得又娶了一个女子。这女子过了门，成了亲，性气不纯，动辄咒骂嫡妻。嫡妻为丈夫娶她生子，百事忍耐，倒把好言美语、和容悦色待妾。无奈她纵性欺大，连丈夫也咒骂起来，伦郭只当不闻不闻。岂知日久，任情回娘家住，不肯归来。伦郭没奈何，说道：“嫡妻乃结发情重，怎教恶妾相凌。妻虽贤德，难道内无怪恨之心，万一成疾，乃是重妾轻妻。况久住娘家，只怕失了妇道，不如休去，免生气恼。”乃又叫媒的领回原行妆奁，尽与她转嫁，她父母再三央求复收，伦郭只是不纳。

当时，就有一家女子，父母见留得年大未嫁，喜伦郭一家贤良，情愿与他为妾，嫡妻又劝，伦郭也访得此女善良，只是容貌少丑。伦郭心中情愿娶她，这女子也情愿来嫁。过了门，嫡妻甚喜。喜的是，迟眠早起，当家了计，敬夫爱嫡，满门无不欢喜。此女自从入门之后，暗置一炉香，待众人寝后，望空深深礼拜，说道：

一愿夫君长寿，二愿嫡氏安康。
三愿嫡先生子，四愿地久天长。
五愿家门兴旺，六愿长幼仆婢个个循良。

一日伦郭听得堂前妾言，悄出堂后，听他六愿，并不提今自生好了，乃走出堂前，说道：“二娘子，我本不听人私言，但你言入吾耳，句句却正，如何俱在别人，且不愿自己生子，却声声只愿嫡妻生儿，是何主意？”妾乃答道：“从来嫡生子，胜如妾生子。嫡如生子，我愿入婢行服事，嫡又喜，家人又服。若是妾生了子好，嫡把当亲生；若是不良，多少嫉妒。再若夫心偏妾，家不和顺，便是子息也不安。”伦郭听了大喜，叹妾真贤。二人相携入屋，只听得堂窗之外忽然一声石响，妾听惊叫伦郭老听，老说：“我不听恶声。”妾忙起出看，乃见天井中从空两个沙弥落下，进了堂中，忽然不见。妾甚心疑，入内不敢向老言。过了两月，果然妻妾各怀一孕。又经月足，只见一个老僧化缘，走入门来，向伦郭说道：“吾为汝家妻贤夫善，把两个沙弥送为子嗣，富贵可期，还教你长年不老。”伦郭听得，备斋供奉僧去。果然妻妾各生一子，起家立业，这伦郭老八十余外，日与众叟交游。那二子犹如一胞所生，皆孝顺夫妇三人，十分欢洽。

再说一叟名叫祝香老，少年时耕种为业。有弟祝味，同父共母，有时兄歇弟种，有时弟息兄耕，两门出入，一气同心。一日，祝味避些差徭，远出不归，祝香念一体连枝，待弟妻子胜如自己。弟有三子一女，自己只有一子二女，乃先令媒妁约订婚姻。有一富家，其子秀拔，父母欲求祝香之女。祝香说道：“我侄女未曾聘人，弟久未归，安得先聘己女！”媒妁道：“聘女论年，侄女年少，当让其长。”祝香不肯。富家只得依从，乃聘其侄女。嗣后又有两家求聘祝香之女。人有说两家子弟虽佳，但家计不如侄女所聘的富。祝香道：“古人择婿不择富，吾宁许聘清淡之家，若配了富户，人将我议结

亲胜过三女。”

三女既嫁，四子已成。祝香乃思念弟数十年不归，自己老迈，召亲把家户分析，众亲立议，将产业分做二分。祝香说道：“若分二分，吾一子承立一分，吾侄三人承立一分，是吾一子有侄三分矣。古云：‘同居无异财’。吾岂忍弟子不能如吾子之产。万一日后侄生养日蕃，以不足产业，怎能度活！只恐有余的有余，不足的难过，势必家产为有余的夺矣。”众亲称义，乃依意四份均分，四子却也都能，个个昌盛。祝香只是思想其弟，忽然一个老僧走入屋来，适遇着家仆在屋内出，嚷道：“和尚化缘，当立门外，如何直入堂屋之中？”老僧不答，仍要往内直入。却是何意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六回

辛苗叟公门方便 小和尚还俗养亲

话说那个老僧，乃是祝味，只因昔年避差外出，多年在他乡，逢着僧人，谈论禅理，遂乃披剃出家。曾在海潮庵，得闻高僧论理正言，乃想起家中尚有兄长妻子，一旦归来探看。虽说出家人不以妻子惦念，却冥中为这贤德之兄，思念同胞，感令他归来，以慰善人之望，祝味却识故里家门，年久家仆哪里认得，见个和尚往内直走，便嚷叫起来，一手去扯。真个是出家有些道行，一毫火性不存，也不说出姓名来历，也不嗔怪家仆，只是遇着哥嫂妻子，方才认得。果然祝香老听得家仆吵闹，走出堂来，见个僧人，细看一会，乃抱头而哭，妻子家众方才认得，各相悲啼，乃复喜道：“阿弟，因何外游不归？叫我兄想望。一日不归，一日思念，你如何把头剃了，做了和尚。这和尚有何好处，你去做他？”祝味道：“阿兄，你怎见得和尚没好处？依我弟说，和尚好处多哩。”祝香道：“阿弟你听我说：

抛弃父母别家乡，不习农工不做商。
骨肉不亲亲外姓，王家差役叫谁当？

祝味听了道：“阿兄，你说差了，我弟也有四句。”说道：

万劫难逢一个人，如何迷误在红尘。
因除烦恼离乡里，苦海回头永不沉。

祝香听得，说道：“阿弟，我也不与你饶舌，人各有志，便随你罢了。只是你既脱离尘情，今日何故又归来？”祝味道：“我逢高僧讲论玄理，因及纲常正道，弟兄妻子，乃是五伦正派。偶动了一念归来之心，虽自知堕了思凡，却也是阿兄善念感召。若是阿兄无思弟真心善念，怎得归来！且问阿兄，当此老景，镇日何以了此余生？”祝香道：“近因老迈，家计已析诸子，日与老友盘桓，但愿盛时以遂愚乐。”祝香又把嫁女分产事说与祝味。祝味笑道：“弟今回家，愿吾兄与众老欢乐老年，料兄不逐世味，不同熏莸一类，凡有供贍，皆我小弟一力相承。”以此祝香享八十余之乐。

却说第四个老叟，名叫辛苗，平生身随衙门出入，资生过活，为人善柔，凡遇公事能言善谈，多与人方便，出自忠厚本心。这衙门中有尖利出头儿的，辛苗叟也由他，不与计较，有漏空不实的，辛苗叟多与他搪抵圆变，不坏了门风。一日，有一起争讼的，那原告刁诬，把一件伤天理、坏人门户的事情，捏词在官长，衙门众役俱受了刁奸之贿，欺瞒官长。这被诬的可怜为人善柔，又且拙懦。辛苗叟知其受诬，情必不伸，乃捐自己钱钞，代为打点，冒忌受嫌，暗把实情通知官长。官长疑他诈骗妄言，叟乃悲惨说道：“小人非诈骗妄言代诉，实乃知刁诬情虚，欲上得审其实，恐被刁诬蒙蔽公明，善柔受屈耳。”官长喝骂而退，及另差人密访，果系刁诬。善良不致偏屈，村民称快，哪知是辛苗暗行方便。”俗云：“公门中好修行。”辛苗只这一件事，官长知其德行，乃大小狱情托他查访，

得情方审，无不称明服公。

三年官长转任，辛苗叟家私都赔累，一贫如洗。人并不知，独有其妻每出怨言，说道：“衙门人役，谁家不热闹起屋，哪个人不赚钞养家，偏你冷清，把家产都赔累尽了。”辛苗叟笑道：“娘子莫怨，我当年进衙门，为养家起屋。不意进了衙门，见众人个个横着肠子，狠心恶意，勒索人钞。可怜这兴词动讼的，也有平日不舍穿，不肯吃，聚得钱钞，都白白的送在这衙门里。这也罢了，还有一等穷苦的，变产业，卖儿女，送上门与他，若是申了冤，饶轻了法。这也罢了。若是冤不申，法又重，我辛苗自进衙门看了这些情由，不觉不忍心性。一则也因未有子嗣，就赚了钱钞，知与何人；一则只当积些方便，救人苦恼，便是败了产业，饥寒家小，也说不得。幸得官长廉明听信，三年转任升去，不知后来官长如何。趁此抽身，另寻别业。”其妻听了，乃说道：“有此善心，我妻小愿甘贫守，待你别业。”辛苗道：“别样营业我做不惯，不如另寻个不惹是非本等钱钞过活罢了。”岂料辛苦在衙门三年，只为存这点好念，把家计败了，止存得两亩空地，锄种过日。

一日锄种辛苦，倒卧在地，忽然睡熟，见一官长，幞头象简，走近前来，叫一声：“辛苗，多亏你衙门方便，救了吾子孙不白之冤，清了吾家门体面。莫怨贫穷，管你门户高大。”辛苗乃拜问道：“小人何事为尊官方便？”官长道：“吾当年在世，忠心国事，在地方直吃一碗清水，积得养廉棒禄，以贻子孙。三世清白只因积得多金，恐为子孙侈富，乃埋于吾家后墙之下，后令子孙不足者得。当时子孙不知，我亦未白其事。不意今有诬吾子孙，门户受污，几被玷辱。若不是汝察情方便，连我清名损坏。不独我感汝德，便是冥中称汝阴鹭不少。汝可到某家后墙，挖此千金之埋致富，免得锄种之苦。”官长说罢

不见。却又见一人，丰颐大耳，衣冠整齐，走近前来，也叫一声：“辛善士，多赖你衙门方便，免吾朽骨摧残，愿保你有子继后。”辛苗道：“小人何事为尊长方便？”这人道：“某人前日夺冢之讼，若不得善士察访真情，几遭强梁夺去。年深日久，冢已数迁，吾骨尚存，赖善士救安。今愿复生投胎，为善士继后。”辛苗道：“当日官长廉明判白，与小子何干？”这人言道：“若不是善士忠公，官长信服，那奸刁难必不遂其诬。”说罢忽然不见。辛苗惊觉，汗流浹背道：“怪哉，我在衙门与人方便，就是善良不致冤屈，都是官长阴功，怎么梦中人来谢我！挖人埋金，继富不仁。我闻富贵有命，况此官长子孙已处不足，当往指明，却不知可有此等事情否？古人有蕉鹿梦，虚虚实实。且就梦往说，任他信否。”乃向官长子孙把梦中事情备细说出，那子孙方才知讼平皆赖辛苗之力，却在后墙挖出千金之蓄。当时分十之一谢，辛苗不受，子孙再三强之，乃受归家。期年，果生一子，后得职官长，孝事辛苗。故此辛苗叟享龄八十之外，日与这五老盘桓。

再说那第五老叟，名叫我躬叟，这叟生得齐楚，少年倚靠祖父产业，自己却又辛苦经营起家，比前十分茂盛。生有五子二女，年近四旬，父母尚存，每日晨昏问安侍养。父母有疾，日夜不眠，割股相救。有此孝心，感得父母安康，我躬亦精神百倍，求谋皆遂。十余年，父母不在，他的五子亲见父孝祖，各人更加十分孝敬。我躬叟把家产分做七份，亲友问是何意，我躬叟道：“吾父遗我一份，我辛苦增至三份，今欲五子得受每各一以一份陪嫁二女，余一份我欲济贫作福。”亲友道：“济贫是你仁厚，便是福也。况你五男二女，个个皆孝，家业丰盛，手足康健，更多福事。”又作何福。”我躬道：“非自求福，乃是为报答四恩，作些福事。”亲友道：“哪四恩报答？

”我躬道：“天地盖载之恩，日月照临之恩，国王水土之恩，父母养育之恩。”亲友听了道：“天地日月，高明在上，如何报答？除非建斋设醮，只恐是虚仪。国王水土养生，人民若无官职尽忠，何以报答？父母已经仙游，何处报答？况福是你的现在，怎么报得这四恩？”我躬道：“亲友，你不知天地日月也只要人存心为善，国王官长也只要人恪守王章。我如今把这一份产业，遇有街修路补，救苦济贫，就叫着作福罢。”亲友俱信他言语出自善愿。这五个儿子轮流孝养，却也人间少有。我躬到此八十余外，康健异常，亲友莫不夸他存心为善之报。

这第六个老叟，更是古怪，他名唤马喻。这老叟幼年，父母止生了他一人，算命的说他有关煞难养，行医的看他多疾病恐伤。父母心慌，说他虚飘飘无定着，乃许送在寺院出家。当时就有一个僧人，法名半真，这僧没甚戒行，混俗和光。马喻随他出家数年，父母老迈无人侍奉，他一日自想道：“出家从师，果然得成佛作祖，且莫说现在父母，保佑他福寿康宁，便是过世的五代七祖，也超生天界。我父母送我出家，也只愿我做有一个有道行的和尚。乃今随着这混俗和光僧人，他自顾不暇，有甚好处到我！不如还俗还家，侍养父母，有缘寻个妻小，我生个儿男继后，也免得被人议论，说我抛父母不养，逃王差不当。我想菩萨决不罪我还家侍奉父母的。”马喻当时拜辞了师父，一心回家，半真僧人也不作难留他。

却说这寺院叫做弘愿庵，僧人甚众。有一等受戒道行的，门下招的徒子徒孙，听师道、效师行的也多。有一等只图混俗如半真的，门下徒子徒孙也有自守戒行的。也有一等不听师父教诲，不守僧戒，丧却心情，不是被师赶逐，便是偷走还家。这一夜，只因马喻早起还俗，方才出门，却遇着三四个小和尚，彼此相问早往何处去，马喻便说出真情道：“父母无人侍奉，

欲归孝养。这出家为僧，似你们投着个好师父，教些见性道理，明心真詮，不然就是经典科仪，久后得个正果，也不枉抛父娘，拜佛门，当个和尚。若是遇着师父，披缁削发，外貌是僧，心情只是在那利俗上要受用快活，今日望施主，明日拜檀越，揽经做醮，你便当个生意，不顾那人家敬请建一个道场。我想随着这样师父，倒不如还了俗，做个良民。”那三四个小和尚听了道：“原来马喻是背师还俗的，我们实不瞒你，也是背师逃走归家的。”马喻便问道：“你们想也是要侍奉父母的？”只见一个小和尚道：“各有心事。”正才讲说，忽然一阵狂风，众小僧惊惧，忙躲在山门背后，让那阵风过。只见风过处阴云惨惨，一尊大神拦门正立。众小僧看那大神，相貌威武：

头戴金冠飞彩翅，身披铠甲衬红袍。
赤发连须睁怒目，手持宝剑大声嚎。

这神当门立着，喝道：“你这几个小和尚，背师逃走，往哪里去？”小和尚见了，一个个胆颤心惊，不敢答应。却有一个大着胆答道：“我娘家去。”大神喝道：“吾神聪明正直，岂不鉴察你心。你哪里有娘，本是无娘无爷，你兄嫂送你出家，你既有兄继后，便是出家。投了一个明师，有道行的，正当仿效做个好僧，如何不听师训，不守僧规，私心要还俗？吾神此门可是你私意出入的？虽说三宝门中，一真可栖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，似你这败坏僧门，此处一则也难容你，一则看你好吃懒做，不恤行止，便是还了俗，也非纯良守法之辈。去便容你去，只恐你日后不守本份，想这清高不能入的。”大神说罢，把这小和尚，揪着衣领，往山门外擲去，便来揪那两三个，说道：“你这心情，一类一类。”也揪着衣领推出。却要揪马喻，

马喻忙说道：“我是归家侍奉父母的。”大神听得，定睛一看，笑道：“真情，可爱可敬。你存此心，已证如来圣境。你九玄七祖有继，还保你百岁长生。好生去孝养，莫负了此日出门去。”说罢，大神飞空而去，风静早见曙光。那几个小和尚有飞跑出门的，也有想一想复进山门，仍归房去。马喻因此归家，留发侍奉双亲，年载家贫，父母已故。

却说这弘愿庵半真与那走了徒弟的长老，见还俗徒弟，果然那不遵师训，纵归家仍是不良善学好的，只有马喻念头原正，虽然还俗，时常还来探看师父，感他养育了几年恩义。半真念他孝道，同庵僧人有爱他本份，怜他贫乏，借贷几贯钱钞与他做些经营。三五年间，便挣成家业。一日，起早寻营到一荒丘山过，只见林间一个女子啼哭，马喻近前问道：“女娘，这早何独自在这荒山林内，啼哭为何？”女子道：“我五里村间王老女也，病故安此荒丘，不知何人毁棺盗吾衣衾首饰，复苏回来，无人救我回家，你若送我归去，吾老父定然谢你。”马喻听得，半信半疑。缘何他半信半疑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七回 六老叟参禅论偈 三官长执册说因

世事逢古怪，莫讶遇跷蹊。
为恶偏成孽，作善自无欺。
暗有神明护，宁无福德依。
试观多富贵，俱是善根基。

却说马喻半信半疑，信的是，清平世界，一个女娘，衣有缝，话有声，果是复苏之人未可知；疑的是，既入棺之人，如何又活？但她口口求救，想救人乃是阴鹭，便冒疑犯忌，说道：“女娘，你随我领你到家去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力弱，不能远去。”马喻乃背负着她，到得王老家里。王老夫妻一见，惊喜问女缘故。女子备细说出前情，王老一面谢马喻救女之恩，一面要声明地方，捉获毁棺盗衣饰之贼。

马喻劝道：“王老官，你要捉获了这贼，将何礼物酬他？”王老道：“定送他到官长治罪。”马喻道：“若不是贼毁棺，你女子焉何得复活？依我小子说，还该谢他。”王老夫妻听了道：“大哥，你说这话，却是个忠厚善人，且问你年纪多少？”马喻道：“二十一岁。”王老道：“吾女相配不差。”一时使留住马喻，把情由遍告亲邻朋友，招马喻为婿。马喻成了这段古怪姻缘，后生三子，极孝。故此马喻寿过八旬，与这村乡

五老盘桓，以乐余年。

村里哪个不夸六叟之贤，说他们能安享老年之福。这六叟相聚终日，你到我家，我到你家，家家子女，个个贤孝，欢天喜地说：“难得老人家年过八十，都康健不衰。”进入家门，便治备饮馔，俱要合欢众老之心，仍唤歌唱，以助六叟之兴。这众叟坐间也不说那家过恶，也不夸那个富贵，也不谈那家子女顺忤逆，也不说少壮时做的事业，只说的是某家有一个不识进退的老儿，偌老的年纪，不把家私交托儿男，还辛苦前挣；某家有一个不知死活的老头子，偌许年庚，不保守精气，还娶妾追欢；某家有一个不知涵养的老倔强，一把出头的年岁，能有几载？还好胜与人争淘闲气。众老叟你讲我说，只见我躬老叟道：“你我老人家既看破浮生，往先做的一场春梦，如今相聚为乐，却又管人家闲事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喜吃糖鸡粪，蜜也不换。’这几家老头子，偏看不破后来岁月，心情偏在这几件事上，便扯他来学我这乐，他终是不乐。”伦郭老说道：“我等相聚为乐，固然胜似他们，只是其乐有限，总皆空虚。我听得清平院万年说，国度高僧寓居院内，能谈见性明心道理，成佛作祖真诠，我等虚度偌多年纪，何不往谒？若得沾一时胜会，便也不枉了一世为人。”青白老叟道：“我等已桑榆暮景，便就闻了道理，也是无用，枉费了心机，徒劳了一番礼貌。”祝香老道：“便是朝闻夕死，也胜如不闻。”辛苗老说道：“随喜道场，也胜如虚费时光。”这几个老叟，你长我短，讲论了半晌，只见马喻老叟端了正念道：“我曾闻修道的人说，一夕之气尚存，能知了道理，万载之灵光不灭。安见老人不可学道？我等敬心瞻谒去的是。”

六个老叟一齐走到清平院来，万年长老正与众善信诸僧听候祖师师徒出静，讲论上乘妙法、演化玄机。只见院门外走来

六个老叟，众僧看那老叟，一个个：

鹤发如飞雪，童颜似少年。
相扳来福地，多是隐高贤。

这六个老叟走进山门，齐登正殿，参拜了圣像。众僧各各叙礼，万年个个都识名姓来历。只见六叟望着祖师师徒，更加恭敬。内中只有辛苗叟善谈多言，乃开口向祖师求教道理，说道：“朽拙村老，迷昧一生，干名犯义之恶，毫不敢为；无心叛道之罪，时或颇有，从前作过，望高僧道力开宥，但自今日以后，料老迈无能觉悟真乘，只求教个不昧原来，多添几年逍遥自在。”祖师听了，微笑不答。六叟再三恳求道：“高僧不言，我等益昧。”祖师乃说一偈道：

盗跖何寿？颜渊何夭？
识得根因，长存不老。

祖师说偈毕，闭目入静。六叟只得出静室，到方丈来坐，各人议论偈意。时道副三位也倍坐席间。只见辛苗叟乃说：“师偈是寿夭皆系乎数之意。人随乎数，也没奈何，听之已耳。”青白叟乃道：“师偈说，寿的尚留人间作盗跖，夭的已归自在作逍遥，寿的是夭，夭的是寿，这个根因。”伦郭叟道：“不然。师偈之意，乃是盗跖造下在世之孽不了，颜渊乃是万世不泯之道而归。我躬笑道：“不是这讲。师之偈意，乃是跖寿也由他，颜夭也随他，只乐我们现在根因。得一年，便是一年不老；得十年，便是十年不老。”马喻乃笑道：“虽俱说的是各人高见，依我说，师偈乃是跖与颜各人遭遇不同，哪在乎盗

之不肖不该寿，颜之大贤不该夭。”祝味说道：“寿夭不齐，人之情；不以寿夭限为，天之理。安在乎彼寿此夭，徒增辱舌！”道副三位听了，俱各不语。万年长老乃问道：“师父，依你体悟师偈之意，何如发明？”道副答道：“吾师偈意，只就六位老叟现在根因，俱是从前作过善根，今后自当消受。莫在寿夭上拘了形迹，当在一念上种寿根因。”六个老叟，人人点头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，我等生平却真也有几件事，不曾亏心短行，虽然不敢自必，说是长生报应，便是见了村乡几个使心机、用心术，不独自己夭折，妻妾子女多有不长。”众僧俗听了，都合掌称扬偈意。

这老叟方才辞谢高僧出门，忽然门外又来了四个壮年汉子，他却不进山门，站立在外，气赳赳、怒嗔嗔指着老叟，道句戏言，说：“你这几个老头，在世是盗跖。盗跖盗人宝，老儿盗天寿。”汉子说罢，又笑嘻嘻哄然而去。万年长老送老叟出山门，见了这情节，却也不敢作声，即忙回到方丈，把这事说与道副师三位。副师听了道：“异哉！这汉子们乃是知道理的，可惜不进此方丈一会。”尼总持道：“既知道理，不进山门来讲论，非酒狂，必口是心非的。”道育说：“只恐是不正之怪，难容混入禅林。”道副道：“若是知道汉子，不可错过，也当访会一面，彼此有相资之益。若是不正之怪，剽窃理言，也当度化他。”万年道：“若六叟，我便知其姓名来历。这四个汉子，不识他何人。看他恶狠狠讥诮六叟，笑嘻嘻徜徉而去，莫不就是老叟说的使心机、用心术的汉子？我既承师兄们教诲，也当扶持演化的盛意，且去乡村访寻他来历，可度便度，如不能度，指引他到院来，请师兄们指教他。”副师道：“长老须当因人指教，莫要非人乱传。”万年长老听了，走出山门，到村间找寻四人不提。

且说这四个壮年汉子，一个叫做强梁，一个叫做殷独，一个叫做吴仁，一个叫做穆义。这几个人生长平宜里，真个是使心机，不顾天理是非，惟图利己，用心术，哪管人情屈直，只要算人。再说这强梁家颇富饶，有庄田数百亩，与一个叫做阮弱的为邻，欺其势力不能争讼，乃侵夺不厌，渐渐把他田产占尽。阮弱冤抑难伸，忽然，一个游方道士向强梁乞化，强梁不但不舍，且口出恶言骂逐。这道士又向阮弱乞化，阮弱慷慨布施。道士便问道：“善人，眉头面惨，若似有事关心，何不向小道说出？我小道也能为善人解愁。”阮弱便把强梁情由说出。道士道：“此有何难！小道有一法术，能使他田禾尽槁，你田倍收。”阮弱道：“田俱连亩，怎能他槁我收？”道士微笑不言，乃走到田间，把佛尘一挥而去，果然强梁田禾绵槁。强梁见了，仍倚势尽把阮弱熟苗割去。阮弱捶胸怨道：“法术害人，反使禾苗被割，倒不如道法不用，我尚有一分收成。今为法术，反被强夺。”正怨间，只见那道士复来，向阮弱笑道：“此正小道法术之妙，善人即须割他枯槁之草，管你收成十倍。”阮弱依言，乃尽把槁草割取。强梁见了大笑，便随他割尽。强梁割熟禾却少，阮弱割枯草却多，哪知道士的法术之妙。阮弱割的草，皆是熟禾。强梁割的苗，尽皆枯草。强梁哪里知道，只是自家懊恼。阮弱知此情节，感谢道士。道士又问：“善人，你田地被他占夺，可有个界址么？”阮弱道：“师父，你看那田沟石桥，前是强梁田，后是我的地，当原以此界，如今被他占过来多了。”道士乃把桥顷刻用法搬移，只见桥后占过桥前，田皆阮弱之地。阮弱见了大喜，忙拜谢道士。那道士知强梁费了一番心机，落得个在家懊恼，乃留了四句口语与阮弱，含笑而去。说道：

强梁欺阮弱，占地将稻割。
不但割枯苗，移桥田又缩。

强梁懊恼未解，乃与妻子说：“明明阮家苗熟，我苗尽槁，因何割将来，却又是枯的？倒不如割我的草，却有余。”正说怪异，只见家仆来说，阮家割去的枯草尽是熟苗。强梁听了，暴躁起来，古怪可恼。家仆道：“还有一件古怪，怎么田地界址，石桥前后，如今桥前窄削，桥后宽远？”强梁道：“哪有此理，桥乃石砌，如何得动？”乃亲去搭看，果见田缩地长，自己惊疑，心实不忿，乃往殷独家来，备细把这情由说出。这殷独正在家设计算人，听了强梁之言，乃笑道：“强兄，此事何难。你家颇富，那阮家不过只几亩荒地。我有一计，你可借事把个害病家仆打杀，送在他门，与他一个人命讼词，自然田地都归于你。”强梁听了笑道：“殷兄，计便甚妙，只是伤了我家仆的性命，却去夺他的田地，先折了一着，这也不是我强梁的豪杰美事。”殷独道：“闻他割你的枯草甚多，何不半夜放火烧他。”强梁道：“杀人放火，王法甚严，这虽是我强梁的行径，但明人不做暗事，万一露泄情由，王法无私，悔之晚矣。”殷独道：“还有一计，这阮弱好酒，每日远醉，黑夜归来，可乘机叫家仆搥之捶之，只做个酒醉鬼迷，路倒而亡。”强梁听了道：“这事也做不得，我强梁平日为人，也只是要强胜人，便是倚些势力，好占夺便宜。若黑夜行凶殴人，这又非我素性。”殷独道：“除了这几宗计较，我小子却无策算他。”强梁便要辞回，殷独道：“好朋友如何空慢！”乃宰鸡为黍，沽酒相留，二人尽醉。

到黄昏，强梁辞别殷独出门，酒醉上来，却走错了归路，弯弯曲曲来到一处荒沙，不觉倒卧在地，睡至半夜，酒方少醒，

自己恍惚正疑：“如何殷独留我，却倒卧在此？”方要挣起，只见两个青衣汉子，形状官差，上前一索套着道：“官长唤你。”强梁不知何故，被他二人扯到一座公厅，见一官长上坐，左右甚众，喝叫：“强梁跪倒！”只见官长执一簿子，看了怒目视着强梁，道：“你这恶人，自恃心性狂暴，凌虐善良，虽逃王法之加，岂恕冥司之责？”便叫左右把他布裳脱去，换上一件牛皮袄子，推入那轮转六道之司。强梁方才明白，忙泣诉道：“愚蒙有罪，乞求知改。”官长喝道：“你早不知改，只要见此光景，方悔前过，哪里恕饶！”喝令左右来推。只见左厢廊下，走上一位官长，拿着一页文册，上堂禀道：“此人还有不伤家仆性命害人一种情因可恕。”官长道：“此一种不足以偿他欺凌良善，多少善良受他冤抑。”摇首不肯。只见右廊下，也走上一位官长，拿着一页文册，上堂禀道：“此人又有不做暗事一节可恕。”官长哪里肯听，只是叫左右推入转轮。忽然中门走进一位官长来，手拿着一页文册。堂上官长忙出坐，下阶迎着拱手。这官长道：“此人本不当不宥，他却有黑夜不肯殴人一宗良心可恕。”堂上官长见了，乃回嗔道：“据此三件，理有可恕。”乃叫左右脱去牛皮袄子，仍还他布裳，说道：“若不知改，后来此袄终难脱去。”说罢，忽然不见。只听得有人声叫前来，乃是家仆持灯火找寻来接。到得家里，只因这醉卧荒沙，受此一番警戒，乃病卧枕席，把些强暴心肠一朝悔改，遂把强梁更了个强梁名字不提。

再说这殷独为人心术最险，计算极深。他一日往海岸边过，见前行一个汉子，取道走去，那海里忽然钻出一怪来。那怪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赤发蓬头蓝面，一双环眼如灯。两耳查得似风筝，四个獠

牙倒钉。

十指秃如靛染，周身露出青筋。一张大口向人喷，真个惊人心性。

殷独见了，吃惊倒在地下。看那个怪，待汉子走过去，却把一张大嘴开了，向那汉子后边日色照着的身影儿一喷，只见那汉子踉踉跄跄，如醉一般往前去了。这怪方才看见岸上倒卧着殷独，也要喷来。一则他无身影，一则眼已明见了怪形，殷独乃大喝一声：“那海中何怪？做的何事？喷的何物？”这怪听得，挺身跳出海来，走近殷独之前，说道：“你这大胆汉子，你岂不知我乃海内鬼蜮，喜的是含沙射人影。被我射的好人做歹，善的说恶，任他有千般计较，只消我一射便迷。”殷独听了，忙站直身来说道：“我方才见你喷那行人，想他射了身影，却如何不得迷倒？”鬼蜮道：“这人叫做吴仁，为人刻薄无情，忍心背理，没有些善，故此射他不中。想你倒卧在地，没个影儿我射，便是你为人心术与我一类，又何须射你！”殷独听了道：“可喜相逢，既承相爱，便与你结拜个交情何如？”鬼蜮欣然。两个遂指海为誓，结为交朋。殷独道：“凡我要谋些事利，全仗扶持。”鬼蜮道：“若得了利，当分些见惠。”殷独道：“惠利你也无用，若有些饮食，当来敬你。”两个话别，鬼蜮仍钻入水去。殷独方才前走，乃想将起来，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我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，怎么见了鬼，与甚么怪结交？方才明明的一个甚么鬼蜮，说含沙射人，我知道了。”却是知道何事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八回

殷独与鬼蜮结交 穆义同吴仁遇怪

殷独走一步，说一句，懊悔一声道：“我知这鬼蜮射的是正人君子，若是狭邪小人，与他一类去射人。我殷独只因平日立心险峻，故此前来遇见。若是正人君子，他怎敢当面冲犯？只好背地里暗射。方才他说那射不中的，叫做吴仁，想必有几分不忠厚，我如今寻访他去，做个朋友，帮衬帮衬。”不意吴仁踉跄走来，腿脚酸软，坐在海边。殷独见了却认得，乃上前施礼。吴仁答礼，两个问了来历，殷独便把鬼蜮事说出。吴仁道：“方才也觉身后似甚物打来，原来是鬼蜮这怪。老兄不知，此怪暗地害人，我们被他射不中，没妨，惟有一等善良怕他。”

两个正讲，只见一个汉子走将来，向吴仁叫声：“吴大兄，你如何坐在此处？”吴仁道：“因到前村做一宗生意，回来遇着这位殷独长兄。”殷独便问汉子姓名，吴仁答道：“我这朋友叫做穆义。”殷独道：“穆兄往何处行走？”穆义道：“一言话长。小子有个妹子，嫁了丈夫。不幸夫亡守寡，止有十岁一个孤儿，寄食我家。老兄所知，荒旱年间，自家三口尚养不活。没奈何劝妹改嫁，妹子守节不从。一则饥饿，一则抑郁，不幸身亡，遗下孤子。偶有一外乡商人，与得几贯钱钞，只得把此子卖与他。不料我也有一小子，与孤子终日耍戏，不舍，背地里逃到商船，这商人俱带了外去。商人数载不来，我又无

处找寻。今闻外乡有个商人到来，只恐是带子去的，特去找寻。吴大兄，你的生意何如？”

吴仁道：“莫要讲，不济不济，把几贯本钱折得干干净净。”穆义道：“怎么折了？想你也是个千伶百俐会算计的，如何亏折？”吴仁道：“莫要讲起，也是我自家算计了自家。去年只因本少，搭了一个伙计，借他有余，扯我不足，贩了一般牲口，船小载重，况又是些不调良的牛羊。我那伙计赶得三五只陆地先行，我押载船后走。古怪，古怪！莫要讲他。”穆义道：“我与老兄相契，便说何妨。怎么古怪？”吴仁道：“我存心不良，只因那牲口中有几只壮的，要瞒着伙计寄在别家船里，到一处转卖，希图多得几贯钞利肥己。谁知道别船失了风，那牲口皆溺不救，伙计只疑我卖了别处，匿了本钱，都算在我身上。如今分开各自生理，这不是自算了自？”穆义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殷独听了，也笑道：“二兄，这也是偶然，若是我殷独算计，百发要百中。”吴仁笑道：“老兄，人算赶不得天算。”穆义道：“话便是这等讲，人若不算，怎得便宜？就是伤了些天理，也顾不得。”

穆义只这句话，忽然天昏地暗，风沙扑面，四顾没有路，茫茫尽是海浪。三人坐地，如在个山阜之上，那地又颠颠巍巍，如坍似塌。三人惊慌起来，穆义乃埋怨吴仁道：“都是你在此坐地，误了我行路，说甚么贩牛羊骗伙计，弄出这怪事。”吴仁乃埋怨殷独道：“我歇歇脚便行，都是你讲甚么鬼蜮，扯攀在此，惹这祸害。”殷独又埋怨他两个不相知，撞此冤孽。三个人无计脱难，看看那海波触这沙滩将塌，齐哭起来。少顷，那海波泛处，几个鬼蜮跳出来，看着三个笑道：“你们也怕这平地风波险峻么？”三人既心慌，看见青脸獠牙又害怕，只是倒身磕头叫饶命，说道：“风波险峻，真是怕人，可怜我三人

在路途遭遇，家中没有信音。若垂怜放救，自当报谢。”只见一个鬼蜮看着殷独道：“你这人反面无情，我方与你结交，指海为誓，你如何懊悔，背后骂吾？你这三人心地，不说这风波险恶，如今放了你去村乡害人，不如扯你下海，也做个一类。

”殷独道：“交情在先，海誓在耳，怎敢违背毁骂？若是不放我等，乃是你先败盟。”鬼蜮听了道：“也罢，且放你们去，尚有异日相逢。”忽然鬼蜮钻入海中，依旧青天白日。三个坐在平沙地上，说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

殷独乃向吴、穆两个说道：“我有个结义的弟兄，叫做强梁。闻他在我家酒醉，归途被迷，得病连日，有事未曾探望，我们又遇此怪事，当去望他，一则问安，一则探他如何解迷。

”吴、穆二人听得，便随殷独到得强梁之家。家仆报知，强梁出得堂前，乃向殷独问二人名姓，彼此各通来历。强梁乃把醉归路上这些情由说出，又把悔改强梁一节也说知。殷独三人方才明白，也把鬼蜮这一种异怪尽说出来。强忍听了，乃说道：“此事分明警戒列位，也当凡事存一着宽厚。”殷独笑道：“警戒，警戒，不使些心机，怎做得养家买卖？”吴仁道：“宽厚，宽厚，不伤几分天理，怎得吃鱼吃肉？”穆义道：“老兄，我们生成的骨骼，长成的皮肉，旧性难改，任意做去，再作道理。”殷独道：“强兄病愈初起，我等同他村乡闲步一番散心，有何不可！”

当下四个人信步行来，却走到清平院山门外。他们原不曾到院中来，却远远见六叟自山门而出。殷独见了老叟，乃向三人说道：“这几个老儿，少年不舍的聚会游乐，礼佛敬僧，只等这头须鬓白，方才到此。”强忍道：“临老出家，也胜如死而不悟。”四个人一面说，一面走，恰好相近六叟，悻悻的发这“老而多寿是盗跖”的戏言。他哪知这语，是说世上有一等

不循义的自害生理，乃微幸长生，如何作戏言？又岂知这青白等六老，都是少壮时行过善事，循过道理的，天与他的长生，得遇高僧，到这禅林随喜，他便悻悻笑讥老叟。这老叟都是看破世情，哪里计较，各自去了。这四人闲行，到一座花园之外，殷独便叫：“列位，我们既闲游，与强兄散心，遇此花园，何不进入观乐？”三人齐道：“有理。”乃进入园门，举目看这园内，果然百花齐备，亭榭萦回，好座花园！怎见得？但见：

楼客重重，都是绮窗绣户；栏杆叠叠，尽乃绿柳红桃。曲径翠苔绕玉砌，日影横铺；朱帘彩幕挂金钩，风光摇动。四壁粉墙，千株杨柳黄莺啭；几亩池塘，万朵荷莲绿鸭游。海棠娇，粉蝶双双，来来往往；蔷薇丽，游蜂阵阵，歇歇飞飞。木香亭对假山青。太湖石傍新篁绿。夸不尽四季名花，且状这三春后景。

强忍四人入得园来，只见一个看守的园户道：“列位游观便好，只是不要摘花木。我园主为此常闭了园门。”又道：“独乐不若与人同乐。”开了园门，与人游乐。又无奈这游手好闲的，摘花采叶。你便图采去插瓶头戴，怎知伤了我灌溉的功，泄了花木的气。”吴仁笑道：“使采了两三枝花朵，折了一二根枝木，也不致泄了花木之气。”管园的道：“我也不知，只是我主人是个知道理的，常说青草也不可芟除他一团生机，与人不差。”穆义笑道：“若是恼了我，连根都与你拔起，管甚么生机活机！”正讲说间，只见亭子里坐着个长老，四人看那长老：

僧伽帽光头顶戴，锦装袈裟臂身穿。

数珠儿挂在颈上，木鱼子拿在手间。
口念着阿弥陀佛，眼观着天地人间。
想不是等闲长老，化缘薄广种福田。

那长老走下亭子，望着四人打一个稽首道：“四位檀越，请亭子上一坐。”殷独三人悻悻的把和尚慢视，强忍却是警戒了一番，改过心情来的，便答道：“老师父请坐。”随也坐在亭子的懒凳上，殷独三人也只得随便坐下。强忍问道：“师父上刹何处？”长老答道：“小僧乃清平院万年。”强忍听了，便起身敬礼，说道：“小子久闻方丈老师大号，自未曾会，今喜相逢，正是早晨见六个老者出院门而去，有一位长老送出山门，看来就是老师父。且请问六个老者到上刹何事？”万年道：“只因我院中，有国度中来的演化高僧行寓，他们特来参谒，请教道理。”吴仁便问道：“高僧演的何化？”万年答道：“演化却多，不拘一道。”穆义道：“我闻出家的僧人，一等见性明心，修行了道；一等诵经持咒，忏罪消灾；一等行脚游方，化斋挂单。这高僧如何演化？”万年道：“三等都是他的，只是一等劝化人尽三纲名份，全五常道理，查前世根因，察现世果报，修来世功果，这却高出寻常三等。”强忍听了道：“三纲五常，出家僧人已超出此值，他如何又遵行？”万年道：“这高僧常说：‘未超三界外，还在五行中。’一个人没了纲常道理，便入了阿鼻地狱。他哀怜此等，故垂方便，遇有此等，随缘度脱。”殷独又问道：“怎叫做查前世根因？”万年道：“一个人总是具五体，却有偏全不同。有富的，金珠充栋；有贵的，衣紫腰金；有贫的，食不充腹；有贱的，衣不蔽体。这都是前世修不修的根因。”吴仁也问道：“怎叫做现世果报？”万年道：“比如一个人，不忠便受不忠之罪，不孝便入不孝

之条，做贼就有王法之加。若是敬上，便有显荣；孝亲，便有旌奖；行善，便招福寿；积德，便致吉祥。这乃是现世果报。

”穆义道：“怎叫做修来世功果？”万年道：“今世之人，那上一等的，是前世修来。今世再修，乃世世居上一等。中一等的，少年苦修，中年受福；中年苦修，老来受福。这都是现世果报。若是老年苦修，便积到来世受福。又有一等，从少年到老，修善功不间断，现世受福不了。还要积与子孙，岂止来世受福！”他四人听了，齐问道：“比如我们，从今日壮年去修，却从哪里修起？”万年道：“便从善功修起。这善功不远，俱在檀越身中。这善修不难，俱在檀越动念。”四人又问道：“善却是何善？”万年道：“莫逞雄凌懦，莫暗地伤人，莫忍心害物，莫背理乱伦。端正了这方寸一点，自然三世无亏。”殷独道：“比如这一点儿略不端正，却怎么三世受亏？”万年道：“一世是你现在苦恼，二世是你转回六道；说到三世，只恐世世不免苦恼，这苦恼小僧也不敢尽说。”

强忍听得，乃把穿牛皮袄子事说出。万年乃合掌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檀越幸亏了存这三点善心，不然，牛皮着体，六道轮回，今日花园发肤，却在前日荒沙地上矣。”强忍听了说道：小子也只因这一番警戒，所以改名悔过。我这三个朋友不信，身上都有些毛病。比如他们不信不改，终作何报？”万年道：“小僧却也不敢妄说。檀越要知后来报应。除非小院中高僧闻知。这几位师父有道行；能知前后报应功果。”四人听了，齐齐起身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等愿到上刹参谒高僧，求他教诲，指明这报应。”当下四人同着万年长老到得清平院来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祖师静室入定，道副三位弟子侍立，欲候师出定，欲有问道之意。只见一个童子，手持香篆，进室绕身一遍而出。

副师疑此院中自未曾见有童子，急随他出室，只见第十六位尊者前，有一童子发香篆，宛然相似，遂稽首尊者前，道：“尊者必有度化弟子们美意，故此显灵我等。”方才拜起，只见万年长老领着强忍四人到庑廊下，也来逐位礼拜阿罗圣像。这吴仁手里摘得园中一枝莲花，见尊者前有一盆花，忙插盆内。副师见了，便说道：“列位善信，只就你摘花时，物各有主；插盆时，一点真如。推此真如，步步行去，人人各正果报，里善因无复不明矣。”副师只说了这几句，把个四人惊异起来，便向万年悄悄说道：“高僧真是神人，怎便知我们来意？”万年道：“高僧发言，本自无心，譬如悬镜，檀越们原来有心，自照出了。”殷独听了，乃扯着吴、穆两个道：“出去罢，我与你俱有些不忠厚的毛病，莫要惹他说坏了。”吴仁道：“且回家改过了，再来听听。”穆义道：“看来果报是有的，若是没有，这高僧如何先知？”且出去改行从善，莫要问他罢。”三个往外飞走，强忍与万年急叫，他三人哪里回头。副师也不问来去之意，复入静室。万年乃与强忍到静室中参拜了祖师，前出到方丈。三位高僧随出方丈，叙礼坐下。万年乃向副师说道：“方才四位，正是讥诮六叟的弟子，找到花园相会，特来请教三世果报根因。方才只听了大师几句，乃触动了他来意，去了。”副师道：“我弟子也只是无心所发，且请问善信名姓。”强忍乃说原先叫做强梁，只因警戒一番的怪异，遂改名强忍。道副师合掌，只道：“好！忍字真好！”怎见得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七十九回

夺人钱钞遭人骗 肥己心肠把己伤

话说这忍字如何好？人生血气方刚，遇着不顾意的事，便动起暴戾心情，忿怒不平，哪里忍得！这不忍，就生出许多祸害，有一词说道：

不忍一时之气，生出百日之忧。作哭作痛作冤仇，祸害临时莫救。好个当场一忍，让人一步存柔。舌柔比齿久存留，能忍之人有后。

副师道：“善信，你改名须改行，若是名改行不改，却也枉然。这果报冤愆，仍存不解。”强忍道：“小子自揣一生秉性，只是要人些便宜，占夺人些产业，欺凌几个懦弱。只从荒沙醉卧警戒后，一病灰心，这些气力也消磨了九分。”副师笑道：“尚有一分，还有一分果报。”强忍问道：“果报却是如何报？”道副道：“天理好还，小僧也不敢显说。只要人如何使心机行出，便如何照出的以入。比如欺人孤儿寡妇的，后来家里孤儿寡妇也被人欺；夺人产业，终把产业与人夺去。来早来迟，不差分毫。”只见尼总持说道：“善信，你从来曾见闻有这果报的么？”强忍道：“师父不问，我小子倒也忘了，果然有见闻过。我当初有一相知朋友，此人言不由衷，只凭口发，

专一背前面后搬弄人家的是非，说人家的过恶。后来得了个哑口病，要说不能，活活闷杀。又有一友，平日极爱洁净，处家最严，凡目中见有不洁之物，便重罚家仆。不但自身衣食不使毫末秽污，便是他人蒙不洁，必见而远走。他这两眼偏明，秋毫能察，岂知道陡然一病，双目不见，两耳又聋。当前被他捶楚的童仆，故意作贱，指着骂的，把秽污耍他的，都作个笑柄。”

万年听了，笑道：“小僧也见了两个施主的笑话。一个施主名唤并杰，他生来爱干净，与人接谈，不向人口，说人口气秽。与人交接物件，必以衣袖承受，说人手指拿的多秽。人有扯了他衣，说受人手污，即解衣浣浣。人有坐了他席，说被人坐秽，即用水濯。便是妻妾，也不沾污了身体，倒也过了二十多年。一日，老母吃汤，将碗递与他，他不去接，说母手不洁。只这一事，古怪跷蹊。走出大门，遇一经过道余官长，昔年为士时，知他好洁，受了他洗濯坐席之辱，却好出门，闯入官长前行引导。官长见了，想起昔年故事，顿时叫在右扯入衙门之外，叫左右唤担粪的，将粪直倾了几担。身体发肤，这臭秽怎当？仍禁他三日不许浣洗，方放他回家。”强忍听了道：“我小子也知此人真可作笑，却还有那个施主的笑话？”万年道：“这一个施主，名叫做落空，平生为人，爱的占人便益，夺人利市，费尽心力，骗得几十贯钱钞，与妻儿计较，寻个生意去做。妻儿说道：‘甚么生意做得？想你用惯的手，吃惯的口，生意利薄，如何做得？倒不如买几亩地土，自耕自种度日罢。’落空道：‘地土越利菲薄，怎得度日？不如贩卖几个丫头小厮到外村去卖，还有几倍利息。’妻儿道：‘抛家失业，万一一天不测，丫头小厮有病，或人家识出弊来，官司难免。不如放债借与人，讨得加一倍五利债，是个好事。’落空道：‘不

妙，不妙，人情奸险，骗债甚多，借与人，不如自家使用。’夫妻两个计较了一夜，天明起来，落空把几十贯钱钞裹有身边，往市上寻个生利的事做，看哪项便益利市的生涯，便是占夺了人的，也顾不得。那人头疼眼瞎，正在市上前行后走，忽然见一人往前飞走，如有紧急事情一般，急忙忙身上落下一囊，随旁却有一人拾得，往后便走。落空见了，便扯着这人说道：‘路道见遗财物，大家有份。’这人不理，往荒沙地界飞走。落空紧紧扯着，跟到深林僻处，说道：‘大家有份。’这人乃开囊，却是黄金数锭。落空就要均分。这人道：‘老兄，我乃人家佃户，家又贫穷，分此黄金，没处使用。老兄你若有随身钱钞，不如换了去罢。’落空听了，自忖道：‘黄金价值百倍，我钱钞能值几多？’乃道：‘你果有此心，我愿把钱换你。’乃身边取出十贯钱钞来。这人见了道：‘金子价多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如分了别处去换。’落空见他争讲，又恐人来看见，忙忙尽把腰间钱钞都与了这人。这人得了钞飞走，不知去向。落空得了金子归家，喜得手舞足蹈。妻子问道：‘有何生意寻着，这等欢喜？’落空乃把金子拿出来，把戥子一称，倒有十五两，说道：‘这生意做着了。’妻儿见了，也喜欢说道：‘这金子可换得百十贯钱钞，买地土的也有，做本钱的也有。’落空道：‘我还想娶个妾生个子，以继后代。’夫妻两个又计较了半日，却把金子携了一锭，到市上去兑换钱钞。心里又惊惊怕怕，惊的是，遗失了金子的找寻，市上有人知觉；怕的是，金子成色低，价换不多，遂不得他买田娶妾心肠。恰好走到市上，见一铺面人家，写着‘换金’二字门牌，落空仍进入铺内，与兑金主人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‘小子有锭金子，欲兑几贯钱钞。’主人道：‘借出一看。’落空忙向袖中取出。那主人见了，笑道：‘你这人铜也不识，如何来骗我？’一手扯道：‘剪绺调白，

皆是你这等人。’扯到官司，刑罚究罪。落空有屈莫伸，只是捶胸叫苦。正吵闹中，只见一人在旁认得包金布囊，一手来揪着道：‘我卖产交官的金子五锭，一时心事走急，失落市间，无处找寻，原来是你偷去，布囊金子可证。’把金子看了一眼，道：‘我原是真赤黄金，你缘何匿起？’金铺主人道：‘原来又是偷金的贼。’一时吵闹到地方官长，刑罚追偿。这落空哪里偿得起，连妻卖了，只落得遇赦还家，拾得一个性命。”

三个高僧听了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人生何苦不行些善事？”强忍听了，乃说道：“小子听了师教，归家断然十分改行。”道育师说：“善信，你便自知悔改，却也要把目前作过占夺人的产业，动一个公心，应还的速还，免入了后来一还一报的冤愆。”强忍答道：“谨领师教。”只见道副说：“师弟，强善信既知非改行，自成善功，只有殷独三人，未见他诚心悔悟回去，还得强善信修自己，再劝化他三人。”强忍道：“师父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我小子但知自悟，怎能劝化得他？除非也有一宗警戒，他们却方才知悔。”副师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小僧有五言四句偈语，作他三位警戒，善信可记诵回去与他听。”乃说道：

一切诸恶业，如蛇亦如蝎。

相伤无了期，种种无差别。

强忍听得，熟记在心，别了众僧回去，却说殷独三人，不敢听高僧讲说，恐怕说出他心腹平日非为。总是俗语说得好：“贼人胆下虚。他三人离了清平院山门，随步行走，殷独说：“长老之言未必深信。”吴仁道：“便信了，也没甚要紧。”穆义道：“俗语说，‘遇着善人便烧香，遇着恶人便使枪’。

”三人讲说，不觉走到一树密林深之处。这深林路通幽谷，谷中有两条赤花蛇儿，年深日久，通了灵性，专一作怪迷人。谷外山缝里，又有一个蝎子，也通灵作怪。一日，蛇蝎相游在谷口，只见赤花蛇向蝎子说：“我等历世，岁月觉长，食的虫蚁，饮的涧水，时或毒螫行人，得了人的血气，因此精灵，大非往日。我想行人往来甚少，难得遇着被我们螫，不如施个神通，显个手段，到那深林密树，张个网儿，等个行人，螫他些血气。”蝎子答道：“计较甚好，只是我等弄个甚么神通手段？”花蛇道：“我想世人不贪财，便爱色，我变两贯钱钞在林间，有人来看见，必然把我藏系在腰。那时在他腰间，任我吸他骨髓。”蝎子道：“我变一锭赤金罢，有人拾得，必也藏于衣袖间，让我吸他膏血。”蛇蝎计较了，果然变了两串青蚨、一锭金子在林间。等候了一日，不见人来。二蛇道：“蝎子，你变的引不得人来，再变别项罢。”蝎子道：“深林无人到来，我与你当在路口。”花蛇道：“路口往来人又众，万一人多看见了，彼此相碎分，不免你要啗坏，我要扯断，还是林间，却寻个路头之处。”蛇蝎正移到林间一个走路口，只见一个僧人走近前来。蛇蝎看那僧人：

秃秃一光头，精精两只脚。
身披破衲衣，口含弥陀佛。

那僧人走入林子里，席地坐下，把面揉了一揉，睁开眼看见两串青蚨、一锭金在地，便合掌道：“甚么人遗失了金钱在此？我想此物不知何等来的，或是远贩经商，辛苦将货物卖的，可怜他折了父娘血本；或是变卖家产，养生送死的，可怜他急迫变来失了，心慌意恼；或是衙门交纳钱粮罪赎；或是嫁卖妻

儿老小，这不小心遗失路间。可怜身家性命，多有不保。”僧人嗟叹了一会，乃立起来，四顾一望，大叫了几声：“何人遗失了金钱？倒是我僧家不贪财看见，急早来取了去。”叫了几声，哪里有人应。僧人道：“说不得守在林间，料有找寻的来。”蛇蝎见僧人不取，乃计较道：“淘气，淘气！长老若守到晚，我们事要破，不如复了本相，再变别项罢。”蝎子道：“复了本相，长老一顿戒尺，却不打杀？”蛇说：“没妨，没妨，他既不贪财，岂肯伤生？”蛇蝎乃复了本相，往林内游走。僧人把眼揉揉，道：“我一时眼花，把个蛇蝎误当作金钱。”乃走出林去。僧人既去，蛇又向蝎道：“不如变几个妇人罢，人情爱色，无有不亲。”蝎子说：“妇人在林间，只可一个。若是三个，人便不敢亲近了。”蛇道：“我有一计，你蝎变个美貌妇女，我两个仍变两串青蚨，待人来，只说是你陪人的妆奁钱钞，愿随嫁夫。”蝎子说：“远远有个人来了，此计甚妙，快变！快变！”蝎子乃变了一个妇人，二蛇变了钱钞，待那远来人。哪知那走来的是一个道士，蛇蝎看那道士：

头戴紫阳冠，足踏登云履。
堂堂貌伟然，宛若神仙侣。

道士走入林间，揭起道衣。方才坐地，那妇人走近前来，道一声“万福”，吓得个道士忙起身，答了一礼。妇人便开口说道：“老师父，我乃前村人家妇女，无夫无主，邻人随我另嫁个丈夫，我也不白嫁人，有两串钱钞当作妆奁。若是师父有相知，不拘甚人，若是门当户对，便嫁了他罢。”道士听了，乃正色说道：“娘子如何说此话！女有女道，妇有妇节，你既无夫，必有父母。若无父母，必有弟兄。难道夫家没宗族亲眷？

因何独自一个在这静僻林中，自为媒嫁？你若不是个背夫逃走，便是个白鸽不良，倒是遇我出家不变色欲的道士，若是遇着个恶少浪子，骗辱淫污，可不坏了你名节？急早回家，莫要伤风败俗。”道士说罢，不顾往前途飞走，说道：“万一遇着过往人来，瓜田李下，不把我形迹坏了？”道士去了，蛇蝎道：“割气的买卖，如何偏遇着这等清白的僧道！”

蛇蝎正要再变别项，却遇着殷独三人走入林间。吴仁、穆义便席地坐下，殷独远远望见一个女人在那林内，乘他二人未看见，乃作言说道：“你两个坐着，我去出恭。”吴、穆不知，殷独乃走近妇女身边，两眼乜斜，上下瞥看。那妇人笑着脸道：“汉子休要看我，我乃村前无夫无主的寡妇，愿情嫁个丈夫，还有两串钱钞陪妆奁。”殷独听了，忖道：“我有妻小，如何容得？想吴仁没有家小，倒好作成他。”乃向妇人说道：“娘子，我与你做个媒罢，只要你那两串钱钞，须要谢我，方才作你一个好丈夫。”两蛇听得要谢，便叫蝎子把钱付与殷独。殷独接了钱，又说道：“娘子，切不可说出谢媒钱。你若说出，你丈夫定然疑我，只恐婚事不就。”妇人道：“不说，不说。”殷独把钱藏在腰间，一蛇忙咬他一口，殷独“哎呵”一声道：“钱在腰间，莫要咬人。我殷独便瞒心赚这两贯，做成人一个婚姻，也不为过。”乃引着妇人到吴、穆前说道：“一宗婚姻作成吴兄。”便把妇人话说出。吴仁想道：“我也过得日子，岂有不行三茶六果，聘娶一个妻小，如何要个露水夫妻？看这妇人，也值得几贯钱，不如口应着，娶到家中，再卖了她。料她说无夫无主，没甚祸害。”正答应着：“殷兄作成高情，自当谢媒。”那蛇又在殷独腰吸了一口，殷独骂道：“咬得慌，也要忍到家里用你。”只见穆义道：“殷兄，你好无情，只作成吴兄，便不念我也是朋友，就作成作成我也好。吴兄你也无

礼，如何突然娶人家妇女？想我穆义也未娶妻，便给了我也何害？”两个争夺起来，那妇人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二位不要争我，妇人家只要嫁个如意的丈夫。”穆义道：“怎么才如的你意？”妇人乃把手轮起指来。却是何意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回

顾名思义消冤孽 化怪除邪总道心

这妇人把手指屈起，说道：“一件是家私好。”吴仁便说：“我有田产。”穆义道：“我有屋舍。”妇人道：“穿屋吃屋，还有田产如意。二件是少年壮。”吴仁便说：“我才三旬年纪。”穆义道：“我尚小三岁。”妇人道：“三件是性儿温柔，情儿长远。”吴仁说：“你便骂我也不恼，相亲到白头。”穆义道：“便打我也不怪，相爱到百年。”妇人道：“只凭做媒的主意罢。”殷独乃扯过吴仁来，悄悄说：“作成你，怎么谢媒？”吴仁道：“一件上盖衣裳。”穆义见了，便扯过殷独悄悄说：“谢你十贯钞。”殷独听得十贯钞，乃向妇人道：“他两个都是我好友，不便偏在一家，娘子且到我家，计较了再作主意。”妇人见事不谐，忖道：“两蛇已在人腰，我蝎尚无定主。”乃生一计，说道：“三位前行，我去方便了来。”三人依说前行，这妇人走入深林，复了本相，仍变了一锭金子。他三人等了一会，不见妇人来。吴仁往东边去寻，穆义往西边去找，哪里有个妇女！那殷独腰间不时若虫咬一般，却是蛇吸他髓。吴仁寻到东边，却好遇着一锭金子在地，忙拾将起来，藏在腰间，走到殷独面前。那蝎子在他腰间也螫了一口，吴仁疼痛得紧，自嗟自怨道：“我吴仁也有些家私，便也消受得这锭金子，如何咬得腰疼？”那殷独被两蛇轮流相咬，疼痛不过，吴仁又叫

腰痛，都不肯说。只有穆义西边走了来道：“怪异！妇女不知何处去了？”看着他二人面色痿黄，口声吆喝，乃问何故。吴仁不肯说出金子在腰，殷独乃说道：“我出门时，有人送还我一宗帐目、两串青蚨，不曾放在家中，是我系带腰间，被他附累腰痛。”穆义道：“好弟兄，待我替你袖一串。”殷独只得解了一串与穆义袖着，方才入袖臂膊上就如虫咬一口，疼痛起来。他哪里疑，乃起一个不良的心肠道：“且袖了到家用他的。”乃三步当两步先走。

这二人只叫腰痛，渐渐倒在地上，正在哼痛，却好强忍走到面前，见了说道：“你二人何事在此哼痛？”殷独说：“钱钞坠的。”便问强忍：“你在清平院，高僧如何教你？”强忍道：“总来只教我存一点善心。”吴仁道：“他们可曾提我三人？”强忍道：“他有一偈，叫我记了念与你三人听。”殷独道：“甚么偈？”强忍乃诵出来，说道：“一切诸恶业，如蛇并如蝎。”只念到这句，那二人腰间，一个走出一条赤花蛇来，一个走出一个蝎子，往林间如飞去了，吓得二人痴呆，手足无措，那腰疼痛难当，强挣起向西磕头，说道：“活菩萨未卜先知，是我等不信造孽。”强忍道：“不是不信，乃是你种种恶因。”二人只得挣扎回家去。强忍乃问：“穆义何去？”吴仁也把一串青蚨话说出。强忍忙到他家，只见穆义也哼天喝地说腰痛，都是青蚨变了赤花蛇。强忍便把偈语与他二人事说了，他三人方才警悟，却只是病痛难医，乃叫家仆到院来请万年长老。长老乃到他三人家里，备细知这蛇蝎作怪伤人事实，乃说：“善信，蛇蝎岂能为妖，却是人心自为蛇蝎。”殷独道：“此怪厉害，厉害！”万年道：“人心更厉害似蛇蝎。”吴仁道：“奉请师父，也只为这蛇蝎毒害，腰痛难当，药医无效，自知过恶冤孽。偏我四人，强忍回心，在长老处离此冤孽。如今已

知这种根因，望师父救解，我三人愿回心修善，再不使心用心了。”万年道：“小僧有何道力能解救，但你家仆来唤小僧时，三位高僧正在殿庑闲行，听得善信们遇此恶毒，乃稽首十六位尊者前，将你那插盆莲花仍取了付小僧带来，叫三位将此莲心煎水，洗痛立止，却还有四名偈语，叫小僧记来，念三位一听。”乃念道：

强梁名改忍，即此善念坚。
洗心消恶毒，幸种此缘先。

当下万年长老袖中取出一朵红莲花，递与吴仁。吴仁却还认得，就道：“这花乃我园中摘来，插在菩萨花盆中的。是了是了，若是煎水洗痛愈，便是我当先种了此善缘。又想偈中说，梁名改忍，我等也情愿改了名字罢。”穆义道：“改个虚名，也非实事。”殷独道：“顾名思义，我等自然不敢再走不良之心。小子便改个殷直罢，以后凡事只存个阴鹭，与方便。”万年道：“好一个殷直善信！”吴仁道：“小子便改个吴欺罢。”穆义道：“小子改个没恩罢。”万年道：“善信，如何改个没恩？与那没义，原来还是个寡情薄幸之名。”穆义笑道：“小子常见人受了人恩惠，便称呼没恩门下。小子自知穆义遭此蛇蝎毒害，感得师父佛门救解，受此大恩，愿不忘在心，修善以报。”万年听了，笑道：“好个不忘修善！”三人只一讲论间，莲心煎水洗罢，都止了痛，乃设斋款留万年长老。强忍四人齐齐到清平院谢高僧。后有说人心莫如蛇蝎，当畏神明鉴察，七言四句说道：

奸狡存心毒害人，过如蛇蝎虎狼身。

若人识得真因果，举念空中惧有神。

这平宜里只因六叟往日积下善功，到老消受康健余乐，往常去也不知。听得强梁日前遭遇荒沙变牛警戒，殷独们又撞着鬼蜮蛇蝎这一种果报，幸亏高僧救解，个个平安，人人俱回心修善，乃人相传说高僧演化。离清平院十里，有一个玄中庵。庵中一个老道士，修行倒也年久，身边只有一个蠢愚道人服事。这老道法号中野，尽有些法术，与村里人家祈禳祛病，驱邪捉怪。一日，吃了两杯素酒，在庵中卧。人传说深林幽谷有蛇蝎变金钱，妇女迷弄伤人，幸亏万年长老救解。愚蠢道人听得，便问道士说：“师父，林密深处蛇蝎为怪，白日迷，师父何不去扫除？倒被长老成名？”中野老道听了，惊讶道：“何处蛇蝎作怪迷人？我如何不知去扫除？”乃取了法剑符水，走到林间，却好遇着强忍四人同着万年长老一路行来。中野老道便上前与长老、四人稽首，四人与长老各各答礼。道士乃问蛇蝎怪事，强忍一一说出。道士便向万年说道：“师父，何不把蛇蝎扫除？你救只救了他三位腰痛，却不曾除了怪根。万一他又去迷害别人，岂为方便到底？”万年道：“小僧也无此救解三位力量，乃是行寓我院中高僧，他们誓愿演化，也只就见在方便，不追究那蛇蝎到底。”中野道士听了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老道也知僧家虽与我道门一理，只是用法不同。”强忍便问：“老师父，道门如何与释家一理？”中野道：“总是一个天地生成。”强忍道：“如何用法不同？”中野道：“我道门见怪，即扫荡殆尽。他释门随他感化便罢。”万年道：“感化他不作妖弄怪，比师父扫荡的也是一般。”中野笑道：“腰痛的倒也都感化，咬腰的尚未扫除。”万年也笑道：“咬腰的若是不除，这腰如今尚痛。”两个讲辩起来。强忍乃扯着万年长老说：“

我们且与师父院中谢师去罢。”

且说赤花蛇与蝎子正在吴仁们腰间吸他骨髓，自为得意，谁想高僧偈语道力宏深，使作的他毒气不能伤人，存留不住，露出本像，仍还幽谷。便互相计议。二蛇说道：“我们计较甚好，无奈那僧道正气难迷。幸遇这三个，只因他心肠相契，遂被我们着手。”蝎子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土语说得好：‘鼓宫宫应，鼓商商应。’他心似我，故此相投。”正说间，只见远远一个老道士走将来，口里咕咕啾啾念着咒语，手里屈屈伸伸捏着符诀。花蛇乃向蝎子道：“又是那不贪女色的道士来了。”蝎子道：“难道个个道士都不贪色？”花蛇道：“且是个老道士。”蝎子道：“莫要管他老小，或者是个临老出家未可知，你且退避，待我变个妇女调戏他。若是调上，你再变钱钞诱他。”蝎子说罢，乃变了个妇人，站立在那幽谷门口。老道一见了，惊道：“幽谷之前，如何有个妇人在此？”只见那妇人生得：

蛾眉分翠羽，凤眼列秋波。
玉指纤纤露，金莲隐隐拖。
桃花红又白，杨柳袅还娜。
妖娆真国色，看处动人多。

中野道士走近前来。那妇人半含羞半装俏道：“老师父哪里去的？”中野只听了这一声，便惊疑道：“人家妇女见了人来，忙避不及，就是无避身处，也要把衣袖遮面，况见了我们僧道家，更要避嫌，何主动卖弄妖娆，又先开口问话？此非不良之妇，定是那深林怪妇。且待我试她一番。”乃答道：“老道是过此山望一个施主家的。”妇人道：“施主却是谁家？”老道说：“是你娘子家。”妇人道：“你如何知是我家？”老道

说：“施主曾向我夸道：‘好一位浑家！’我想荒山幽谷处，人家那美貌如娘子的，必定就是娘子丈夫乃我施主。”妇人听了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我在家也听得丈夫说，相交一个老师父。只是我丈夫出外，日久未回，老师望他也无用。”老道说：“娘子，丈夫既出外，你到这深山来何事？”妇人道：“一则独自在家心闷，一则来谷边寻些枯枝当柴。”老道说：“妇女家不可在此荒僻处，万一遇着人来不便。”妇人道：“有甚不便，就便取便，也是个方便。”老道听了，忖道：“是了，我假设个施主谎话，他便随口答应，分明不是不良，乃真正蛇蝎精怪。”乃向腰间解了绦子道：“娘子，我久不会你夫主，特带了些微人事奉送。施主既不在家，这绦子些微，娘子不嫌轻，收了束腰也好。”妇人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这妇人方才伸手来接手绦子，被老道使起法来，这妇人双手被绦子拴缚起来。那绦子就如空中有提起一般，把妇人高吊起大树枝上。妇人大叫道：“好老师父，如何上门欺负人家妻小？？”老道想，不复了邪怪真形，便不肯就剿也，只候她复了原形，方才动手。蝎子怪却也灵性，只作妇人形状吆喝。

那两条花蛇在谷里看见蝎子被老道士拴吊在树上，便计较道：“除非如此如此，方能救得。”一蛇乃变了一个樵夫，一蛇乃变了一串青蚨，从山凹上走上谷口来，见了老道守着一个妇人吊在树上，乃问原故。老道说：“深山荒谷，妇人家不守节操，在此调戏行人，我道士极恶此等，是我吊她在此。”樵夫道：“此妇像貌中看，却是有些风疾。他丈夫在山脚下，不是好惹的，老师父休要惹她，快放下她来。万一叫得她丈夫来，你倒不便。”老道听得樵子说妇人有些风疾，就动了慈心说：“或者此妇病风丧心，未可知。”乃把绦子解下，那妇人往山下飞走。这樵子担上，却挂着一串钱钞，乃问老道：“师父哪

里去的？”老道又把望施主的话说出。樵子道：“小子曾听见说，玄中庵一位老师父有道行，几回要具一份布施来拜望，今日却好相遇。适才一家主顾还了我一串儿钞，情愿布施老师父买匹布，做件衣穿。”中野老道听了此言，便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林间青蚨咬殷直的腰，便是这蛇精作怪。”乃乘机答道：“好施主，若是布施老道一串青蚨，一件道衣穿得成了。”樵夫乃向担头解下一串钱来，送与老道：“老道不把手去接，乃把绦子去拴，说道：怕施主索子不牢，将我绦子再缚紧些。”樵夫道：“不消绦子，此索甚牢，师父可速藏腰内，莫是撞着别人来看见，说我有钱不顾家小，却布施与人。”老道说：“我腰间藏不得一串，倒是我袖中袖罢，只是一只袖太重。我有剑在此，割断索子，分做两处袖罢。”方才把剑要割，那蛇怪惊惧，复了本像，乃是一条花蛇，往地上飞走入谷。樵夫见了，却也伶俐，便大惊小怪起来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亏你有道行，识破蛇怪。我们常闻说蛇怪变钱钞迷人，前日深林咬了多人，今日却又来弄我，幸喜我放在柴担上，若是藏在腰间，便吃它害。老师父若不是把剑割它，也吃了它咬。”老道便问：“此钱却是何人还你的？”樵子道：“实不瞒老师父说，我樵夫日赶朝终，哪里有一串赊帐？乃是斫柴谷中拾得来的。始初疑是行人遗失，又为自家一个贫人，何能有此串钱，怕人指做不义得的。亦且福薄，承受不起，故此孝敬老师父，谁知是蛇怪变的。我樵子常在山谷间寻生意，怎容得它？方才见它游入谷去，待我寻出它来，活活打杀。”老道听了，一则情有可原，一则疑他甚诡，忖道：“且吓他一吓，看作何状？”乃把绦子望樵夫身上一丢，只见绦子把樵夫手足都捆起来，倒在地上。老道执起法剑道：“怪物，赶早复形，你如何迷弄我老道？如不复你原形，我将你碎斫。”樵夫真也伶俐，乃说道：“老师父，青天

白日，怎么使障眼法儿，把我一个贫汉捆倒，说是蛇怪？我家住在山谷下，现有妻小老母，如何是怪？”老道听了，也疑是实。却说那蝎子脱了吊树，走到远处，看二蛇如何脱身。只见一蛇在谷，一蛇被绦子捆倒，听得樵夫言语，乃变了一个老婆子，执着拄杖，走上山来，见樵夫捆倒，老道仗剑要斫，乃递泣道：“老师父如何捆他？想是在此劫掠人财。这樵子一贫如洗，就是斫得些柴，卖几贯钞，也要养活老小。”老道见他此光景，乃怜那老婆子，便把道法收了，绦子放松，樵夫得脱，毕竟如何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一回

花蛇怪自供恶毒 蠢道人笃信除邪

话说中野老道士仗道法除怪，他却有一点慈悲道心，情理若顺，便就施法外之仁。无奈这精怪性灵，腾挪百出，变樵夫救了妇人，变婆子又来救樵夫。老道只因婆子言语真切，便松了绦子。樵夫挣脱出来，往山下就走，婆子也要走去。老道忖道：“我来除怪，怎么件件都是古怪，偏生遇巧来救？看起来这婆子也是个怪。我不免设个法儿再试她一试。”乃叫声：“老婆婆，你且立地莫去，我老道有一事求你。”婆子道：“师父何事救我？”老道说：“我今日望你山下施主，他不在家。此时饥饿，你婆婆可有便饭斋我一食？”婆子听了，答道：“我家贫，哪里有饭斋你。”那樵夫远远看着老道叫住婆子，听得要饭吃，乃喜道：“这老道士着我手了。乃变一个孩子，叫蝎子变一个大馍馍，拿在手中，走上山谷来，向婆子说道：“婆婆，我爹哪里去斫柴，妈妈叫我送热面馍馍他吃，叫你也家去吃馍馍哩！”婆子笑道：“孙儿来得正好。你爹斫柴家去了，料有馍馍吃，且把这个斋了老道罢。”那孩子故意扭扭捏捏不肯。婆子忙夺过来，递与老道，说：“师父，却也巧，恰遇着孙儿送热馍来，你且将就吃了充饥。”老道也不接她的，忖道：“情理固是，怎么怪巧在此？万一怪物精灵变化，我吃她耍，且把法剑戳着馍馍，看她怎生模样。”乃答道：“多谢婆婆美

意。只是我道士生来不向妇女手接食物。你可放在地上，待老道自取吃。”婆子依言，便把馍馍放在地下。老道却取出法剑向那馍方才要戳，那孩子眼快，知道蛇蝎怎经得剑戳，乃抢将过去，说道：“我送与爹吃的，如何夺我的与道士？”婆子见事不谐，说：“我家去吃馍馍，不管你闲事。”乃咕咕哝哝，假骂孩子，往山下走去。这孩子正也要走，老道乃叫一声：“孩子，你爹从那山谷来了。”孩子听得，只道是真，却又想道：“我便是樵夫，怎么又有个樵夫。”只这疑惑，便惹得老道知是精怪，乃把绦子丢来，把个孩子拴着，依旧吊上树枝。孩子哭将起来，把馍馍往树下一丢，那馍馍即复了原身一个蝎子，急去叫婆子，说道：这老道惫懒，却千方百计耍不得他，如今又把孩子吊起，万一吊久，露出本像，却如何救？”花蛇道：“我且变个猎户，你变个兔子，待我拴着四足，只说孩子是我外甥，叫他放了。他出家人见我拴着活兔，必然要放生。却叫他亲手解缚，乘机咬他，手指受毒，叫他剑也拿不的，绦子也丢不的。”蝎子道：“妙计，妙计。”

花蛇乃变了一个猎户，提着一只兔子，走到山前，看着孩子。那孩子叫道：“救人！”猎户故意道：“外甥，家里寻你不见，如何在树上捉老鸦？”孩子也故意哭道：“是老道吊我在树。”猎户乃向老道说：“青天白日，你如何吊人家孩子在树？想是要拐带人家孩子？”老道笑道：“一个精怪，你如何认做外甥？”猎户道：“若是精怪，便要迷人。他又不曾伤你，出家人如何见危不救，反要伤人？”老道见说得有理，乃放下孩子。孩子下来，往山下飞走。老道便问猎人：“你是哪里捉的兔子，如何也四足拴了？想我老道吊个孩子，便认亲求救。一个活活兔子，你也不该拴它。”猎户道：“兔子是个畜类，如何比人？”老道说：“都是天地生来，血气性灵，贪生恶死，

总是一般。你看它被你四足拴缚，两眼定睛，若悲哀乞怜，怎得解了绳索，放它走去。”猎户道：“我听了师父之言，不觉动了不忍之意，便放了生罢。”乃把兔子丢在地上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自放它，是你功果。”往山下就走。老道听了，忖道：“猎户多是精怪，怎么放生不解了索去，且他费心得来，怎肯欢喜舍去。且把剑割兔索试他。”乃执剑去割。猎户回头见老道取剑，只道识破机关，恐伤了蝎子，便急急回来，说道：“我一时被老道说动慈仁，舍了兔子，便忘了绳索。师父且莫割断了索，待我解了索去。”乃把兔子解放。那兔子飞走去了。猎户故意道：“师父的功果。”便往山上要走。老道心里方才明白，说道：“我也是一时顺理通情，拿拿放放，拿来分明都是蛇蝎变化。可惜你空费了这恶毒心肠，怎出得我中野道士之术。你这怪蛇已毒，纵然变化伤人，也只一种毒；如今变个猎户，是毒上加毒，种种难恕。”乃执着绦子，把猎户又捆将起来，道：“你这精怪，用心太毒，却要叫我解兔子绳索，因而中伤于我。快快供来，饶汝性命。”猎户道：“老师父，一个猎人，你如何说我毒上加毒？”老道说：“你这蛇蝎精怪已是恶毒，猎户心肠，原自不善，可不是毒上加毒？”猎户只是不认作精怪。老道见他从不，乃执剑要斫。猎户只得供出，说道：

我本花蛇生山谷，与世生人无恶毒。
只因久历在山间，吃尽虫蚁不知足。
山中来往多行人，心性有凶有善淑。
凶人我有恶相磨，善人自有善保福。
目前变化在深林，要吸生人血与骨。
变得金钱与妇人，谁想僧道难迷惑。
视我妇女粉骷髅，说我金钱阿堵物。

不贪不爱计空施，幸遇吴仁同殷独。
同心合意可伤他，却被高僧法力逐。
今日山中遇老师，七纵七擒心情服。
为救蛇蝎变猎人，那是存心毒上毒。

花蛇变猎户，却也俐齿伶牙，被老道绦子拴着难脱。那一条赤蛇变的孩子，与蝎子变的兔子，俱复了本身。在山下看着猎户被拴，恐怕道士动剑，赤蛇乃计较道：“千方百计指望弄道士，谁知道士非我们心肠，左算左拙，右算右拙，倒被老道缠着不放。我想善解不如恶解，蝎子哥，你可变只老虎，去咬那道士。他自顾不暇，尚敢拴我花蛇？”蝎子道：“好计，好计。”乃变了一只金睛白额虎，从山谷上跳将下来，就去扑老道。老道却也不慌不忙，把剑拿在手中。那虎虽扑将过来，却也不是真虎，到底怕剑，却蹲着地埃。老道忖想道：“虎来扑我，既怕我剑不敢上前，怎么捆着的一个猎户正是他的对头，如何不见去咬？此分明是怪蝎。且把猎户待他复了原形再剿除。”

只见赤蛇看着虎也不敢扑咬老道，猎户又捆着不放，看看要复原形，情迫无计，乃想起深林曾咬殷独，被强忍救了，知强忍从高僧清平院来，尚记得强忍容状，乃变了强忍的模样，手里拿着一根长枪，走上山来，先赶去那老虎。老虎见是赤蛇变来，便往山下去了。强忍却叫道：“中野老道，前日途遇，你说捉蛇蝎精怪，却缘何坐在山中与老虎相持，又拴着这猎人怎的？”老道说：“你同长老众人往清平院谢高僧，如何到此？”强忍便顺口答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你不捉怪，把把一个好人当做精怪拴在此处。”老道说：“他已自供是花蛇精怪，你如何也被他瞒？”强忍道：“分明是我的一个相知，快放了

他。”老道总是年尊德厚，听说近理，不似那少壮精明，便收了绦子。猎户脱了，故意谢谢强忍道：“强兄，动劳你美意。”却又不肯冲犯了道士，乃说道：“也不怪你老道，万一果是精怪，你怎肯轻放。”说罢，往山下去了。赤蛇变的强忍，乃丢下手中枪，上前与老道施个礼，道：“若不是我小子来解交，老道你一差二误，不是被虎扑，便是误伤了猎户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手来扯老道的手，就要夺老道的剑。老道想起来说：“扯我手，夺我剑，也还是个精怪。只是人熟面有情，不好直把他当精怪。”乃故意问道：“强老兄，你当初性暴好便宜，今如何这等温和，与人方便？”蛇怪只知变他容貌，却不知强忍心情，答应不出，老道明知又被怪骗，乃拿剑在手，蛇精灵异，知事不谐，随在地上拿起长枪，叫道：“老道士，我们自在山谷隐藏，便是设变金钱妇女，也只动得贪财好色，与我蛇蝎一样心肠的人。比如你们正人，自是不敢加害。你何故上门来欺负？趁早回你玄中庵修你行，莫要在此生事。”老道明知是怪，乃举手中剑劈面斫来。这精怪挺枪迎去，两个混战起来。花蛇与蝎子见这光景，乃一个仍变猎户，一个仍变樵夫，各执棍棒前来帮战。哪知老道有符法在身，念动咒语，遣动金甲神人显灵助阵。蛇蝎怎敢成精，往谷中躲入。老道谢去神人，乃拾取乱石树枝柴草，把谷门塞倒。正才要去寻火来焚，忽然山下来了个僧人。老道看那僧人：

头戴毗卢圆帽，足踏罗汉僧鞋。

身披百衲禅服，拿着数珠前来。

老道见了僧人，乃笑道：“这精怪真也有些神通，千变万化，百计腾挪，既逃入谷里，怎么又走了变个和尚前来？”及

至僧人走近面前，却是清平院万年长老。见了老道，乃问：“老师在此，想是剿除蛇蝎精怪么？”老道答道：“正是。”万年道：“如今剿除了么？”老道答道：“这精怪本是个蛇蝎，却也譎诈多端，左支右吾。我老道也只因听他顺理，便行方便。乃今逃入山谷，被我塞倒谷口，意欲举火焚他。”万年听了，乃合掌道：“业障，只因你碍道伤人，不戢自焚。我禅心不欲因焚伤了无辜虫类，特向老道求宽。你若悔悟，还可免焚。”乃向老道说：“老师仗正法扫除，小僧不敢饶舌。小僧本度化真心，欲求宽恕，又恐老师疑我是假，敢乞同到清平院中面见高僧，再凭尊意。”老道正疑，听此一言，说道：“业障我去他逃，老师纵真是假。”万年道：“小僧乃实意真心，以免他焚。他决不敢背。”中野老道终是仁厚，便同万年下得山来。

方走了几步，只见一个道人走近前来。中野看那道人，走得气喘喘，面痴痴，乃是庵中服事的愚蠢道人。见了老道，便说道：“老师父哪里去找？庵前一个施主家被妖怪吵闹，请师父扫除。”老道听了，笑道：“不消讲了，定是蛇蝎逃走，到我庵前作怪去了。看来你这长老也是个精怪，来诈我的。”万年道：“你这老师疑心太甚。我小僧因过此山望一个施主，化些月斋，供养高僧。只因他师徒们说：‘主僧，你路过山谷，得遇方便，当行方便。’因此遇着老师要焚山除怪，小僧恐你火炎昆冈，烧及昆虫，不当忍字。你却疑我是怪，难道我僧家肯诈谎，安肯把怪来变我僧家？所以邀你到院，面见高僧作证。你既疑我，可把你捉怪符法使来。若我小僧是怪，自然难避你道法。小僧若是怪，来诈你离山谷；这蠢道人来请你回庵，难道也是怪来诈你？”中野老道听了，道：“说得有理。只是我心被精怪几番哄多了。长老你既非怪，且试我绦子如何？”乃把腰间绦子解下来，望长老身上一丢。万年将手接了，仍丢在

老道身上。老道方才笑起来，说：“不是怪。”却又把绦子望道人一丢，那道人说：“束着腰罢，丢与我做甚？”老道乃放心，与长老同到院。进了山门，走入方丈，恰遇着祖师师徒与众善信僧人吃斋。中野道士上前与祖师师徒稽首叙礼。万年长老乃留中野道士吃斋。斋罢，把这蛇蝎成精的事情，老道驱除的缘故，备细说出，欲求祖师道力驱除。祖师不答。中野再三恳求，祖师乃说一偈，说道：

蛇有毒牙，蝎有毒尾。
无焚其生，使自知悔。

祖师说偈毕，中野听了，说道：“蛇蝎生成恶毒，他哪里知悔？”道副答道：“吾师以化物为慈，安肯使老道焚谷？老道当自度量。”中野老道听得，说道：“我知意了。”乃向道人附耳如此如此。那蠢道听了，说：“待我去往山门外飞走。”却是何意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二回

梁善娶妄得多男 邵禁因斋结众社

却说蠢道人听了老道附耳之言，乃走到山谷，把那堆塞的草柴乱石尽搬了山傍。蛇蝎见亮，乃走出来，方要变化，被道人一手捉住蝎子，把他的毒尾去了一掷。那蝎子未曾防他，道人又蠢愚不信甚毒。花、赤二蛇也不知被道人捉住，方才张口，蠢道人 also 去其毒牙。蛇、蝎去其毒，他没了势焰，随那道人拿拿弄弄，倒是个驯良家的一般。道人方才说道：“我老师父看僧面不焚你，你自知悔，有此精灵，莫要伤人，久久自超善道。”蛇蝎从从容容，往荒远处藏躲去了。道人方回清平院来，见了老道，回复前附耳之言。方才要回庵，忽然两手疼痛起来，倒地打滚。老道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中了蛇蝎之毒，如何处治？”尼总持见了，说道：“没妨，没妨。汝为山谷行人除毒，决不至你遭毒害。”乃念了一句梵语，喷了一口法水，道人顷刻止痛，拜谢了高僧，随中野老道回庵。

却说庵前何人家妖怪吵闹，乃是一人姓梁名善，夫妻二人生了一子，叫做多男，与一交契曾指腹结婚。而家俱各殷实，后交契生的女儿患病，得了个残疾，梁善之妻便要悔亲。梁善道：“已指腹结盟，如何悔得？”无奈其妻执拗，多男三四岁，无奈女家一贫如洗，其妻瞒着丈夫，又聘了一个势恶人家之女。梁善不能违妻，交契力不敌势恶，遂解了盟。岂知天道不容，

一日，多男到海边同儿辈戏耍，忽然遇一拐人，把多男诱哄上海舟，一风驶开，自南度国刮到东度界口，卖与一个行货人家做义子。十余年，这多男也得了一个瘫痪之疾，足不能行。一日，有一巫医过其门，多男敬礼求医。药饵不效，却传多男下假神。每每客来，叫他下神为戏，足尚能跳。一日，梁善之妻聘定势恶之家见多男被拐，倚势也悔了亲。只有交契之女不肯聘人，说道：“原与梁家为婚，今多男拐去，不知下落。此女又残疾难婚，况且家贫，不如养着作为守梁子之女。”梁善闻其言，一则怜交契家贫，一则感其义，乃将膏腴之地给其女数亩，以为赡养。

梁善家业渐渐充裕。一日，裹得数百金出外为商。到得东度界口，同辈们知梁善尚无子嗣，乃劝其纳妾。梁善多金，乃欣然依从。却说这地方有几个刁骗设诈棍徒，听得梁善客人多金娶妾，乃串同媒妁设计，把这行货人家一个美妓，假装女子，凭媒言定聘礼百金。梁善见了女子，生得：

温润真如玉，妖娆胜似花。
蛾眉施粉黛，宝髻簪乌鸦。
体态千般袅，金莲三寸窄。
百金不吝娶，但怕恶浑家。

梁善交过百金聘礼，棍徒乃诈言又有一客欲添金夺娶。梁善道：“此事如何处？”媒妁道：“此事不难，梁客官可备下海舟，等候风顺之夜，我等与你悄悄把女子送上海舟，一风可到你乡。”梁善依言，叫下海舟，但候风顺。却说行货人家得了聘财，分些与原媒听他设计，要拐骗逃走。只因多男残疾难行，一则也嫌他无用，空养着他，乃与媒计，将多男扮作女子，

悄悄送到梁善舟中，说此女害羞，必到客官家方可成亲。梁善依言，半夜果然风顺，一帆到得家中，将轿子抬了假子女，扶入房内，方才要入房成亲，不防其妻妒忌起来，不容丈夫娶妾入房，吵吵闹闹。多男却是学会假神，见房内有粉墨，乃涂头面，执着一根棍棒，敲敲打打，乱嚷乱叫。家童见了，误传梁善夫妻，说是新娶的妾哪里是女子，乃是个妖怪。夫妻听得心怕，来房门外偷看，见了花一道、横一道面貌，吆吆喝喝，乱敲乱敲，吓得当真妖精，忙叫家童来请中野道士驱除。

老道回了庵，忙收拾符法，到得梁善家里，先问来历。梁善说道：“小子只因四十无嗣，娶得外方一个行货人家女子为妾。一路海舟顺风，夜来想是海中也惊了些风浪，把个美妾被甚么妖怪占了，如今在房中作怪。想我梁善平生却不曾伤害天理，今日为何遭遇这宗怪事？”老道道：“施主也检点平日，可曾做些不公背理的事？”梁善道：“只有当年曾与一交契指腹为婚，他女我男果结了亲。不期他女得了残疾，又且家计贫乏，我妻立意退了这门亲事，又聘了一家势力女子。”老道说：“世间婚姻配合既定，岂有悔退之理？”你嫌贫又退了亲，将那女子置之何地？伤天理，损阴德，莫此为甚！你为家主，怎么相容！妇女有罪，坐于夫男。后来却怎样？”梁善道：“不意孩子三四岁，同孩辈海边游戏，不知下落，今十余年。势力家又退了聘礼，交契之女残疾却愈了。他却不肯再嫁与别人。小子为此，助济他几亩地土，养赡女子，也是他女子守节好处。为此前出外为商，娶个小妾，也只为生个子继嗣。谁想有此奇事。这便是我当年背了些道理，便有此报。”老道说：“不差，不差。只是此女不改节，交契不忘旧，你又助他赡养，这几宗善果怎折准不得，还要招个精怪作吵，使你一家不安？幸遇小僧与你驱除。但不知这怪是个甚精，且待我行起符法，自然拿

到他审问来历。”当时，老道作起法来，只见他：

朱符道道焚，令牌声声击。
神将频频宣，法剑时时劈。
房里阿阿笑，妖精怪怪的。
棍棒乱乱敲，老道真真急。

老道在外堂上书符念咒，使了半日，那精怪在内房里弄假成真，跳了多时，哪里一毫灵验！越发打出家伙碗盏来。老道没了法，看着蠢道人说道：“都是你把蛇蝎去了他牙齿尾毒，伤了阴德，叫我行法不灵。”蠢道人笑道：“我去了蝎子尾、蛇的牙，怎碍师父法？”老道道：“一家有过，罪在家主。我是你家主，便是喝令一般。比如人家家主看见家中童仆伤害虫蚁生命，见危不救，与喝令不差。我的罪过都是你，都是你。”蠢道人性急起来，说道：“师父弄法不灵，却推到我身上。我想方才进施主门，三茶六饭、点心馍馍，吃了他的，也只为师父捉怪。似此无功，怎食他禄？我蠢道人也不会书符，也不会念咒，拼着这老性命与那精怪结果一场罢！”乃拿着法剑，往房里去劈精怪。那多男见道人汹汹的进房，急把脸上粉墨擦去，叫道：“道人，我不是精怪，乃是好人家儿女，被行货人家设计诱哄了来的。”蠢道虽愚，听得人言，乃按住剑，叫道：“施主与师父快来！精怪乃是假的。”梁善与老道急入房中，一把揪着多男，拖到堂上便拳打脚踢。不意其妻听见，始初说是精怪，快心道：“好好娶妾，娶了个精怪来了，正中我意。”及后听得说是个小汉子，乃走出堂后观看，见丈夫揪着个小汉子。母与子虽离别了十余年，声音笑貌一则还认得一分，一则

多男手指，却与丈夫俱是个六指。他看见，急叫丈夫住手，不要乱打。丈夫听得妻言，却才问道：“我把百金行聘，明明娶个女子，如何抵换了你来？好好招出，以便送你官长处审问。”

”多男哭道：“我也非行货家人。我记得小时候在海边戏耍，被一人带我上船，卖与行货人家，一向在他家使唤。不想得了个足疾，能跳不能走，他今嫌我，常骂我说白吃了他茶饭。昨叫我悄悄莫要作声，借个事情上船，外方去医病。不意送入这房内，我恐要伤害我，故装作怪。”梁善听了，问道：“我且问你，尚记得父娘么？”多男道：“记不得。”梁善道：“尚记得孩辈么？”多男道：“也记不得。只记得我老子抱着我时，说我多一个大拇指。”乃伸出手来。梁善夫妻一见，抱头大哭起来，忙扯多男起来入屋，乃与老道大笑，道：“无子而有子，都是蠢道人一急之力。”中野道士乃贺道：“足见施主行好心之报。且问令郎：足不能行，方才是你家仆扶入，却是何故害起？”梁善乃入屋问多男何有此疾。多男道：“偶然病发，今已三年，药医不效。”老道说：“小道有按摩祝由良法。天既婉转全了善人之嗣，使就遇着小道之法。料此药灵，可令一试。”梁善乃扶出多男，被老道外用按摩，内吞符水，瘫足立愈。只是精神有些恍惚，眼目略带昏花。梁善夫妻复求老道治疗。老道仍用前法不效。却遇着交契闻知，忙来问候，大喜，复订旧盟。

这交契叫做任和，与万年长老交往。一日到方丈来，见善信众僧与演化高僧谈讲善功果报。任和也随在众中，便说出梁善这段情由。只见道副师道：“中野老道去除怪，便是此阴功，非是怪也。只恐那多男假神弄怪，装女诱父，却有一种罪过。便是残疾，被老道按摩祝由之法救好，也恐未消得这种根因。”

”任和听得，合掌道：“师父真是神僧，多男便是行走得，果

是精神恍惚，眼目昏花，未得痊愈。”道副说：“叫他吃斋静养，勿急婚姻，自然平复。”任和听了，拜谢高僧教诲，却又问道：“师父叫他吃斋，只怕病后血气失养，正当食些荤腥滋补。若吃斋，怎能滋养？”道副笑道：“任善信，你却不知，精神眼目，不在荤腥滋补。人不斋心，养岂能静？再急婚姻，终无愈日矣。”尼总持也笑道：“任施主，依你说，我等僧道吃斋的，个个失滋养了。你怎知念佛吃斋，心清意正，这滋养胜如荤腥十倍。”道育也笑道：“恍惚昏花，正是荤腥混浊之气。有滋有补，实乃静养之功。”任和听了，深深又谢。

只见坐中一个善信，名叫邵禁，越序而出，乃向道副师说道：“‘斋心’二字，师父可谓至言。小子们座中共有八人在此，正欲求师父大教。”乃指那上首一个年长的善信道：“此位善信姓常名素，久不如葷，发心结了个八斋社。”乃指着坐中八人：“俱是社中斋友，怎么病者病，贫者贫，有几人似昔日未斋时？正欲解社，幸遇师父们到此，却又讲到这斋戒功果。看来吃斋无关贫病么。”道副乃答道：“第一，吃斋的无病。”常素乃气噓噓的说道：“小子却多病，何如？”道副说：“这斋有几般吃：有愿心吃，为父母吃的，神自佑护；为灾疾吃的，病或痊愈；为前世后因吃的，要明道理。若是道理不明，口徒食淡何益？有三辛五腊，敬神礼佛诞生吃的；有日斋月斋，一年三载吃的；有胎里素，从幼不食荤腥的。种种斋功，岂有贫理？”常素道：“不贫之理，却是何故？”道副道：“天地生人，自有养活衣食，谁叫你奢侈不节，致生困穷？食素的多约，食葷的多奢，小僧说吃斋省俭，自无贫理。若是贫，必定有斋名无斋实；若是病，必是有斋日洗斋心。”常素不能答。邵禁乃说：“师父之言，是个道理。自小子说，真真的常素老道，终日劳苦经营，为子女千年调。这一种贪心病，何益于斋？”

”乃又指着座间一人名姓奚雄的说：“这位老道，心情梗直，不能容人，乃是一种嗔心病，何关于斋？”又指一人名叫费思的说：“这位老道，名虽吃素，终日思想做财主，多富足，日益穷乏不遂他意。这痴病哪在乎斋。”尼总持听了，道：“邵善信，你固了明心斋之理。自小僧说，也还亏了三件吃斋，虽病不危，虽贫不困。若是茹荤，这三种病心终难救解。小僧愿八位善信斋在口，念在心，莫贪莫怒莫妄想，上敬天地神明，报答国王水土、父母养育之恩，日月照临之德。以此吃斋，决无贫病之理。”邵禁道：“承师父教诲度脱，我等个个遵依。更乞这四恩以下，再有吃斋当行的实功，愿赐指明。”尼总持道：“吃斋实功善行尽多，列位洗心静听，待小僧说来。”尼总持乃合掌，诵一篇佛曲儿。众在座僧俗善信，俱合掌相和。只见总持开口诵道：

持斋把素总归心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方便慈悲种善因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不杀不伤生物命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不奸不盗不邪淫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守法随缘无妄想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凭天靠佛莫贪嗔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修桥补路阴功大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舍钞施财作福深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解忿息争休劝讼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怜孤恤寡莫欺贫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宽和驭下无苛刻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好事成入免自矜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施食放生荒旱济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
建斋设醮苦幽神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
焚香礼圣朝天拜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
报答无疆四大恩——“众和：弥陀佛。”

尼总持诵毕曲儿，众僧俗齐和罢。只见炉香不烧自焚，钟鼓声清扬扬，满堂欢喜。邵禁合掌，又问道：“高僧垂教，我等自知斋心功果。但将来自是奉教，有缘相遇的，自一一行此实修。只是八人中见今贫病的，如何救解？望师父指赐解脱之路。”道育师道：“如今皆系从前，若是不知误为，自然从今消释。只恐你于斋中故作的罪业，当于众师前直举出应病、应贫的根因，待小僧们与善信解释冤愆，自可消灾度厄。”邵禁听了，乃看看常素众人，说：“列众不妨直说过孽，正好求高僧度脱。”只见常素两眼看着邵禁众人，待言不言。却是何意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三回 八斋友各叙罪孽 万年僧独任主坛

话表常素两眼看着邵禁诸人，欲说不说。邵禁道：“常社友，你有亏心处，正宜今日当高僧前说出，以求忏悔，以救灾病。便是我等，也或有从前作过罪过，不敢隐藏，必须明说，以求度脱。若是错过，恐罪孽益深。”常素乃向僧前拜礼，说：“小子生平吃这碗素饭多年，并无背理妄为。只因昔年殡葬了父祖在坟，家业颇丰富起来。我相信风水，便是得了气脉。乃听了一人说风水未利，当速迁改，可望贵显。小子那时恃着兴发家财，便想着贵显，乃迁改坟茔。方启土见棺，陡然一病，到今未得脱体，家业且渐渐消退。”邵禁道：“正是。也知你这段事情，只是闻你随掩棺未改，如何病恙不除？”道副说：“这种根因，为害最大。善信你既丰富，便是风水之利，就是贵显也。从后来你便急急要荣，那祖父何当安处，被你迁移不安。幸你速掩，不然，这病怎捱到今，还要贫乏到底。此必亡灵一种毁坏根因，若不修褻忏悔，便穷年斋素何益？”常素听了，乃下拜求解脱这宗罪过。

只见座中奚雄开口道：“小子也有一件事，也想非我吃斋人所为，故此含愧到今。这病根料也是这宗罪过。”邵禁道：“你试说来。”奚雄道：“小子有几亩薄田，畜得一只耕牛。这牛代人力辛苦多年，疲老无用，只当听其自毙，乃听家户宰

而鬻市。那牛若知人事，向人如乞怜之状，小子也动了不忍心肠。只为家户有一宗欺瞒主人的事情，小子不觉迁怒起来，遂把此牛付之屠户。因此得了些不愈之病。”邵禁道：“牛疲不耕，多付屠家，恐未关此病。”尼总持道：“吃斋人宁无慈心？既无慈心，又迁嗔怒，此是病根，也当忏悔。”只见费思道：“小子也不怨贫，但也有一事犯了吃斋的道行。”邵禁道：“何事？”费思道：“小子昔年有几间房屋，相连邻家乃是一个游荡浪子，料他不能守业，每每思想要侵买他的。好邻里只该劝化他学本份，务农工，乃幸灾乐祸，巴不得他卖屋，细想此心非吃素所有。谁知败子回头，俗说的金不换。小子倒连年折累，他却渐渐复兴，我的房屋反被他买。这宗罪过，师父可解救得？”道育说：“善信能自知是过，便可解救。”

只见坐中又有一斋公笑道：“我们吃斋多年，经过的事也不少，便是小子，也行一宗罪孽之事。”邵禁乃呼其名，道：“吴作斋公，你有何罪业？”吴作道：“小子昔年有口池塘，因淤浅不能注水，乃叫工挖开，忽于午梦见数十绿衣猛士，鼓吹前来，到我堂上，说道：‘求斋公方便一方池塘，容我等鼓吹几载。’我不知其故。次日，工作挖池，见青蛙数十。我遂惊疑，料梦中所见是这蛙精，随命工作捉了送入他池。岂料工作有窃去的，有投入池复网去的。这宗罪业，虽非我作，却是未留得一方与蛙作个方便，致伤了它，岂不是我罪业。今幸未病未贫，只怕过流别害。”副师道：“这事果罪在斋公，也当忏悔。”

又有一个名唤郑道的说：“小子也有平日一宗背理之事。”邵禁说：“吃斋人背理的事，如何做的？”郑道说：“正是，到今心地不安。小子当年用钞买了一孩子为仆，他与父娘相别哭泣，真不忍见。那时，我也动了不忍心肠。无奈钞券两交，

孩子已过我处，再三思想，惟有把别人子当己子看待，念其饥寒，恤其劳苦。谁料人心奸险，长大忘我恩义，仍逃回家去。小子恨这情由，捉来置之刑罚。他父娘因念子成疾。想来总是我行背理，虽免病贫，却恐难逃罪业。”尼总持道：“也当忏悔。”

又一个名唤洪仁，说：“小子也有一宗不安心事，为此吃了个长斋。今既叨高僧度化，只得说出来求赐解脱。”邵禁道：“洪斋友，你有何事不安？”洪仁道：“我当年住居义乡，左邻一个长老，甚有道行。早晚见我小子，便指明些古往今来忠臣孝子、义夫节妇行过的善事，教训我做个好人。右邻一个恶汉，甚是凶狠，每每欺我懦弱，挟诈钱钞，时日不休。自恨我好义恩义未报，长者忘过，竟失了这个交情。恶汉冤仇未伸，懦弱遭欺，今乃匿怨为友。为此不安于心，吃了长斋。不知此业如何解脱？”邵禁笑道：“长者的师资之益。你不敬礼，真是罪过。幸亏不曾拜门受业，若是及门受业，忘了恩义交情不报，便吃斋何益？”道副听了，说：“邵善信说的大道理。只是此还有一理可解：好人不忘报德，恶汉能忍化凶。若不是吃了斋，感动恶汉良心，怎当得他日时凶狠？这件不安，便已是消灾忏悔。”

座间末席一个善信道：“小子叫做辛平，也有一宗罪孽，望高僧解脱。”道育问道：“辛善信有何罪孽？”辛平道：“小子当年有一个采访官长，知我为人忠厚，立心公道，来问我几个人的才能行检。我虽直陈不欺，但中间不无爱憎。平日爱的，十分过奖；平日憎的，少减一分，因此虽不曾嫉妒失真，贤愚倒置，只就这爱憎差减，便是伤了忠厚的罪孽。”道育道：“这却是一种不忠待官长，不公待才能。若不忏悔，阴功须损。”邵禁听了，道：“七位社友，看来人人都有罪业，倒是小子

一个胎里素，平生不近荤腥，那知滋味；不临世法，那有奸欺。只一味隐人恶、扬人善，守本份、谨修为，也无贫虑，也无病忧，将何忏悔？”道副笑道：“邵善信，你说无可忏悔，小僧说倒有罪孽，更宜解脱。”邵禁忙作礼，道：“小子实自不知我罪业何处。”道副说：“有善无夸，一夸便堕了矜骄之孽；有序无乱，一乱便入了傲慢之愆。你说腥未尝沾，有此二过，与那食腥何别？”邵禁满面自惭，说：“是了，是了。小子越席出谈，自夸无病，真乃罪业。我八人愿修一坛忏罪功果。”万年长老与院内众僧，听得八斋社友愿建道场，悔过消愆，乃一时大兴斋醮，真个水陆并陈，却也整齐。怎见得，但见：

门挂榜文，说出众斋心愿；经开忏法，普消八信冤愆。敲响钟鸣，引动了十方檀越；香烟云绕，降临来三界鸾轩。从前罪孽，拜高僧一句真诠；自此福缘，愿法界普沾一切。果然是罕闻罕见道场，却也真难逢难遇法会。

万年长老与众僧依科行教，三位高僧却侍立祖师前。候祖师出定，便把八斋社众友建道场的缘故说知。只见祖师微微笑道：“接引洗心，也亏此会。但消见在众善之愆，却也要脱离了牛、蛙苦恼。”三弟子听闻师言，登时出了静室。众斋道僧俗，各各请三位主坛。道副辞谢道：“万年老师道行自能主坛。我小僧等还要瞻仰功德。”万年也不辞，便做了三日道场。众等欢喜各散。

却说窦雄老道，原是带着些病儿随众建会。到得家中，这病陡发。召医诊脉，医云：“辛苦举发。”窦雄心情原躁，乃归咎在会中劳苦，便向医人说：“是了，三日道场，劳了瞻拜。”正说间，病益增苦。邵禁等斋友来看。窦雄向众人也归

怨劳苦举发。邵禁乃说：“窦斋公，你这病根未脱，我知你是往业冤愆。如何怨道场中辛苦？天地间，一善能解百恶。我等自会中回家，乃觉精神少长，偏你劳苦发病。比如常素斋公，原也拖病在会，他居会首，比你瞻拜更劳，他为何回家病愈？切莫归咎道场。”窦雄口虽答应，心实不然。众各辞去。他忽于沉昏中，见一老母畜直前角触。窦雄慌惧，左避左触，右避右触。顷刻，母畜作人言，说：“窦雄心何忍？将有功老母畜付之屠家。”窦雄道：“你老而无力，耕家谁不鬻你？”老母畜道：“你岂不知王法有禁，也为怜其辛勤力作。你不吃斋，情尚可原；你既吃斋，乃迁怒屠宰，迁怒不慈，屠宰不义，今已诉之冥吏，添你沉痾，将拘抵偿。”窦雄道：“我已前日在众会中诉出这宗罪业，建诸道场，宁无解脱？”老母畜道：“这功德只消得你迁怒衍尤，忤不得忍心害母畜。况执不信之心，归咎道场劳苦。你这善功，反作怨府。”窦雄道：“在会人人皆在往昔罪业，偏我也是八斋社友，不能解脱汝冤？”老母畜道：“心地未洁，徒斋何益？”说罢，又将角触窦雄。正惊慌间，只见一个高僧貌似道副模样，走到母畜前，一声喝道：“法会只因未及汝等得度，故使你作人言来复冤孽之债，又要费我僧家一番超荐。可速退形，不须作孽。”老母畜即退，僧亦不见。窦雄惊觉，乃念了一声圣号，忙叫家童去请了吴作斋公来。

吴作见请，随到窦雄卧内。窦雄乃把前事备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在社诸友，前在方丈中各说往昔罪业，惟有社友未救青蛙。这冤愆也是忍心作孽，如何不来向你报应？想是老母畜为人有功，与蛙不同，且是胎生，与湿化不类；或者社友道场归来，未曾怨悔，我小子或是原有疾病，因此冤愆越加沉重。”吴作答道：“事虽不同，却也有些古怪。我小子自方丈中说往

昔罪业，当道场中心心忏悔，便是归家，也还记忆着这青蛙冤愆，不知可解脱得？昨于午梦，见那绿衣猛士依旧前来，却也不多，说道：“斋公，你昔日也非有心，今日忏悔，感谢你倒有心。有心在道场，还说你见像作福；归家尚有心，便见你真心超度我等。只是高僧未主坛，众长老法事未周，长老似了目前之功果，我等尚在未脱化这根因。”正说间，也见一位高僧前来，貌似尼总持师父之状，他吩咐那绿衣们道：‘汝等安心，自有功果及汝，勿得复扰善信。’说罢皆退。我小子醒来，正有意欲去高僧处说这段因果，恰遇斋友也有此警戒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常素众社友又来问安，吴作便把两个人的牛、蛙事情说出，复问常素斋友：“你自方丈归家，怎么病体全安？”常素道：“小子于道场中，只一心荐拔祖父亡灵，不觉归来病愈。”邵禁道：“据三位梦中警戒，还当求高僧度脱。我们再到清平院中，求僧把这牛、蛙超生，也完了这一宗功果。”当下，众社友一齐走到清平院来。只见离院数里一个山坡之下，见一个牧童倒骑一只黄牛背上，口唱山歌。众人侧耳，听那牧童唱的山歌，却不是等闲个个儿童会的，人人知的，乃是一个叹牛的辛苦，叫人莫伤它，听他的歌儿。众人听他歌道：

阿牛阿牛生何来？与人出力受苦哉！庄家老儿不知哀，瘦病一朝便撒开。卖与市人真不该，何人慈悯吃长斋。牛本精灵岂装呆，报人福寿广招财。

窦雄拖病前来，且是家仆扶着，听了山歌，乃向众友说道：“这牧童是谁家的？”众友皆叫认不得，家仆也叫认不得。窦雄正要叫家仆去扯牛问他，那牧童歌罢，把牛一鞭，往山坡下去了。家仆去看，不见踪迹。众友叹息，便说：“窦斋公，这

牧童倒有几分讥你。”正才举步前走，只听鼓乐声喧，盈盈众耳。邵禁便说道：“谁家喜事动乐？”常素听了，道：“不是喜事作乐，似官府的导引前来。”吴作听了，道：“也不是，似迎亲送嫁的。”郑道说：“且站立，看他来便知。”众人站立，那鼓乐又止，不见前来。众人举步，那鼓乐又响，时止时响。众人走到响处，哪里是鼓乐，原来是一阵青蛙声吵在池塘里。众人笑将起来，你说道：“分明似一部鼓吹”；我说道：“真个如五音乐器”。众步将近池塘，蛙声陡然绝响。众人方才叹息，说道：“水蛙无人到此，便叫声不绝，一听人来，便潜伏水底，物有人灵，殊为可叹。”正说间，只见一个人来。众人看那人，怎生模样：

乱发蓬松顶上光，破衣蔽体下无裳。手执一根长竹竿，肩挑两个小箩筐。形龌龊，貌肮脏，两眼乜斜池内张。不是渔夫来网罟，青蛙苦恼被他伤。

吴作一见了此人，陡然动了他的昔日心性，乃叫道：“汉子，我看你一身褴褛，四体倾斜，皆由你做此伤生害物生理。世间尽有寻一碗饭吃的买卖，何苦为你一日之餐，伤害许多性命？”那汉道：“财主斋公，我等若是有几贯本钱，便也去寻个大小生意。只因无本经营，故此做这宗勾当。”吴作道：“此事不难，我便给你十贯钞，你可将那竹竿、箩筐交付与我。”那汉子听得，哪里肯信，说道：“财主，你钞有限，我等捉蛙的甚多，安能尽改了我等之业？”吴作笑道：“我也只为目见这一时之仁，哪里能个个给他资本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汉子的竹竿、箩筐都打碎了，抛在池内。那汉子见了，又笑又恼：笑的是财主斋公许了钞，恼的是人心难测，安知给钞有无。吴作见

他呻吟，乃对奚雄众人说：“列位请先行。小子不食言与此汉，到家给了钞与他就来。”便往家飞走。这汉子紧紧跟着。吴作到家，照口许一贯不差，打发了汉子，便急奔清平院来。

却说这汉子得了钱钞，出了吴作家门，在路上一面称说斋公好人，一面想道：“造化得了这些资本，如今回家，做那桩生意不会，这桩买卖不能，不如买些布匹做几件衣穿，养两个牲口，沽些美酒受用受用，仍旧去捉青蛙。万一再遇着这样斋公，钱钞倒也容易。”乃想道：“那竹竿、箩筐虽被斋公毁坏，却也还收拾了用得。”乃奔到池边，看那竹箩漂浮池面。汉子撩起破衣，下池取箩。不曾防池中有一物，绊了他一跤。却是何物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四回 高义劝戒一兄非 高仁解散六博社

汉子下池取箩筐，不知池中一段树根，绊着足跌了一跤，挣扎不起。非是不能起，乃钱钞在腰坠住，又被水蛇咬了足，若似众蛙齐攻，遂落水不起。可叹负义之人，狼心之辈，天理报应不差。

且说众斋公到得清平院，万年接着，便问常素病安。常素答道：“托赖安痊。”奚雄乃说道：“自道场毕回家，小了便添了疾痛。莫不是道场瞻礼劳苦所伤？”道副听了，笑道：“斋公越疑劳苦所发，越致疾病难痊。你的病根，若不是小僧与斋公喝去，怎生能解这冤愆？”吴作便道：“小子午梦，也有此警。感得师父们解救。”尼总持听了，笑道：“一事同情，只是冤愆。吴斋公已解，更添了一种善因。奚斋公若要病除，那牧童坐下当捐金救解一二。”邵禁道：“我等正来求师，再建一功课以消罪愆。”道育说：“功果只在人心，人心只看积善；上善慈悲，方便物命，次善方说道场。”众友听了，各各称谢。奚雄乃当三僧面许愿，去找寻牧童所骑，道：“小子捐金赎养。”道副笑道：“斋公执一不通。方便门中，一见生慈，何必去找牧童骑的？村乡何处不是牧童所骑？苟有不忍之心，即是解脱之路。”道副说罢，众各欢喜，赞叹辞行。

只见众友走向池边，见一死人漂浮池面。吴作却认得是捉

蛙汉子，忙叫地方捞起，那钱钞尚在腰间。众友都察此情，必定是贫人胜财不起。吴作见那汉手犹扯住破箩，乃想道：“人心邪曲，以至于此。”乃叫地方挖地安瘞而去。窦雄果去访牧童不着，遇有鬻耕牛的，捐财救了两头，病乃大安。后有说吃斋吃心五言四句说道：

莫谓斋不良，清心净腹肠。
灵明腥不混，福寿自然长。

话说这平宜里有众斋友，结个八斋社。却有几个少年英俊，结个六艺社，又有几个游闲子弟，结个六博社。六艺社中有一个英俊，名唤高义，却与六博社中一人名唤高仁，二人乃弟兄，同父不同母。高仁居长，高义居次。一日，高义见兄日以樗蒲为戏，博弈为欢，乃正色谏兄道：“兄长年过三旬，上当扩充先业，下当训戒后人，勤耕种使荒旱不饥，事经营使资财不乏。亲近贤人，受些师资之益；观看载籍，得些道理之传。光阴迅速，少壮不再，若失了此时，不奋起精力往前去挣，老大来做一个浪荡游闲。万一落在人后，这耻辱何当？”高仁听了，道：“阿弟，我且不问你别的，只就你说落在人后的耻辱何说？”高义道：“世间人心不古，炎凉最甚。想那上古人心只敬的贤能才德；如今只敬的富贵荣华，贤能若是贫苦，便受人的轻贱，虽贤能不受他的轻贱，却也旁观这些情态可嫌；再若不贤，乃诸人得贱，这何等耻辱！还有一等，明知耻辱，乃甘心去受，不是负欠被耻，便是假贷受辱。仔细思量，可不当趁此少壮做个本份经营，把游戏且咬牙禁戒。”高仁笑道：“阿弟，你说的一团道理，只是你未见透。我想人世间岁月无多，欢乐有限，精力易竭，钱钞有分。趁时力挣固是，逢场欢乐也该。阿弟，

独不见里中张某，穷年累月，挣的家财巨万，留与不能保守子孙，一败无存。可怜他存日熬清受淡，竟成何用？李某占人田产，夺人庐舍，与亲邻做尽冤家，不舍分毫享用。如今田产庐舍依旧，子孙复归原主。又如王某，穿破衣，吃藿食，终日劳苦，力挣家业，不舍分文赡养父母，越挣越穷。赵某抛妻子，离家舍，外地经商，虽不贪花酒之场，却不顾妻子之养，买卖不着，累年折本。看起这几人，空负了花柳场中无限乐趣，博弈局内有兴采头。”高义道：“阿兄，你见差了。你看谨守本份的，能有几个如张王李赵？却峥嵘兴发的甚多。即不兴发，安安稳稳，不失了家业，不受人轻鄙的，满眼皆是。那不守本份，花柳场中乐有限，博弈局内没采头，荡尽家计，遗贫子孙，皆是且图一朝再作计较，不顾后日摆布不来。”高仁听了高兴之言，拂了他意，往门外不悦而去，走到那博弈社内。

这社内有一人，叫做皮诨，见了高仁来迟，乃问道：“高兄，今日何来迟，且面带不悦之色，何故？”高仁道：“正是在家被我阿弟高义讲说了一番，我一时听他言，深拂了我要戏耍的兴头。走出门来，行在路上细想他言，也是个道理。”皮诨问道：“高义讲说一番甚话？”高仁道：“无非劝戒莫结此社，当结他那六艺社。”皮诨道：“你却如何答他？”高仁便把张王李赵说出来。皮诨道：“你说的是个道理。如何一路行来，想他言有理？”高仁道：“我想那八斋社众人，终日聚谈，不讲些前因后果，便说些吃素看经。恶念不生，善功常积。便是吾弟六艺社，众人终日讲习，不是礼乐，便是书文。你看他们都是清白往来，淡泊交情。吾弟日日归来，安舒适意。我高仁终日到这社中与列位讲的，不是村酒野花，便是呼卢喝雉，有兴时真也乐意，没采头却也挠心。十日三朝，倒有几回懊恼，或有兴而来，或败兴而归。仔细思量，吾弟之言也是一番道理。

果然日日走入这社，一则也觉惮烦，一则也觉没趣。”皮诨笑道：“老兄，依我小子说，还是我们社中有个最苦，却有个最乐。”高仁问道：“老兄，我们社中何事最苦？”皮诨道：“失了采头，一宗苦；等友不来，两宗苦？”高仁道：“等友不来，如何苦？”皮诨道：“比如方才老兄来迟，小子闷起来真也苦。苦等得一个来便乐，再有一个来，乃成了三人之局，何等快心！此不是最乐。”高仁笑道：“只就老兄说这最乐，我们且乐一时着。”当下，又有几个相继来社，他们依旧博戏不提。

且说八斋社，常素当年只因迁改祖父坟冢，那祖父亡灵不安，乃于冥间泣诉在报应司主者，诉道：“子孙常素，将吾既已安厝，不是得了气脉，他怎能兴起家业？家业既兴，便就痴心不足，听信人言，把一个安静神魂动摇得不安。这也当示警戒。”主者听诉，说道：“人家子孙为父祖不安，迁改有理。岂有为自己富贵，把一个既安的亡灵迁改？这个不孝，当以贫病报应。”当时素故有贫病，却幸遇高僧度脱，自己悔过复新，归家病体安痊。又得了道场荐拔，故此常素的父祖解了忿恨，得超净界。却好魂灵儿正过八斋、六艺社前，见无数亡灵相集。这道是八斋社众斋友的先亡，为子孙造了罪业，拖累冥司，今幸各陈己过，在僧前得其解脱，善功超度。那道是六艺社众英俊的前灵，为后代会友辅仁，不待道场也超升云路。却有几个亡灵，唧唧喔喔，噉噉咂咂，说的是六博社中某败了家业，苦了他在日经营；某不顾妻孥，坏了他后代贫苦，且终朝执迷不悟，造下荒亡罪业。常素的祖先见闻了这几个亡灵说的冤业，乃上前说道：“你等之事，我已得闻。你便哭倒了山岳，也转不过他戏乐心肠，除非示一个警戒，也叫他亲谒高僧，自然悔过消愆，你们方超天界。”

只见亡灵中现出一妇人形来，说道是高仁之母，只因高仁不自知非，拖累她冥司受苦。常素的祖先问道：“你家如何把你妇人拖累？”妇人答道：“高仁系我所生。我夫与他后妻，俱得了高义英俊的善因，超升云路。如今高超拖累着我。”常素的祖先道：“你去或梦戒，或见形，母子有情义相感，料高仁自生悔悟。”说罢，一阵寒风，各灵尽散，惟有高仁之母，同着皮诨的先灵，听了这些说话，乃计较去警戒二子。这晚却在社门外等候这两人出来，思量要迷的迷，打的打。谁知他这社中，众人快心戏耍到个乐极忘归的时候，尽夜交欢。这两个亡灵，设了一个计策，乃变了地方官长巡役模样，徒然起一阵狂风。高仁与社友正乐，那阵风忽地：

冲开社内门，刮灭堂前烛。
烈烈似神号，阴阴如鬼哭。

只听黑地里说：“拿着这个，锁起那个。”吓得高仁东跌西倒，爬起来往门外飞走。皮诨诸人手摸脚喘，乌洞洞的只往门奔，一个个慌惧说道：“地方官长拿住若问，只推说六艺社，或指八斋社中。”只听得暗中说道：“推不得！六艺社却要考察你六艺之能；八斋社便要试验你八斋之善。推不得！”高仁猛然说道：“我只推说是清平院高僧处来。”只这一句，顷刻风息，明星朗月，社屋里哪有个人踪！各人都站立门外，高仁乃向皮诨说道：“分明风起灭烛，暗里人声，这会不见了。我常听八斋社友说，清平院寓着演化高僧。方才只一言说起，便消灭了怪异，况亲去参谒，必有善果。”皮诨道：“时已夜深，社中尚有灯火酒具，且续一夜之欢，明日再去。”高仁道：“小子被这一惊，古人说得好：‘乐极生悲’。想方才虽无官长

之事，却受了官长之惊，不如趁此警戒家去罢。”乃飞走回家。只见高义在堂，秉烛对卷，衣冠未解。见了高仁来家，乃上前迎着，说：“阿兄，如何此时方归？”高仁随口答应：“有席相留。”乃问：“阿弟，如何不去安眠？”高义道：“兄外未归，弟心悬挂，安得去卧？”高仁又问道：“如何衣冠不解？”高义道：“一则阿兄未归，怎敢科头跣足？一则卷对圣贤，怎敢毁冠囚首？”高仁才把社中刮风起怪，备细说出，道：“真个古怪。”高义道：“理之所有，不为古怪。倒是阿兄尽夜不归，忘家博弈，乃是古怪。”高仁又说到一句推说高僧便风清月朗，高义道：“我亦闻有高僧演化本国，住居院中。后日当与阿兄参谒。”按下不提。

且说祖师在静室，忽出定向三弟子道：“我于静中，与一尊者讲论演化功果，当随类普度。尊者道吾琐褻真乘。吾以菩萨普济，虫飞蛇动，皆在光中。尊者道：‘虽然有言，不若无言为上乘第一。’”道副问道：“尊者是谁？”祖师道：“吾见尊者临渊观鹤，宛似十七位圣僧。”道副乃称赞道：“尊者大慈，愿我师亦如尊者。”祖师乃复说：“我等寓此，闻风而来的善信人等，有疑当与解脱。汝等且代吾言，吾此静功，约有数日。”祖师说罢，闭目趺坐。只见三位高僧，向万年长老说：“吾师习静，我等亦欲驱烦。少俟闭关数日，如有随喜来的善信，长老可代我等应答，毋辜来意。”万年乃问道：“比如善信来的，有往昔作过根因，今日善恶征应，弟子愚昧，焉能告戒？”道副笑道：“长老不问，吾亦忘言。吾昨于静后检点前因，早知征应，但于事琐屑。既欲长老承应，当明以说。”乃说一偈道：

无益无益，无劳积习。

未见泰来，每观否极。

道副说偈毕，各入静定。长老乃掩了静室关门，自于方丈跌坐，把四句偈语写出，粘出在方丈壁间。却说高仁同着高义走到清平院中，只见清清冷冷，往来僧俗稀少，殿上钟鼓不闻。高仁道：“想是高僧离院前去。”高义道：“高僧不设形迹，那里在装像模样动人。”两个只得走入方丈，见了万年长老，便问：“高僧何处？我等特来参谒。”万年道：“这师父们止静闭关，善信来会不早。但闭关时，留了一偈，小僧也不知何意？”高义忙向壁间看念，把头几点道：“真是高僧。”高仁也看了，说道：“先知鄙事，果是非凡。只是未明白六博怎叫做无益？却有几宗无益的事？”万年乃问道：“善信，这偈语二位参详点首，必有感悟。”高义道：“正是。我弟兄两人，正为六博社中一宗怪异事，特来求师解脱。”万年道：“六博之事，果是无益，高僧先见不差。善信若欲知无益见宗，依我小僧说来，却也损多。”高仁道：“便请教无益有损几多？”万年道：“小僧有几句词语，二位试听。”乃说道：“

博弈倾财败产，终朝耗气伤神。忍饥受饿逞机心，设诈欺瞒少信。

不顾父母妻子，慢了邻友姻亲。损人名节累官箴，裕后光前宜禁。

高仁听了，说：“长老说的，果然种种无益有损。只是橘中为乐，烂柯是仙，也非不齿的鄙事，实乃消闲散闷的高风。”万年道：“有三余乐事之暇则可；无一局赌壁之雅则不可。小僧说的是群居终日，无所用心；借言博弈则不可，若再加好

饮贪花，则不可之甚。”高仁道：“便是我一两人博弈，怎累官箴？况小子非官，何箴可累？”万年道：“小僧也不知其故，乃是高僧留下偈外余言。且说善信若不明白，自有征应之处，归家可见。”万年说毕，高仁哪里明白，那博弈之心犹然未化，乃向高义说道：“阿弟先归，我于村前望一知己友去。”高义听了，说道：“终是未会高僧，亲领整理，阿兄尚然触格心胸。”乃辞了万年而去。

这高仁依旧往六博社中来戏，只见社中无一人守社。坐了半晌，看看天晚，心情正闷，却好皮诨走将来，见了高仁，一手扯着他衣，说：“散了社罢，莫要惹出事来。前夜捉拿怪风，昨夜众共见了，已各自回心家去，做本等事了。”高仁问道：“众人有甚怪异昨夜共见？”皮诨道：“昨日你不曾来。我等众人在此戏博，依然一阵怪风过处，来了几个褴褛疲瘵之人，似精非精，似怪非怪，看着我等啼啼哭哭，说了两句怕人言语。我们故此散去了。”却是何人，说的何语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五回

一偈谦光动傲生 五个精灵惊长老

话表善恶根因，阴阳道理，莫说怪异，世人立心一正，便是怪异也化为安祥；若是立心一邪，就是好事反成古怪。只因这六博社中，晓夜不停，都是游闲耍乐。内中也有荡废家庭，祖先也幽冥怀恨的；也有破败产业，懊恼后来受苦的。这几个褴褛缕缕，啼啼哭哭，却不是别精他怪，乃就是这辈的元神见形。皮诨们见了，听他说的言语最关心情。他说道：“你众人结这社会，伤了幽明官箴，苦了先亡后代。”高仁只听了这两句，正合着万年长老词语。他正不明白，乃倾耳听着，就问：“如何说苦了先亡后代，伤了幽明官箴？”皮诨道：“我们正也问他。他说得有理，说这村里阳世明有王法，却在官长司之。他纵容了游闲，败坏了产业，即不败坏，也要拖欠了官租，课殿把他考下。岂不是伤了阳世官箴？有此理，幽冥便有司此的神祇。人若孝父母、忠君王，是里中出了贤人，上天必加奖赏；若是出了败坏道理的，幽也有降罚，这不是伤了冥地官箴？阳世王法，容有逃躲了的；幽冥赏罚，决不得差，却报应甚明。不在先亡上作孽，便在后代上生非，岂不是苦！”高仁听了，道：“我前夜已信非怪，高僧今日又明明指点。这六博事，列位回心得有理。小子回家，做些本份，吃了素入八斋社去罢。”皮诨道：“小子也想入六艺社去，只怕这社友不容。我们

气质历来在此社，习成了个皮诨。”高仁笑道：“老兄若入了六艺社，自是变化气质。”二人正说，不觉清风入户，明月穿窗，只见三个老者走入中堂。高仁忙起身笑迎，道：“老叟到此何事？若是寻你弟男子侄，我等这社已解，并无一友入来；若是老入花业，我这皮兄已更了去向。”老叟道：“我老非游闲少壮，亦非花柳中人，乃是橘中三老。想黑白手谈，乃是我辈余年乐事，你却难容废置。尧为丹朱不肖所制，奕秋自古称善，谢安一局退敌。不是你百万尽在樗薄，如何因而解社？”皮诨听了，忙答应道：“小子们解的是六博胜负，孤注赢输，不是老叟们的闲敲棋子。”皮诨说罢，那三老一笑而出。高仁道：“皮兄不当直言拒出这三老。若是社解，棋枰尚在，待小弟与他决个雌雄。”皮诨道：“高兄见猎，又生喜心。依小弟说，一戒便终身不改。”

正说，只见堂前又来了几人，相貌却也古怪，非生乎今世，衣装更又蹊蹊，非制度寻常。高仁见了，非社中旧友，乃直拒道：“小子社会已解，列兄可别向寻欢。”皮诨道：“此无对局，不敢款留。”那几个听了，笑道：“我等非是来寻博奕对局之人，乃是公等解社，绝我六博之具。哪知象棋分楚汉之争，双陆解弟兄之竞。公等怎当绝我？”高仁听得，乃向一人问道：“公为谁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吾乃魏曹子建。只因解纷，故设双陆。想此局亦能为人消愁解闷，何当弃置？”高仁道：“我等也只为此废了清时，损了钱钞，视为有损无益，故此禁绝。”子建听了，乃问：“公名姓早谁？”高仁答道：“小子高仁。”子建笑道：“公非高人。若是高人，当借这戏具，日与此友皮诨，莫争利伤义，以消永昼。谁叫你晓夜博金，不损己财，便坑人钞；损了自己钱钞，上或缺了父母之供，下或失了妻子之养。这背理处，还有情急不忍言的；若是坑了人钞，使那人

败坏家私，还有不顾天理行止之事，只叫做无义之财。割他人肉以肥己，阴鹭何存？公等解社，只当解利物之博，不当弃我古来制。”高仁听了，说：“罢，罢！俗语说得好：‘日亲日近，日远日疏。’我等毛病只怕要发，不如还到八斋社、六博社，做些本份去罢。”说了就往外走。高仁回到家中，高义依旧接着，上下看了高仁一眼，说道：“阿兄，今日归来，气象容貌十分与往日不同。”高仁道：“阿弟，你怎见得？”

高义说，阿兄，你的容貌，每日归家：

有时喜，有时怒，形无常态；或如欢，或如恼，色有参差。暗中嗟，背地叹，非忧家计；貌忽瘦，体忽肥，总系心思。今日归，坦荡荡，若无宠辱；气安闲，体舒泰，不似寻常。

高义说罢，高仁笑道：“果是我因高僧解脱，辞了六博社友。想起我后世岁月久长，做此无益，徒招阿弟憎嫌。”高义听了大喜。次日到六艺社来。俗语说：“好事不出门，恶事行千里。”哪知好名扬开，如雷贯耳。高义进了社门，社中众友就知其兄禁戒博弈，都归美高义谏劝之功，说道：“人家弟兄多少忌妒的，多少执拗不听弟兄好言的，同胞异视，况不共母。君家昆仲，可谓多贤。”高义谦厚，答道：“哪里是小子劝谏之力，实乃高僧度化之功。”只见社中一人，名唤傲生，说：“高兄如何说是甚么高僧度化？我也曾闻说清平院有演化僧人，因类度脱众生。我想出家为僧，自有他的分内见性明心道理。虽说道门为我，释门兼爱，他却也不管到一个六博场中。待我小子去探望探望，讲论个真实道理。”

傲生乃同高义走到清平院来，正是祖师师徒止静之会，方丈也冷冷清清。万年与两沙弥行者闲站在山门之外，只见傲生

同着高义，上前与万年施了一礼，问道：“演化僧人出来会客么？”万年道：“这几位僧人止静，必须出定，方得会客。且请二位善信方丈随喜。”傲生乃走入方丈，四壁看见，都是抄写的经文偈语。一一看了，无关他念，却只见一偈，贴在壁上，说道：

诸卦惟谦，六爻皆吉。
尚未登堂，一傲何益？

傲生一看这偈，乃问道：“此偈何意，贴在壁间？”万年答道：“小僧不知。乃昨日高僧大师父叫小僧写贴在此，说今日有善信到来，欲会须俟出静时相接可也。”便问道：“善信看此偈意，何故惊疑？”傲生答道：“小子姓名在此偈内。每常也自恃得闻些道理，笑傲轻世之心不无。今见此偈，实有些讥讽之意。不知平日有的偶与我合，又不知是他有心令我忖度。”万年道：“观此偈语乃旧，叫小僧今日贴以待客，则若有情。善信若能候大师出静则候；不能候，异日再来。”傲生性急起来，只叫：“如何候得？”长老可启关门，唤醒何妨！”万年笑道：“原来大师偈意不差，正乃防御善信扰静之先意也。”高义道：“只此便见高僧，老兄且无性躁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静室门外，听行者三声击子，万年忙忙进入，说：“高僧出静也。善信且从容少待。”乃进入去了。

傲生同高义只得且在方丈坐等，见庑廊上下诸僧走走动动，都是伺候祖师师徒出堂。傲生见了，乃向高义说道：“你看诸僧凛凛色貌，伺候高僧，真乃一心诚敬。原来释门庄严，令人起敬起畏，有如此等！”高义道：“对越圣神，如在其上，何异于此。惟能如此，所以降福消灾。吉祥善事，皆由此出。

老兄方才视轻了，心生琐屑，宁无褻渎之罪？”傲生此时方才整容相候，却存了一个要与高僧辩难道理的心肠，到底笑傲气局，露在外貌。

少时，众僧入静室，参谒了祖师，引着二位师父出了静室，上得殿来，礼圣三匝，退入方丈，却就有村里善信人等接踵而来，要求福的，要听讲的，要问疑说怪的，纷纷不等。傲生与高义，只得插在众中，一概叙礼。

只见道副眼看着傲生气象不同，若有高出众中之态。道副乃安然一视，不分彼此。这才见有道高僧，毫无那两般待人接物的举动。傲生乃开口问道：“师父们出家，为了生死事大，却如何琐琐屑屑，与世人分割是非，辨别得失，徒劳尔身，徒摇尔精耶？”道副不答。傲生又重复笑问。道副乃答道：“为己之生，因以为人之死。蹈于是非得失之间，虽生实死；劳身摇精，虽死却生。”傲生问道：“即师所言，死今欲求生，则精已摇矣。身已劳矣，自不能为，安能为人？”道副答道：“一种为人善念，万古长存。”尼总持道：“若是悻悻，只为一己，规模便隘。这隘却由心，心既不广，体安能舒？又安可望长存不坏？”高义听了，便问道：“师父，心却如何不隘？”尼总持道：“卑以自敛，安舒多矣。”傲生与高义一笑，辞谢出门而去。万年长老听闻，乃合掌赞叹道：“二位师兄，明明度脱此善信。只是昨夜偈语，如何先知他根由，贴在壁间，使自觉悟？”道副道：“长老你特患心不诚、虑不定耳！如心诚虑定，一切事务自现机先。人言知机其神，神岂离了？”

长老万年听了，随稽首谢道：“弟子心明矣。”道副道：“心明却入有心。此机不在有心。”万年道：“弟子知无心得也。道育说：‘却又不在无心。’”万年点首称赞，道：“我三位师兄，指明弟子静定中因也。”道副大师乃合掌朗诵诸经，

众各随念。

只见僧众鼓钟相应。经毕，三僧欲退，众善信中一人，乃上前说道：“小子有一件跷蹊的事，请问高僧个缘故。方才也只因听得高僧说有心无心的道理，我小子生来鲁钝，也不知何为有心，何为无心。只是三年前，偶于夜梦中在一处殿宇内，遇着许多僧俗讲论经典，说我小子有五种过恶，若不将五宗善来解释，便有五般冤孽鬼魅缠绕。今经三年，却在此殿宇中会见高僧与众僧俗，宛似前梦中光景。此梦既验，只不知五种是何过恶？请问师父，将何善来解释？”前副答道：“善信自种的恶根，自是心知，我等如何得晓？但不知你梦中是谁说你五种过恶的这一番话？岂有彼此没有姓名？”这个道：“小子叫做有长，还记得那说我的，若似万年长老。”道副说：“善信原与万年有识么？”有长道：“不曾相识。”道副道：“此因还当问万年长老。”长老笑道：“有善信自种恶因，小僧如何得知？”道副说：“要知却也不难。我有前因文册，师兄沐浴洗心，当授你往善信家一探自知。”万年道：“小僧洗心涤虑已久，愿师只把前因文册指授。”道副笑道：“前因文册，久已在有长家堂处放着。师自可查出，何必我小僧指授？若是他家堂不曾放着，便在有长善信身边搜检。”说罢，众各退散。

这有长便邀万年长老到家。长老入得门来，便往他家屋内堂前左寻右看，哪里有甚文卷？说道：“高僧却无诳语，那有虚言，叫我家堂处查，哪见甚么文册？”便来有长身上搜检，又无。乃自己说：“我也是敬信高僧指教，便不曾备细问明。如今只得铺起道场一个，在他家课诵经文，坐两日功课，讨个报应根因。”即向有长道：“小僧没处查取前因文册。当在你堂中修两日功课，讨个根因。”有长依言，乃留长老铺设坛场灯供，诵经礼忏。到晚，吃了素斋，万年习静，打坐堂中。到

半夜时分，只见一阵寒风把灯供吹灭。长老也惊醒，静中朦胧着眼，看那窗外月色之下，五个精灵跳跳舞舞，却也狰狞。长老正要查看根因，只得听他舞跳，却合缝着眼儿，微微偷视，只见那五个精灵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一个青脸红发，一个查耳獠牙。一个铁棒手中拿，一个钢刀腰挂。一个睁着圆眼，五个凶恶无差。跳得长老眼睛花，倒有几分害怕。

万年长老看这五个精灵跳舞了一会，虽不比高僧有驱邪缚魅之能，却也仗着经文忏语，大着僧家之胆，要查前因文卷，只得叫一声：“你辈精灵，在我僧前半夜现形，有何因缘？不妨明说。”精灵哪里答应，只是雄赳赳的，如争强角胜之状。跳了一会，只见一个白须老叟，手执着竹杖，向五个精灵说：“你等精灵不须狰狞。自有长老善功，高僧演化，种种恶因，当自解脱。”那精灵听了，飞空而去。长老依旧安心打坐。只见那老叟走入堂中，坐在那坛场之侧，口中一一要说出之五种精灵的缘故，乃叫一声：“万年长老，你要查有长梦里前因，却是他自作自受，造下了五恶孽，当有此五种加害。他不自知悔改，如何得释？”长老听了，只得开发眼，说道：“小僧也问他梦中所说，是何五种过恶，他自不知，所以有今日查看。”老叟道：“正也因他不知，误作过恶，留到三年，遇长老与他忏悔消释。若是他知而故作，报应也不至今日，却也不于梦中指示他消释的门路。他既得遇消释门路，只是五宗善果，不可差了一宗，却在长老们道力。”万年长老听了，笑道：“有长自作，须要他自解，何要我们道力？”老叟说：“若没有道力，他怎肯善解？”长老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，自当领悉。却不

知他无心的过恶何事？”乞老叟明明说知。”老叟乃一宗一宗说出。却是何事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六回

无仁孽辈现精灵 有长前因呈长老

话说万年长老要查有长的前因文册，哪里去查，静时却见老叟，说了那五种精灵而去。老叟坐在堂中，长老问他五种有长的过恶。老叟乃说道：“有长本无恶，只因处友不择，滥与人交。有长交的五人，都是几个无仁、无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之辈。始与他这辈交既不择，后遇这辈有过不谏，所以五友的过恶益深，有长的罪业益著。只因他出无心，这段罪案未发。”

长老道：“朋友有过恶，人人自受，与有长何干？”老叟道：“长老何不明白？朋友之道过相规，谁叫他不规谏，使那朋友成了一个恶孽，他如何推诿得无干？”

长老道：“比如朋友有过，他却曾好言相规，那朋友不信不听，难道这罪业也在有长？”

老叟道：“朋友不听他，就该绝了交情，却还不绝，终是冤愆不解。”

长老又问道：“比如无仁、无义五友作的恶，连累有长，应得何罪？”

老叟道：“无仁报以无仁之罪。只怕有长还重些。”

长老笑道：“岂有作恶无仁之友，罪过反轻；不谏不规五友，罪过反重之理？”

老叟也笑道：“长老越不明白。比如五友，不知误作的过恶，正要良友规谏悔改，复于无罪无过之善。只为你不谏，叫他成了过恶。成了过恶，这罪业可不是不规谏的反重？若是那明知无仁无义的过恶，有长能谏，谏了不听，再复规讽，规讽不听，莫致疏怨，妇好绝交。这其中

一种恶，便是一宗善解。那精灵冤缠，一个不敢近矣。”长老听了，乃问道：“看来有长交友不择，惹出这五种冤孽，便是他前因文卷。只不知作何五宗善，方能解释？”老叟道：“这解释根因不难。能知恶有恶报，则知善有善解矣。比如不仁的冤衍，须是一人可解。此理易明，何须多惑？”长老道：“小僧明白有长的前因，却不得知这五友的恶。方才这五个精灵，是哪种的怪，却是与何人作吵加害？”老叟道：“五友过恶报应，我知不详。长老若要知，除非把方才精灵一个一个问明，才晓得这五人的事实。”长老道：“你为何知得不详？”老叟道：“知五友之事实，必须神鉴。我乃有长的先灵，五家各有先灵，我只是知有长的事实。”长老道：“原来你是有长的先灵。小僧闻善恶独流于子孙，子孙也通于祖考，信乎不差。”老叟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只因有长罪过未解，叫我先灵受累。孝子贤孙须当力善。长老若要明白五友的报应，那精灵尚在空中，可呼而问。”老叟说罢，飞空而去。已去又回，叮咛长老道：“有长求长老慈悲，借道力忏过消愆，以免我老拙之累。”

长老点首，念了一句梵语，只见那精灵一个现形堂前。长老乃问道：“精灵，你想是无仁无义积来冤愆么？”那精灵点首不语。长老道：“汝何不语？”精灵只是点首。长老道：“我知之矣，阴魂岂能说话，说话便是妖孽。吾门慈悲，自有梵语。”乃念了几句。只见那精灵通人言，说道：“吾即无仁之积孽。长老要知无仁前因，已有冥司报应过了。只因有长昔年与他为友，这一种坐观成败根因，还要报应了有长，一日未报，故我精灵一日未息。”长老问道：“无仁何人？何恶何报？有长如何坐观成败？精灵答道：“无仁叫做辛克，昔年与一个勇士唤做尚功的为友，两人交契，比与有长更厚。一日，尚功效

用王家，其妻子恋恋不放夫行。尚功道：‘婆子，你苦苦留我何用？妇人家哪里知大义。我一身在官，便顾不得家；若是当敌，便顾不得身。此心只知报国，所以说忘家，哪里顾你妻子。’

‘妇人道：‘做妻子的，巴不得丈夫报功立业，奋力王家，岂是我留恋你，不要你出门？只说是设法下些来路，叫我妻子不受冻馁。’尚功听了，故意作难，问道：‘比如我出外成了功业，自然捎寄音信回家。万一有差，你不免受冻受馁，你却何处？’

‘妇人道：‘无他计较，羞面不向人借，守节不污其身，有死而已。’尚功笑道：‘我姑试你，久已设法在心。我有一友，名唤辛克，少不得寄托在他。三年五载，少衣没食，都在他处，料不差误。’

‘妇人道：‘辛克叔叔与你交契，且家私充裕，你付托真设法的好。’尚功与妻讲明了，却走到辛克家。辛克便问：‘尚兄几时荣行？’尚功答道：‘行期已定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托累着辛兄。小弟此行，妻子在家，虑无人可托，意欲借重仁兄照顾一二，不叫她冻馁。小弟得功回来，自当酬谢。’

‘辛克听了，答道：‘古人托妻寄子。尚兄不必在心，都在小弟一力担当。’尚功大喜，即时辞别，收拾行囊前去。那妻子扯着，哭哭啼啼。尚功说道：‘丈夫有泪，不洒别离。我效力王家，乃是丈夫的好事，何消啼哭？’乃不顾而去。这辛克过了经月，也不着一个家童到尚家问一声。真真的一年半载，尚功妻子日见冻馁，叫人到辛克家里，假做讨丈夫的音信，实是诉度日艰难。辛克哪里在意。为甚不在意？却是他风闻尚功事业不就，凶信乱传。哪知尚功名成，只因道远阻隔。这辛克真乃薄幸不仁，古怪跷蹊。三年两载，尚功的妻子得了亲邻照顾，不致困苦之极，苟延性命。一日，海洋潮起，他这一村人迁移不及，独有尚功妻子被一海舟救了。谁知海舟一风直刮到尚功的境界。尚功正听上司训练兵马，只见左右捕得海舟私贩，

原来他妻子在舟。夫妻相逢，尽把衷肠诉出。这辛克家私被水漂没，只剩他一个残生，水退归来，悲悲切切，看着屋庐尽塌，田产沙淤，无计可施，乃走到有长家来。有长见了，惊喜起来：惊的是已知辛克漂没尽绝；喜的是今日又相逢。延入堂中，安慰了辛克一番，整顿些酒食相待。座间有长开口说道：‘辛克，我当年见你负尚功托寄之言，失了朋友相交之情，苦口也劝你，你只是毫不在意。不想今日到此狼狈，倒不如当日做个人情，尚功倘有日归来，也好相见。’辛克道：‘他家已没，无处对帐，况闻尚功事业未就，哪里急忙归来。’有长听了，道：‘正是，正是。’”说到此处，那精灵把眼一睁，口里喷出一道火星，便把手中刀弄将焉。万年长老忙忙的又念梵语，只见精灵说了几句词话。他说道：

莫道交情不重，世间一种人伦。不仁损友丧家门，报应何差尺寸。

长老听了，说：“是了。辛克不顾尚功妻子，他妻子却完全，到丈夫处去；辛克倒灭了家私，这有长虽行劝谏，后来不当听了辛克强辩，顺口道是，便成就辛克这种恶业。”精灵道：“正为此，辛克幽冥已报了他不仁之过，有长难免坐观成败之罪，所以我久守待他的衅隙。不想他先灵旧有善因，梦寐之中，向来瞻依僧家功果。”长老听了，点首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这乃有长一种过恶。但不知二种是何冤业？”

只见又一个精灵现形堂前，说：“长老，我即无义之积孽。你要知无义前因，已有冥司报应过了。只因有长当初与他结交为友，有一种附和無义根因，毕竟要报应了有长。三年未得其隙，故此守到今日。”长老问道：“无义之人是谁？”精灵答

道：“此人名唤石宜，为人贪图财利，立心奸刁，与有长为友，却与一亲戚同财各本，海洋贩些珍珠玛瑙。欺这亲戚懦弱，一日设计，向亲戚说：‘各本生理，有利均分，差池两让。凭着我这点公心，归来自是公算。你可在家里收买，待我出外贩卖。’

亲戚依从，尽把资本托付石宜外出。石宜得了自由，哪里把公道心肠放出。在外得了大利，归来假说折本。有长听石宜归来，登门探看。石宜乃故做忧虑之色，说买卖失利。有长见他色若假设，乃正言道：‘老兄，朋友家当以实心吐露。小弟闻你大得了利，你如何忧虑上面？你亲戚将本托付与你，没有利分，已辜了他意，失了他妻孥之望，却还要说折本，伤了他财。冥冥有神，这个心肠，却使不得。’石宜笑道：‘老兄此言，从何处来？小弟与了各本，巴不得有利均分，肯做欺心坑人财本？如若欺心，便怎样怎样为誓。’有长见他发誓，随转过语来道：‘老兄不必发誓。果是不欺，由你罢了。’二人正说，只见那亲戚进入门来，彼此叙礼。石宜依旧把折本事说出。那亲戚低头踌躇疑思，有长却从旁附和一声，道：‘石兄发誓，料必不欺。’那亲戚听了有长之言，遂信了真，把原本十不得五，懊恼收了归去。蹊跷古怪，那亲戚收了原本，另寻别业，得了利补；这石宜本利倍长，一日裹囊出外，遇着海风，止得了一条性命。”精灵说到此处，张口大发一个哈哈，说：“快哉！快哉！只是石宜无义一种卷消了。附和的一种根因，叫我久守有长的衅隙。”万年长老听了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只是幽冥之理，毫末不爽。石宜无义，有长也曾谏讽，却被石宜一誓瞒了。这也难作有长之罪。”精灵听了，把呵呵大笑转了个恨恨的一声。长老问道：“你恨何意？”那精灵也说了几句词话，说道：

欺心切莫咒誓，虚空自有神知。报应来早与来迟，自誓还归你自。

长老听得，道：“正乃人懦人欺天不欺。人只知害人，发个誓瞒人，哪知反把自己咒了。有长妄信石宜咒誓，便成了他欺人之罪，也应报应。但不知三种是何冤孽？”

忽然一个精灵现形，自称无礼积孽，道：“长老要知无礼前因，冥司报应却也不差。只因有长与这个为莫逆之交，造下一种干犯上根因。虽与有长无干，却也是有长一言坐罪，如何解得？”长老道：“这人是谁？干犯长上何事？”精灵道：“长幼有序，卑不可以犯尊。有礼者恭敬待人，自成了谦光之德。这有长与这个傲慢人名叫贝节的为友。贝节自恃多财产，家富足，每每待人骄矜自大，凡与他往来的，俱要阿谀谄笑，甘受他凌辱谩骂。一日，有长乘间规谏他，道：‘百凡以礼自处，以中正待人。那受你辱的，是有求你的；那当你骂的，是哺啜你的。若是老兄一班相等的，便也罢了。只怕长是老兄尊是老兄，再或心地勾曲，当不起老兄的轻薄，那尊长必定怨怪。这心地勾曲的，必定怀恨，与你成仇。一旦入了他仇恨谋计之中，岂不自取凌辱！’贝节听了，笑道：‘我财富有余，料不求人。人若求我，也只得受我些气儿。老兄岂不知我为人，何故今日发此胡言乱语？你若不与我交，但凭尊意。’有长听了，冷笑一笑，随转过口来，道：‘小子果是妄言，勿得见怪。’有长只这一句话，便成了贝节无礼之恶。岂知冥司分毫不错，他无礼凌人，便就把他后代生出几个骄子悍仆，乘着贝节一日有病，活活被这辈气坏。实不瞒长老，我精灵却也于中撺掇一二。”长老道：“他自无礼成傲，果然骄傲的性气，当不得人来凌他，怎不抑郁成疾？只是骄子悍仆，他可惩治。一个尊长倒倨慢了，

几个仆辈怎甘受气？”精灵听了，大笑起来，也说了几句词话，说道：

骄傲多生骄子，因他心地不明。凌人到底被人凌，只为一朝有病。

长老听了，道：“贝节若不是病，还要引出正大的礼法处他。”精灵道：“只因病来缠绕，要以无礼凌人，那身子做不得主。仆妾是躲不开的冤家，你看他，骨都骨都受气，越气越病。在床枕间想起来，当初倒不如听有长之劝，把些礼貌待人，如今也有人问安探病了。长老，你看这骄傲的，有长宁无那转口依阿之过？”长老道：“这过不差，也该报应。但不知四种是何冤业？”

只见这三个精灵，将手向空中招叫道：“你虽不灵，却也是个精怪。长老要查看有长的罪过前因，你也当现形说出。”叫了两三遍，方才见一个精灵，比三个精灵甚是不同。为何不同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七回

舒化修书请圣僧 怪狼闻经修善果

长老见这个精灵，不似那三个猙狞，却比獬豸更加跳跃，紧睁着眼儿睃人，噉尖着嘴儿说话，手里拿着把暗刃刀，心里想要算出人地步。这精灵现了形，不言不语，看着长老。长老乃问道：“你是哪种精灵？”只见无仁精灵代他答道：“他是无智积孽。”长老道：“他自不言，你如何替答？”无仁精灵道：“他假做痴呆懵懂，莫说拙口钝腮，只怕是机谋在腹。”无智精灵听了，便大笑一声，开口说道：“你等已说出我本来面目。我本混混沌沌，只因当年二人交往，有个真愚与个卜才。这两人心肠昏暗，情性顽冥，一日十二时，你只知饥索食；一年十二月，我只知寒索衣。既彼无一朝远虑，此何尝早夜思量。两家父兄无一家不教训他，及时黽勉做些峥嵘事业。怎知他二人不明白道理，终日反做无益，害了有益。这有长见了这样人，只该远离莫亲，反上门往来，交好如同胶漆。这二人交到后来，却便也有个报应。”长老道：“似此二人，朴实无奸，报应自当成他个美。”精灵听得，把眉一蹙，说道：“这样人如何报应他？算已堕入无明地狱了。”长老道：“这样人为甚到此？”精灵也说几句词话，说道：

人本性灵非物，心机何不聪明？生来与世若无情，好似尘

蒙明镜。

长老听了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有长交不择友，日与这无智为朋，想必有长也同此一类。”精灵道：“有长才能高过十倍。”长老道：“即高十倍，乃友不如，这罪过却也当报不差。但不知五种是何冤业？”那四个精灵便望空叫道：“五种的精灵，你也来与长老说明了罢！”

只见五种精灵现了形，说：“我乃无信之积孽。长老要知无信前因，冥司岂肯饶他不报？”长老问道：“无信，可有人见证？”精灵道：“有人，有人。这人就是有长，为人怀着狐疑，更且犹豫，明明正大道理，叫他信实行去。他却不信。又与一个朋侪相交，这朋侪为人虚诈不情，狡伪百出，不遵圣贤笃信。且是与人期会，莫说千里忘了故人之约，便是自许片言，不能一朝而践。这人也只因与有长相交，那淳厚诚恇的善士，便不与他来往。不得闻善士忠实之言，不得亲善士道义之行，后来冥冥也报他个黑暗地狱之罪。故此有长难免五种无信宽愆。”长老听了，说：“不差，不差。只是你这种种精灵，要把有长作如何报？”精灵怒目，也说了几句词儿。他说道：

信乃人间美德，至诚可格豚鱼。谁教他，立心行事尽皆虚，报应昭彰可惧。

精灵念罢，说道：“比如无仁，便等他个不仁的事报他无仁。”长老道：“有长这几年岂无不仁之事可报？”精灵说：“只因他先灵知此根因，梦中显化了他与高僧相会。他年来一心只想着吃斋行善，故此不仁之事却少。我等守候他到今。”长老道：“不仁之事有长既少，难道无义等事就也无有？”精

灵道：“只为他一心只想着行善，便一宗儿也不犯着。如今我等守候他多时，只有不信这一种根因，但看他清平院会了高僧后，得了演化因，可把这纲常伦理笃信力行。若是口是心非，入了邪迷境界，我等还要报应他。”长老道：“高僧本意，自修见性明心，不与尘凡浑迹。只因演化功果，明自己心要与大众明心，见自己性要与大众见性，倒多了你们精灵报应一出。”精灵道：“我等非精怪，实乃虚灵。你要大众明心，明的就是这纲常；见性，见的就是这伦理。我五种就是这五种无，若有长能转化而为有，管教他福寿康宁。却都在长老传言高僧，即此是前因文册。”说罢，五种精灵飞空不见。

万年长老乃念了一声“弥陀”，身坐蒲团之上。只见有长走出后屋。说：“天已明亮。师父为小子查看前因，可曾见有文册么？”长老不言前事，但只说：“善信要解五种过恶，切莫要使那五样冤孽来加害，须是小方丈面请高僧教言。我小僧却查不出那五宗善，叫善信宗宗修也。”有长依言，一面备早斋，留万年吃了，一面同万年到方丈里坐下。万年自入静室，向三僧备细把老叟精灵的话说了一番。道副微笑道：“师兄费了一番心思唇舌也。”乃出堂到方丈，只见有长近前稽首，拜求高僧，道：“小子五过，要修五善。请教师父，善从何门而修？道副道：“过在何处，便从何处修。小僧怎知善信的过，怎叫善信去修”有长再三恳求道：“望三位师父发一慈悲。小子实是孤陋不知。”尼总持道：“小僧不言，久已知善信之过，不能免五种精灵加害。只愿善信多施恩惠与人，不做瞞心昧己，勿自尊大。凡事以理推行，本之以一片实心，自然精灵化为吉祥善事。”有长听了，赞叹称谢，道：“小子得领诛心之教深，想起昔年自作之过矣。”乃又说道：“果然多施恩惠与人，人自然有感恩图报。”尼总持笑道：“善信方才已入善境，如何

又作恶因？”有长道：“小子听师父五宗善言，方感悟于心，又何作为恶因？”总持道：“施恩望报，即入有为而施之过。施恩不望报，方乃为善。”总持说罢，在堂僧俗各各点头，万年长老乃敲磬诵经，大众齐和，真个也人天欢喜。后有夸万年长老明心见性两句道理，说得真是。五言四句说道：

心性人人具，老僧见自心。
因为及大众，即是明与新。

话说祖师师行徒在清平院居住多时，度化僧俗善信却也甚众，只就见在功果成就菩提，记载一二。祖师向三弟子说道：“我愿普度一切，随寓演化，住此日久，欲往前去。汝等可辞方丈众僧，收拾前去。”万年及僧众愿留祖师多住几时。祖师道：“出家人随所住处，何有去来？但恐汝等烦扰撓心，不若仍还个行无所住。”祖师说罢，稽首谢辞。长老出堂就行，三位高僧随也出堂上殿，稽首圣像，望山门外走。师徒正才出了山门，只见一人手持着一柬帖子，飞走迎到师前，双膝跪地，道：“小人奉家主之命，来请列位师父到家一斋。”祖师不言。道副乃道：“我等一路行来，不扰檀越之家，不受斋供之请。遇缘庵观寺院，借间禅室打坐，也还恐惊扰僧道之家。你是哪家檀越，曾未识面知名，承他爱惠，我僧家不与世事，不接书柬。此去前途，有缘面会。不领来书，就烦顺壁。”那人捧着柬，只是跪地不起，说：“师父们看书便知。”道副却望着祖师。祖师立住脚，说：“徒弟们接与不接，总是要费汝等些精力话言，俟吾等道的时日，但是有愿演化也说不得。”乃叫道：“育徒弟，拆了他书看。”道育随接柬拆开，念与师听。柬上写着：

愚昧俗子，愿微智光。不洁修斋，聊申供养。惟祈鸾鹤云驭，下降草芭，用聆道范。上请

方人舒化稽首

道育念毕，祖师道：“你去，我来。”那人起来，往前飞去。道副乃向师道：“此人有说，师岂不知？”祖师笑道：“吾等为演化度脱众生，安有知其说，放过去的？我所说费汝等精力话言，延捱吾东行化缘时日。”道副唯唯。尼总持与道育乃问道：“师兄道此人来请有说，弟子却见未真。”道副说：“我亦见未切。只是也知有一种邪魅于中。”祖师道：“汝等已知，便是见道。却知未真切，便是见道尚未透彻。吾亦不欲先言，汝等到彼自知。”三弟子唯唯，前行不提。

且说这前来请师的是何人，乃是舒官长族弟，远居在外村，一向知师徒们演化，度脱尘情。今知在清平院居住，特为地方有一宗疑怪事来请，假说一斋供献。道副已知其情，但不知甚么疑事，惟有祖师前知，但不先说。这舒化村怪事乃是何事，却是他这一村族众人家，喜的是生男，怕的是生女，说生男长大举了孝廉，便为官为长，挣了家计，便多富多金；生了个女，不是赔钱赔钞赔妆奁，便是费衣费食空养大，嫁到别人家做活，还要来娘老子搜求。这村人存了此等心肠，凡遇怀孕临盆，便将水淹杀，十家有九。可怜也是一种血肉性灵，叫她未见天日而绝。哪知生了女成人长大，多少嫁入富贵之门，悯念生身父娘的，供送不休；多少娘老子无后的、贫苦的，依着女儿过活；还有看父娘情份顾瞻弟兄的。古人还有说愿生女莫生男的。这村人只因淹杀女子过多，古怪遇着一宗冤孽。离村三里有座神

庙，庙中香火供奉的是一位显灵大圣，一位卫圣神君，一位报应神司。三位正神虽是保护村乡人民，却也稽察一方善恶。一日，两位神道公出，不在庙间，只有显灵大圣在庙受享地方香火。正才坐在殿上，只见鬼使押了一只狼来。大圣见了，问道：“鬼使，你去巡缉地方，不来报谁家人民行善，谁家男女作恶，何乃押一只狼来？莫不是这狼作恶伤人？”鬼使禀道：“小的去巡方，到一荒野林中，见此狼食一死兔。旁有一獐，目视他说：‘放了肥腻腻妇人不吃，却吃此死兔。’此狼说道：‘妇人虽肥，腹中有孕，我不忍为一朝口腹，坏了他两条生命。’那獐道：‘你这恶狼也学修行，却不知几年上学的？’此狼答道：‘我岂无因而来。一月前打从清平院过，见院人灯烛辉煌，钟鼓响应。我进去看，门上却有卫圣神君在那里坐着。一声喝住，道：‘畜类，何得妄入道场？’此狼说：‘道场作甚事，莫不是乡里搭高台唱戏？若唱的是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待我也去看看，也是劝化村人的好事；若唱的是邪淫恶孽，引坏了地方人心，便不去看。’神君道：‘你这狼畜，如何也知些道理？此院内是高僧秉教法事，开度有情的道场，超度前亡后化的功果。你倒有些善念。也罢，放你进去一看。’此狼进去，见了道场，又闻了经典，故此归来，学了修行，不肯伤不孕妇女。小的听见他这段事由，连狼解上大圣。似此恶狼行善，也该报他个好处，免他受苦六道众生。”大圣听得道：“二位公出，原来一位在清平院山门前坐着。这一位不知何处，待他降临，方行此事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二位神司齐齐回庙。大圣乃问卫圣神君：“何处公行？”卫圣神君答道：“吾职司卫圣，专保护圣帝明王。只因清平院供奉圣位，怕有往来邪魔秽恶，故此巡察到彼。却遇演化高僧，职当卫护。”大圣又问报应神司：“何处公行？”

”神司答道：“村间为善的少，乡外作恶的又多，报应何时得暇？今日回庙，上圣可有甚事？村民香火可供？”大圣道：“正才鬼使押得一狼到上。”便把鬼使说狼的事，备细又说一番。报应神司便叫左右去查那村间怀孕的妇女是男是女，回报前来。左右顷刻查了来报道：“此妇是怀个女胎，他数当为狼食。只因他孝姑，免了他这一宗冤孽。”大圣听了，乃问神司：“似此妇数当狼食，不知前因何造？”神司乃取册一查，道：“此妇只因前世背姑饮食，应有狼食之孽。却喜孝今世之姑，自然消了前生之案。”大圣道：“似此便当与他生一男，如何与他怀一女？”神司道：“数本无生，聊以一女为后。”乃叫左右把狼押到那妇人家，投胎夺舍。

左右领着此狼到得妇人家，却是舒化的妻小。舒化无子，女也未生一个，却好见妻怀孕，私自欢喜，道：“便生了一个女儿，也胜如无有。”岂知其妻临盆，生下是个女胎，心性烦恼起来，怕丈夫不喜，又习成村俗，把个狼转世的女胎，一时叫婢妾淹杀。这女胎不是那往常的，淹杀一灵，原归天上，血胞仍返土中。他却是个精灵怪狼转化，一魂不散，恨道：“我当初林中不吃你，怕伤了你二命。你今日却忘恩负义，倒把我淹杀。只教你不得安生，也消不了这宗冤孽。”妇人淹杀了女儿，舒化方入房来，闻得此事，大骂婢妾，深怪妻小。妇人见丈夫不喜，自己又在月中，气血正尔不足，怎奈狼恨冤愆，一病不起。此狼大弄精怪，作吵作耗，青天白日，舒化见魅见邪。此狼吵出兴来，便在这村乡大家小户，作妖作怪。他却有听过经文、见过道场这一种善因，乃在村间专一吵闹行恶的人家，便是丝毫过失，偏他就知；若是行善人家，他不但去不闹，且去撮补些好与那善人。村里人家受不尽怪狼的吵闹，齐齐备了香烛，特拜显灵庙中，说道：“神司专为保护一方。今有怪

物吵闹，一村人民不安。神司何事，乞求威灵剿除。”庙桌上供有签筒，众人乃祈祷神签，跪在堂中，琐琐碎碎。三位神司观见在上，彼此也动爱众慈心，却各相计议。卫圣神君说道：“怪狼扰害村人，当为众驱除。”显灵大圣道：“狼有一宗好处，他害的是村恶，保的是村善。我等为善恶两途。欲示垂戒，正好由他去吵闹行恶的。”报应神司道：“即此便是报应。只是这村众尚迷而不悟。”显灵大圣道：“乘众祈签，便示他几句签文神意。”乃降一签，上说道：

我本显灵神与司，人间举意我先知。

怪作妖魔分善恶，谁教作事把心欺！

村众祈了签，念了诗句圣意，你问我，我问你。一个道：“老兄，你可有甚恶事么？”一个道：“老兄，你家想不曾行些善事，这签意明明出：作事欺心。”只见舒化道：“列位不消说了，我知这恶事做的欺心，神灵知道了。”却是何事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八回

恃强凌弱反伤身 做贼偷牛遭怪耍

舒化见了签意，向众人说：“我们村人家作事欺心，真乃是喜生男，忌生女。这件恶事，只是风俗传来，怎么禁得？”众人道：“便禁也只禁得你我几家。”舒化道：“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是我妻的不该，前日把个女胎淹杀。”众人道：“也不独你娘子行此不该之事。村间多少淹杀女胎的妇人，却也报应得古怪。”舒化道：“如今有个道理。我家族兄曾有信传来，说国度有高僧演化，能正人心、驱邪怪，现行寓清平院讲经说法。我写一柬，只说请过小村一斋。待他来时，再作计较驱邪。”众人齐道有理，故此舒化柬请祖师师徒。按下不提。

且说这狼恨舒妇淹杀了它，它却不复到庙中说冤，乃把舒化的妻使作的她生气生恼，害了个血气不足的病，不死不活，恹恹捱日。这村间但有丝毫为恶的，狼便知道；知道了即去作怪。却好这村有一人名唤高强，这人勇力过人，心情奸险，专一欺凌懦弱，设骗人财。一日，把个吃斋的善人欺骗，要十不敢与九。这善人受不过他欺，在家捶胸跌足，叫屈含冤。却好狼知道了，变了一个道人，走到善人家化斋。善人道：“师父斋便不难，只是我受了人气，没处申冤。”狼便问：“善人受了何人的气？”善人便把高强欺骗说出。狼道：“我小道替善人出气，管教他来受你的气。”善人笑道：“高强勇力过人，

奸险百出，他怎肯来受人的气？”狼笑道：“善人，你可避在房中，三日不许出村见人。便是人来寻你，也只回他不许见面，包你高强上门哀求饶命。”道人说罢，袖中取出钱钞一贯，送与善人，说：“可将此钞自备饮食。我小道若吃了你斋，你便疑我设法吃你斋，将钞送你，乃坚你信道之心。”果然善人心疑，说：“恶如高强，岂有到来赔礼之事？”见道人送钞，乃笑而收下，躲入卧房，果依三日不见人面。这狼乃抖擞身体，变了善人的模样，走到高强之家，只见高强果然身大力强，凶恶形状。怎见得？但见他：

身长八尺，膀阔三停，竖眉环眼似凶神，勾鼻虬须如猛将。
力能扼虎，气可吞牛，那更他心情奸险似山川，智量勾深如鬼蜮。

这狼变了善人，未曾走到他门，已有村邻人等扯的扯，说的说，道：“你一个吃素的善人，凶凶的去惹高强作甚？”怪狼道：“受他气不过，思量要告他，财力又不如他强富；思量要寻个自尽，却又空丢了个性命；思量随他心性，要十便十奉承他，还要赔个小心下气，他又没个知足心肠，越发欺上门来。如今不如上他门，与他决个雌雄。他若胜了，便把这性命交与他；他若不胜，也待我出一口气，叫列位笑一场。”众邻笑道：“你这个人昏了。俗语说的：‘飞蛾投火，乳犬犯虎。’你要与高强比并雌雄，便是十个对他一个，也对不得。回去，回去，莫要自送了残生。”怪狼哪里听，只叫试个手段。众邻见善人不听，直走到高强面前。高强便跳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来了么，少我的钞，负我的情，怎躲得过？你且来试试我的拳头。”怪狼道：“你那拳头，只好打你老婆。若你老婆是个贤

德的，自是拳头不敢犯他，你还要敬重他，感谢他，与你当家，料理内事；若是个悍妒的，他自有个降老公的威风，你那拳头却也伸不出来；若是个偷馋抹嘴不守闺理的，我所以说你这拳头只好打老婆。”高强听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这厮可恶，上门讨死！”乃一拳打来，怪狼也一拳打去。高强的拳打在狼身，如生铁顽石。那拳痛难再举，看看肿了。狼拳一下，那高强痛入心间。高强便把脚踢，那脚方踢来，便闪筋动骨，站不住，却被狼几脚踢倒。高强只在地下哼痛，忙叫家仆来搀，把个村邻笑倒，说：“好吃斋的善人，好个要强的恶人，吃斋的发了无明之火，倒打倒了高强。”怪狼收了手，口里骂道：“奸恶强狠，趁早把骗我的钱钞还我。如迟一日，我上门来打你一日。”

高强倒在地上，叫家仆帮打。家仆一个个上前，俱被狼打得飞走。众邻一面笑，一面疑，笑的是高强平日逞凶；疑的是善人为何今狠，只得劝解。怪狼临去说：“高强，你若不上我门赔个小心，我一日来打你一次。”高强也没了法，只得忍气吞声。怪狼说罢，回到善人家，依旧变个道人，见了善人，果然躲在卧房。他便说道：“高强，我小道已警戒他一番了。只是他三日后上你门还你钞，赔你小心，你只说个饶了你罢。那高强以后再不敢欺凌你善人了。”说罢往门外而去。善人心疑，只见三日后，高强手足方止了痛，走得路，怕善人如蛇蝎一般，恐其又来，乃同着几个劝解的邻人，登善人门谢罪求饶。善人依那道人吩咐说：“饶了你罢。”高强大喜而去，后果不敢逞强欺人，道：“往常只说我狠，哪知吃斋的善人动了心更狠。”

这怪狼方扶助了这个善人，却又听见村中两个盗牛偷儿，夜坐在家计较。一个说：“善老道有只耕牛，我与你趁着黑夜牵了回家，宰了远乡去卖。”一个道：“偷牛已有一款罪，又

私宰耕牛，乃两款罪。万一远乡知道你我是偷的，不便。倒不如活牵别村去卖。”一个道：“别村也知我与你无牛，还是暗地宰了。就是不卖，我与你各分一半，腌熏了过日子倒好。”怪狼听得笑道：“说偷牛两款罪的，还有个人心。这要宰了过日子的，心肠太恶。他说偷善老道，必是吃长斋的老道。似此善人，不可不救。这个恶贼，且叫他吃我个苦。”怪狼乃变了一个道人，走来寻善老道家。只听得木鱼儿声响，走到门缝里一看，但见那老道：

白发白须，手执着木鱼儿敲打；善眉善眼，口念着波罗密真经。沉檀喷喷，香烟绕屋似祥云；灯烛煌煌，光照满堂如白昼。堂中挂着一幅彩画菩萨，真如活佛；几上摆着几碟蔬食果品，果是清供。一个清平世界老善人，终朝忏礼家堂修后世。

怪狼在门缝里张了一会，听他功课了一番，乃击门叫一声：“善老道开门。”善老道听得击门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何人半夜敲门？”怪狼答道：“是小道。”善老忙开了门，见是一个道扮模样，乃问道：“师父，这半夜因何到此？我这小庄不通大路，往来想是迷失路途。幸喜敲的我善老之门，若是敲了村间生事作恶之家，师女你怎当得起？”怪狼听了善老说村间生事作恶，乃动了扶善排恶之心，便问道：“老翁，你这村间是哪家生事？何人作恶？”老道说：“有便有几家，只是我年老修善的心肠，不管人闲事，不攻人的恶。”怪狼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因何不攻人的恶？”善老道：“岂但我老人家不可攻人恶，便是少壮人，更不可在背前面后说那家作恶，那个为非，一则损了人行止，坏了自己心术。攻说人的恶，偏你就没个过失，人说你心下如何？万一说人恶，说着个知道理能省改的，

便说你教诲他，心里感你是好人；若是说着个不知道理的，便怪你扬他恶，恨怨起来，寻些恶事报你。所以我老人家不说人恶，便是家下小男妇女，也戒他们不许说人。惟有妇女家，更要张家长，李家短。古人说‘长舌妇人’，男子汉家休要听。

”怪狼又问道：“老翁，怎么叫做长舌妇人，男子休要听？”善老道：“人家生了女儿，为母的闺阁中便教她不要多言乱语。嫁到人家，她习成的气质真也不说张家长，李家短；若是没闺训的，便快嘴多言，还有说公婆的，说姑娘小叔的，说亲戚邻家的。一张快嘴，喳喳哇哇，俱是做女儿时，娘母子少调失教。若是说是说非，有道理的言语也罢了，还有歪心偏意，说黑数白，男子汉一听了，多少伤了风俗，败坏了德行。所以叫做长舌之话莫听。”怪狼听了，忖道：“人言善老道，果是名称其实。我如今却要攻人恶，且试问他一句。”乃向老道说：“比如今日有个恶人，要谋盗人财物，你老道知得，可与人说么？若是不攻人恶，看着好人被盗害，这却也非善人的心肠。”善老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太迂了。不攻人恶，是不说破人隐私；若是恶人偷盗害那善人，这却说破他，也是个阴鹭？”怪狼道：“说与善人免遭恶害，此便是阴鹭有理，乃破了那偷儿的心事，怎教做阴鹭。”善老道说：“破了偷儿，救了他不犯王法罪累。正是阴鹭。”怪狼笑将起来，说：“老翁，小道今日正来积个阴鹭。你家有耕牛几头？”善老说：“老汉家只两头。”怪狼道：“小道打从一条路来，听得有两个偷儿要偷你牛。你可把牛牵到别屋里，待小道替你看守。”善老依言，把牛牵到别屋，叫家人防守着道人，恐这道人半夜三更敲门打户，说偷牛盗狗的事，也非好人。怪狼知情，叹道：“世人存心如何险峻！我好意来救他，他便起这疑念，还是个善老道！若是个心多情寡的，便把我来讲的先拷个来历，不然，赶逐出门也。这也难怪

他，是我来的交浅言深，说的是偷牛盗贼，无因至前的是非。

”怪狼自嗟自叹一会。

那老道人听了道人夜半有偷牛贼来，牛虽依道人牵入别屋，却不去睡，与道人讲说经典道理。怪狼那里知讲，又想偷儿来见无牛在屋，家有看守的，回去了形迹不露，老道必然怪我说谎，又不见情，乃向善老道：“老翁，你可去睡，把灯火熄灭。那贼偷不得牛去，彼此还全了个好意。若是明灯看守，那贼羞成恶意，久后寻些别事害你。”老道说：“我正要等他来，看是哪家人做此偷儿，拿着了送到官长问他个罪。”怪狼笑道：“老翁，你一个善人还要去放生，如何为此毒事？若不知他是何人，他也只说你不知，大家丢开了心意；你若见了，知他是何人，此心终身把他在意，他也把你终身不忘，冤业便从此处结了，不是你我修道的所行。”善老只听了这两句，乃说：“师父见教的是。”怪狼道：“尚有一件事，小道与老翁看守大门外，一则与你防盗，一则免老翁家下生疑，说我小道无因这晚而来。”善老虽说无妨，心里却也几分怀疑。怪狼随走出门，善老便把门闭了进去。

怪狼乃等至半夜，果然两个偷儿走到善老道门前。怪狼远远见贼走来，随变了一只黄牛，在那牛车篷内。二贼见了大喜，一个道：“老善真也放心，把牛不收，明明送与我们，不叫多谢。”一个道：“免了我们挖洞开门，还是老善家童忘记收牛了？”一贼一面说，一面解了绳子，把牛牵到路上。一个说“活卖罢”，一个说“宰了好”。怪狼听得，乃叫了两声，其声甚哀。二贼道：“莫要叫，有人听见了不便，越发要宰你泯了形迹。”那牛忽作人言，说道：“你宰宰宰，不是宰牛，却是宰你祖宗。”吓得两贼慌了，道：“爷娘呀！牛如何说起话来？”乃慌慌张张问道：“牛，你如何是我祖宗？”牛答道：“我

生前在世，也只因偷了耕牛宰了去卖，冥司罚了今生变牛，受不尽的苦楚。”二贼问道：“变牛如何受苦？”牛道：“与庄家耕田开地，用尽苦力，风雨淋漓，蚊蝇暑热，也说不了的苦，那庄家男女还有鞭打的。吃辛受苦，到个耕不得田，出不得力，叫屠户宰卖，这苦向谁说？今幸得你们来偷了去，离了他们，你们若念祖宗偷牛变牛，把我豢养得老，也见孝心。你若宰卖，只恐你后来在世遭王法盗宰之罪，死后变牛，偿宰卖之冤。”一贼听得，说：“祖宗做了偷盗，这世报应到此。我们若做了盗牛之贼，怎能够遇着子孙得知？罢，罢，闻知显灵庙有善人放的生，多养在屋内。我二人悄悄送到庙里，自然庙内有人救养了他。”怪狼道：“好，有情多孝的，我若到庙里，果然得了生。”二贼乃把牛牵到庙前，放在门前而去。后却如何，下回自晓。

第八十九回

淹女胎村人作恶 查文卷大圣礼僧

却说怪狼待二贼去了，乃复变了道人。次日天明，走到善老道家门前坐着，却好善老过了一夜，次早开门，见道人坐地，说：“多亏师父看守大门，夜间偷牛贼不来，牛牵了别屋得保存了。师父可进小堂奉斋？”道人道：“吃斋事小。我小道有愿在先，但听见人说生事行恶，便要问明。这行恶之人好劝化的，便劝化他；不听劝化的，便叫他做出跷蹊古怪事来。”善老道听了，说：“师父，我老道只闻说遇着生事行恶之人，好意劝化，是你我吃斋行善道人的心肠。叫他做出跷蹊古怪的事，不但你我道人不该幸灾乐祸咒人，便是人有古怪的事，你我也不忍见闻。”道人道：“小道却有些豪侠之气，但遇着善人如老翁的，定然扶助些好事。如昨夜与老翁看门防盗；若是遇着恶人，定要计较，叫他做出一场跷蹊古怪。”善老听得，摇手答道：“师父，你这样说来，我这村里并没个生事作恶之家，便是有，我也不说。俗语说得好：‘闭门不管窗前月，一任梅花作主张。’又说道：‘等闲不管人家事，也无烦恼也无愁。’”道人见善老不说，心性急躁起来，把脸一抹，变了一个凶恶形状，十分吓人。善老见了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佛爷爷，我善老乃行善之人。你是甚么神灵下降？我善老不说人恶，不指人非，也是好心，却怎么显化吓杀我？”老道一面说，一面看

道人变的。

豹头环眼甚凶恶，青脸獠牙须倒戳。
口里腾腾喷火星，手拿一杆狼牙槊。

善老道见了，心慌胆颤，跪在地下，只是磕头，不肯说生事行恶的，只叫：“爷爷呀！你既显灵下降，自然知哪家生事，哪个行恶，不劳问我。”怪狼道：“这老头子倒也真是个不惹是非，不管闲事，不说人长短的。”乃叫一声：“善老道，你安心吃斋念佛，自是家门清吉，人口平安，灾祸也不来犯你。我不瞒你，乃是显灵庙大圣帐下一个行使。你不肯举出行恶之人，我自去查访也。”说罢不见。

善老道听了，半晌方定过神来，忙走到舒化家里，备细把这事说与舒化。舒化道：“正为此事古怪跷蹊，我小子家中人口不安，见神见鬼，多因是妻淹杀女之故。已曾修书去请高僧，想必到来。”善老道说：“只怕僧家非法家，驱邪捉怪，他们不来。”舒化道：“我正因此书中只说请斋领教，不曾讲这怪事。”善老道听了，说：“这等料僧人必来。”舒化笑道：“你如何知其必来？”善老说：“和尚家每每闻风斋僧之处，虽远也去，还有上门乞化斋的，吃了斋还想要衬钱的。”舒化笑道：“老善，你倒不像个在佛门的。这样出家人，是浑俗和光，出了家，未了世法的。哪知高僧高道，他自有修行正念，一切外缘，皆视为空幻。莫说他自己不来乞化斋，便是你顶礼焚香去请斋，只怕他还不肯来吃。”善老笑道：“我也是这等说。”

二人正讲，只见家仆来报，说：“奉主人之命，去请高僧，却遇着高僧正才辞别清平院前来。今将到村口亭。”舒化听得，

忙与善老道往村口来迎接祖师师徒。一见师徒庄严色相，二人不觉倒身下拜，说：“凡夫俗子，妄请高僧法驾，蒙赐降临，何胜庆幸！”祖师师徒和颜安慰了。进到村间，舒化便邀往他家。只见显灵庙一个庙祝道人，同着几个善信也来迎接，便邀请祖师到庙中居住，说：“久闻列位师父喜居静室，庙里虽小，却有后殿静僻可居。”道副听得，随向师前说：“庙有静处，当暂寓几日。”师徒乃到庙来，进门参拜了神像。入到后殿，却是一尊救苦难菩萨，师徒顶礼拜毕，乃与庙祝众善信稽首。当时舒化乃再拜祖师前，诉出平日妻淹女胎之过，致有疾病妖孽之事。祖师笑而不言。舒化道：“弟子们久闻师父们道行，大发慈悲，演化国度。今此乡村有怪，家户生灾，乞垂方便扫除，功德无量。”祖师不答，但说五言四句一偈，说道：

乾坤皆正气，灾害何由作？

灭怪先灭心，勿留纤芥恶。

祖师说偈毕，闭目静坐。舒化点首，乃向三僧道：“老师父垂教不差。只是前此作过恶孽。如今已知悔改，而疾病的未得愈，作怪的未得除，如之奈何？”道副师答道：“疾病已深，安能速愈？俗说的：‘病来如山倒，病去若抽丝。’但愿人知悔改旧恶，莫虑灾病不能消除。又说：‘见怪不怪，其怪自坏。’见怪是作恶招怪，不怪是自正本心。只虑本心不正，不虑怪孽不灭。”只见善老道开口说：“弟子平日却也是纤芥之恶，必扫除尽，不留于心。为何昨夜见一怪，定要我说出村乡生事作恶的，他要去劝化；劝化不得，弄个跷蹊古怪与他。我想若说与他哪家生事，哪个作恶，他定然降个灾病与他，岂不坏了我吃斋的心术？彼时我坚执不说，他即变了面皮，做出怪貌。

必定是我不说，灭他去了。”道副答道：“此非怪，定是正气精灵，方才纠察人家善恶，要去警戒善信。你道心中纤芥之恶必除，小僧看你不说恶人与他，倒是一种为恶为害。”善老笑道：“师父，我弟子本是隐恶之意。”尼总持乃正色说道：“老善信，未见你扬那家善。若是当初那怪问你何人行恶，你只答那家行善，他自去扶助善人，便是警戒行恶，自然在其中了。只因你不说出行恶的来，连作善的也埋没了。这种积恶尚未驱除。”善老听得，说：“师父，我若说出行事作恶之家，实不瞒高僧，村中十家有九。眼面前坐着的善信，个个不无。”道副问道：“善信，此是何恶？”善老道：“家家习以为常，便是舒化淹女故事。”道副三僧听了，齐齐合掌起来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村家之愚，何至于此！小僧想阴阳感化，男女构精，生成胎孕，中含一点灵光。这灵光出世，离脱幽冥，超生正觉。那长大成人迷了正觉的，造种种恶数，负了天地生成之恩，自转入六道之下，这不必说了。只是得了父祖积功累行，不迷却正觉，由觉生悟，克尽生人的道理，虽未必成佛作祖，也做个顶天立地的完人，何分男女？你却执一时偏见，水淹杀女胎。可怜她也是一世修来，不入畜生道，免投湿化中，却被无情水，怀胎十月空。”尼总持道：“岂但辜了十个月怀胎娘母辛苦，又且负了卫房监生神圣默许与抱送慈恩。冥冥之中，岂无神灵监察？这比杀生罪孽更重，岂无冤孽报复愆尤？”道育师也说：“那女胎被淹，一种苦恼心情、仇恨恶念，怎肯甘休？必定上诉于天堂，下控于地府。这动手的定然生灾；忍心的必然作怪。”道育说罢，合掌向着菩萨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此菩萨垂慈，日时人间救苦，救的是可怜这海里遂生的灵光，又救的是这不明心地的众生，造此恶孽，受此报应，灾殃之苦。”舒化问道：“菩萨却如何不降灾害与这造恶的，乃去救他？”道

育说：“菩萨的慈悲，却又怜他这一种不明白愚蒙心情，不知道理造此恶孽，受此苦报。”舒化与众信听了，齐齐合掌，先向菩萨圣者容前礼拜，后却向祖师前顶礼，说：“我等往日所造诸恶孽，惟愿列位师父于菩萨前忏悔改过，以后再不敢水淹众女。”道副师依言，乃为众焚香诵经，忏罪消灾不提。

却说显灵大圣与二位神司，俱出游朝帝，说的是村间行善作恶的民人，帝令他纠查，善的报以吉祥善事；恶的报以灾殃祸害。三神回归庙宇前殿，只见怪狼蹲在里边，不敢伸头露体，见了三神，方敢见形，却俯伏在地，说道：“业障自知罪孽，堕落畜中，却一念不敢萌恶，即行些小事，皆是扶助好心，驱除恶类。今在演化高僧寄寓后殿，孽畜邪正未分，不敢侵犯，统俟事垂护。若得沾高僧度脱功果，免入六道末流，百千万劫之幸。”显灵大圣听了，道：“呀，高僧到此，吾等也当听闻至道。”卫圣神君道：“吾神原当拥护。”报应神司道：“吾神也有几宗前因后世文册，在高僧觉察之中。不如乘此月明静夜，把帝令纠查善恶的事迹勘对一番，便请他几位高僧证明，也是一种功果。”乃随叫怪狼充为使者，去请高僧。怪狼奉令，走入后殿。只见高僧四位，上首坐的金光被体。豪气腾空；旁边坐着的也都有祥光外射。狼使正畏而远看。只见上首坐的却是祖师，神目已知怪狼近前，乃口中念了两句，说道：

狼尚有心从善行，人何肆恶不如狼？

祖师念毕，闭目入定。三位徒弟只有尼总持未入定静，见后殿阶下，明明一狼现形，乃问道：“孽畜作何究竟？”狼要变人，哪里变得来，却是真僧前，邪自不能混正。尼总持乃说道：“我已知汝来意。念汝本是个豺狼恶类，一念归仁即是仁。

已仁当许汝作人。吾师已发慈悲，容汝转变。”狼听僧言，顷刻就变了个走使人形。他也不知是哪个僧人开口，只把显灵大圣邀请的话说了，往殿外飞走。

尼总持只因说狼这一番话，听了狼说的因由，却不似祖师们入静不扰，他却定而未定之中，发出一宗幽而不幽之境。忽然，阳神走出后殿，见三位神司，笑脸恭迎道：“高僧远来庙宇，吾等公出未迎，料僧心平等，无有愠意。”总持答道：“小僧随师演化本国，唐突至此，有犯威灵，不胜惶悚。”大圣乃设一座于左，请总持坐了。只见报应神司开口说道：“往日曾有诛心文卷，附在高僧，想惩恶化善。今尚留行囊经卷厢中。”总持答道：“惩创恶念，即是诛心；感发善心，即是经卷。小僧们出家，只有这衣遮体，这串数珠儿，也是一件牵肠挂意的。哪里有甚行囊经卷？”卫圣神君乃说道：“高僧到处，吾神时时拥护。虽然拥护外来邪魔干犯，却也监察僧家内魔作耗。”总持答道：“外魔扰僧，真也借威垂护。只是出家人内魔作耗，当自用驱除，怎敢劳动神君？”神君笑道：“比如高僧在此，外也无魔来犯，内也无魔作扰，吾神也无处用威。只怕有装皮做面，口念弥陀，世法未清，尘魔时乱，吾神却要监察他。”总持道：“似此罪孽，神君且于他远离，如何还用卫护？”神君道：“这样僧人，却尚有真经在口。只怕他忏悔时，更你佛门既大慈悲，我神司岂绝人太过？”只见显灵大圣说道：“吾等屈留在此，非为他事。昨因朝帝，发付几宗善恶文卷，乃是村前村后、远里近里诸色民人善恶，当与高僧共相觉察。”乃叫左右取过几宗文卷来，放在几上，当面开看。总持一目览过，说道：“卷中善事，小僧已知善有善报。这人民享福的享福，增寿的增寿，无后而应有后，贫贱而应得富荣，不必神司觉察了。只是卷中恶事，小僧却不忍他恶有恶报，须借神司警

戒他。若是悔过消愆。不堕入恶道，也见我僧家与神司慈悲方便。”

显灵大圣依言，即把文卷展开。一宗却是前村一人，名叫蔺公。此人家颇充裕，丰岁多收豆谷，一粒也舍不得用费。亲邻望助的，分毫吝施；童仆仰食的，朝夕忍饿。他自奉甚薄，却还把租赋不输。官长催科，他却奸顽推躲，为此官长被他坏了课殿。仆婢怨恨，巴不得他祸害临身。冥司便把他名下，注着个不忠之报。大圣见了，便恨了一声。举起笔来，注他四句考语，说道：

蔺恶不忠，怀长欺公。
报以祸害，终作空。

总持见大圣批了四句考语，乃问道：“大圣，此人俭财亦是美德，怎注他个不忠？小僧闻臣子不敬，乃谓不忠。此不过拖欠租赋，贻累官长。”大圣道：“民人拖欠官租，若是个贫苦的，为官长的怜他，把催科法度少宽，虽说纵法，还作慈祥，不叫做不忠；若是富家故吝，不畏官法，官长宽纵了他，官长就是不忠，怎不是蔺公的不忠？这报应，他原为吝财，自然叫他后世家财仍归一空。”报应神君道：“只空其财，还要克减他禄。因他累了官长之禄也。”总持点头。又看一宗，却是后村一人，名叫甘连。此人有一妻一妾，两妇性不纯良，每每欺夫懦弱，更咒骂公婆。已被冥司报应，两妇疾病卧床，苦恼万状。这甘连请医召卜，日夜忧惶，却以恐父母怪他掩护，不使母知。为此，冥司把甘连名下注着不孝之报。神君见了，也恨一声，举起笔来，注他四句考语，说道：

甘连不孝，纵妇逆亲。
报以地狱，当堕抽筋。

总持见神君批了四句考语，乃问道：“恶妇逆姑，应得有罪。不知这甘连可听妻言，不敬父母？”神君道：“若是甘连不敬父母，莫说是父母，便是听了妻妾之言不敬叔伯六亲，这报应都在甘连。盖因父母有罪，坐在夫男。查得甘连却敬养父母，和顺叔伯六亲，只因她不依七出之条，容留不孝之妇，故此把不孝归罪在她，报应地狱，真不为枉。”总持点首。

又看一宗，却是远里一人，名叫石戒。此人性度慈和，立心阔略，轻财仗义，村乡都称他做仁厚长者。只因他中年生了两子，因爱他聪明伶俐，便随他交结匪人。这两子用心奸险，行事刻薄。村里知道的，说：“一个宽厚老子，生下这两个奸险儿男。”又有说的，道：“聪明的多生懵懂；忠厚的多产精灵。”两子积恶，冥司已昭彰其过，只待恶贯满盈，却叫他受无边苦恼。为此，把个溺爱不明罪过，放在石戒名下。尼总持见了，说道：“父恶当报其子，岂有子恶连累其父？”卫圣神司也恨了一声，执起笔来，注他四句考语，说道：

纵子不仁，岂无灾戾？
报应昭彰，溺爱其罪。

总持见了神司考语，说道：“子恶罪父，于情理可该？”神司道：“比如子恶，为父的教训他不听，惩治他，使他做个善人，多少阴功，在你为父。若是不行教戒，任他倚着伶俐，肆行奸险，做出恶事，损伤天理，是谁之过？”总持点首，乃逐行逐款看，一宗一宗，都是近里作恶的，却也报应不着，罪

孽明白。乃是何人何恶，何样报应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回

尼总持度狼了道 藺员外警戒回心

话说三位神司把善恶文卷尽行展开，一宗一宗，却也甚多。总持只看了不忠不孝等罪过报应，一则天色已将明，一则静功难放，乃大略查看，却是些不敬日月三光、呵风骂雨、非理非义、作贱五谷、白口咒诅、怨天恨地、大斗小秤、明瞒暗骗，轻重难逃罪孽，个个都有灾难昭彰，不觉动了慈悲，两眼落泪起来。显灵大圣乃问道：“高僧，你如何见了这文卷，何事伤心落下泪来？莫不是前亡后化，你有甚六亲在内？我闻一子出家，九祖超升。料高僧没有行恶坐罪的六亲连累，你为何落泪？”总持噙着泪说道：“小僧见了这作恶文卷，叹这一行作恶之人都是父娘生产，造化之工，只因心地不明，造出无边罪孽，自作自受，也有连累后代先亡。神司只秉公注考，小僧却怜他种种苦恼，俱是我等一体性灵，不知神司可肯方便，指示一条悔过自新路境，叫众人如枯木逢春。”显灵大圣答道：“人孰无过，道在能改。吾神固执法不饶，却也容人悔悟。高僧若能使众人真心悔悟，改过一朝，吾神自当勾销了他的罪注。”尼总持听了，两眼看着狼使说：“我知汝化却狼心，归了正觉，便把这几宗作恶人家，个个劝化他改行从善。如执迷不改的，随汝方便警戒他。务要仰体三位神司盛心，不负我一僧家好意。恶人改过，吾师自成你人天成果。”

狼使听了，唯唯应道：“高僧令我劝戒作恶人家，望乞拔除了狼的畜生之道。”尼总持乃说：“汝既发一念善心，即除了狼名，与你起个名字，叫做化善。”狼领僧言，随拜谢了，说道：“化善有一言请问高僧：此去警戒劝化人家，当以何道为那作恶的趋向，才成就了人天功果？”总持不答，便起身辞谢三位神司，往后殿仍归静处。这化善哪里肯罢，随上前扯住总持衣袖，道：“化善承高僧度脱人道，敢不领命去警戒村人？只是方复了人身，不知生人趋向道理。望高僧始终成就。”尼总持见他扯着不放，只得开口说了四句偈语，说道：

难得人身，为恶在己。
不愧生人，纲常伦理。

总持说罢，一念静觉，坐于后殿蒲团之上，仰见众师端坐，自己不觉嗟叹起来，道：“我乃出家之人，自有一静不扰之性，为何把持不坚，入了幻化？虽然吾师有演化之愿，我等亦有赞襄之心，这种种根因莫作梦幻。”总持说罢，仍入静功。

却说怪狼蒙高僧度脱，出了畜生道，复了人身，叫做化善，自家喜欢快乐比平常十倍，喜欢的是，人比物类灵巧能言；快乐的是，逍遥人世，不受惊惶之扰。他奉神司之命，却不去那前村后村、远里近里警戒劝化他人，单单先来到蔺公家门首，摇身一变，仍还变了一个道人，树上摘了一根枯枝，变了个行者，走到蔺公堂前，叫一声：“蔺员外，小道特来化缘，却有几句要紧的忠言说与善人。”只见屋里走出一个苍头，摇着手道：“师父错上了门，我员外从来不布施，你到别人家去化缘罢。”道人道：“别人家小道却与他无缘，一心只要来化老员外。”那苍头哪里肯信，便把手来推，道：“师父，你且出门

去，待我员外来家着。”道人说：“你休要推，若推了我道人，你那手便生个疮。”苍头怒道：“好野道，如何便开口骂人。”把手尽力来推。道人只把口吹了一气在苍头手上，那苍头的手忽然肿痛起来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不是个好人！怎么出家人白口咒诅，把个人手当真的肿痛起来？”道人笑道：“你还骂我不是好人，叫你痛得难忍。”果然苍头手痛得紧，连忙说：“师父是个好人。若不是个好人，如何开口灵验如此。只求你吩咐不痛罢，我也不敢推你了。实不瞒你，我员外在后屋里盘算帐目哩。”道人听了，又吹了一口气，苍头手依旧平复不痛。却走入后屋，把道人的话传与藺公。藺公听得，愁着眉，口骂苍头：“不好好的回了道人别处去化缘，却推他出门，惹得他弄障眼法儿叫你传知与我。”藺公一面骂苍头，一心又怕道人有手段，且苍头说道人有话要讲，只得走出堂来。只见那道人坐在堂中，上首闭目端身。藺公看这道人怎么打扮：

挽双髻宛似钟离，睁两眸犹如鬼谷。穿一领百衲道袍，一条条和青白布交加；踏一双两耳棕鞋，稀拉拉横竖绳拴束。黄麻绦腰下垂拖，青绳拂尘手中握。相貌不敢比神仙，形容却也超凡俗。

藺公见了道人坐在上面，心里已有几分不快，只得叫道：“道人哪里来的？”道人方睁开眼起身，拱了一拱手，答道：“小道云游而来，欲化老员外些布施，去修行了道。”藺公答道：“小子家从来不破此例。莫说布施金钱，便是斋米也不曾施一合；莫说斋饭不施一顿，便是清水也不施一钟。”道人笑道：“老员外，我看你高粱大厦，膏田腴地，莫说仓中饶谷，还且库里多金，看你年华不少，留此何用？不舍结个善缘？”

藺公听了，笑道：“师父差矣。我一生辛苦，日累月增，指望留与后人，怎肯舍了结个善缘？我只闻得多积金钱，买田治地。不曾见甚么善缘吃的穿的。”道人笑道：“不结善缘，只怕你买不得田，治不得地，吃不得，穿不得。那时要结善，却没缘结了。”藺公听了，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哪里走来野道，口出不逊之言，好生可恶！”乃起身往门外走，叫苍头快把野道扯出门去。苍头听得，走过三五个来。

只见那树枝变的行者说道：“你这个老员外，出家人不是与你轻慢的。我师父让你暴躁骂出，还是留情与你，叫你仔细思量他句句好言语。”藺公道：“他有何好言？”行者道：“莫说我师父说好言语，便是我行者，也有几句好言语说你。”藺公道：“你有何说？”行者道：“你为富不仁，慳吝太过，拖欠官租是不忠；不济贫寒是不义；自奉淡薄，空聚仓箱是不智；不敬我师徒，叫苍头去扯是无礼。眼前模样，你怎知后世的情由？依我行者，散些金钱，做些善果。”藺公听了，更怒起来，骂道：“一起的村野，上门凌人。”叫苍头：“替我打这野道！”化善道人走出门来，说道：“员外，我徒弟也是好言。莫要性急，布施些好。”藺公一听了“布施”二字，性更躁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道徒口口声声还说要布施。”行者道：“真真要布施。若不肯布施，便叫悔时迟了。”藺公听得，一拳把行者打来，行者一头把藺公撞去，彼此交手。道人乃吹了一口气在行者身上，忽然，行者一跤跌倒，口吐白沫，看看无气，道人乃一把扯住藺公，喊叫地方。顷刻就来了几个亲邻人等，都是平日恨他刻薄无情的。几个就要去报官长，几个就来作干证，戳火弄烟，都帮着道人。苍头跑的跑了，走的走了，藺公无计，只叫快请名医。那行者哪里得活。藺公方才向亲邻求讲和。李亲说：“了事，情愿贴道人的金钱，还要费解交的

酒席。”那亲邻此时索勒他，要了金宝方才解交。藺公只得忙入屋内，黄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，只听拿出来，凭亲邻作处。你看这会吃的亲邻捧腹，送得道人坠腰，方才叫苍头把行者的尸首埋于荒沙土内。

藺公回家，气得只是跌脚捶胸，懊悔道：“早不如布施几贯与道人，也免得这一番屈气。”只见藺公的妻妾说道：“员外空熬了牙齿，早不如把这贴人的钱钞买些酒食受用，治些绫罗衣裳与我们。”藺公道：“还幸平日省俭聚了这些钱钞贴人。若是不曾聚得，此时少不得卖田变产救命。”妻妾道：“你若不省俭，苦巴苦聚，那道人又不来化缘了；就是来化缘，你却也舍得布施，便起不得这场祸事了。”藺公正与妻妾讲说，哪知那亲邻心歹，把行者埋了，一把手扯着道人，齐齐说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怎容你挟诈骗人？”道人答道：“藺公明明打死行者，怕经官长，央求列位解和，贴我小道钱钞，岂是小道挟骗他的？”众人哪里听，只把道人扯到荒沙，浑身搜出金钱方才放手。道人叹道：“人心险恶至此！我如今弄个法术，叫众人知骗人的受苦不难。只是藺公这一番尚未警戒他回心向善，如今且乘着众人挟骗，再到藺家施个手段。”

只见那众人搜了道人腰中钱钞，各散回家。道人却又走到藺家门首，想了个计策，把脸一抹，变了一个老者，进入堂中打滚撒泼，说：“我是行者之父，跟随游方道人到你家化布施，只为言语冒犯了员外，一拳两脚打死了，私和人命，贴了道人钱钞，却叫我老人家受苦。”苍头报与员外，藺公急得声声叫苦，却正色出堂，指着老者骂道：“哪里来的恶骗！我家善门何曾打人命？”老者道：“现埋荒沙，如何欺瞒得人眼目？少不得报与地方官长，现有你亲邻作证。”藺公见抄着底子，惊怕起来，只得再求亲邻来处。这众人又乐来处事，都暗笑道：

“这鄙吝老儿只该如此算他。”乃又与劝解。藺公只得费了几十贯钱钞。哪知是道人警戒他，只因私囊有余，不知悔悟，但恼恨破了金钱，越发鄙吝不舍分文，说道：“遇着这样怪事，若要花费，岂不终穷？”道人知他此情，乃叹道：“人心偏拗至此，还不明白。”乃复变个公差人役，走入堂中，大叫：“藺员外，我奉官长唤你，与一个行者的老子对理人命。”慌得藺公躲又不敢躲，出又不敢出，公差叫急了，只得走出堂来。公差备细把他解和贴钞的话说出来。藺公却又不肯隐瞒，只得求公差宽免。公差道：“如今不过瞒上不瞒下，有了钱钞送我，自与你消了这场官事。”藺公只得竭囊，央邻友处明。

公差既去，藺公此时方对妻妾说：“我悔当初刻薄寡恩，熬清受淡，挣了几贯钱钞。只因不舍布施，与道人争讲，便惹出这一番怪事。罢！罢，这钱钞叫这样空，不如受用些，布施些。作那样空，还不受气着恼。”化善道人，变了老者，变了公差，却又隐了身形，来看藺公作何景象。却见他向妻妾懊悔，也知他囊箱空了，乃把他贴的钱钞都埋在行者枯枝一处，仍前变了道人，走入中堂，依旧闭目坐着。却好藺公在堂后，走一步，嗟叹一声，道：“可惜，几十年的辛苦积聚，倒不如做个大度量汉子。”道人听得，道：“如今做个大度量汉子也不迟。”藺公走出堂来，见了道人，慌慌张张说道：“老师父，饶了老命罢。私囊已竭，家产将空，你如今又来欲作何事？”道人道：“我小道当初也只为把几句好言语说员外，惹动员外嗔心。如今员外心下可说我小道是不逊恶言？”藺公说：“师父句句都是切骨好言语。怪我下愚，一时性拙不听，以至于此。”道人道：“小道得了员外几贯钱钞，都被你众邻抢去了。虽说我出家人没处使费，却也不甘与众人挟骗打抢。既是员外回心，如今我小道在此，你可唤这众人当面对个明白，愿将这钱钞还

你。”藺公此时方才放了心，随唤了苍头，请得众处事的亲邻到家。

这众人见了道人，也不等道人开口，便说：“事已讲和，钞已过付，道人又来何故？”道人答道：“实不瞒列位，我小道出家人，骗挟人财一种大恶，决不为此。只因员外不明世法，刻薄寡恩，小道故设个幻境警戒他。他不回心，故警他屡屡。今日他既回心，只得把这些费出的金钱，依旧还归员外。”众人听了，都不好出声。只见一个强邻说道：“道人，你既有此美意，可将你当初得去的宝钞交还了员外。”道人说：“小道的宝钞，都是列位搜打抢去。”众人哪里肯认，说道：“这野道得一惯便，又来设法骗人。我们何尝抢你宝钞？”道人笑道：“此事明白不难。”乃叫一声：“行者，可把老者及公差的钱钞齐送出来。”只见大门外那行者呵呵笑将进来，手里肩上驮着许多钱钞，都是员外贴与老者及公差的。员外与众人见了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明明一个行者被员外一拳两脚打死，埋在荒沙，怎么又活转来？”行者走到堂中，把钱钞交与员外，员外方才拜倒在地，称谢道人，一面叫备斋款留。那众亲邻个个目瞪口呆，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藺员外生平鄙吝，分明是老道来警戒度化他。我等若不将原钞还员外，只怕道人又弄甚手段。”乃一个个尽把那设骗的、侵渔的、背手打偏的，都到家取了来还员外，却才问道：“师父何处出家？哪里修道？法号何称？”道人说：“列位，欲要问小道的来历，有四句七言诗意，你听。”乃说道：

当年生长在山林，几劫修来道入人。
度脱高僧因善感，显灵纵我劝村民。

道人说罢，往门外带着行者飞走，忽然不见。员外与众人方才警省，忙忙把钱钞完官租，济贫乏，村间人人欢喜。却说化善道人警戒了蔺公一番，得他回心，乃往后村去查那行恶的。却是何家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一回

化善医宗交感脉 客人货出孝廉家

话表化善变了道人警戒藺员外，众人问他来历，他说出来历几句，往门外飞走，临走又说：“显灵庙后殿来问。”众人见他飞去不见了，惊叹是个神人，来度化员外，个个回心向善。这化善原奉大圣高僧劝戒村人，离了前村，却走到后村。只见一个仆人，同着一个医者前行。化善走近二人身边，听他彼此问答。医者问道：“你家主召我医谁？”仆人道：“医的是主人妻妾。”医者道：“想是两位娘子有病。不知因甚成疾？”仆人答道：“医家自有手段诊脉看病，问我何用？”化善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恶仆晓人不当如是。这必是甘连家妻妾缘故，我如今正要寻他劝戒。”乃摇身一变，也变了个卖药走方的，地上拾起块石头，变个串铃儿。让那医者进了甘连大门，他却在门首摇着铃儿走来走去。仆人见了，问道：“你这医家卖的是甚药，医的是甚病？却是内科外科，方脉大小科？”化善哪里知道，胡乱答道：“是内科。”仆人道：“可会医女人？”化善道：“专门，专门。”仆人听了忙入内说知甘连。甘连随叫请入，正好与地方医家计议用药。

仆人请得化善入屋，化善与医者、甘连叙礼坐定。这医者便盘问起来，道：“道兄贵处？尊姓大名？却是哪家方脉？”化善哪里答应得出，只是随口混答。甘连却问道：“先生请同

医兄进内看小妻妾的脉。”化善道：“小子行的医不与人同，看的脉也不与一样。且请教医兄，是看的哪家脉？”医者道：“小子是王叔和传来，左心小肠肝胆肾、右肺大肠脾胃命这六部脉”化善道：“用的是哪家药？”医者道：“是四物二陈、辛温寒热诸样方药。请问道兄是哪家脉？怎么与小子的不同？想是太素脉。”化善答道：“小子诊的是个交感脉。”医者道：“为何叫做交感脉？”化善道：“小子这交感脉，乃妻妾有病，诊夫之脉；若是夫病，却诊妻脉；父病诊子脉，子病诊父脉。”甘连笑道：“先生，你说夫诊妻脉，妻诊夫脉，谓之交感。若是父病自有母，子病自有妻，如何又父子交诊？”化善笑道：“主人你却不知。比如有父无母，自然诊子；有子无妻，自然诊父。若有母无父，便诊其媳。”医者笑道：“若是父母妻子俱无，却诊何人？”化善道：“便诊弟兄。”医者道：“今有一人，弟兄并无一个，有病却诊何人？”化善道，“但诊朋友”甘连笑道：“朋友却多，不是一个，又个个亲切，如何诊谁？”化善道：“朋友各个，契合必有一人，如古人管鲍、陈雷。要问病者平日是谁交契，便诊这交契之友。”甘连笑道：“你却与此人说交契，只怕此人不与你交契，却诊也不切。”化善听了，把眉皱将起来，道：“此处不必诊了。你有病，想着此人交契，此人之心却不与你交契。这病不消诊，不必用药，自然在他替你害了。”甘连越发笑起来，说：“你有病，怎么害他？”化善道：“病皆心作，他负你心，便是自病。所以我这诊的叫做交感脉。”甘连听了，道：“果是先生说得有理。小子妻妾有病，便烦先生诊小子的脉。”化善乃诊甘连之脉，说道：“主人，你妻病却不在你发，是你父母身上发的。但用药有三难：医了你妻妾，却医不得你父母；医了你父母，却医不得你妻妾，两不能医。先使你妻妾重病难痊，后却叫你灾殃

无药可救。有此三难，便是卢扁复生，华佗再世，也救不得。莫说请这位道兄诊脉，便是王叔和来，也诊不出这一宗冤孽。

甘连听了，道：“先生此话，实关小子肺腑。只是此病，小子知四物无补，二陈枉然，料先生诊脉既神，医药必效，人前一言难尽，少待说此衷肠。”

甘连乃辞谢了医者，留着化善再求诊脉，说道：“先生既说父病诊子脉，子病诊父脉。小子老父时常有些寒热失调，望先生再诊小子之脉，看我老父之病何因？”化善道：“我曾有言说过，有父无母，方诊其子。主人既有母在，还当诊你母脉。”甘连听了，乃进后屋，说与母知。其母笑而不信。甘连道：“母亲不必疑笑。这先生话亦近理。”其母只得走到堂后，伸出手来。化善哪里诊脉，便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这是为婆的不容媳妇，为公的见理不明，抑郁作病。可怜你父不知，受此灾难。”甘连笑道：“先生既说诊脉，为何老母伸出手，却又不诊便知其病？”化善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以二指按妇女之手，若是贤良君子，一心怜病者受苦，那点精神专在按脉中寻病；若是混俗先生，心肠邪慝，自不作主，纵诊得亲切，怕有几分捉拿不住。看你母手，便知母脉；推你母脉，便知父病。总是媳妇不敬孝姑，姑心狭隘，不能宽下。媳妇面前背后，有怨姑之言；姑婆冷言热语，在公前生怪媳之谤。那做公公的，巴不得婆媳和顺，一有违言，抑郁成病。我医家却究根因在此。”化善说了，只见婆子在后堂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我先生医人病，枝连藤，藤连枝，虽不是病的原由，却倒也有几分说着。真真是两个媳妇性格不纯，咒公骂婆。我老头子知了，也时常生病。却如今天理昭彰，两上都重病卧床，恹恹待死。这样不孝媳妇，医药怎得效灵？”化善道：“老儒人，休得要此话。我医家有割股之心，一则要你婆媳相安，二则要你媳妇孝顺。你媳妇

必先孝顺，你婆媳自然往后相安。若是媳妇不孝顺，婆媳不相安，公姑致病尚小，你主家之子致病却大。一旦你甘连有病，叫人怎医？”甘连听了，惊慌起来，说：“先生必非凡俗之医。我小子定有调停之法，父母要紧，妻妾一凭存亡便了。”化善笑道：“此固一味良药，还要两味在人内眷。他如不急早发出这两味药来，莫说重病，便是小疾亦难得愈。”

妻妾有婢传入，说摇串铃的先生如此如此说。妻妾忙叫婢传出，问道：“先生要两味甚药？”化善道：“一味敬公，一味孝婆。这两味药到心便愈。”婢子传入，妻妾你说我，我说你，把平日不是悔悟过来。一个道：“我若病好，把公公当个活菩萨。”一个道：“我若疾愈，把婆婆当个亲生母。”二人只发了这两句，忽然病减几分。甘连深信先生是个神医，乃问姓名住处。化善却也不隐，乃说了五言八句，说道：

家住显灵庙，高僧即我师。
但愿有病者，居心自转思。
种种诸恶业，皆是病根基。
纲常真药物，背了不能医。

化善说罢，往门外飞走而去，临去回头看着甘连，说：“这病根都在你脉上。要脉平复，庙殿后来寻我。”甘连口里才叫：“先生慢行，待小子奉几贯药金。”化善道：“我是救人病要紧，不计利积阴功的。”说罢径去。却走到远里，只见一个老者，在田间冒暑热耕田种地，两个后生汉子却安坐在树荫之下，面前放着茶罐，他二人一递一盏儿吃。化善见了，忖道：“这精壮汉子，却不耕田，乃叫那老汉力作，想是少壮的家主，老年的佣仆。可怪他为甚的前世不修，今生造下个老不安闲。

但世间有一等道理不明的，爱惜其子，宁自劳筋苦骨；又有一等不知养老孝父的逆子，自却偷安，背了天伦，怎叫冥司肯宽一笔之注？我心爱老，且变一个行路过客，探问他个情由。”化善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客人。怎生打扮，只见他：

头戴一顶凉帽，身披两截麻衣。一囊行李压肩皮，三耳草鞋脚系。张着遮日小伞，横拖挽手鞭儿。手中油纸扇频挥，口说好炎天气。

客人走到树荫之下，看着两个汉子道：“天气暑热，途路难行。如你二位在这树荫，乘风吃茶，快活！快活！”汉子答道：“耕田种地，吃辛受苦，红汗白流，哪里快活？”客人道：“比如那田间的老者，便就不快活。这等老年，累筋苦骨，有子孙可代，自己该受快活。想必是二位的老力作？”汉子道：“是我老官人。”客人问道：“可叫做石戒么？”汉子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客官你问石戒怎么？”客人道，“他也有名，故此问他。”汉子道：“石长者是我亲邻。说起话长，且请问客人贵处，往何地公干过我这村乡？”客人道：“小子远村为客，贩卖些货物，顺过贵村。只因天暑，借此树下乘凉。”汉子忙把茶一盞，递与客人，道：“凉茶吃一盞。且问客官，贩的是甚么宝货？”客人道：“小子贩的是人家必用的一宗宝货，老老小小，少它不得。”这个汉子道：“甚么物件，便老小少它不得？若是少了却怎么？”客人道：“老人少了有灾，少壮少了作病。这不止灾病，性命所系。”那个汉子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客官必是贩五谷。人非五谷不生活，若是少了它，饥饿成病，性命所关。”客人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五谷虽然是一宗宝货，比如你庄家却有，便少了自去设法。我这货物，孝

廉君子家蓄积得多，我客人贩买了来，专卖与村乡人家用。”这个汉子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张孝廉家织有多布，李孝廉家种有多棉。客官必是贩布帛。人非布帛遮体，必然寒冷成病，亦是性命所关。”客人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布帛虽然是一宗宝货，比如张孝廉家，他一有织了自穿；李孝廉家种的是自着，不卖与客人贩买。我客人只好求他个教，传授我个方法。”那个汉子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客人贩的是珍珠玛瑙、珊瑚宝石。人心爱他，求之不得多病，谋之不来有命。只是我等庄家，重约有五谷，少了珍珠宝石，也不致灾病。”这个汉子道：“也不是宝石，客官贩的决然是酒。我庄家老老小小少不得它。”客人道：“一个酒，你庄家却怎么少不得？”这汉子道：

春若少酒花作羞，夏若少酒风生病。
秋若少酒月徒明，冬若少酒雪无兴。
早晨少酒怎起床，晚间少酒睡不定。
时刻少酒便作灾，老小把酒当性命。

客人笑道：“越发不是我贩的宝货。”二汉道：“客人，你说贩的货，人家老老小小它不得，除了衣食，便非性命所关。我两人实不知道，望客官明白说，是何样货物。我庄村人家如少，必定也要奉求买些，怎肯错过客官前去。”客人道：“我的宝货，本为来卖与石戒。他既是你亲邻，如今有何话说？”汉子道：“我这石长者，一个忠厚仗义疏财的人，被两个子男坏了他的行止。如今男不守法度，做了些刁恶事，不但坏他行止，却气成一病，使他伏枕沉疴。”客人道：“一个忠厚老子，生下两个刁恶子男，当初怎起！”二汉道：“人人怪他当年生得子迟，溺爱不明，不曾教训的。”客人道：“这个真真的是

石戒自作自受。且问你，比如张孝廉家，可有这等父？李孝廉家可有这等子？”汉子道：“他家老老小小，都有礼节，哪有这等父子。”客人知道：“这客人贩的，实不瞒你，便是这一宗礼节宝货。我见你二位安坐树下乘凉，却叫一个老父冒暑耕种。礼节没了，此时虽安，只怕一日灾病起来，性命所关最大。故此我来卖这礼节与你。”二汉笑道：“一个礼节，甚么要紧。怎说老老小小少它不得？少了便生灾病，性命所关。客官却又说我乘凉树下，我老父冒暑耕田，便没了礼节。这礼节既说没有，却又灾病报应。如今客官如何卖？我二人情愿奉求买你的。”客人道：“买我礼节，若是假意，便千金难买一字；若是真心要买，便白送与你们。”汉子道：“真心买，客官却如何把来送我？”客人道：“作速请你老父来吃茶乘凉，你却去冒暑耕田，便是白送这宝货与你。”汉子听了，笑将起来，哪里去叫他老父，依旧一递一盞吃茶。化善见他模样，忖道：“这汉子，好意思把礼节送与他，不知听受，视这道理为泛常。可怪他愚而不悟，若不施个小术警戒他，如何使他心服？但使他真心诚服，必须得他平日所喜的是何物，怕的是何事，警动得真心，然后方可戒他。”乃向二汉说道：“我客人讲了一番礼节，白送与你，你纵不喜去请你老父，难道不怕后来灾疾报应？”汉子道：“客官走你的路，这礼节陡然也难行。老父耕田，是从来习惯，也难替他。便是后来灾疾也不怕。”客人道：“你如今可有怕的？”汉子道：“怕便只怕一宗事。”却是何事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二回

善狼得度归人道 店主惊心拜鬼王

化善听得汉子说怕一宗事，乃忖道：“只就他这怕，便好警戒他。”乃问道：“二位怕的哪一宗事？”汉子道：“村庄人家怕的是猛虎。”客人道：“似你这村乡山少林稀，哪里有猛虎伤人？”汉子笑道：“哪里是斑斓之虎，乃是公役下乡。大家小户，不是拖欠官租，便是违了官法。这公役若来，威过猛虎。纵是官长循良，公役慈善，也只好了我们不欠官租、不犯官法的，安心不怕。”化善听了，便笑道：“原来你二位不知我来历，把我当过路客人，哪里知道我正是官长差来的公役，专为地方捉拿不明礼节的汉子。”乃于腰间取出一根索子，放在二汉面前，却在行囊中取出一纸牌票，朱批墨字。二汉原是村愚不识字的，见了便慌怕起来，问道：“捉的是谁？”公役道：“便是你两个。”汉子道：“何事？”公役道：“就是你说的难替习惯了的老官耕种的一件事。看来这事不虚，我公役亲眼见了，却推躲不得。”乃把索子去锁汉子。只见一个忙忙说道：“我去更换老父耕种，叫他来乘凉吃茶。你可请公役到家，吃一杯接风酒。”一个听了，便扯着公役到家去。你看他殷殷勤勤说：“老官人辛苦多时了，快去换来。”化善被他扯着，想道：“此虽警戒，只怕他转眼变更，不如再使个法术叫他真心省改。”乃说道：“你两个且站着，我这公役不是你地

方官长差遣来的，乃是报应冥司差来捉你们的。若是地方官长还要查访，或是听了检举，便是逃躲可脱；我们冥司神目如电，不要查访检举自知，逃躲不得，只有一件，悔改前非，真心复善，还可望免罪。”二汉听了，慌做一团，说道：“以后再不敢自受安逸，叫老官吃苦。且问公役，报应冥司在何处？”公投道：“在你二人心中。”说罢，乃指着前路说：“地方也有个公役来了。”二汉回头，公役不见，乃真心惧怕起来，说：“人言往往道：为子男的孝敬父母。我们时常也不敢忤逆，只是一耕种之间小事，略偷了些懒，叫老官吃了些辛勤，便就有冥司报应，莫说忤逆了。那公役说报应神司，且问亲邻何处乃有。”一面忙忙代老者耕田，一面急急去问亲邻。亲邻指说，显灵庙中有一位报应神司。二汉子乃收拾两石粮米，担到庙来，作为布施。石戒知得此情，见二男全不省改，只是卧床捶胸嗟叹。一日天雨，雷电交作，人言警戒不孝之人。二男忽然觉悟，趁着二汉往显灵庙来，他也随行而至。

入得庙门，见藺公、甘连同着许多善信齐来庙内，道：“闻有演化高僧普度善男信女，我等各有罪业冤愆，特来忏悔。”只见庙祝接着，请众人别房坐下，众人便要参谒高僧。庙祝道：“高僧演化度人，固不绝客。只是时常与别项出家僧人不等，每每打坐行功，或与善信面谈见性明心道理；或闭目不答，但说几句禅机偈语；或面白理论善恶报应根因，种种不同。却也要列位至诚拜问。”藺公开口问道：“但不知高僧可破除孽怪，剿灭邪魔？”庙祝道：“他不用符咒，倒善剿除，都从圣经贤传上说来，见性明心中灭去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击磬一声。庙祝道：“师父们出静了。”众人随入后殿参谒祖师师徒，礼毕，各通名姓来历。只见藺公开口，把道人变幻公差，甘连也把医人诊脉的话，众人都说是怪，一齐问求高僧破解。祖师微

笑而不答，众人再三请问，祖师但说了四句偈语，道：

不种恶因，何有怪孽？
一善发心，万魔自灭。

藺公听了，便请问善功何在。祖师不答，闭目端坐。道副乃说四句偈语，道：

世有世法，人有人道。
不背纲常，即为善要。

甘连听得，也问道：“小子们虽愚昧，纲常伦理却也不敢背。缘何疾病多生？”道副不答。尼总持乃说四句偈语，道：

非礼非为，百病自作。
寒热交攻，自有医药。

二汉子也问道：“老师父说经可治病，善可化恶。乃人有善却多病，如石长者疏财仗义，忠厚待人，因何一病伏枕？人道他纵容子恶，今二子回心向善矣。请问石老这灾可得免么？”尼总持不答。二汉子又问，道育也说四句偈语，道：

二男悔过，还是善报。
永悔不吝，病自脱身。

众善信听了，点首称赞，齐说：“我这村乡，果然良善的人家，个个无灾无害。使心用心的，偏有许多怪孽。你看众人

拜菩萨的，拜高僧的，拜三位神圣的，个个都誓愿回心向善。

”二汉与众人，也有施金钱粮食的，庙祝收了，作为供养高僧之费。当下众善信出庙而去。

却说化善变化多般，警劝了藺员外、甘连诸人，俱是奉神僧差遣。他既事毕，却来庙中参谒神司，嘉赏他功，复入殿后。只见高僧俱各入定，惟有尼总持还是前边这一种根因在念，静中却又现这一宗光景，只见化善立于阶下，若是回复之状。尼总持道：“我于诸善信来谒圣参神中，已知汝警戒一番功果。但汝虽出自狼中，也非凡类，委质有形。既超入人天正果，若有助化心愿，无难白昼人形，求我众师度脱。”总持说罢，化善唯唯退去。果于次日变了一个善信男子，跟着舒化众人入到后殿，随众行礼。可见高僧方便，明知异类，喜其原有善功，遂同仁一视。只见舒化众人齐齐称谢高僧，道：“师父未到庙中，村里怪事时有。乃今家家宁静，人人平安，都赖高僧福力。”师徒不答。只见化善说道：“哪里是师父们福力，还是各家人发善心。”舒化听得，便动了嗔意，看着化善道：“你是哪村里人，说这背本忘恩的恶话？我这前村后村，远里近里，一向何等怪孽。今日宁静，实皆师父们道力。你如何说不是，却说是各人家善心？”化善道：“若不是人各发善心，师父们便家家去讲，个个去劝，书符念咒，那怪也不消，孽也不散。”舒化道：“依你说，各人家善心如何发？”化善道：“上等明白道理的，也不必要师父们讲，也不必要高僧们劝，他自无恶孽，安发善心。中等一时被私欲蒙蔽了道理，善念隐藏，听得师父讲说，他自己劝化感发善心。还有下等，只知恶事快心，哪有善心发现！此等若不是王法昭彰，冥司报应，他如何肯发？若说师父们有一半功果福力则可，看起来还在人家自己发心。”

”舒化听了道：“你这人昧了师父们功果。”道副乃说道：“

这位善信倒是几句直言。只就这直，便是一点大善，却胜似舒善信方才嗔意发现。”舒化见高僧说化善直言是善，乃问道：“师父，直言如何是善？我闻直口攻人阴私，不能容物。”道副说：“直若有理，攻人阴私便是功戒。劝人行善，戒人作恶，都是直者之功，如何不是大善？”舒化只因高僧称化善为直，倒说他动了嗔意，成了个呵奉僧人，便回嗔作喜，乃问道：“老兄哪村人氏？大姓高名？因何到此庙中？幸逢直言教诲。”化善既入人道，便答说：“小子名唤化善，乃远乡人氏。因听得高僧演化，特来参谒。”舒化乃邀化善到家叙话，化善未领僧旨，乃答道：“老兄先行，我小子再来奉教。”舒化等去，化善却留在后。祖师师徒喜其直言近理，乃不说破他情，惟尼总持道：“我于静中已知汝劝者劝，警者警，但近村众人尚有不平等。我僧家但为善化，不欲以恶警，听汝因恶惩恶，必使人人尽归于善。使那大秤小斗、明瞒暗骗的，白口咒诅、怨天恨地的，奸盗邪淫、非礼非义的，不敬三光、作贱五谷的，不修片善、不惜已身的，种种说不尽诸般恶孽，悔悟一朝，则汝助化缘有功，足见汝修来有益村里。”化善听了，随谢辞出庙门而去。

祖师乃向总持说道：“舒化一束，我便说费汝等精力话言，延捱行道，今果不虚。”道副答道：“我师原欲度脱众生，随类演经。弟子等遇着不平等情，只得费些讲论。”师祖笑道：“我姑试汝。但此庙乃神司香火，我等不必久住，怕往来不洁，村众混扰，倒是我等之过。”师徒乃辞众前行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化善，他哪里是个凡狼，只因天星所照，成就了他一种善心，改邪归正，只是要劝戒恶人，不听劝戒的，他随意变化，或妖或魔，无非因情示警。他离了庙宇，却来到近里，四下里查看高僧说的作恶人家。却好走到市中，见那柴余五谷的

斗斛盈眸，较量轻重的秤锤满月。化善道：“这宗买卖，却是交易的器物，只怕人心奸险。师父说的有那明瞒暗骗的在中，大秤称进来，小斗斛出来，这便是恶孽。待我试他一试。”乃变了一个乡人，拿着一个升斗，到那柴米的处家较量，十家却有九家都是公平斗斛出入，惟有一家却是小斗。化善乃问道：“店主，你这斗是卖米与人的出斗么？”主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化善道：“为何却小？”店主答道：“随行随例，斗如何小？”化善见店主家挂着一把秤，乃把自己的斗秤称了轻重，又去称别店，却也是这店秤大，乃复来问：“店主，你这秤是卖物与人的么。”店主答道：“是人秤。”化善听了，便怒从心里起，道：“这果是个明瞒暗骗不忠厚的。”乃说道：“店主，小子来买你货物有限，你发卖与人无穷。便是我一人，受了你些短少货物几贯钞，不致伤损于我，还有一家贫苦的，可怜他为饥饿，少不得设法弄几贯钞来买你五谷，你却与他小斗。那有货物与你的，也是父娘的血本，或是辛苦得来的，你却大秤称他的。你便图一家丰富，却叫他人吃伤受损，天理何在？人情可安？依我小子，作速改换了，与别店本份忠厚的一般，管叫店主买卖自然利市，生意定是广招。”店主听了，把眼看了化善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这人未曾见我照顾我店多少货物，胡言乱语，说我大秤小斗。要买便买，不买别店去买。我店中是这样秤斗。”化善道：“使这样秤斗，不当仁字，只恐怕你自算了自己。天道恢恢，疏而不失。莫说此事微小，却有一宗大罪过，与那掺和假物、欺哄人财的一般。”店主道：“依你说掺和假物、大秤小斗，却有何罪？”化善道：“轻则生灾，重则作祸。便是挣得金宝如山，只怕久后如冰山融化。依我还是照本份，存公道，子孙得长远。”店主听了道：“老兄，你话也说得有理。只是人心只顾眼前，哪管后来。我便听你有理，把秤平斗

满，做本份生理。只是你说的后来报应，却未曾见，你便是个虚话。”化善听了道：“店主，你看那子孙陵替的，家门败坏的，多是前人积来的样子。我不为虚。”店主笑道：“此是人家子孙不守祖业，不知祖父辛苦得来，一旦浪费，以致如此。若是守祖父遗留，勤俭立业，只有兴起的。”化善道：“你说的也是。只是我劝你公道些。”店主道：“便不公道，也只是为生理买卖，料无大害。”化善急躁起来，道：“你这店主人，我三言两语劝你，也只是要你公道生涯，你却推三阻四。你若不信，实不瞒你，我非别人，乃是报应神司差来警戒不公道的公役。你若不信，且看我手中左边拿的是烈腾腾火焰，右边拿的是恶狠狠钢刀，叫做火盗。你不信我劝，便有这两宗儿受用不安。”化善说罢，把脸一变，变得如鬼王一样，三头六臂起来。吓得店主颤兢兢跪倒，说：“小子换公道秤斗，决不敢瞒心昧己了。”抬头一看，哪里有个鬼王，只见家下人走近前，扶起店主，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与谁讲话，磕起头来？”店主道：“我自知道，非你等的干系。”

却说化善警戒了店主，又往前行，笑一回，喜一回。笑的是人心不警动他刺骨着髓，他哪里肯改过；喜的是又劝化了个店主悔心。正才行到一街，只听得一小户人家夫妇，在屋内说说笑笑。化善隐了身，走入户内，只见夫妇二人共食一鸡。妇人问夫说道：“自不小心，不知何人攘了我家鸡去。你却把别人家鸡攘来宰吃。”其夫笑道：“我家鸡不见了，定要前街后巷叫骂，我哪有工夫！不如攘人的来吃了，待他替我去叫骂。”

”以此夫妇说说笑笑，把偷的鸡儿吃尽。化善见了，道：“世人存心奸险，有如是不平等。”正说间，果见一妇人，手里敲着一面铜锣，口里百般骂着，说道：哪个馋老婆，偷了我家鸡去。只叫他吃了我鸡，如何长，如何短，骂一番，咒一番，走

过来，转过去。化善听了，忙出这人户外，看那妇人领着一个孩子，口里教着那孩子也咒骂，乃嗔道：“这便是高僧说的白口咒诅、怨天恨地的。可怪这妇人家更会狂言造语，却又教会了一个孩子。我想一个赤子家，正该教他些好言好语，如何教他恶言恶语，惯了口，坏了心。”乃上前叫一声：“婆子，你不见鸡事小，咒诅骂人罪大，却又叫一个小孩子帮着罔言造语，坏了孩子心术。”妇人道：“大哥你不知。我畜养个母鸡，下了个蛋，抱出个雏鸡，费了多少五谷养大了。有这样馋婆娘，偷了我的，宰杀吃了，如何肯甘心？”化善道：“比如是个汉子偷去，你如何只骂妇人？想必你妇人家惯偷人鸡。”婆子道：“不是这话。比如汉子偷了到家，妇人若知事，必定说：‘不当仁字，人家费心养得一个鸡，丈夫如何偷他的，快放了他去。’这便是贤惠的。莫说咒骂不着他，还要保佑他生男得大，生女成人。若是个馋老婆，莫说汉子偷了鸡来，他欢喜去宰杀，煮了捡肥的吃，还要自己呼捉关哄，瞒着丈夫孩子背地私吃。我如何不骂？你怎说我骂人罪大，难道偷鸡的倒没有罪，骂鸡的却有罪？”化善笑道：“婆子，不是这等说。”却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三回

咒诅婆儿知悔过 奸淫魂梦逾东墙

婆子听了，乃问道：“大哥，骂鸡却是何说？”化善道：“咒诅虽发诸口，言辞却本诸心。你一鸡宁值几何？便咒人灾害偌大。你只知骂从口出，那知病从口入。你那心是灾害之根，说着便长着发生起来，不曾害人，多将自害。古语说得好：‘一句妄言，折尽平生之福。’这咒诅就是无稽的妄言，既折了福，便生出灾。世上多少咒人自咒。”又说道：“仁人之言其利溥。惟仁人存心宽厚，等闲訕而不发，若是发出来，决不伤害人。利了人，又利了己，所以说溥。溥者宽广之意。”婆子道：“大哥，我妇人家也不知道甚么妄言，也不知道甚么利溥。讲文说理，中甚么用？只要骂得放出我鸡来，管甚么口出口入。”化善道：“我有两个字劝婆婆，叫你只当‘譬如’罢，省了力气，免了罪过，保守心术。”婆子道：“我骂不出，还要叫大男子汉咒骂。”化善道：“男子汉越发要保守心术，免生罪过。”婆子道：“便依你两个‘譬如’字，却是怎说？”化善道：“当初只当譬如不曾养得母鸡，就是养了母鸡譬如不曾下蛋；便是下了蛋，譬如不曾抱鸡；就是抱了鸡，譬如自己宰杀吃了，昨日吃了，今日哪里还在？譬如这偷你鸡的，是你至亲厚戚，只当送了他吃。”婆子听了，急躁起来，说：“我不见了鸡，心中恼恨，撞着这个歪汉子，叨叨扰扰，好生可恶！莫

非就是你偷了？若是你偷，快早还我。”化善听了，道：“我好意劝你，你倒把我作贼。便是我偷，还你一只鸡也事小，只要你免口骂人。”婆子听得，一手扯住道，“你既认偷，快早还鸡。”化善道：“还你一只鸡，却不知是只甚么鸡？”婆子道：“是只紫毛公鸡。”化善把口望那静巷内，吹了一口气，只见那巷中走出一只鸡来，看那鸡生得：

红冠高耸，紫羽鲜研。短喙如鹰啼，一声五更报晓；花毛似凤高，四望单展啼鸣。且莫说他呼祝飞来，但夸那闻声起舞。真个是五德全备的禽禽，怎忍得一旦宰烹为黍食？

婆子见了那鸡，随着口唤道：“祝！祝！祝！”那鸡飞近前来。化善故意问道：“婆婆，这鸡可是你的？”婆子一则心里爱上好一只公鸡，一则口呼那鸡，便走近前来，忙答道：“这鸡正是我的。”化善道：“鸡便有了，只是罔言造语，方才这一番咒骂难消，自咒骂自，那时休要懊悔。”婆子道：“我倒不叫地方拿你偷鸡贼，你还多嘴饶舌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鸡捉住，带着孩子往家里去了。化善想道：“这恶婆子，哪知我变化的鸡本是劝化她，她却欣欣得意而去。不免弄个法儿警戒她。”让那婆子先走，他却随后跟着，说道：“婆子，我是好意劝你，莫要为一失大，一只鸡坏了心术。你如何骂人做贼，却自己做贼？分明是我的一只母鸡，你如何当作公鸡认来？快还了我！”婆子见了道：“冤家，分明是我公鸡，声呼声唤，你如何跟来妄说？”化善道：“若是公鸡便罢，若是母鸡，应当还我。”婆子忙放鸡在地，却是一只母鸡，但见那鸡：

隐隐冠儿，星星头子。浑身颜色好一似麻雀形骸，满体羽

毛有几般苍鹰色相。虽不能唱彻五更催晓箭，却也会乳哺众子啄乌粮。只要使他司晨，偏宜供我啖母。

婆子把鸡欣欣得意捉了去，这会悻悻放下来。那鸡只往外走，任婆子呼祝，哪里肯回头。化善道：“分明婆子你偷我鸡，反骂别人。”婆子道：“也不论你的我的，鸡与你因何走到我家？”乃凶狠狠把门关了，叫出大男子小妇人，一家子都出屋来，扯着化善，说道：“你偷了我一只鸡去，却又来偷。左邻右舍知证，送你官长去问。”化善笑了一笑，把脸一抹，变了一个地方里老，往日婆子熟识的，专一下乡村捉拿偷鸡盗狗的。婆子一见，慌怕起来，道：“爷爷呀！我婆子眼目昏了，明明扯着偷鸡汉子，如何误扯了老官来？”连忙赔小心，请里老坐。里老乃说道：“你明明假称不见鸡，却在街市白口咒诅骂人，又把人家鸡乘隙偷来。我里老奉上司专拿你这贼。莫说妇人，便是孩子也拿了去。”婆子只是求饶。里老道：“还有一件，设诈偷鸡事小，侈口骂人情重。不但骂鸡的话毒，你在家诅咒公婆，骂丈夫，姑娘、小叔无一个不被你骂到。如今做婆子，吵邻扰舍，咒子骂媳，你的过恶多端。更有一件怨天恨地不过。想官法不加你老妇，灾病却也难饶。”婆子道：“里老官，只望你饶了到官，便是灾病，宁甘受些罪。”化善见婆子此言，又把脸一抹，依旧变个三头六臂鬼王，说道：“我正是专管灾病的使者。你这村里不论男子妇人，便有咒诅骂人的，即来报应。”婆子见了，胆丧魂飞，跪倒在地，说：“妇人再不敢咒骂作恶了。”及抬头，哪里有个鬼王，乃自惊自悔，满村遍里叫人莫要白口咒诅。

却说化善弄了这一番手段，走在村里，自想：“我化善奉高僧叫我劝化人，无奈人心险狡，道理劝不省他，只得要设个

变幻法儿警动他良心。若是他良心不现，便是悔改前非，终也变迁，不坚固久远。且这村里，人心险狡的甚多。我见了的便去劝化，还有不见的，他把恶藏在心，我如何得知？比如卖五谷货物的，有秤斗可见；偷鸡的，有咒骂可听。高僧曾说有奸盗邪淫、非礼非义的，比如他行出这非礼非义，遇着我化善，断乎先行劝化，劝化不听，后行警戒，毕竟叫他改正了。若是奸盗邪淫，他未曾行出来，却存在心内，只等那事遇着才做，这心情暗昧，我怎得知？”

化善走一步，自己讲论一步，忽然，自己身旁站着一个汉子，笑道：“化善，你莫虑不得知，你自言自语，我先知了。你道人心险诈，果是不差。若是非礼非义之心一动于中，自有我等知觉，比你听见的还真切。”化善方才要开口问这汉子来历，只见远远一个汉子走将过来，行步如飞。化善看那来的汉子：

头上黄巾雉尾插，身披四褶平开甲。
肩上横拖令字旗，专把人心奸盗察。

这汉子走近前来，向着化善身旁汉子道了一声劳苦。化善问道：“汉子报甚事的？”汉子哪里答应。却看着这汉子问道：“你有甚事报么？”这汉子道：“这位善人是劝戒行恶的。他正在此说恶在人心，不得见知，却不晓得有我等觉察。”这黄巾汉子听了，方才转过口来，笑道：“原来善人是警劝人的。我汉子非他，乃日巡使者，专察人心行恶之事。那人心一念举动，我辈便飞去报知冥司主者，及一应显灵神众。”化善道：“如你等有多少。”使者说：“多得紧哩。”化善道：“是一日一个人巡么？”使者说：“一个举了非礼非义，我等冥司有

多少纠查主者，便有多少去报。一人之身，不止数十人。”化善道：“想必行善之人，也是这许多人报。”使者道：“不同，不同。行善之人只有一个看守善念，怕他悔改了善心，又怕邪魔搅扰侵夺他善。”化善道：“如何善人不要多人？”使者说：“善人比作恶不同。善人发一善念，他的阳光直达天堂，哪个神灵不知？惟有作恶，属于暗昧不知，所以多用我等。比如善人，只这一个随你。”化善听了，乃问道：“你远飞走来，想是报甚作恶的？”使者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今有近里一人，存了奸淫之念，特去报与幽录主者。”化善听了，道：“我正在此，只能见人之貌，不能知人之心，要行警劝无由。你来得正好，却是何人，待我去警戒他一番。若是听我劝戒，乃是个好人；若是不听，再凭你去报。”使者道：“劝戒本是美事，听从尊意。”化善大喜，乃问道：“使者，此人存的却是何奸盗邪淫？做的却是甚非礼非义？”使者道：“此人有一个东家墙女子生得美丽。他见了日夜思想，有个逾墙搂处于之心。”化善道：“他心虽想，事却未行。”使者说：“他已钻穴隙相窥，尚未逾墙相从。我等就他这恶念，便时日去报。”化善道：“事便是他恶念，只是那东墙处子，是一个守礼节不淫难乱的，当他逾墙相搂之际，一声喊叫，左右岂无人知？若是个邪淫不正女妇，明卖私情，世间那里都是柳下惠、鲁男子有道行的不邪不乱？汉子家把持良心不住，被此等妇女引惹，难道那妇女无恶？”使者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世间淫乱男子奸心固多，果然妇女引惹的不少。比如一个坏心汉子，去奸淫人妇，遇着守礼节的，正颜厉色，死也不从，那汉子安敢行凶？十个有九都是引惹的过恶。料妇女家也有日巡使者查报，必不饶他。”化善道：“必不饶他，却如何报应？”使者道：“只就他举心动念，便报他灾殃祸患。若是亏心短幸做出来，身家丧亡，还有

说不尽的古怪。”化善听了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此高僧切切，神司谆谆，叫我戒劝人莫存此恶，免入丧亡苦恼也。”说罢，乃同使者前行，看此人作何奸淫情节。

走到一个村里，果有两三户人家，皆是：

竹篱与茅舍，矮壁共虚窗。
三槐分平道，五柳出高墙。
犬吠惊人影，蝉声噪夕阳。
蓬门无客到，屋主坐中堂。

化善与使者到得这几家门首，静悄悄不闻人声响，乃问使者：“这人住在哪屋？”使者道：“西屋内中常坐着思思想的便是。”化善又问：“东屋却是何人家？”使者道：“便是处子之家。那中屋另是一户人家。”化善抬头一望，只见东屋上腾腾瑞气，中屋上也霭霭祥光，只有此人屋上黑漫漫，毫无些气焰。化善见了，乃说道：“是了，使者之言不虚。想这两家行善，屋上起的是阳光上通天堂的，便是此瑞。这黑漫漫的，乃是暗室亏心，可知神目如电。我如今要劝戒他，却无个因头，怎便进他屋说他心事？”想了一会，乃叫使者与本身使者且在槐柳树下坐等，待我探试一番，再与计较。化善隐了身形，潜入西屋堂中，见此人兀坐，呻吟思想。化善道：“此必使者所说思想逾墙淫念，待我看那处子何如。”乃隐着身，走过东屋女子家，果然高墙隔越，屋内一个处子坐着，描鸾刺凤，做女工针指。化善见她倾国倾城貌，如花似锦容，乃想道：“世间一个处子，乃是她自己生了一个引人的才调。但不知她节义何如？想到西屋之人彼此相见时，这处子已有动人之貌，或再卖个风流颜色，惹动此人淫念。我见那男子也生得清秀，或者这

处子也有邪淫。”乃把脸一抹，却变了西屋男子模样，假作越墙的声响，走到处子房门外。正要进房，那女子见了，红下面皮来，忙把房门掩上，说道：“西屋邻人，到我家作甚？今日我娘外出就归，有正事当从大门说知，怎么跳过墙来，是何道理？”化善乃假作求婚媾之语，故弄出奸淫之声，说道：“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成就人间好事罢！”女子听了，大怒起来，道：“甚么人间好事！我乃处子，你何故侵犯？况男女分别，莫说礼义防闲，宁无法度约束？早早跳过墙去，莫要伤风败俗，坏了心术。我宁死不受淫污，速速出去，莫使人知，坏了行止。如不速出，我喊叫起地方邻里，拿你到官，悔之晚矣。”化善听了处子这一番正话，夸扬道：“好女子！怎不教屋上瑞气腾腾。”乃隐身而出。这处子听得如跳墙而去，乃待母归方才开门。

且说化善一面夸扬女子贞节，一面想道：“这中屋如何祥光霭霭？”乃隐身进入屋来，只见一个男子，坐在净室中，焚着炉香，吸着清茗，观着书史，正中却供着一幅画儿。化善近前，看是白描的菩萨，乃忖道：“这男子定是个善人。但不知他外貌如此，中心可洁白？我见他贴邻着个处子，欲待变个女子来勾引他，又恐坏了方才这节义的佳人行止。”乃站了一会，只见这男子吃罢茶，又添些香，对菩萨面前，念的是经咒。念毕了，乃展卷观史。化善见了道：“好男子！怎不叫他屋上霭霭祥光。”一面夸这好的，一面就恨那邪的，乃复隐身，走过西屋。只见此人思想了半日，精神愤耗，倒在几上，鼾呼熟寝。化善见了，笑道：“痴汉子，你空费了精神，破了心术，怎能够想得处子到手？”正才叹他，只见此人一个游神外出，却是一条小花蛇儿，从此人鼻孔中出来，东游西游。化善看他往何处游去，他却径游到东墙上去。化善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昼

之所想，梦之所因。他意儿里还在东墙女子。这个去处，正好警劝他。”乃随变了处子模样，在那东墙脚下立着，待那蛇游到面前，那蛇见了处子，便亲近身来，却被化善把处子闭门拒绝他的这一番光景说了一顿。蛇心哪怕，犹自绵绵缠缠。化善却扯着他出到门外。那使者们见了，都是明白的，却把这蛇拖拖，打的打，还要将刀来杀。吓得蛇慌了，往西屋飞游而去，仍入此人鼻孔，惊觉醒来。化善见他懊悔嗟叹，乃出得屋来，向二使者说：“方才亏你帮助索打，此人恶念已有几分警省，待我再行明劝，莫要使他把方才这一节做了南柯，犹然淫心不断。”使者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善人如今却怎生明劝？”化善道：“此事不难，只要你两个如此如此，我自有警戒的道理。”却是何事如此如此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四回

建道场迎接高僧 试禅心显灵尊者

话说这人思想逾墙奸淫，空入梦幻。他的游神被化善警戒一番，醒来正惊疑嗟叹。化善乃变了一个僧人，走入屋内。这人正是心思不遂，被梦中这一宗懊恼，见了僧人进屋，没好心情，道：“和尚，别处化缘要布施去，我家不便斋僧。”化善道：“斋僧布施，是一种功果，保佑施主所谋遂意，好事称心。”此人听得说好事称心，乃转过笑脸儿来，问道：“长老，比如我要谋宗好事，斋了你，布施了你，却是你有甚妙法能使我心遂？却是种在哪里待后称心？”化善道：“我僧家有三样功果：一样是现在功果，一样是积下功果，一样是望空功果。”此人问道：“怎听做望空功果？”化善道：“有一等混帐僧人，心里要化你布施，口里许着你遂意称心，却不知在哪里，叫你望空欢喜。这叫做望空功果。”此人又问：“怎叫做积下功果？”化善道：“有一等德行的僧人，受了你布施，冥冥作福，将来受用。这叫做积下功果。”此人又问现在功果。化善道：“这宗功果，却是施主有甚谋求，不得遂意，做梦颠倒，若肯布施了僧人，那僧人若是个有道行的，便叫你眼下遂心。”此人听得，乃请化善入堂坐下，说道：“师父，这现在功果你可会做？”化善道：“正是小僧会做。但不知施主有何事谋求要遂，我小僧一一包管你遂心。”此人乃悄悄附耳，说道：“师父，

我是要谋求一宗婚姻喜事。若是师父包管我个现在功果，定以大布施斋你。”化善听了，道：“婚姻，人道之常，世间好事，包管成就。只是有一件，这其中却有邪正两分。若是行财下聘，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却为媒妁不善调停，六礼有些以备，我僧家与人许个愿，求个神，多管你成；若是私相调引，暗约佳期，指望钻穴隙相窥，逾垣相处，这却是邪谋，我僧不但包管不得，却也最恶这情。”此人道：“为何恶他？”化善道：“僧家但恶他立心不正，还可怜他自投恶门。明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，报应昭彰，怜他个迷而不悟。施主，我小僧也有几分道行，方才也知你思虑伤了些心术，耗了些精神。莫说梦幻不灵，却也有一场懊恼。你若不改邪归正，这心术坏处，就生出一种患害事来。”此人听了，笑道：“暗昧小节目，哪里就有甚么患害？”化善道：“施主，你若不信，你看门外，就有你的样子来了。”此人乃出门观望，却是两个使者，一个假装着犯奸之人，一个扮做捉拿之役，说道：“奉官长法令，把这奸淫罪恶示众。村乡人等，莫要像他坏了行止，受这法度。”此人见了，忙入屋内，向僧人说道：“师父真是神人，怎便知我梦寐，却又指我见此恶孽。小子实有一种奸淫邪想，愿在师父前忏悔。但问师父在哪寺院出家？小人还来求度。”化善道：“我在显灵庙里出家。”说罢，不辞而去。走到庙里，却不知高僧已离庙前行。他也不问庙祝，也不在庙中，乃远入林谷之中逍遥，方知人道行善之乐。后有说狼心一正，也知积此善功，可以人心不归于善？因赋七言八句，说道：

世间何事最为乐，惟有存心善一着。
善能感动鬼与神，善能交契仙同佛；
善能享福保长生，善能家室常和合。

为人何苦不如狼，昧却善心专肆恶。

话表祖师师徒离了显灵庙，正才行了十余里，只见后边许多善信人等赶来，说道：“众位师父正在地方度脱众生，为何未尽有情，便弃众而去？且师父们未来时，孽怪在大家小户村里闹吵。如今既去时，冤愆尚尔未尽消除。望师父们再留住几日，把未尽的冤愆消灭。”道副听了，道：“我等未来，果是孽怪无端，谁叫你习俗淹女？我等已去，料是孽怪归正，警戒无义，消灭冤愆。但愿列位莫虑冤愆怪孽，只要永守善行，笃信善功，自然长保无怪。”众人听了，辞谢而退。

时值春和，师徒在道，但见：

四野芳菲物色荣，游蜂浪蝶闹花丛。
山青水绿描佳景，日暖风和见化工。
鸟唤深林人不见，客行芳草兴偏浓。
惟有山僧心把定，良时不染道眸中。

祖师师徒正才由大路前行，只见到了一村落人家门前，彩幡摆列，门对两铺，屋内鼓钵声喧，却是许多僧众做斋修善事。祖师问众弟子说：“人家却是一个善门，虽然是个打炷道场，却胜如花费无益之钞，堕入淫欲之愆。”道副答道：“斋主却也虔诚。”尼总持道：“师兄，你如何知斋主虔诚？”道副说：“若非虔诚，怎感动得吾师来此？我等到来，也当随缘一遇。”乃禀命师尊，暂停云步。祖师道：“随喜一遇，固也是出家人行所住处。只是我于智光中，已知汝等又要耗一番精力，总是吾演化中一情识耳。”师徒走近门前，只见门内飞走出几个善信与僧人，忙忙问道：“老师父们可是从国度中来的么？”

道副师答道：“我等正是从国度中来的。”善信道：“闻说高僧演化本国，度脱众生，一路前来，在庵庙寺观参禅打坐，也不知度脱多少僧尼道俗。我等修斋建会，正乃恭迎高僧降临，瞻仰些道力。不知列位师父曾听得高僧住在何处？或是行在路中？”道副道：“就是我等四个师弟子。”善信道：“我等闻知高僧到处，香幡迎送，怎么只师父们四位？”祖师笑道：“四位还多了三个。”只这一句，道副等已知师意不欲多随，但见性明心之理虽知，而超凡入圣之道未悟，怎肯舍离师尊，只得随师周流演化。

当下众善信僧人知是祖师师徒，乃躬身合掌，请师徒入堂，延坐礼拜，说道：“我等弟子闻师演化，自揣愚蒙在世，上不能报四重之恩，下恐随三途之苦。欲求出世之恩，以不负生人之道。望师尊指教。”祖师听了，笑道：“众善信已自参明，又何必我等饶舌？”乃向道副等说：“一路前来，种种冤业，亏汝等点明消释，于此演化，有裨功果。却不似众善信居此方，说出一番理话，已证无上菩提，想地近礼义，道化使然。汝等有可理论，不妨多方开悟。”祖师说罢，道副乃问众善信及僧人名姓，各相叙答。惟有这家斋主，名唤近仁，便盘问些禅机妙理，问一答二。三位高僧应对如流，众人称赞大喜，摆出斋供。师徒吃了，便要辞行。只见近仁再三留住，说：“弟子们仰望日久，今幸师尊到此，正图请教，便多住旬日，只怕褻慢为罪。”祖师师徒只得住下。近仁当时洒扫三间净室，师徒安寓在内不提。

却说十八位阿罗尊者，于佛会中已知高僧演化之愿将毕，众尊者试化圣心已遍，圆满功果乃在于己。却显出灵通，早知高僧行所住处，步云到来，化现一僧人，在一处荒沙地界，携着两个童子，侍立两旁，剥果进食。却遇着斋主近仁，同着建

斋僧众闲行，见了上前问道：“老师父何处来？欲往何处去？怎不到我斋堂道场中来随喜？”僧人不答。只见童子答道：“我师来试演化，未计道场随喜。也是你等道会虔诚，感动我师降临。即此相逢，便是功果。”近仁听了，向同伴僧说：“观此僧人庄严色相，莫非是演化高僧？怎么家中又有那四位？”正疑虑踌躇，忽然僧人童子不见，留下一纸帖儿，上写着四句，墨迹未干，道：

佛心何试？助此化缘。
我闻福善，无量无边。

近仁捡起帖儿念了，随回家递与道副。看毕，便问那僧人庄严色相。近仁说：“旁还有二童剥果进食。”道副三僧乃向祖师说出。祖师道：“吾于静中已知，但汝等助吾化缘，实又不专以汝等助化力也。”三僧点首，合掌望空拜礼。近仁与众僧哪里知道缘故，乃向道副说道：“这僧人明明是菩萨降临，若说是我等道场法事诚敬，却因何菩萨不到坛中显应，乃在荒沙地界坐着？这帖内道理，我们愚昧不知，望师父指教，不外一心之善。”近仁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果然人若存一点善愿，天必从之，福生无量无边，真实不差。”

近仁方才说罢，只见同会一个善信说道：“师父讲的虽是。我有一个亲戚，离此村落三十余里边海境界居住。这境界却是四通八达，买卖客商必由之路。我这亲戚姓施名才，平日为人却是个广行方便的善人，就该享福无量，也只因家富于财。一日，黄昏黑夜，在屋里盘算帐目，说进来的财利却少，济人出去的却多。欲要谨守，无奈人来求托，甚是难却。正思虑间，忽然一阵狂风。风过处，门外有人敲门。施才叫家童开门一看，

乃是四五个失水的客商，个个通名道姓，说道：‘我等俱是贩海卖货物的客人，偶被风打行舟，止救得只身登岸。想长者收留。’施才见此光景，善心便发，乃留住在家。次日天明，见这几人生得魁梧精壮，个个哭诉把资本漂失，难以回乡，情愿与人家佣工，合伙生理。施才便问道：‘客商姓甚名谁？贩的是甚货物？’只见一个答道：‘小子名唤陶情。这几个都是合伙贩卖蜜淋淋、打辣酥、醇酿美酒的。不意遇风，酒皆失去。老长者若是出些资本，这往来通衢，倒也是宗买卖。’施才一则怜他异乡遇难，一则喜他都会经营，便出了资本，留他开张酒肆。谁知酒肆开后，他这几人也有会花柳的，也有好风月的。店虽广招，把些资本占尽。我这亲戚原来何等快活享福，如今被这几人弄得倒辛苦烦恼。这可不是行方便一点善心，倒惹了忧煎万种。却才师父讲福善无量，这却如何不等？”道副不答。尼总持乃说道：“据善信说来，‘善’之一字，你哪里知道百千万种：有见人行出，分时是善，却乃是恶；有见人行出，分明是恶，却乃是善。比如官长鞭笞罪人，分明是无慈悲方便之恶，却哪里知道他是惩一警百，戒恶人、劝良民一点善意。你这施才，不事鄙吝，广行方便，分明是个仁心，哪知轻费了难得金宝，乱济了无义之人。那陶情等若是有义之人，感受施才救济之恩，正当本份小心，经营报德。乃肆贪风月，恣行花柳，致使恩人吃辛受苦，惹这忧煎。无怪乎遭风失水，分明是无义之人的报应。”近仁听了，笑道：“师父，据你说来，舍财济贫，可是善么？”尼总持道：“是善。”近仁道：“比如一个乞儿，定是他生前无义，今世做乞丐。你却舍财济他，不为善，反为恶了。”尼总持道：“贫不过舍我有余，济人不足。一点慈仁善念，怎比那送贼钞，赍盗粮，捐我资财，以济不义？”近仁又问道：“只就师父说，舍我有余之财，济那不足之善，

却有几等是善？”尼总持答道：“爱老怜贫，恤孤念寡，修桥补路，奉道斋僧，放生救活，种种数不尽的善功。”近仁道：“这也事小，还有大善。”尼总持道：“救人卖儿鬻女，免人犯法遭刑，安葬无主之魂，出脱含冤之罪。”近仁道：“更有大善，望师父见教。”尼总持道：“捐义急公家，倾囊养父母。”尼总持说到此处，恨了一声，道：“地狱，地狱。”近仁问道：“师父为何恨此一声，说那‘地狱’二字？”尼总持不答道育师忙应道：“不答善信之意，是不忍言之心。善信必欲要知，小僧却有五言四句偈语，代吾师兄言之。”说道：

世多贪鄙吝，小善不能行。
犯无忠与孝，怎不堕幽冥？

道育说罢，近仁与众善信个个合掌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师父们果是演化高僧，度脱愚蒙。我等今日始忠国家、孝父母，乃为大善。就是小善，人能慨然行一件，也不枉了为人在世。”这善信僧人见了高僧到来，善愿已遂。道场已完，祖师师徒辞谢前行。

却说离村前界，这施才只因他轻财重义太过，入了个费用不经之罪。这失风坏舟那里客商，却是前劫陶情、王阳等一班儿业障，附搭着几个酒肉冤魂。他要阻绝高僧演化，不遂他邪魔迷惑人心。恰好走到这地界，探得施才仗义，乃弄个风儿借本开张，还不离了他当时冤业。陶情沽美酒，王阳肆烟花，艾多计财利，分心仗凶狠，在这地界，也不顾施才资本，弄得他七零八落。怎见得七零八落？一日，南来北往一起行道客人，见了个酒肆，一客欣欣说道：“行路辛苦，酒肆中吃两杯甚好。”一客道：“无妨，无妨，便吃两杯。”一客道：“趁早赶路，

若是一杯工夫，却误了十里程途。”一客道：“做客的抛家离眷，辛苦挣得几贯钞，吃了何益？”一客道：“在家也是吃。

”一客道：“出外为商，不宜贪酒，以防奸盗蛊毒之害。”一客道：“你我都是一气同行，有何疑忌？”一客道：“今日风色寒冷，喝一杯儿御风。”四不拗六，大家一齐走入店来吃酒。果然陶情造的酒美，有香甜滑辣。那客人有吃甜的，有要苦的，有叫辣的，有唤香的。陶情样样沽来，一个个吃得醉醺醺，把个包伞丢下，行李乱抛，唱的唱，舞的舞，一时便动了王阳高兴，艾多心情。艾多却贪客人的行囊财宝，王阳却要弄出烟花。艾多乃叫王阳，说道：“二哥，何不弄个美丽，勾引这一班醉客，使他乱了春心，一则多卖些酒，一则贪他些钞。”王阳道：“我正有此意。”乃叫那酒肉冤魂，变了两三个美丽行货，走到店来。醉客见了心浑，便问道：“店主人家，我们赶路天晚，你店中可安歇得么？”陶情道：“安歇得，尽有空屋，列位但住不妨。”内中却有一客虽醉，乃说：“天晚我们也要行路，不住，不住。”这一客却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五回

陶情卖酒醉行商 王阳变妇迷孤客

众客酒乱肺腑，见了美貌佳人，便顾不得行路，倚着天晚，乃要安歇。只见一客虽醉，俗语说的好：“醉不醉，不把葱儿当茺荑。”又说：“酒在肚里，事在心头。”乃向众客道：“列位，我等是出外经商，本大利少，百事也要斟酌。方才过店吃酒，误了程途，耽搁了时候，已不该了，却又见了红裙美丽，停车驻马。若是弄月嘲风，这其间我也不敢说。”众客也有心下不快他说的，怪色上面，也有要他说的，且作笑声。这客道：“我不说，说了一则破人生意，一则阻了你们兴头。”这醉客笑将起来。内中便有两个扯着那红裙，往客房里进去。酒保忙把行李搬入房内，你看那艾多只看囊里谁有金银。众各抢入客房，惟有这一客，拿着自己的行李，说道：“我不安歇此店，前边赶船。可行则行，不可行，别店安宿去。”飞走而去。王阳见了，笑道：“你自去，不管你出不得四个伙计手里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脸一抹，变了一个标标致致青年小保子，走入客房，道：“是哪儿位客官留我家姐儿？”醉客两个答道：“是我。”又有两个来争，道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你扯我拽，把两个红裙乱抢。又有一个醉客，便来扯小保子。小保子笑道：“客官休乱争扯，行货人家莫过要几贯钞。谁先有钞，便去相陪。便是我小保子，也喜欢的是钞。”酒客听了，你也开囊取钞，

我也开囊取钞，一个出少，一个添多。哪知红裙是假变，王阳是真心，看见了客囊宝钞，忙叫艾多来讲多争少。浑吵了一番，那陶情仍沾些酒来，众客又酣饮了。个个那里顾得行囊，都被那冤魂一迷，倒枕垂床，个个鼾呼熟睡。艾多却把他囊中金宝偷了，埋入后园土里。这红裙原归空幻。

艾多与王阳既迷了醉客倒在客房里睡，一心却又想起那拿了行囊去的客人。王阳乃向分心魔说道：“事有可恼，不得不向你。”分心魔道：“何事可恼？”王阳道：“方才这一班客人，陶情引入店来吃酒。我乃假捏红粉勾他。事已遂心，可恼他客中一个正颜厉色，说不该吃酒，不当近色，仔细钱财，打个破屑。这可是精精割气。比如方才众客依了他，各自散去，不但陶情的酒卖不多，便是我风情怎遂，艾多的金宝也没分毫。似此拗众去了的客人，情真可恼。”分心魔听了，怒将起来，说道：“只见他悻悻的背负了行囊，往前路走去。想此时天晚，前途无店，不是投古庙，便是宿庵堂。又只怕关前也有好心人家，见一个孤客无投，收留过夜。”分心魔道：“庵堂古庙，不是僧道家方便行人，便是神司把守。不但我等不敢去犯，便是贼盗也难侵。”王阳道：“我等邪魔不敢去犯。若是那盗贼，还要把僧道去偷。如何难侵行客？”分心魔道：“贼盗本不劫僧道，谁教他贪财黥货，不守出家清规，引惹非人，连神司也不管他被盗。”两个计较了去算客人。

却说这客人背着行囊，往前走路。他去不远去，说道：“同路无疏伴，一处行来，只因众人贪花恋酒，不是个本份为客的。万一花酒中误了正事，拿着父娘血本出来为何？”一面乘兴背了行李走来，一面思思想想，寻一个安歇住处，往前只有一座庙堂，再走十里，方才是海口人家泊舟处所。客人听得，十里不多近路，往前觅走。

却说王阳、艾多与分心魔计较了赶来，看看赶上客人，分心魔道：“我们变几个截路的，劫了他行李罢。”王阳道：“只遂得艾多与你的心，我尚未了其愿。”艾多道：“你愿如何方了？”王阳道：“前面是庙堂，只怕他投庙安宿，便难了愿。待我先变个庙祝，哄他过庙。到前空路荒沙，再作计较。”王阳把脸一抹，变了一个庙祝，走到庙前。只见庙门大开，并没个把门神司，只得探听，说神司迎接高僧去了。王阳乃走向，向分心魔说：“庙门大开，神司远接高僧，客人定然投入庙堂，我等且到庙门伺候他来。”果然，客人背着行囊，力倦心疲，自己懊悔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也是一时酒性儿发作，背了行李，别了众人，走过路来，叫做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总是我三宗错了主意。”王阳变了个庙祝，在客人后叫道：“客人自言自语，你说错了三宗主意，却是那三宗主意？”客人抬起头来，看这人：

头上布巾束发，身间绵带缠腰，穿着一领旧衫袍，却是点烛烧香老道。

客人道：“我打从后路而来，欲往前途而去。方才同伴都在酒肆看上了红裙安歇，是我一错不该使作酒性，拗出店门；二错不该破人生意；三错该住在关内，不该走出关来，没个宿处。万一前途遇着非人，想倒不如他们费几贯钞，落得些美酒红裙受用，还快活个好店安身。”庙祝道：“两宗也不问你，只是破人生意，却是甚生意？”客人道：“若是同伴的听了我的店门，酒店少沽了酒，还有货不愁卖。只是那红裙，乃行货人家靠着穿衣吃饭。都是我等客人赶路不住，却不是破他生意？”王阳听了他说，暗自说道：“这客人想是酒醒，发出肺

腑好言。我倒也不忍算他，且哄了他到庙中，看艾多怎生计较。”乃向客人说：“天色夜晚，客官不可前行，这庙中可安宿了罢。你若吃了晚饭，这庙檐下可以安宿。我庙祝也不敢请你到家，我那师父一则淡薄，二则要你谢他。出外为客得省且省，便是辛苦些也无害。”客人依言，乃入庙门，就在门内连衣坐在行李之上，准备盹睡天明。

却说分心魔与艾多走到庙前，见王阳变了庙祝，诱哄客人坐在庙门之内。他三个计较说道：“王阳变个背夫逃走的妇人，躲入庙门，引诱客人。我两个变了追赶的汉子，一拿一放，把他行李骗去，这恼这气方才出得。”王阳依计，把脸一抹，果然变了一个妇人。趁着客人独自在门内坐着，因顾无人，乃走入门，躲躲拽拽，向客人道：“你何人在此？”客人答道：“我是过路客人。天晚无店安歇，权宿此处。”妇人道：“好心客官，救我一命。我是前村人家妇女，没有丈夫，无衣无食。娘老了要卖我远方，我不依她，勒逼打我，故此黑夜逃出。”客人道：“你既无主，便嫁个远方也罢，何必推阻？”妇人道：“我见远方汉子生得丑陋。倒像客人这一表非俗，也情愿了。”说罢便来扯客人的衣，说：“风冷，客官把衣遮我一遮。”她哪里知道这客人是吃斋诵经的，虽然吃几杯酒，却此心不犯戒行。囊中原带有经典，只因坐在囊上，乃取出高捧在手。见妇人来扯他衣，乃念了一声：“菩萨！”“菩萨”二字方才出口，那经典上金光直射出来。光中照耀分明，哪里是个妇女，却是一个邪魔。客人见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何处魍魉，神庙门内可容你迷人？”王阳见事不谐，往庙门外飞走，却遇着艾多、分心魔，问道：“你为何复了原形，不去诱哄客人？”王阳把前事说道：“这客人有甚宝物在身。我方要算他，只见他胸前金光射出，亲近不得。”艾多道：“甚么宝物？是我生意上门。

”分心魔说：“我们也去试看。”王阳道：“我不去看了。那金光冷飕飕逼人心髓，焰腾腾眩人眼睛。你们去看罢，我回店去了。”

艾多与分心魔走入庙门，哪里有个金光，只见客人包一幅包袱，靠着门墙微微鼻息，似非熟寝。两个计议道：“王阳说谎，哪里有宝物放光，分明是想恋店中众客，还要去假扮红粉，卖弄风情。任他去罢，我与你悄悄等他睡熟，偷他那包袱，看是何样宝物。”两个把手悄悄扯那包袱，客人乃紧紧捧着。不想惊醒了客人，见二人偷扯包袱，乃念了一声：“祖师？”只见胸前依旧金光射出，两个邪魔吓了一跳，远远走开。看那客人胸前金光怎生吓人，但见：

灿灿飞星，煌煌焰火，胸前直喷出万道霞，腹上却早腾千条金线。彻上彻下如宝月之辉，照内照外似金乌之射。邪魔远遁，魍魉潜藏。这正是光明正大一如来，无量无边真智慧。

艾多见了，也不敢妄想他甚宝物；分心魔见了，也不敢怒意侵犯这商人，道：“罢！罢！这客人在店中，说了些正经话，走路又嗟叹个三不该。这会手内又捧着不知甚宝物，叫我们亲近不得。想是个正大立心本份的道人。休要惹他，去罢，去罢。”

却说祖师师徒别了近仁斋主之家，取路前来，恰好走到施才的酒肆门口。只见店内几个客人嚷闹，许多亲邻劝解不开。那施才向街外磕头发誓，见了祖师师徒，便出门来，一手扯着道副，说：“列位师父，你是出家人，却也知道理，能剖明世上瞒心昧己的冤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扯入店门，道：“求列位师父分割分割。”道副道：“我等出家人，不管人闲非。况你

这酒肆，我僧人有戒不入。”祖师见施才扯得紧，乃道：“徒弟，吾等以演化行来，见了闲非，也只得广行个方便。就与他分割无伤。”道副听了师言，只得进入施才店内。众客人等一齐进到屋内，施才便开口道：“小子也是热心肠，有几贯钞托付了几个伙计，开了这酒肆。昨日小子在内，未见这几位客官行囊有甚金宝，今日齐齐说失落了行囊内金银。小子道客店中并无闲杂人来，他道红裙几个吵闹一宵。我这地界，哪里有个红裙，却不是精精设骗。”道副乃问客人：“你为客商的，第一要把金宝藏收，莫要露白；第二要旧衣着体，不可奢华；第三要熬清受淡，不可烹鸡杀鸭；第四要禁酒除花，莫要赌钱；第五要惊心吊胆，不可酣寝；第六要谨镇行囊，打点无虞；第七要择交同伴，恐怕非人相共。你为何不自小心，贪酒恋色，失了金宝？难道他为店主，偷盗了你的金宝，惹你吵闹？”客人道：“夜来我等虽醉，明明红裙相样。今日店主不认，眼见骗心。”道副乃问众劝解街邻，俱称地方实是没有红裙。道副道：“红裙既无，此却从何处来？”客人道：“还有一个标致保子。”道副乃叫施才：“你唤了家中酒保工人来，待小僧查问。”施才乃去唤胸情这一班人，哪里有一个形踪。施才只是跌足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这几个人原来没有根底，怪我错了主意收他。他算计我个精光资本，却又设诈愚弄客人。千不是，是我当初见错；万不是，是客人自不小心。客官们，你也是一差二误，且少待我那陶情辈出来有个下落。”众客哪里肯待，只要控诉官长。众人齐劝道：“客官便是控诉地方官长，也要着令设处偿还，况此事无对证。且耐心宽待几日，包你有个下落。”众客听了，只得安心住下。祖师师徒见了这段情因，也只得住下。只见施才备了斋供，款待高僧不提。

且说陶情与王阳等算计了客人，把他囊金盗了，埋在后园

空地。他本意阻挠高僧行道，且要弄个花酒情由，破僧人之戒，快他们邪魅之心。谁想有道高僧体有金光，百邪自避。他们哪里敢现形弄幻，见了远走高飞。他却不走别处，却来到一个荒山僻地破庙里计较说：“本为世法难丢，弄此虚幻，以混演化之僧。谁知苦了施才，既折了资本，又受那客商之气。我等堕落罪过，那轮转越发难饶。”陶情忽然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原奉冥司劝化你等，今乃作罪。罢！罢！不如求解僧门，乃为上计。”正要回店，恰好施才各处找寻，见了他们，一把扯着说道：“你等负心，坑我资本，还设盗人财。快去对明，免控官长。”陶情无计，只得说出原来情节，道：“店主人，你休扯我等。你退一步，听我诉出衷肠。”施才道：“你说你说，我听。”陶情乃说道：

我本当年唤酒名，托言高兴叫陶情。
始来借口雨里雾，色财与气共同行。
王阳便是比精丧，艾多譬作爱金银。
分心忍不住为气，世上何人少我们！
只因割不断贪爱，故此遨游到处行。
高僧演化难容我，畏那金光不顺情。
我今哀求贤店主，与吾求度那高僧。
他自修他成佛祖，我们安份过平生。
客金埋在后园地，还那行商免乱急。
再嘱为商修善事，叫他倍利出公平。

施才听了，说：“乱道，乱道。你设骗了客商金宝，他见在店中吵闹，要控官司。你们躲在庙中，希图脱去，又说这浑话哄了我去。看你行有踪，说有声，如何弄怪道邪？快早到店

中对明金宝，免得淘气。”陶情道：“店主，你不信么？站远些，看我可是陶情？”把脸一抹，变了一个乜乜斜斜，红着脸，涎着眼，口流着涎，东倒西歪，脚立不住。施才见了，惊道：“好好的一个陶情讲话，怎么变了个醉汉酒鬼模样？我不扯你，扯王阳去罢。你却也帮作多日，难道偷客行囊你不知道？”王阳见施才扯他，也叫：“店主，站远些，看我可是王阳？”把脸也一抹，变了一个骨瘦伶仃病夫汉子，虚怯怯病羸残人，骨似枯柴，形如饿鬼，哼哼唧唧，喘喘吁吁。施才见了，道：“呀？作怪，作怪！好好的一个精壮王阳，怎么就弄得这般模样？”王阳道：“店主，你不知我二人作丧太过了些，自然有这个模样，你若扯我到店，还叫你惹个活鬼上门，那客人还要不得个干净。”施才道：“艾多也是你一起来的，扯他去对罢。”艾多道：“我正在此想那后园埋的，便同你去。”却是怎生艾多要去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六回

众商发心修庙宇 三僧说偈灭邪氛

话表施才扯着艾多，要去对证。艾多慨然就走。分心魔见施才扯着艾多，便发怒起来，说道：“施才，你虽出本生理，也亏我等帮伙，相交了一番。今日如何没些情意，把我们扯去，比如对出帐来，怎生开交？”便扯着艾多，叫他莫去。你扯我拽，却好破庙里走出一个庙祝道人来，问道：“你们是酒肆中店主，在此扯嚷为何？”施才便把客人的事说出。道人道：“如今客人哪里？”施才道：“我在店中。”道人道：“你莫要扯他。我有一个道理，解劝客人不控官长，见个明白。”施才道：“你若解劝得客人，我便不扯他。”道人问道：“你店中可有几众长老么？”施才道：“正好客人吵闹，有几个僧人也在店中劝解不开。”道人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你且放了这位莫扯。我小道同去，自有道理。”

施才放了艾多，同着道人走回到家。只见客人到店中，大呼小叫，吵嚷不休。众邻劝解不止，祖师师徒安坐在静屋，收拾出门。道人见了祖师，忙稽首说道：“老师父们可是演化本国，度脱群迷的么？”祖师两目看着道人，不答。”道副师答道：“正是，道人你怎得知？”道人道：“小庙十日前，有一位僧人，同着一位道士，路过到我庙中，住了两日，说我破庙倾颓，如何不抄化修理。小道说：‘荒沙僻路，便是抄化，也没人发

心。’僧人道：‘只要你守本份，坚道心，在这座庙出家，自有人天欢喜，感应十方，与你来修理。’道士说：‘不然。今世人心见相作佛，经誓发心。你如平常募化他，他那里肯。必待一事警他，便肯施舍。’僧人道：‘正是，正是。’他二位住了两日，见我道人守份安贫，乃临去说了四句偈语，叫我遇着高僧演化本国的来，自有发心修庙的到。今日果见老师父们来，正应着他偈语。”副师乃问：“偈语何说？”道人念道：

从商发心，四孽归化。
破庙复新，善功永大。

道人念毕，副师道：“我等已知其义。但道人去与众商劝解，看他可肯发心？”道人乃向众商说道：“列位客官不必吵闹，我道人要抄化你个善心，管你金宝失去的复得。”众商笑道：“若是既失的复得，我们情愿信你抄化。只是你要保还我们的金宝？”道人说：“我庙中十日前，有两位神人过，说破庙应新，当有几个商客来发心。只因这商客贪花恋酒，为利生嗔，当有波涛之险，不独金宝之失。幸有高僧演化来临，得沾道力，免去诸孽，消了嗔，复了利，不为花酒所迷。这金宝俱在店主后园地下。”商人听了，随往后园，果见藏埋处，起土得金，个个大喜，一齐起身到庙里来。道人忙拜请祖师师徒同行。祖师乃向三个徒弟道：“汝等助化之功，正于此完，当同众商一往。吾不欲同此等四痴之客前行。”副师道：“我师既不欲同众客住庙，弟子等焉敢同他。”祖师道：“庙中尚有一化永消之孽，其功赖在汝等。汝宜速去，一则使众商捐金修庙心坚，一则那十日前僧道还要与汝等相会。吾少借店主家静室入定，旬朝当来庙，看众商修庙兴功。只是汝等消除四孽，莫

要容情。听我一偈 ” 乃说道：

清心寡欲，一孽莫容。
庙功圆满，见苇喜逢。

祖师说偈毕，闭目端坐。三僧同众商与道人都到庙中来，众商果见这庙：

东倒西歪殿宇，墙坍壁塌廊廂。有椽没柱少桁梁，风雨淋漓塑像。

砖石台阶都坏，木门头扇皆伤。破钟不响鼓存腔，怎住道人和尚！

众商走入庙来，见了也有说，“这庙倾颓，当原前却也齐整过。”道人说：“都是住在庙的不肯出心修理，作践坏了。”也有说：“我们既失去的财复得，便舍了修理罢。”也有说：“庙宇毁坏已甚，不如重新盖造。”只见施才说：“若是重造，小子便为布施领袖。”道人听得，一面拜谢众人，一面计较兴工。那施才却前后找寻陶情等一班人，哪里寻得见！只见那倒塌的廊房内一根柱脚上，绳缚着几个山羊犬豕，在那里挣挣扎扎，见了施才，惶惶欲走之状，却又难脱。施才不解其意，乃道：“甚人家拴这几个牲口在此？颓廊倒柱，难经得它扯扯拽拽，怎教庙宇不坏？”

正要去叫道人来解放，只见一个人来看着羊豕，说道：“你等趁僧人在此，求个度脱生方，误过了万劫难逢。”施才听得，便问道：“汉子，这羊豕是你家的？不拴在别处，却拴在这倒柱子上，扯倒了柱子，不但毁坏庙宇，只恐打伤你牲口，

不如放了罢。”那汉子道：“这是你店中陶情一班来的冤业，都是陶情坑陷了他。”施才听得说陶情，便问道：“我正在此找寻。这几人坑陷了我资本，耍了几个客商，如今躲在哪里去了？”汉子道：“施才，你莫痴迷。那陶情们乃世间割不断的几种多情业障，能益人，能损人，自非有道行之人把持得住不被他损。这几人夸能，用术已久，造孽多时，未得高僧度化，终苦沉沦。今闻得东度高僧到这庙来，他们不敢近，却又不肯远。”施才道：“怎么不敢近，却又不肯远？”汉子道：“邪不敢犯正，故难近；幸逢道力，得以忏悔，故不肯远。”施才听了，心还不解。汉子道：“施才，你不必疑猜，我非牧羊养牲之人，乃是守庙使者。高僧今来驱邪缚魅，修旧复新，只得完满他演化功果，把这一种冤愆拴缚在此。”说罢，把脸一变，变的却是个鬼使一般，并那羊豕都不见。施才惊惧起来，往庙里飞走，却遇着道人摆了素斋，款待三僧与众商，来邀施才吃斋。施才乃把这一宗怪异向三僧说出。只见道副师听了道：“店主不言，小僧们早已知了。只是道人要庙复新，却要先除了这几个业障。”道人道：“师父要扫除他，当用何法？”副师道：“小僧奉师命，一味度化他归正，莫要使世人贪成病害罢了。道人可于早夜设一炷清香，待我等演此妙宝，使彼超脱。”道人依言，次早设香案花灯在那破庙殿上，伺候三僧不提。

却说陶情、王阳等孽，自从那灵通关被元通和尚辩辩驳驳，参明了他只该节廉寡欲，各自随遇平等，不得使人酣曲蘖到个荡情乱性，贪妖姣到那竭髓枯精，爱阿堵不顾捐生殒命，逞血气动了奋臂填胸，送了多少愚痴蠢子入于陷阱。他们堕入轮回也不省，神司警戒也不怕，到此诱施才，迷客商，批发望阻隔演化僧人，遂他心意。哪知高僧戒行坚牢，道心沉重，绝灭邪魔。到底这四孽计穷，各相计较。只见陶情说：“我当初原奉

轮转司，叫我劝化你等，不想你等逞欲纵情，连我也忘了，自中而下的轮转。今高僧复修旧庙，你我也不如改过自新。只是不得高僧度化，怎能解脱？”王阳道：“高僧正气，我等邪氛，既难近他，怎沾道化？”陶情道：“我已访知高僧尚在施才家静室，将欲独自前行。这庙中乃是三位高徒，度化群迷，俱是他力，还可进得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守庙使者牵着一群羊豕走来，说：“你等在此计较甚么？当到殿上，乘高僧开度，求个忏罪生方。若错过了，万劫难逢。”陶情等听了，欣然前走，却问道：“使者，你牵的这羊犬是哪里的？”使者道：“你还认不得，俱是被你们乱了他心情，狂逞妄行，逆了正大光明，轮转自中而下的。汝等得度，可怜此辈，也叫他生方罢了。”说罢，乃走到庙门外。陶情往门内一望，只见殿上香烟缭绕，灯烛辉煌。少顷，殿内走出三个长老来，后边跟随着施才、道人等。两边早已是客商、善信、兴工匠作诸人观看。陶情等看那三个长老，但见他：

削发不染尘，剃须绝去俗。
披缁荡七情，衣衲除六欲。
色相变庄严，容仪真凛肃。
俨然三世尊，香云绕殿馥。

众孽见了，此时方才悔念，说道：“你看这清静坛宇，有道高僧，六欲不交于心，七情罔动其念，何有曲蘖之腥风，不见邪妖之污态，货利归于淡泊，烦恼化为平夷。比我等终日纷华闹扰，把个心情凿丧，天渊相异。”陶情道：“空说无用，我们且进到殿旁，也变个本等服色，求他度脱。”王阳道：“

本等服色不便难变，且也见他不得。仍变人形，还可亲近，杂在众人之中，或可得沾一视同仁之度。”艾多听了，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他逞着富有几文，便会装模作样，顷刻摇身一变，果然变得威仪济楚。

分心魔见了不忿，就气将起来。只因这气不忿，哪里变得来，左变右变，乃变了一个瘦体枯形、病歪歪一人，只好一个大肚子。陶情见了，笑道：“阿弟，只因度量窄狭，倒变了这样一个嘴脸。”分心魔道：“闲话休讲，只待高僧度脱便了。”

却说三僧上得殿来，齐齐坐下，众弟子拜毕。副师早已知众人中，有陶情等四孽杂在其内，便就众商客身上说道：“列位善人，今者庙道通灵，倾颓复整，皆是善人的心，施财功果，却也非容易。但愿善人买卖亨通，财源百倍。”

陶情听了，乃向王阳说道：“阿弟，我只道高僧有甚禅机梵语开度众生，原来也只是化缘的奉承施主几句甜言美语。”王阳答道：“阿兄，你便说不得参破他几句，叫他演化不成，让我们仍逞旧时情性。”陶情道：“正是。”仍于众中走出来，向三僧前说道：“老师父，庙是庙，商是商。你不过是个寓行僧，上殿来该讲些经典，说些道法，为何着意在旧庙复新，施财的功果？你岂不知这众客发心施财，都是我们的功果？修了庙，众信烧香，道人居住，与你何干？道副师一见陶情，便微笑道：“若是吾师在此，你也不敢狂谈。只是我等立坛，却也专为化妆。汝乃陶情么？”陶情只听得僧人叫出自己名姓，便打了一个寒噤，惊怕起来，忖道：“真乃高僧，如何识我？怪我开口太早，且待他再讲完了才该问他。”一面自忖，一面只得答应道：“师父，我是陶情。”道副师乃说道：

陶甚情，伐性斧，曲蘖于人何自苦？大圣恶你为贪甘，家国身心何所补？过三杯，伤六脏，口干舌燥脾遭吐。虽然称汝为合欢，谁教纵汝成贫窶！败家财，贪歌舞，逞夺争强竞威武。吾今化汝作善良，莫困从交尊圣诘。

副师说罢，陶情赤耳红腮，向王阳说道：“阿弟，这师父果是高僧。要来参破他，倒被他参破了。我顾不的你了，自去做一个善良，到无量极乐世界，免入那自中而下轮转地方去也。”说罢，一阵风去了。

王阳听了，向艾多说道：“陶情被长老说破了他，我只得上前，也与长老讲几句。”艾多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王阳也于众中走出来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陶情原与你僧家无份，被你三言两语说破了去。却不知道他原不寻人，人自寻他。比如我也不去寻人，人自来寻我。”道副师见了，微笑不答。王阳道：“师父们如何不语？想是未离了此身，也有这端根因自父母生来。”

尼总持见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何物么魔？若是吾师在此，汝当潜形远避。吾师兄不答汝之意，乃是绝汝不言。只是立此坛场，少不得也要化汝。汝叫做王阳么？”王阳凛凛的起来，道：“为何也知我名？”乃答道：“我叫做王阳，却不是此姓。”总持道：“我已知汝是亡羊补牢。只怕你病深难补，当年何不莫亡其羊？吾也有几句说汝。”乃说道：

说王阳，精气丧，妖烧与人真魔障。坑生性命粉骷髅，烁骨销形炎火炕。逞风情，夸豪放，分明刀剑将人创。一朝兴尽精髓枯，神不王兮气不旺。看无常，来消帐，欢乐变作悲凄怆。纵遇卢扁不能医，可怜命送冤业恙。

总持说罢，王阳丧胆消魂，下气柔声，向艾多说道：“这长老果是高僧！说的好言语，参破了我心情。如今不与你一契了，做一个清心寡欲善男子去也。”一阵风也去了。艾多乃向分心魔道：“我等同气连枝，来求他度脱。他两个参悟了去，我也说不得上前讲几句。”艾多却如何上前讲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七回

讽经商真心显露 恶鬼汉磨折疑心

艾多也于众中上前说道：“老师父，方才把陶情、王阳两个说得闭口无言。真是他愚弄世间，贪纵的有情做了没情，全阳的做了没阳。俱叫他淡泊宁志，他两个中心悦服而去，便是师父的道力。只是小子一生却不损人，也不害己。有我的，人前说出来也香，做出的也顺。莫要说士农工商，个个有缘相遇，人人厚与交欢，便是你出家人，也相怜相敬。”道副与主持不视不听，闭目端坐。却好道育师手捻着一炷香添在炉内，一眼看见，两耳听闻，乃笑道：“汝可是艾多么？”艾多听他叫出自家名姓，喜动颜色，向分心魔说道：“我也是有名的艾多。长老既知我，想必也要见诲几句，但说的我有理。分心阿弟，你平日争长竞短，好刚使暴，却也说不得忍耐一时，讨他们个教诲，切不可说他们出家人峻语直言，忍耐不住，发出你旧性来。”分心魔答道：“我小弟承列位阿兄携带已久，历事已多，视世情纷纷轻薄，心已厌了。动辄发了无明，好不生烦恼，真是无味。但听你与长老作个问答，我自依从。”艾多乃向道育师答道：“师父，我便是艾多。”道育乃说道：

罔市利，你爱多，人也爱多你若何？此中争竞诸魔出，讼狱灾殃风与波。岂是爱，乃贪魔，廉者知几义不苛。得来有命

惟天赐，无谄无骄素位过。爱何用，多怎么？大道处有中与和。守此中和观世利，留些功果念弥陀。

道育说罢，艾多心广体胖，志意安舒，向分心魔道：“高僧果有些义理，说的痛快我心。何苦与世争多竞少，弄得个身体不闲，心神愤乱？我如今得他度脱，顾不得你，且去安份场中、快活境内，受用些现成清福去也。”一阵风去了。

只丢下分心魔，见三人都被长老参破，唤醒了他各自去了。他便怒腾腾走出众人中，上前来。方才要使出恶狠狠性子，雄赳赳威风，却又见了高僧们镇静安舒，豁达大度，只得蔼然春风和气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我们四人同气连枝，为世情好。只因人情偏溺，以致我等迷乱。今得度化，把我三个契交省悟去了。我小子也望指明超度。”三僧各相闭目不答。分心魔再三复说，三僧只是不答。分心魔不觉的手舞足蹈，叫跳起来，走上法座把炉香推倒。只见道副师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分心魔，休要使性！听我几句直言说话。”分心魔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休要冷笑无情。”副师道：“我僧家不知甚么冷笑无情。”分心魔道：“人心喜悦则笑，不遇喜悦，突然发笑，不是笑人丑陋过去，便是笑人假意谀人。中心不实，乃是无情。”副师道：“我僧家难道不笑？笑的是你：

分心魔，逞暴怒，全无容忍宽和度。包涵海量是男儿，刚强忿戾为偏固。非是奸，便是妒，怒气怎知成疾痼？一朝好勇斗强梁，致死成伤无悔悟。怎如宽，让一步，一切冤家无怨恶。熊熊火焰不消腾，分明享福长生路。

道副说毕，分心魔顷刻就变得和容悦色，望三僧下拜，道：

“好话说！想我同着陶情三个，非是沾了他些糟粕，行动逞强，便是与那王阳争风吃醋发这恶狠，更在艾多身上起那无朋。怎知恬淡安舒中，有个长生不老？去罢，去罢！离了是非门，不入烦恼户。养性修真，保守元阳去也。”分心魔一霎化为彩云，消散去了。三僧合掌，念了经咒一遍。只见众商与施才上前说道：“原来陶情几个，乃是四孽妖魔。我等凡俗，不知就里，被他迷惑。不遇高僧，怎能解脱？只是此孽既站道力超脱，我等这些金宝，只当散失在无益之处，情愿发心喜舍，成就善功。望乞高僧暂留云辇，讲演妙义。待修成庙宇，还请老师父降临，做一个圆满道场。”施才又说道：“便是那守庙使者显化，拴的羊豕这一种根因，还未见师父们超度。”副师听了，道：“众善信发心成就功果，自然候吾师降临。小僧也必候功完，做一个圆满道场。便是这羊豕根因，自有道场佛力超脱他等。只是庙宇工程浩大，却在施善信完成。”施才道：“还要众商扶助，小子自当竭力。”当下三僧退入静室。道人供奉却也心诚意敬，一时感动地方往来人等施舍，把个旧庙动工。匠作都也发心，勤劳不懈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祖师哪里是留在施才家静屋打坐，乃是知演化本国功完，一则震旦缘熟，欲行普化；一则僧难遥闻，欲行救解。弹关四下，上报四重之恩，欲元通和尚叫明大地众生。四孽无情，欲徒弟助成驱扫，使正大光明纲常，不泯于人心。又欲收一弟子，以继法器于身后。祖师乘着三弟子同众商发心修庙前去，乃披禅衣，踏棕履，出了施才之门，照边海大路而去。按下不提。

且说众商在施才酒肆时，独有这一客说了几句正经话，丢了众商前行，无店安宿，乃存身庙门之下。遇着王阳变妇人引诱。哪知客人素诵持经卷，行路为商，必身带囊中。这夜坐在

囊上，乃捧经在手。妖魔见他胸前金光直射，便是经与真心呈露。那妖魔见了，不敢侵近。这客人方才安静在庙门，宿到天明，等这一起客商。却不知客商不听他良言，弄出花酒冤孽，失了囊金，耽延行路。这客人等了一晌，不见人来，乃背负行囊，走了十余里，却是一处汪洋海岸，人烟辐辏。客人却好遇着一只空舟，便搭在舟上。那舟无载，却是回空，顺带南行。偶遇飓风，飘飘摇摇，刮到一座山下。客人惊惶，舟人恐惧，只待风息，却又不辨南北地界。客人只得上山观看。山径中，忽然显出一座寺院来。客人走近寺前，但见那寺：

乱石砌成门户，随山搭就檐梁。一层殿宇在中央，数个僧皆石像。

客人进入寺中，只见几个僧人，形貌似石凿的一般，却又活活泼泼，会说会笑。乃说道：“客人见了我等，如何不拜？”客人忙下拜。那僧说：“只可再拜。”客人道：“师父既令我弟子拜礼，如何只要两拜？”僧人道：“天地君亲，便是百拜不多。我以师礼相待，故令汝再拜。且问客人，莫非吴地，名叫做灵期么？汝来路远，料腹已饥，吾有甘美之食啖汝。汝无虑此山离家道远，三日可归其家。”灵期拜谢，食其所与之食，果皆美味，非世间所有，乃问道：“师父，我弟子吴地人，不知离此海山多少里路？三日可到得家乡？”僧人道：“此山去你家乡二万余里，你尝识怀渡道人么？”乃指那北壁上挂着一囊，并一个瓶、一条锡杖，说：“此道人衣钵之具，今付与你。”乃又付以一书，一根青竹杖，说道：“见杯渡，可交付与他。”说罢，乃令一沙弥送灵期客人到舟前，叫舟人把竹杖置水中，自然天风效灵，海波平定，三日可到吴地。

正才要开船，只见一个僧人走到舟前，也要登舟。灵期乃问道：“师父莫非杯渡道人么？”僧人答道：“我非杯渡道人，乃东渡演化僧弟子耳。”灵期听得，问道：“小子闻西来演化高僧有四位，如何只老师父一人？”僧答道：“四位师徒，现有三人尚在海沙，与客商修理破庙，度脱邪魔。我见善信南旋，欲借宝舟寻吾师耳。”灵期乃问道：“师父法号？”僧人道：“波罗提便是僧号。”说罢，舟人开船。果然三日到了吴地石头，竹杖不见。那僧人指着岸头道：“你问杯渡道人？那前面道人乃即杯渡。”灵期一看，便不知僧人去向，果见一个道人：

白发萧萧两鬓腮，童颜还似少风裁。
呵呵大笑临舟次，却似知人海上来。

道人到得舟前，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吾物在舟，是哪个善人携来？料不是等闲之辈，必是敬礼吾门、尊重经典善心男子，方能得遇。”灵期听得忙持了瓶、锡、书、囊、钵具，交付道人。道人得了钵具，复大笑道：“我不见钵四千年矣。”乃把钵望空一掷，那钵在云中晃了几晃，坠落下来，道人用手接了，看着灵期道：“劳动你寄书携囊来也。”化一道霞光而去。灵期嗟叹为神，乃捧经卷回家。

且说祖师独自走到海口，见海水渺茫，辽阔无际，欲要脱了双履赤足沙行，那浅洋可渡，深浪难涉，待行一道法，却又不以奇异动世炫骇之心，乃左观右视等候良久。恰好一只大舰，上面几个商客坐着，载有一舟货物。祖师乃问道：“善人从哪里来，往何方去？”众商道：“泛舟越海，有处发脱这船货物，得些财利便是去处。师父要往何处去？”祖师道：“出家人行无所住，一任善信随遇便了。”众商听了，又见祖师状貌不凡，

便请入舟中坐定。众商中便有一个略知两句经义，粗晓半字玄言，轻轻薄薄，便造次开口盘问，那耳听得的一句道话，窃来的片语口头，向祖师辩问。祖师不答，这人便动了一欺藐心情，道：“这和尚没甚来历，还要多嘴饶舌？”古怪高僧到处，自有秉教护持，人心一欺，跷蹊随出，舟船有高僧在上，正才稳载，绳缆正尔坚牢。只他存了轻藐，忽然飓风大作，逆风刮来，那波浪汹涌怕人。众商人心胆俱裂，惟有祖师坦然，和容益蔼。其中却又有一人，急讽诵救苦救难菩萨真诔，一时风便宁息，只是把个大舟刮到一个淤滩之上，众人只得候风停泊在这滩头。祖师乃向诵经商人道：“亏善人经力，得保全舟船。只是刮到此处，却又是一种善缘积来，未免要借善人经力。”商人乃问：“何事善缘，借小子经力？”祖师道：“善人登滩上岸，到那有村烟处自知。”商人听得，随登滩上岸，信步前行。

走过三五里，果有村烟突出。商人走近前来，只见一个老者，风冷凄凄独立门首。见商人是个远来行客，乃问道：“客官何处来的？”商人便把来历向老者说出。那老者道：“造化，造化。生长在中华上国，我闻享太平无事之福，居诗书礼义之邦。只是何不在家乡受享，却要冒风波，舍性舒，寻这蝇头微利？且莫说冒险犯禁，十有九差，便是得了些利，不过是挣家私、养妻子，与别人出力。若是无父母的也罢了，若有父母在家，老年相倚，你却漂洋涉海，真没来由。”商人听了，笑道：“老叟，你此言有理，可惜在这远地听闻。若在我家乡说出，我小子警悟，也不出来了。只是你能说人，却不能自说。这寒风冷地，老人家不在家屋内向火吃汤，却独立门前，自甘受冻，也没来由。”老者听了，把眉一皱，道：“客官，我不说，你不知。我这村乡边海，离镇市路远，等闲没有人来。日前不知是何处来了几个古怪汉子，面貌丑恶，不似客官。中华人物，

自然我老汉识得。那几个丑汉子，到了这几村里，大家小户，没有个不被他搅扰一番的。小则牲口、孩子被他伤害，大则男子妇人遭他折磨，无有宁时。”商人道：“你村人何不齐力，捉拿他到官长？”老者道：“始初村人也齐心捉拿他，哪里拿得住？便是捉了一两个，及至走到中途，他便有几个赶来。那面貌越发丑恶，村人更被他害。他口里说我们有十五种，要害尽了你一村老小才罢。”商人道：“老叟，你却如何安心在此？”老者道：“幸亏我老夫妇二人自幼吃一碗素饭，无事时念几声弥陀。这恶汉们说，看我这些面皮饶了我，因此在门首站立。他见了我，便不进此屋，我家老小少赖平安。”商人道：“这几个恶汉，如今在哪里？”老者道：“有时来，有时去，却也真古怪。他来时先寻村间强梁的，奸恶的，男子犯上、妇人失节的。个个受他磨折得要死不得死，要活不得活。”商人道：“比如我等过往客商，别村亲眷到此，偶然遇着他们，却怎生处？”老者道：“只有这件，不伤害过往客商、人家亲眷。”商人听了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想必老叟这村中，男妇平日不肯修些善果。比如人人都是老叟夫妇吃斋念佛，那恶汉自是不来了。”老者道：“话便是这等讲，也不专此。比如我隔壁这一家夫妇两个，却也不吃斋，不念佛，那恶汉们却又饶了他。”商人道：“这夫妇两个，想必是老叟说的不犯上、不失节，为人懦弱忠厚的。”老者道：“这却果然良善。”商人笑道：“情理显然，我知道了。小子是贩海客商，遇风停泊沙滩，带得有经忏在舟。我去请来，老叟可焚香向这村间讽诵，管教你这村人安静，恶汉永远不来。”老者道：“客官，我这村人不识文字，安知经忏？也没香烧。若是客官肯为我这村大家小户男妇保安，便烦你讽诵罢。”商人道：“我便来讽诵，你村人却也不信。”老者道：“我自去家家说知，叫他到舟来奉请。

”

商人乃辞了老者，走回舟中。见了祖师，把老者这情由说出。祖师道：“善人虽是发了一点道心，只怕村人不信；纵是信了，来请善人与他讽诵一番，那些恶汉，吾知他暂为经功去了，以后复来。”商人道：“小子欲叫他留下经忏，家家传请供奉，自然驱逐恶汉不来。”祖师微笑不答。为何不答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八回

萧刺史重道敬僧 老祖师观颜知喜

却说村乡这老者，信商人讽经驱恶之话，遍向村中大家小户男妇说了。也有几个信的說道，老者吃斋人，不说诳语，看他恶汉不侵，便可信真；也有几个不信的说，凶凶丑恶汉子，捉拿也不怕，甚么经忏能驱逐得他！彼此信与不信的正在迟疑，忽然几个恶汉闯入门来，便去把那几个不信的一个揪一个，打是打，踢是踢。老者与那信的见了，慌张张往门外飞走。走出门来，那几个信的向老者说道：“这事当实实可信。我们去舟中请商人来，着他讽诵经忏，驱逐这恶汉。”老者乃同村众几个，走到沙滩，果见海舟停泊。走近船来，商人不待他登舟，乃捧着一卷《菩萨救苦经典》上得滩岸，往前径行。众人也不问，随后跟着。到得村中，那众人与老者先要试经忏灵验，乃领着商人到那不信人家。果然商人未曾进门，几个恶汉先放了村人，往门外走去。恶汉去了，商人乃捧经入门。方才展卷，商人带有清香焚起，教众人念诵，果然恶汉不来，也不到这几个信的家去。众人方称扬功果。

只见门外又有人来，说恶汉在村后人家打吵。商人听得，急捧经到后村人家去。那恶汉闻香风，又走到前村去吵。商人没了法，乃向老者说道：“经功本是无量无边，总是人心有疑有信。信者诸恶不侵，疑者一时难逐。我舟中现有高僧在内，

他原先知经力保舟，因知此村有善人积来一种，还要借我经功。老叟与村众当恭敬请来，料能与你这村驱恶。”老者听了，道：“客官方才不早说，我等到舟前，当与经忏同请。”商人笑道：“这位高僧，却不是等闲与你等随便邀请的。我有带来清香，你们可虔心去请，只怕还不肯来。”老者道：“若是不肯来，却怎生说？”只见一个村人道：“只说是谢他钱钞。”商人笑道：“如此便真不肯来。”一个村人道：“只说是请他吃斋。”商人道：“也请不来。”老者道：“必定如何说？”商人道：“只说求老师父发菩提心，开方便路，与我村人驱邪缚魅，保命护身。商僧或者就肯来了。”老者道：“依客官说去请。”乃同村人又走到舟前。只见祖师早已出了舱门，下得船来，立在那沙滩之上，众村人与老者望见祖师庄严色相，但见：

旋发盖天庭，虬须连地角。
两眸掣电光，双环坠轮廓。
赭衲一幅禅，棕鞋双足著。
俨然活阿罗，古佛传衣钵。

村人一见，那里等开口说话，便跪拜在地，只是磕头。祖师早已知其来意，却也不言，径直走到村中。老者与众人方才开口说道：“请老师父到堂中献斋。”祖师也不言，但看着村间说道：

嘱汝十五种，何事与村恶？
诸恶化善心，速去无相虐。

祖师说罢，把手向村间一挥，道：“众已信受奉行光明正

大、三纲五常道理，汝等诸魔，当化为尘。”说罢，径走回船。商人村众俱各面面相觑，不知何意。少顷，那恶汉吵闹之家，俱来说：“家家恶汉化一阵风都散了，可见高僧道力。我等当到舟前拜谢，仍求个永远恶孽不来伤害法力。”老者当时同众到得船边。商人早已先上了船，顷刻风顺，宝舟离岸前行。众村人高声齐叫：“老师父，留个驱邪于后道力。”祖师遥闻，却便遥说道：“只要众善信心奉道勿疑，而不信自作恶因，管你灾难永不来害。”众人听得，俱各合掌，称念回去。祖师乃同商人开船而行。这商人们才知高僧不凡，恭敬十分，半句也不敢开口乱道。数日，舟达南海。客商各搬货物发卖，祖师辞谢商人，上岸信步而行，到得广州。

却说这州一位刺史，姓萧名昂，居任清廉爱民，敬礼贤士，尤尊重僧人道士。一日，委下吏到乡村功课农桑。这下使却有些徇私受贿。乡村有几个富豪，欺占穷民田土。穷民申诉于吏，吏受豪嘱，反将穷民坐罪。穷民冤抑，知刺史公明，但畏势不敢去诉，只得含冤饮忍。这地方却有一个小庙，菩萨甚灵。穷民几个无处申冤，乃告于这庙。菩萨却托一梦与穷民，说道：“汝等不必忧愁冤苦，今有高僧路过吾庙，在此歇足。汝等可以诉冤，高僧必然与你方便。”穷民醒来，半信半疑，说与众人，也有信的，道：“我们冤苦，神也相怜，或真有白冤高僧到来。”也有不信的，说：“都是你心中郁气不过，做此梦幻。”彼此疑信不一。果然，日中一个僧人来到。却是祖师上得海岸，走入州境，到此庙中歇足，跏趺坐在地上。穷民见了，齐齐上前问道：“师父何处来？欲往何处去？”祖师答道：“我从西南印度国中来，欲往东印度国去。”穷民道：“我此处乃广州地界，却不是印度国中。”祖师道：“我闻此地不重僧人，犯界沙门，尽被屠戮。”穷民道：“如今不是当时了。当时是

崔皓当权，信重寇谦之，不喜沙门，却也是沙门不守戒行，做出事来。如今释氏复兴，我太爷崇重师父们，十分敬礼。若是相见了，还要拜为师哩。”祖师听了，乃问道：“善人们话便与我讲，我面貌却似有甚忧愁？”穷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等各有些冤抑不得伸。若是师父为我等伸得，便是穷，也能备一顿斋报答深恩。”祖师笑道：“我出家人慈悲为念，你等有冤，正当与你方便，岂望报答？但善人等有何冤抑？”众人说道：“我这地方，有几家大户，倚着富势，侵占我们田地。”祖师听了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田土乃皇王的，哪是你的，不过在你名下耕种。就是被富家占了些去，只当当初自家祖父遗下来少得些。”众人道：“师父，不是这等说。比如富家，可肯与我们占他分毫？”祖师道：“谁叫你不占他的？”众人道：“若是我们占了他分毫，他便到官讼理。我们还了他占的，仍要受官的刑罚。”祖师道：“他既然讼你侵占，官又能加你刑罚，你何不也效他去讼？自然官加他刑罚。”众人道：“正为讼了他，被他势力通贿，官受其嘱，我等为此反被其害。似此冤抑，所以忧愁，不能申诉。”祖师道：“你既势力不如他，谁叫你不审己量力，做一个良善，让人到底？田土事小，身心为重。不忍一朝之忿，受了无伸之郁，是善人不自知重。你当初知审己量力，让他一分，把好言求他，难道他无人心，倚势欺你到底？”众人道：“师父你不知。他倚富势，非要把你田土不尽夺了不休。”祖师听了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势力不可使尽，鬼神岂可暗欺？千年田地，他岂能独占你的？善人只依我忍让一分，受一分安身之福。他倚富欺贫，自有鬼神报应。”祖师说罢，起身就走。

只见一个土人，在旁听了讲说的这一番语，乃上前恭礼，道：“老师父何来，且请到小庄一斋。”祖师看那土人：

头戴儒巾一幅飘，青衿着处美丰标。
果然上国威仪好，不似遐荒打扮乔。

这士人见了祖师语言一团道理，乃私想道：“僧家多讲些方言禅语。这僧人却不同，当请他山庄上问几句奥理。万一是个高僧，莫要错过。”乃上前请祖师到庄中便斋一供。祖师正也饥未得斋，乃随士人到得庄内，彼此叙礼。士人便问道：“老师父何来？祖师便把西来答应。士人道：“老师父，还是游方化缘，却是寻寺院修行了道？”祖师道：“小僧两事皆有。只是有愿演化，随方度人。”士人道：“我这中华圣人在上，礼义道化大行。有等信释教的，方才尊敬师父僧人：若是不信的，便如何行得？”祖师道：“出家人也只度化个有缘，怎强人信受？”士人道：“比如小子有一件心事请教。经言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看来世事都是梦幻泡影，便是虚无的了。怎么又仍说‘梦乃因也’？因有此事，便有此梦，往往有前梦后应的。实不瞒师父说，小子博学古今，论功名也不难，怎么但遇应试，便梦见一牛阻路而触，卒至不得遂意。若此等梦，便不为虚。”祖师笑道：“善人爱食牛么？”士人道：“食牛，食牛，果是平日爱食。”祖师道：“即因此也。”士人笑道：“我辈食牛也多，却也多有功名遂意。如何偏来触我阻我？”祖师道：“众人随遇而食，谁叫善人中心酷爱？这一种爱，便入了贪魔。这魔在身，再加一贪名之念动于中，一触一阻，无怪名之难道。”士人道：“触牛是牛因，这阻却是贪。谁不贪名，何独阻我？”祖师道：“善人何疑至此？世事多得于无心，有心去求，常有不得；因贪魔也。况善人有爱食牲物一种恶因。”士人听了，仍要辩驳。祖师闭目不答，忽然跏趺静定起来。

士人见了，便也习坐在旁，不觉坐至天晚，士人偶入梦境，见一大海，汪洋无际，看自身如锦鳞鱼状，在那波间洋洋得意。正游来游去，忽然波涛之上，涌出一朵青云，那云中现出一座牌坊，牌坊上有二字，士人定睛观看，好座牌坊，怎见得？但见：

彩柱冲天立，飞檐傍木生。
明明书大字，鲲鹏万里程。

士人见了那牌坊，就要跳过去戏耍。只见空中又有只牛来，方才要触，忽然彩云中现出一个赤发青面神人，大喝一声道：“神僧得度的锦鳞，何物焉敢阻触？”被神人一脚踢得无影，让士人一跃而过那牌坊。顷刻而醒，士人满心欢喜，自知佳梦。祖师早已出静，叫一声：“善人，此后应试，自无不遂。只是莫要贪爱他了。”士人忙拜谢祖师说：“小子知戒也。”

次日天明，叫家仆备斋供敬祖师，洒扫静室，款留住下，却到州内谒见州刺史。这州主原爱士人才学，甚礼重他，每每常相接待。这日偶问及士人多日不来，士人答以赴庄。因说起僧人说话并梦中事。刺史道：“我于昨夜亦梦在海中踢一牛，让个锦鳞鲤鱼儿跳跃。看来你梦奇异，多管后试高登。却让有一件相合。我当初应试，也梦被鼠啮文卷，屡屡不第。后思我好畜猫，捕鼠过多，莫非此因，遂誓不畜猫，后得此第。汝今日之梦相合。只是这僧人却也非凡，当往见之。”刺史一面叫士人回庄通知祖师，一面亲到士人庄来，拜谒祖师。一见了祖师，相貌非凡，乃起敬十分。彼此叙礼，问答相合。便叫左右备轿马，请到公馆住下，以便接谈。

却说州逢久旱，刺史忧闷关心。祖师到公馆，见有祈雨神

牌，乃合掌念了一句梵语，顷刻天云四布，大雨滂沱。馆人传知刺史，说高僧一入馆中，见了祈雨牌位，只念了一句梵语，便布云落雨。刺史大喜，随到馆中称谢。祖师见刺史面上喜气洋洋，乃道：“大人衙内，必有产麟之庆。”刺史答道：“我尚无子，便是山荆怀孕，也将次临盆。老师如何说必有生子之庆？”祖师说：“小僧见大人面上喜气洋洋，应在得麟之兆。”

刺史道：“老师见差，下官为久旱得霖，小民有赖，实乃为此心喜。”祖师道：“小僧正是此处看来。昨见忧旱心诚，今见喜雨意切，非比等闲。大人既切为民，天道岂有不降佳麟之理！回衙自见，不是僧家诳语。”刺史听了，将信将疑，乃回衙去。未入后庭，已有内衙报出，说夫人诞了公子。刺史称神叹异道：“高僧有先知之哲！”益加敬礼。忽一日，下吏见农家得雨，州主又生了公子，回州庆贺，只说讨个上官之喜。谁知他徇私伤了穷民，刺史访知，当堂戒谕说道：“为民父母，要爱下为先，更于穷民加恤。这货财，谁不爱？却不是你我为官的所贪，公家自有养廉的俸禄。这刑罚，虽是惩奸的法度，却也要宽些，可怜他也是父娘的一块皮肉。重法之下，万一有冤，这阴功何在？”正说间，只见几个穷民，哭哭啼啼，来诉说富家倚势占产，下吏受贿伤民。州主见了大怒，叫左右打这一起刁民，却又叫“且住”，骂道：“我在此数年，何曾听得村乡富家倚势？又何曾听见下吏受贿伤民？便有此情，子民可该讼父母，难道上官不知？便是势力夺你，他自有日败露，犯出到此。当此久旱得雨，正当农忙，不知勤力田畴，却来健讼。法当责汝，姑念汝愚民无知，叫左右赶将出去。”这下吏在旁，凛凛谢过。刺史又一番劝民而退。随到馆来，祖师一见了刺史，面上怒色尚未消，乃说道：“大人有升奖之喜。”刺史道：“师父又自何见？”祖师道：“僧家征于大人怒色未消。”州主

道：“正是方才堂上戒谕下僚，又叱那穷民多事。”祖师道：“为长吏，以正大光明待下属，以宽柔和厚待小民。蓄怒未消，哪里是怒不消，乃是愧自己政化未纯，故有此吏民不缉。大人有此色，僧家便知上吏必有旌奖之来。”刺史谦退作谢。只见公役来报，说上吏衙门果有旌奖贤能之典。刺史大笑起来。却是为何大笑，下回自晓。

第九十九回

杯渡道人神钵戏 波罗和尚显奇闻

刺史听了祖师喜怒面色却应了两宗喜事，大笑起来，向祖师说道：“人心有得意，乃喜动于颜；人心有拂意，乃怒征于色。老师父如何知皆有喜？且应在这生子奖能之上？”祖师道：“喜怒关乎七情，发出在外，却有个公私不同。公则为善为阳，私则为恶为阴。为善为阳，必生吉祥喜事；为恶为阴，必有灾祸凶危。比如人行一私事、快一恶念而喜，这喜动于面，自是与那行好事遂公心之喜，发理在外的不同。便是这怒也有为公为私不等。大人的喜怒，皆出自忠公，僧家推情知此。”刺史听了，心服大悦，一面称谢回衙，一面想道：“高僧有如此道力通神。”乃写表章，奏闻大梁武帝。帝乃降诏，遣吏迎祖师入朝。萧刺史承旨，随具香幡车舆，送师入朝不提。

却说波罗提自祖师离清宁观时，叫他在观静守，待我演化归来。他久见祖师未回，远来寻探，知师独自行来，乃附客舟，到了吴地。一日，只见一个道人在街市上卖弄戏法掷钵，街市人民聚观。见道人手剪五色纸为飞禽，叫市人将钱买放。波罗提见了，道：“师父取人钱钞，却放这纸鸟何益？何不劝市人开笼放些活鸟，就是活鱼虾，也是个阴功。你要人钱钞，既费人财，又以纸剪假鸟愚人，便非正道。”道人看了一眼，说：“长老，我正是叫人假的尚买了放它飞去，岂有真的他乃不

买？”波罗提道：“师父，你知人见你假鸟能飞，那争买的，皆是这市中人一种好奇之心，反倒增了他个伤生之念。他见了真鸟便买，不是笼着，便是绳缚了翅儿豢养，怎肯放生？”道人道：“世无捕鸟之人，哪有放鸟之事。只因师父要人放鸟，恐倒惹出捕鸟之人。”两人正在街市讲说，却遇着祖师的车与香幡路过。波罗提知是师来，乃向怀渡道人道：“吾土高僧来也。”怀渡道人笑道：“老僧生未早，来已迟，崔、冠异世，释教虽兴，中华自有圣教。老僧演化功果，还归震旦。”道人道：“汝何到此？”波罗提答道：“为师东度，特来寻探，以观其化。”祖师道：“为演化本国，因吾行到此。三弟子不要他随，俱在本国边海修庙。吾不日便归。”波罗提听得，乃辞祖师，仍回海口。无舟可渡，正思举一神通法力，只见怀渡道人走到面前，大笑道：“吾知师父要渡海回也。”乃以一杯掷之水面，仍以一钵浮之波中，两个如轻舟渡去。到得海沙破庙，只见破庙修理兴工。二人走到庙前，波罗提乃道了几句说：

破庙当年曾是新，只因物欲蔽原真。
若将旧庙从新整，莫昧虚灵此善仁。

道人听得，笑道：“师父，这庙里塑的是菩萨，你如何不说？莫坏了菩萨金身。”波罗提答道：“菩萨就是善仁。”道人点首，也道了四句说：

从来庙宇不曾破，一位弥陀端正坐。
谁教纵欲毁厅堂，弥陀尘蔽嗟谁个？

波罗提听了，也笑道：“师父，只怕这庙中塑的是道真，你如何说是弥陀？”道人答道：“弥陀即是道真。”波罗提也点首。两个走进庙来，东张西看，只见那守庙使者拴着许多羊豕在那廊房柱上。两个一见，道：“业障自作自受，不去历劫脱生，如何拴在此福地？是何人拴在此？”那使者乃现形说道：“二位师真，此皆是陶情等业所陷在此，求高僧超度的。”波罗提问道：“高僧既在此演化，如何不行超度？”使者道：“高僧只度化了陶情四孽灭迹而去，遗下这一种冤愆，待他功完，做圆满道场，方得度脱。”道人道：“我闻高僧到处，四孽潜形，不敢近他，怎得受度？”使者道：“只因老祖独行远去，三位高僧道力尚浅，还须要仰仗老祖道力宏深，方成就功果。”道人道：“汝且拴向山门之外，待我与高僧说明度化。”使者随把这一种冤业拴出门外。

却说道副三位高僧度脱了陶情等去，却不听道人焚香殿上。只是在静室打坐。静中这使者牵了羊豕，到他面前显应他这种情因。无奈三僧各相安息，自行静定，不理这段冤愆。忽然静中见向日授那诛心册前因文卷的神司到来，说：“汝师化缘已完，破庙赖这些善功将次复新，当图自己实行见性明心、超凡入圣的功果。向授文册，当复还我。”三僧听了，只得把文册交还神司而去，再不复讲演化事理，却守兴工完处。想起祖师曾说那十日前僧道还要来会之言，一心遂注意在此。这日，三僧吃了道人供膳的早斋，与众客施才等地方善信，正讲兴工完日建一个水陆道场，恰好殿上来了一位僧人、一个道者。道副见了僧人，识得是波罗提，乃问道：“师兄不在观中习静，缘何到此？同来这位师真，却是何处搭伴？”杯渡道人便说道：“我与这师父自吴地而来，曾听见汝师乃萧刺史荐引入朝，我知他不日归来，以完他演化正果。但不知三位在这庙中作何

功德？”道副师乃答道：“只为众商迷入花酒，失了金宝，顿生怒气。庙祝道人说是二位曾在此留偈，已知破庙复新，乃众商发心善愿。”波罗提听了，笑道：“师兄，我离观赶师到此，并未尝与这道真先来，何尝留偈？”道副师只为前因文卷取去，便思议不来。尼总持也因诛心册不在，心却不解。杯渡道人乃笑道：“我道人久已知此。一僧乃元通老和尚，到此销他四孽之教。一道乃玄隐上真高徒，来此销他鹤化蜃、蜃化人这一宗卷案。这四孽既销，还有蜃氛堕落冤业根因。我两个进山门，见守庙使者拴着羊豕，伺候三位度脱，便是这宗案。”三僧听了，方才答道：“我等一路前来，有情无情，俱设方便度脱。非我等之能，实沾祖师道力。今日吾师前行独去，我等只知复新旧庙，这蜃氛一宗卷案，望师兄与道真销了罢，也见慈仁，成就吾师演化之愿。”怀渡道人听了，道：“此愿乃汝师美意。三位功果，不得已若要完成，波罗提师父还是三位一脉，况他神通道力，不难助化。”波罗提道：“这三位师兄自有道力，我不敢夺其功德。”道副师听了，遂向尼总持说：“师弟神通，也能完此一宗功果。”尼总持道：“事须让长，毕竟是师兄道力宏深。即不然，便是道育师弟神通，也能终此一宗功果。”道副师说道：“师弟，你当年为报亲恩出家，世间只有这一种功德甚大。仗此根因，有何冤愆不灭？”尼总持道：“若论功德，莫大于报君恩。道育师弟本以忠义出家，仗此根因，又何邪魔不化？”道育说：“还是大师兄根因有本。想人在世间，第一要父祖积来些善功，第二要本来具此智慧。智慧中发出正大光明，不背了纲常伦理。自然妖孽扫荡。”杯渡道人笑道：“纲常伦理，便是忠孝，三位不消谦退。这一宗蜃化邪氛，得闻了你这一段高谈，已冰消雪化，无复存矣，专候你道场圆满时，分类生方去也。”

只见客商同众善信听了他们长长短短讲的，不知是道，却时闲谈。客商乃向道副三僧说：“师父不诵经，不礼忏，说的都是甚么陶情伐性，亡阳丧气，罔利市而爱多，快雄心而逞忿。这站在听讲的人中，便魂消魄散，去了几个，我等却不明白。”

三僧不答。杯渡道人乃向客商说道：“三僧分明为你驱除了业障，你尚不知，总是欲缘未了。”只见施才道：“小子却知了。一个家计，被这几个消魂散魄走了的，弄得个七零八落，今幸师父们驱逐了他去。从此客官破费些金宝，成就了修庙阴功，胜似被他们坑陷。我小子施才，把这未尽折了的资本，只做个尽折了，布施兴工庙祝道人。往日来的那二位师父留下的偈语，今日已应。只是今日来的二位师父，也要留几句后应的偈语。”波罗提道：“这师父等演化功果已完，我等又何须偈语？”庙祝道：“难道小子这庙宇，二位师父宁无些道力相助以成？”杯渡道人听了，笑道：“庙祝道人，你要见我两个道力么？我两个便施些道力，助你修庙成功。”乃把手中钵具向云中一掷，那钵在云端里晃了几晃，依旧落在手内。庙祝同众商看了，道：“这个法术也不甚奇怪。”道人笑道：“你说我法术不奇怪，让僧人施几个奇法看，我老道弄几个怪法与你众看。”乃叫波罗提：“师父，你可弄几个奇法，与他们看。”波罗提答道：“我僧家不弄奇骇人。”道人笑道：“你不弄奇，我又何肯弄怪？只因众人心疑不信，我等只得施些道法，除他疑心。他疑心除去，信心必生。信心若笃，为庙祝，必能诚心侍奉香火；为客商，必守份经营。就是众善信中，有六亲的，必能和睦；行一善的，必能坚持。”波罗提听了，乃说道：“谨依师父教诲，且请先施个怪法。”道人乃叫过庙祝来，说：“你道我法不怪，你心里却要见何怪？”庙祝道：“如常非怪。若见所未见，便乃是怪。”道人说：“世人你皆见了，你却不

曾见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”

道人把身一纵，忽然头顶天，脚立地，就有几十丈长。那众人见了，仰面看不见道人的巾，低头只见道人的履。那双履塞满了阶前，高耸过了屋脊。众人见了，都夸道：“真个好顶天立地男子汉！”庙祝道：“好便好，如何不说话？”施才道：“这等高汉子，声言却不吓人震耳。”道人忙说道：“我人便大，心却小。”庙祝道：“如何心小？”道人道：“小心翼翼，才是个顶天立地男子。”众人道：“古怪，古怪，好道法！”道人听得众人一句“古怪，好道法”，便复了旧身体，却叫僧人施一个奇法。僧人也叫过庙祝来，说道：“我法不奇，你却要见何奇？”庙祝道：“平等非奇。若闻所未闻，乃为是奇。”僧人道：“菩萨经文你等闻了，乃皆是平等。却有个不用经文与你闻的，真个是奇。”说罢，但听得空中如雷如刮，聒耳的大声，都是无字的真经，句句叫人行善。众客听了，不知声从何处来，俱合掌称道：“真奇！”只称了“真奇”二字，波罗提便道：“众善信，你等闻声，不可徒闻于耳，当常住于心。此声若雷震，却是叫人行善；若是行恶，难道听之不惧？”众商客俱各称扬赞叹。波罗提与杯渡道人说罢，把手一举，道：“三位师兄，好个圆满道场！我两个去也。”忽然二鹤飞来，他纵身一上，乘云而去。

众善信方知是神僧高道。一面催匠作勤工，一面求三个高僧立个坛场说法，招集远近善信，喜舍助工修理。三僧听了，道：“列位善信发心，自有效法善心的来。我等若为兴工求助，设立个道场，却又把经文讲说，乃分明是把道理换钱了，如何行得？”施才听了，道：“方才那二位，弄奇设怪，引动了多少善心施财。师父三位，我闻得一路前来，也行了许多奇异法事，讲论了无限的道理。今日也求一个奇闻异见，更要高过了

那僧、道二位的神通，乃不枉了我等发心之意。”道副师听得，答道：“众善信只说是小僧等一路前来，多口饶舌，说奇讲异，非是小僧们好为此虚诞惑世，也只为人心昧了本来正觉，迷入四业冤愆，忘了四恩之报，以入三途之苦，不得已借喻以感发其真。其说虽异，乃其意实不奇。列位若叫小僧弄奇撮怪，又怕背了正大光明本愿。”众商客道：“师父，必如你意，既不讲经说法，又不设异弄奇，纵是旧庙复新，只恐施才那日见的，守庙使者拴的那一种冤孽，怎能够超脱？”道副答道：“小僧们不欲借讲法以求人资财，随缘任善信之喜舍，但候工完，自建个道场圆满。那时小僧们自有一卷真经，超脱冤孽之众。”众商信依其说，各勤力催督工匠。功完，果然一个破庙，一时修盖得复旧如新，真也齐整可观，怎见得？但见：

宝殿伟观瞻，檐廊破复苦。
往时坍塌处，今日已庄严。

庙宇既新，菩萨就灵。那庙祝道人置了几个签筒筘儿，便有远边祈签讨筘。哪里是菩萨旧庙毁坏不灵，如今有圣，都是人心见了庙宇整齐，圣像重光，这一种诚敬，自然灵圣。施才与众客善信，乃修建个圆满道场，请三位高僧主坛法事。三僧不辞，方才课诵法宝，讲演真经。

到了三昼夜，施才偶走出山门外，月色朦胧，往来人静，只见那守庙使者仍前拴扯着许多羊豕，后边鸡鸭虫蚁无数。见了施才，说道：“善人，你喜舍复新庙宇，使我守庙，重沾光彩，功德甚深。只是这些往因冤业，未得超脱，还累着我牵扯，可转达高僧，一销永销，度脱了这些业障。”施才见了，道：“我闻高僧灭去四孽，他等也随度化，如何尚在于此？”使者

道：“只因这其间有几般作孽，未蒙高僧了明，故此等候功完，道场胜会脱离苦恼。”施才听了，应声说：“我与转说。”乃走入殿中，备细把事说出。众善信听了，毛骨悚然，齐说道：“有这奇怪事！”尼总持便说：“此事非怪，只是我等诛心文册、前因卷案已缴，无复有这多般冤业超度的根由查核，只怕不能尽知他等往昔所造诸恶孽。”道育师道：“师兄，这事也不难，只叫他各自说出往昔罪过，与他消除罢了。”道副师道：“此论颇是。只是吾师不在此庙，我等道力未深，怎能分类度化，尽情超脱？”尼总持道：“这也有个甚深道力，自可行的。”却是何甚道力，下回自晓。

第一百回

东度僧善功圆满 西域岭佛祖还空

众等听了尼总持师说有个甚深道力，乃问道：“师父却何甚深道力？”尼总持道：“听众业说出冤愆，只与他诵念一句弥陀，自然超脱他去了。”众善信个个称赞道：“是。”果然道场事毕之时，只见殿阶前恍惚中若似使者牵着羊豕，后跟着许多昆虫之类，都不会言语。三僧见了，知是前因，乃取一炷香在炉，说道：“众孽不言，使者当为代说。”使者听了，随说道：“此孽都是世间食他的故宰，不食他的误伤。”使者只说了这两句，道副师便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此虽生灵物类，也是禀天地阴阳二气生来，谁不贪生恶死？只因贪口腹的，或是经手自宰，或是令庖厨宰，或是人为他款待而宰。又有不食它的，宰以食人。或见人宰，不行恻隐，恁然旁观，毫无解救。那虫蚁虽微，谁不贪生一命？人或手拿足践而伤，人或锄草伐木而伤，人或灌水取火而伤，人或挖坑动土而伤。这种种说不尽的故宰误伤，造了恶孽，害了他的无有善功德行消受，或是一仇一报，去那轮转处好还。被这宰遭伤的，原来既是冤业转回，却又没些善根修积，哪讨生方？怎能超脱？可怜你这种冤愆苦恼，我释门只有个慈悲方便，一句弥陀。使者可叫他莫怀不信之心，端正了念头，自是生方去也。”

道副师说罢，只见殿阶下明月光辉，一点正照禅心，清风

淡荡，众信各沾爽意，使者与那些羊豕虫蚁飞空灭去。当下各散。后有说：“无心误伤生灵，尚有罪过。何况设机械网罟，猎飞禽，罗走兽，宁无冤愆，只在仁人恻隐一念。”因赋七言四句诗道：

积功累行孰为先？莫害生灵罔作愆。
方便一朝为己福，胜如拜佛与求仙。

却说大梁武帝大通元年，帝幸同泰寺，拜礼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慈尊。群臣排列两庑，众僧恭迎阶下。帝问：“众僧中谁有道行？”众各不敢妄对。只见一个执事官奏道：“今有广州刺史萧昂荐的高僧，却有道行，现在朝门外。”帝令左右臣下迎入朝堂。祖师望殿上行个方外礼，帝笑而宽容，随赐墩坐，乃向着祖师问道：“朕即位以来，造寺写经度僧，不可胜数，有何功德？”祖师奏道：“并无功德。”帝曰：“何以并无？”祖师奏道：“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虽有非实。”帝曰：“何谓真功德？”祖师奏道：“静智妙明，体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于世求。”帝曰：“何为圣谛第一义？”师奏道：“廓然无圣。”帝曰：“对朕者谁？”师奏道：“不识帝，不省奥旨。”乃令臣下，供养在朝外寺院中。祖师在寺院中，臣下与寺僧参谒的，或问以禅家道理，或讲以方外高谈，祖师只是随问诤答，终日打坐。住留了几朝，见帝不复召见，乃不向人说，夜半出了寺门，望大路走来。只见一带大江当前。祖师见那江水：

势茫茫有如海汇，浪滚滚不说湖光。
形泱泱衣带一水，波涌涌天堑长江。

祖师走近江边，见没个渔舟渡艇，正思怎得过此大江，只见一个大鼋现形，若有渡僧之状。祖师笑道：“吾岂以足踏汝之背？”又见一木筏在港，走缆淌来，也不去登，道：“虚筏无人，安可妄渡？”正说间，只见一个渔妇，驾着一只小舟，飞奔而来，道：“师父可是过江？我舟可渡。”祖师道：“承你美意，吾自有舟渡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是敬重出家师父的，不要你渡船钱，还有素斋供献。”祖师见她说出此言，乃把慧光一照，乃笑道：“赛新园道真，你成了你道行，我完了我演化，何劳设幻试我？我岂无道力，赴渡此江？”说罢，那妇驾舟一笑，如飞去了。祖师乃坐在江上，渐渐天明，又恐寺僧知觉，臣下赶来。只见那江滩之上，芦苇披风，摇摇拽拽，状若点首。祖师乃摘了一苇置之江面，脱了棕履，足踏芦苇，顺风真如一片扁舟，顷刻过了长江。后有夸扬道力神异五言四句，道：

江上无舟日，高僧欲渡时。
一苇飘巨浪，道力果神奇。

话说魏地当初无有僧寺，只因梵僧化现，神元通晋，后来方知致信僧众，创建禅林无数之多。及被崔、寇之残，后又复兴，以至大梁，僧寺颇众。嵩山却有座少林寺，寺中有一个僧人，法名神光。这和尚真是苦行出家，一心只要参禅悟道，入圣作祖，终日信心礼忏，诚意看经，却因参不透玄机，也说不尽他的苦行。一日看经典不能悟，把锥学苏秦之刺股；习静工不得道，禁锢效老衲之闭关。大凡人有坚心苦行，就有神力神通。此如士子攻文艺，求工不得，精思苦虑不止。古语说得好：

“思之思之，思之不得，鬼神通之。”哪里是鬼神感通，乃精思入极。这神光和尚参悟不得，苦行不改。正在那焦心惕虑之时，忽然到静定之间，恍惚见一位金甲尊神现于面前，叫道：“那和尚，你纵费尽了心神，熬尽了日月，不遇明师指引，终是不明最上一乘，怎得超凡入圣？”神光听了，便跪倒问道：“上圣，我弟子肉眼凡胎，怎能识谁是明师？望乘方便，指教趋向之门，以遂得师之愿。”神人道：“我有四句偈语，汝当谛听。”乃说道：

西来有一衲，面壁自为观。
立雪求传道，真诚见志专

神人说偈毕，神光再欲要问，忽然醒来。乃终日思想神偈中语不提。却说祖师自一苇渡江，往前走了多时，忽来到魏地，远远见一座寺院当前，绀宫梵殿，真是齐整。乃走入山门四望，殿宇虽齐，却不见一个僧人行走。只见左庑下一个侧门，走入门内，乃小小一间禅室。墙垣坚固，门壁周全。祖师看了，道：“好一处清净僧堂！”乃对壁跏趺而坐。或一放参，便至三五日。寺僧后有观见的，见师庄严色相，不敢惊动询问。这神光也来看见了，便想起神人偈意，乃近前礼拜，询问来历。祖师端坐不顾。却遇冬月大雪，但见：

鹅毛片片在空中飞，地冷天寒曙色微。
欲向神僧询至道，任教三尺积禅扉。

神光一心专信神语指引他来，叫他真诚求道，乃不顾大雪，立在阶道，渐渐雪积过膝。祖师乃转过身来，见了神来立在雪

中，心甚慈悯，问道：“汝久立雪中，欲求何事？”神光答道：“惟愿大慈开甘露门，广度群品。”祖师道：“诸佛无上妙道，旷劫难逢。岂小德小智，轻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？徒劳勤苦。”神光听了祖师教诲，虽说是勉励之言，却实乃指示入道之路。回到自己静室，左思右想，再三筹度师意，忽然颖悟起来，喜不自胜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说我轻心慢心，岂能得真乘？这轻慢之心在人身内，如何得显？除非发见在外，方显出不轻不慢真诚。我何不将刀刺臂，以表这点真心。”乃入常住香积厨房，拿了一把尖刃利刀，就要把左臂自刺。只见一个疯颠行者见神光持刀刺臂，一把手扯夺那刀，道：“师父何事刺臂？我行向来有疯颠之病，今见你持刀刺臂，吓得我倒好了疯颠，伶俐起来。看你拿刀弄杖，不是出家僧人，岂知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”神光哪里听他，便把左臂刺伤，走到师前，跪于地下。祖师见了，乃道：“诸佛最切求道，重法忘身。今汝刺臂吾前，求亦可矣。”神光承其言，乃改名惠可，复问道：“诸佛法印，可得闻乎？”师曰：“诸佛法印，匪改人得。”神光听了不解，乃道：“弟子之心未宁，求师与安。”师曰：“将心来，与汝安。”惠可答道：“弟子觅心，子不可得。”师曰：“与汝安心境。”说罢，乃出了寺，往前路行走。惠可也不辞方丈，随着祖师一路前行，却遇海边地方。惠可见了大海，乃问道：“师欲何往？”祖师道：“何处来，还当何处往。吾有三弟子，助吾演化，现在隔海复新旧庙，料已工完，曾许以苇渡相逢。你看那前有泊舟，若随便过海，汝当搭而行来，吾于庙中相候。”说罢，那旧苇尚存，乃置之波之上，益显神通，顷刻如千里之帆。惠可见了，方信师有道力，又喜自得了正宗，乃向泊舟求搭，果是顺舟一帆而去。

却说道副等三僧道场已完，望师正殷，只见海洋远处，隐

隐一个人影，若似泅水而来，到得面前，果是师尊驾苇而到。三弟子见了大喜。祖师入得庙来，见了齐整如新，甚夸众善信、施才等功果。庙祝道人便说：“众商客发心善愿，果然财利倍增，顺风回家去了。施店主家道又复兴旺。如今庙里菩萨显应，地方敬奉的多，便是小道，也多沾利益。总是老师父们道力宏深。”庙祝谢了又谢。正说间，只见惠可也过洋到得庙中，先参了圣像，后拜了师尊，才与三僧叙礼。彼此各相讲论些道理，但是惠师又高一步。祖师久之乃为四弟子略辩大乘入道四行，其辞曰：

夫入道者多，要而言之，不出二种：一理入，二行入。理入者，谓藉教悟宗，深信舍生。同一真性，但为客尘凡妄想所覆，不能显了。若舍妄归真，凝住壁观，无自无他。凡圣一等，坚住不移，此则与理冥符，无有分别。寂然无为，名之理入。行入者有四：一报冤行，二随缘行，三无所求行，四称法行。谓报冤行者，凡修道人，若受苦时，当念我从往昔无数劫中，弃本逐末，流浪诸有，多起冤憎，违害无限。今虽无犯，是我夙殃恶业果。孰非天非人所能见与，甘心忍受，都无怨恨。作是观时，与理相应，体冤进道，故名报冤行。随缘行者，众生无我，并缘业所转，苦乐齐受，皆从缘生。若得胜报荣誉等事，皆是过去夙因所感。缘尽还无，何喜之有？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。喜风不动，冥顺于道，名随缘行。无所求行者，世人常迷，处处贪着。智者悟真，安心无为，万有皆空，无所希冀。三界九居，犹如火宅，有身皆苦，谁得而安？了达此处，息念无求。故经云：“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。”是则无求，真为道行，故名无所求行。称法行者，性净之理，因之为法。此理众相斯空，无染无着，无此无彼。经云：“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”智者

信解此理，应当称法而行。法体无慳于身命财，行檀舍施，心无慳惜，达解三空，不倚不著，但为无垢，称化众生，而不取相。此为自行，亦复利人。庄严菩提之道，檀施既尔，余五亦然。为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无所行，是名称法行。

祖师说罢，遂离了庙中。四弟子也辞谢了庙祝，随师仍归本国清宁观。只见波罗提游方未回，国王尚未坐殿，乃出郭同四弟子远去，住禹门千圣寺中。时大同元年十月。师见四弟子侍侧，乃问道：“汝等尽各言所得。”道副乃道：“如我所见，不执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为道用。”师曰：“汝得吾肉。”尼总持道：“我今所见，如庆喜见阿佛国，一见更不再见。”师曰：“汝得吾皮。”道育道：“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。而我见处，无一法可得。”师曰：“汝得吾骨。”乃惠可即礼三拜，复依位而立。师曰：“汝得吾髓。”乃顾谓可曰：“世尊以正法眼藏，付嘱大迦叶辗转传授，以至于吾。吾今付汝，汝当护持。”乃授可袈裟，以为法信。惠师乃跪受其衣，愿闻指示。师曰：内传法印，以契真心；外付法衣，以定宗旨。后代浇薄，疑虑竞生，谓吾西土，汝乃此方，凭何得法？以何为证？或遇难缘，但出此衣，用以表信，其化无碍。至吾灭后，二百余年，衣止不传，法周沙界。潜符密契，千万有余，汝当阐化，勿轻未悟。一念回机，便回本有。可听吾偈道：

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。
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

祖师说偈毕，又以《楞伽经》四卷付惠师，乃向道副等道：“吾化缘已毕，传法得人，将示寂矣。”乃端坐而寂。弟子等

奉金身葬熊耳山定林寺。次年，有使宋云自西域还，遇师于葱岭，手携只履，翩翩独迈云间而去。

编成一记莫言迂，借得僧家理不虚。
句句冷言皆劝善，行行大义总归儒。
纲常伦理能依尽，烦诞支离任笑愚。
但愿清平无个事，消闲且阅这篇书。